



第一章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暖氣的包圍裏，櫻桃園發散着優美的香氣。正午，當太陽溫暖的時候，各處隱蔽的角落裏，悲悽的幾乎感覺不到的櫻桃樹皮的氣味，攪和着融雪的淡薄的濕氣，攪和着從雪和朽葉裏透露出來的大地的強烈陳舊的芳香。這種清麗的混雜的香氣，頑強的漂蕩在果園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臨，直到月亮的綠色尖角穿過了赤裸的樹枝，直到肥大的野兔在雪上散布着牠們的點點的足跡的時候。

但是以後，風從草原的丘頂上把寒霜燒壞了的苦蓬的苦氣息吹進了果園，白天的氣味和聲息被吞沒了，而在那藪蒿上面，在那叢林上面，在那在收割以後的田裏枯萎了的露珠草上面，在那起伏不平的耕地上面，夜像一隻灰色的狼，靜靜的從東方出來，把拉長了的黃昏陰影，足跡一般的留在草原上。

一九三〇年正月的一個傍晚，一位騎者沿着那從草原通到格內米雅其谷間的村落去的小路馳走。到溪邊，他勒住了他那匹在腿根上蒙了一層霜的疲倦的馬，跳了下來。在那沿小路兩邊伸展着的果園的黑暗深處的上面，在那島嶼一般的白楊樹林的上面，下弦月高高的掛着。小路是黑闇而又寂靜的。溪流那邊的什麼地方，一條狗在喧嘩的吠着，一點黃色的燈光照射了出來。騎者貪饑的吸着寒冷的空氣，從容的脫下一隻手套，點起一枝香煙。然後，他拉緊馬的肚帶，用指頭伸到鞍褥下面去，於是探了探他那汗透了的馬的背上的潤濕的溫度以後，又把他那龐大的軀體從容的翻上了馬鞍。他開始涉過那條就是在深冬也沒有結

冰的淺淺的溪流。馬的蹄子在河底的小圓石上深沉的響着；牠一面走，一面低下頭去喝水，但是騎者鞭策牠前進，於是馬，牠肚皮裏面隆隆的響着，爬上了傾斜的溪岸。

聽到了對面傳來的談話聲和橇子滑板的軋拉的聲音，騎者又勒住了他的馬。這牲口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留神的豎起牠的耳朵，掉轉頭去。鑲銀的胸帶和哥薩克馬鞍的高高的銀質的鞍頭，被月光照着，突然在小路的黑闇裏放出一種白色的耀眼光輝。騎者把橇繩拋在鞍頭上，急速的把那披在他肩上的駝毛哥薩克頭巾拉過他的頭，掩蔽了他的面部，於是趕起他的馬走着快捷的步子。當他跑過了橇子的時候，他又像從前一樣慢步的走。但是沒有脫下他的頭巾。

走到村莊的時候，他向一個過路的女人問：

「告訴我，嬌嬌，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羅夫住在什麼地方？」

「你是說雅可夫·洛濟支麼？」

「嗯，是的。」

「那小屋就是，白楊樹那邊那個有瓦屋頂的。你看見嗎？」

「是的，我看見了。謝謝你。」

在那寬敞的，蓋着瓦的小屋外面，他下了馬，牽着馬走進耳門，用他馬鞭的柄輕輕的敲着窗子，叫道：

「老圖雅可夫·洛濟支請出來一下。」

主人，光着頭，上衣搭在肩頭上，走到門口，細察着來客，於是跨過門檻。

「什麼人呀？」他問着，灰色的鬍鬚裏含着微笑。

「你猜不着嗎，洛濟支？留我過一夜吧。我可以把馬安頓在什麼地方，好使牠溫暖一下呢？」

「不，同志，我不認識你。你是從區委會來的麼？還是從土地局來的呢？我好像認識你……你的聲音聽來很熟。」

皺起他的剃得光光的上唇，浮現出一個微笑，來客把他的頭巾扯了下來。

雅可夫·洛濟支臉變蒼白了，突然恐怖的四面看了一下，小聲的說：

「大人你從哪裏來？隊長讓我們趕快把馬安頓……在馬廄裏。多少時候了呵，自從……！」

「呃，聲音低一點，時候是很長久了，自從……：你有馬衣嗎？你屋子裏有沒有什麼生客？」

騎者把韁繩交給了洛濟支。馬懶懶的順從着生疏的手的動作，在牠伸長的頸上高高的舉起牠的頭，疲倦的拖着牠的後腿，向馬廄走去。牠的蹄子在木地板上踏得格格作響，當牠嗅到別的馬匹的熟悉的氣味的時候，牠發出噪音的鼻息來。陌生人的手抓住牠的鼻梁，手指敏捷的小心的把潮濕的鐵馬嚼從那被擦傷了的牙床上解除下來，馬感謝般的把鼻子伸進乾草裏。

「我鬆了肚帶，但是讓他涼一點的時候，我再去卸掉他的鞍。」雅可夫·洛濟支說，小心的用一件馬衣披在牲口的背上。當他照料着馬的時候，從肚帶的緊束和皮革的鬆弛上，他很容易的推斷出他的客人是從遠方來，而且那一天趕了不少的路。

「你的麥子多嗎，雅可夫·洛濟支？」

「有一點。我們要先給他水喝了，再喂他。進屋去罷……我現在不知道該叫你什麼。我們不再用舊的稱呼，而且那用來也不順口……」

主人在黑暗裏為難的微笑著，雖然他知道他的微笑是不會被看到的。

「你可以叫我的姓名。你沒有忘記嗎？」他的客人回答，走出了馬廄，洛濟支跟在他後面。

「我怎麼能够忘記呢？我們一道打败了德國軍隊，而且在最後一次的戰爭中，我們……我常常想到你，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但是我們在羅華洛西斯克分別以後，我沒有聽到你一點音信。我想你是同哥薩克們到土耳其去了。」

他們走進了溫暖適度的廚房。來客取下了他的頭巾和他的白色的羊毛帽子，露出一個覆着稀疏的白髮的精悍的，露骨的头蓋。從他那陡峭的，光禿的，狼樣的前額底下，他向房子的四周打量了一番，於是，微笑的細眯着他那雙在眼眶裏嚴肅的閃着光芒的淡青色的小眼睛，他向那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們——女主人和她的媳婦——鞠了鞠躬。

「你們好，嫂嫂們！」他問候她們。

「感謝上帝！」女主人小心的回答，期待的，疑問的望着她的丈夫，好像在問：「你帶進來的這人是誰呀，我們怎樣接待他呢？」

「預備晚飯。」主人簡單的吩咐了，於是請他的客人到客廳的餐桌旁坐下。

客人一面喝着猪肉椰菜湯，一面在女人們面前談些關於天氣和以前軍隊裏的同伴們的閑話。他的巨大的，好像石頭鑿成的下顎，艱難的移動着；他慢慢的，困倦的咀嚼着，好像一隻在休息的勞苦過度的公牛。晚餐完了，他站起來，在供着沾滿塵埃的紙花的聖像之前作了一回祈禱，於是，拂去了他那破舊的緊身的上衣上面的麵包屑，他說：

「謝謝你的款待，雅可夫·洛濟支。現在讓我們談談罷。」

看見主人眉毛一揚，女主人和她的媳婦就急急的收拾了餐桌，退到廚房裏去了。

第二章

眼睛近視，動作遲慢的黨的區委書記坐在桌邊，斜眼望着達維多夫，於是，把他的眼睛皺得起了膨脹的褶痕，開始閱讀達維多夫的證書。

窗外，風吹得電線嘩嘩的響，繫在木柵上的一匹馬的背脊上，有一隻喜鵲斜在一邊的走着，而且在啄什麼東西。風吹亂了喜鵲的尾巴，使牠飛起，但是一會兒又落到了這匹衰老的，消瘦的，無感覺的馬的背上，而且用牠那貪慾的眼睛，勝利的向四周圍望着。破碎的雲塊低低的在市鎮的上面飛駛。間或，傾斜的太陽光線從雲縫中間透漏下來，一片夏天一樣的青色的天空顯露着，這時候，從窗口可以望見的頓河的蜿蜒，河那邊的森林，和地平線上的有着一架渺小的風車的遙遠的山脊，帶着一種輪廓畫的動人的柔和。

「那末，你是因為病，在洛斯多夫停留了一下嗎？……爲着集體化工作動員的二萬五千人中間，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另外八個人，三天以前就到了。我們開了一次會。集體農場的代表會見了他們。」書記沉思的咬着他的嘴唇。「這裏的情形現在正非常的複雜。全區集體化的百分數是一四·八。而且這中間大部分還不過是共耕社。富農的穀物徵收還很落後。我們非常需要人。非常需要！集體農場要求派四十三個工人來，而他們却祇派遣了你們九個。」從他的臃腫的眼皮下，他又長久的，詢問似

的凝視着達維多夫，好像在估量這人的才力一樣。

「那末，你是一個金屬工人嗎，同志？很好！你在布赫洛夫工廠做了很久嗎？抽一枝煙吧。」他繼續的說。

「這散以後就在那裏。九年了。」達維多夫伸出手來接煙，書記看見了他手上的褪了色的藍的黥記，在他下垂的嘴角上浮露出微笑來。

「國家的光榮和誇耀，」他說。「那末你在海軍裏面服過務嗎？」

「是的。」

「我看了你手上的錨……」

「我那時年紀輕。你知道……又無知又蠢笨，因此我讓他們毒害了我……」達維多夫憤怒的拉下他的袖子，心裏想：「你留心這些閑事。但是你却不能夠留心你自己的穀物徵收！」

書記沉默着，而那慫恿招待的無意義的微笑，立刻從他那病態的胖胖的臉上消逝了。

「你今天就動身，作為區委代表用全力去實行全面的集體化的工作，同志，」他告訴他。「地方委員會最近的指令你讀過嗎？讀過那好，那末，你到格內米雅其村蘇維埃去。你以後可以休息，現在可沒有工夫。你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集體化。那裏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小的農業組合，但是我們一定要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場。我們組織好了一個宣傳隊的時候，立刻派到你們那裏來。現在你去吧，在審慎的壓搾富農的基礎上去建立集體農場。一定要使村裏一切最窮的和中等的哥薩克都加入集體農場。以後你可以籌措公共的穀物種子，去做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全面積的播種之用。但是特別當心的去幹吧，對中農寬恕一點。格內米雅其有一個由三個共產黨員組織的黨的支部。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前是赤色遊擊隊隊員。」他又咬着他的嘴唇，於是補足的說：「這裏生出了一切自然的結果。懂嗎？政治上他們不大高明，他們容易錯誤。要是碰到任何困難的話，到區委辦公處來罷。我們和村裏還沒有通電話，這是最糟糕的事。還有一點：支部書記是得了紅旗勳章的，他有點粗魯，多角，而且是很尖利的角。」書記用指頭在文件包的鎖上敲着，看着達維多夫站起來了，他更有生氣的補充說：

「等一等，還有一點：每天要打發騎馬的差人給我們送報告來，而且在那裏好好的督促大家。現在，到組織部長那裏去一下，

就出發罷。我吩咐他們把區執委會的馬匹給你使用，就這樣，你要開始一個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奔馳了。我將憑着你所獲得的百分數來評判你的工作。我們要由我們十八個村蘇維埃創造一座巨大的集體農場。一個農業的赤色布希洛夫。」說到這個得意的比喻的時候，他笑了。

「你要我審慎的對待富農。這話怎樣解釋？」達維多夫問。

「是這樣的。」書記浮着一種保護者的微笑。「那裏有繳納了穀物稅的富農，也有頑強的拒絕繳納的富農。對付後者的方法很明瞭：引用穀物徵收令第一百零七條，給他們一種壓抑就是。但是前一種人，情形就要複雜多了。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

達維多夫想了一想，於是答道：「我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

「真是好辦法！同志，那是不行的。那樣的做，你會破壞我們的活動的一切信用。那樣一來，中農會怎樣說呢？他說：『那就是蘇維埃政府的行徑！他們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迫害農民。』列寧告訴我們，對於農民的態度要加以認真的考慮，而你却提議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這是幼稚的朋友！」

「幼稚，是麼？」達維多夫臉色變白了。「那末照你的意思說，斯達林錯了嗎？」

「你做什麼扯到斯達林身上去？」

「我讀了他在馬克斯主義者的會議上的演說辭……他們是在那會議上討論農村問題。該死，他們叫什麼呢……農村工作，是嗎？」

「你的意思是說農學者麼？」

「是的，正是的！」

「唔，這裏面有什麼道理呢？」

「請把登載他的演說的那張真理報找來吧。」

事務主任將真理報找來了。達維多夫用他的眼睛貪饞的一頁又一頁的翻閱着。期待一般的微笑着，書記凝望着他的臉。

「在這裏你聽！……如果我們的集體化程度還很有限，我們不能清算富農……」接着這裏是！「但是現在呢？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現在我們可以向富農取一種斷然的攻擊，粉碎他們的抵抗，把作爲一個階級的他們清算……」作爲一個階級，懂嗎？那末，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實行第二次穀物徵收？爲什麼我們不能夠把他們像虱子一樣的壓碎？」

書記臉上的微笑消逝了，他顯出很嚴肅的樣子。

「接下去，他就說，清算工作是要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貧農和中農去做的，」他反駁道，「是不是呢？念下去吧！」

「哼，你……」

「你不要『哼！』」書記憤怒的回答，連他的聲音都顫了。「你提議怎樣？你要毫無差別的用行政上的處置對付一切富農，縱令是在祇有百分之十四的集體化，而中農又剛剛開始參加集體農場的地區，也要這樣麼？這樣我們可以立刻場合。像你這樣的人，到這裏來，一點也不知道地方上的情形……」書記壓抑了自己，於是平靜了一點，繼續的說：

「你拖着這種見解，你會鬧出很多的亂子來的。」

「那很好……」

「哦，算了吧！要是這種處置是必要而且適合時宜的話，地方委員會一定會直截了當的吩咐我們：『消滅富農！』於是，雷厲風行！我們可以動員民警和整個政府機關。可是目前我們僅僅在人民法庭依據一百零七條，用經濟的處置，部分的處罰那些隱藏穀物的富農。」

「那麼，照你看，雇農，貧農和中農都反對肅清富農嗎？他們都站在富農一邊嗎？要他們反對富農，還得用種種方法去引導他們嗎？」

書記嘩然的關上了他的文件包的鎖，冷淡的回答說：

「你可以隨便去解釋領導者的任何言辭，但是對區負責的是區委書記局和我個人。記着，你到我們派你去的村莊去一定要遵照我們的路綫，不能依照你自己發明的路綫。我沒有工夫和你討論了，我還有旁的事情要做。」他站起身來。

血又猛然的湧上了達維多夫的臉頰，但是他壓抑了自己，回答道：

「我當然要依照黨所決定的路線，而且我用工人的方式坦白的告訴你：你的路線是錯的，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事實如此！」

「我要爲我的工作負責……而且「工人的方式」這種話是已經過時了……」

電話鈴響了。書記拿起聽筒。其他的人們開始到房間裏來了，於是達維多夫就走去見組織部長。

「他有些右傾……事實如此！」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心裏想。「我要再去讀一讀那篇對農學者們的演說……當然我沒有錯，兄弟！對不住！因爲你的寬容，你放縱了富農。在地方委員會，他們說你是一位「能幹的人」，但是你的富農却不按期繳納穀物。壓搾他們是一件事，把他們當做毒物連根拔去，又是另外一件事。你爲什麼不去領導羣衆？」他在心裏繼續的和書記爭辯。和平常一樣，他最能說服人的理由總是事後才想起來。在辦公室，他因爲興奮和激動，僅祇抓住了最初湧到他腦裏來的反駁理由。他該冷靜一點。他從結着冰的污水裏激澆而過，在廣場的牛糞的冰塊上一步一滑的走去。

「可惜我們結束太快，要不然我一定制服你了！」他大聲的說。接着，當他看見一個在他身邊走過的女人臉上浮着微笑的時候，他漸入於忿怒的沉默中了。

達維多夫趕到「哥薩克與農民之家」，拿了他的提包，他想起那裏面主要的東西，除了兩套換洗的襯衣，短襪和一套衣服以外，就是螺旋扭，小鉗，大鏟，彎脚規，螺絲鉗和他從列寧格勒匆匆帶來的旁的簡單器具，他微笑了。「見鬼！這些東西真用得着！」他想。「我原以爲我要親身參加集體農場裏面去，而且還得修理耕種機。而這裏却什麼耕種機也沒有。看樣子好像我要作爲一個組織者在這區裏奔走了。也好吧，我要給他們一種集體農場的銀鍊！」他把提包拋上櫃子的時候，這樣的下了決心。

用燕麥飼養的區委會的馬匹，很輕易的拉着那背後塗了燻爛的彩色的轎子走去。差不多還沒有走出市鎮，達維多夫就凍得發抖了。他用他的大衣的多毛的羊皮領子包着臉，將帽子拉得遮過眼睛，都沒有効。風和潮濕的雨雪透進他的衣領和衣袖，使他冷得戰慄起來。在那雙輕便的，城市用的舊靴裏，他的腳特別的感到冰凍。

從市鎮到格內米雅其村，伸展着二十八畝羅米突長的幽靜的隆起的山脊。被那融化的獸糞染成了褐色的車路是在山頂上。四面，拖着雪的處女地，一望無邊的展開着。在路旁，苦蕒和薊的疏疏落落的梢尖，慘澹的披靡着。祇有從山峽的斜坡上，大地用

那小小的黏土的眼睛，看着世界。那裏，被風吹打着，雪聚集不起來。但是在山峽和山谷的深處，都滿滿的充塞着凝固的積雪。達維多夫跳下橇子，吊住橇子的脅板，跑了一些時候，竭力想使他的兩隻腳溫暖起來。於是又跳上去，縮成一團，漸漸的打起噓睡來了。橇子滑板呼嘯着，馬蹄鐵上的尖釘插進雪裏，發出乾燥的沙沙的聲音，右轆的橫木軋拉的作響。有時，從他那覆着白霜的眼皮下面，達維多夫看見從路上奮然飛起的白嘴鴉的翅膀，像紫色的夏天的閃電一樣，在陽光裏閃耀着。於是一種愉快的睡意又使他的眼睛閉着了。

他被那像虎頭鉗一樣緊挾着他的心臟的寒氣冷醒來了。睜開眼睛，透過他的淚水的閃爍的虹色，他看見那冰冷的太陽，靜默的草原的莊嚴的空曠，地平線的絨邊上面的鉛色的天空。在附近一個小丘的白色的丘頂上，有一隻毛色好像火鏡一般的赭黃色的狐狸。牠立在後腳上，於是身軀一扭，跳躍起來，前腳撲在地上，用腳爪掘進地面裏去，牠的身軀全裹在銀色的塵埃裏。剩下牠那尾巴，像深紅的火鏡的舌頭一樣，弛鬆的，柔軟的橫在雪上。

他們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到了格內米雅其村。有幾輛空的雙馬橇子停在村蘇維埃的寬闊的院子裏。七八個哥薩克聚集在門口，在抽着煙。毛皮上凝結着一層汗的馬匹，在他們的面前停下了。

「晚安，公民們！馬廄在什麼地方？」達維多夫問。

「你好！」一個年老的哥薩克，把他的手舉到兔皮帽子的邊緣，代大家回答。「馬廄在那裏，同志，在那蓋着蘆葦的茅棚下面。」

「停到那裏去！」達維多夫吩咐車夫，於是，他跳下橇子，是一個矮胖結實的軀體。用手套擦着他的臉頰，他跟着橇子走去，哥薩克們也都走向馬廄去，他們不明白這位顯然是一個公務人員，而講話又帶着重濁的北俄口音的新來者爲什麼跟着橇子走去，而並不一逕走進蘇維埃。

一陣尿糞的蒸氣從馬廄的門裏蕩漾出來。車夫勒住了馬。達維多夫很有自信的着手從挽革上解下橫木來。圍繞着他的一羣哥薩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位披着一件女人穿的羊皮衣服的老頭子一面擦掉他的鬍鬚上面的冰柱，一面狡黠的眯一眯眼睛，說道：

「當心，不然他要踢了同志！」

達維多夫鬆了馬尾下面的革帶，於是，凍紫了的嘴唇上浮着微笑，露出一個缺牙齒，他轉向着老頭子說：

「我做過機關槍手，老爹，我想我是可以控制這幾匹小馬的。」他說。

「你這個掉了的牙齒，是馬踢掉的嗎？」一個黑得像烏鴉一樣，鬃曲的鬍鬚一直生到了鼻孔裏的哥薩克，這樣的問。其他的人和善的哄笑起來，而當達維多夫敏捷的取下項圈的時候，他也打趣的說道：

「不，我的牙齒是在多年以前有一次醉酒的時候弄掉的。但是沒有牠，還要好些。娘兒們不會害怕我咬她們了。是嗎，老爹？」他們愉快的容受了這個打趣，老頭子假裝惋惜的搖搖他的頭。

「我也不能再咬了，我的孩子。我的牙齒老早掉了！」

黑鬍鬚的哥薩克像種馬一樣的狂笑着，露出他的雪白的牙齒，勒住他那緊緊的圍在他的哥薩克上衣上面的大紅腰帶，好像是害怕笑破了他的肚皮一樣。

達維多夫拿出香煙來請大家抽，自己也點了一枝，於是向村蘇維埃走去。

「在那裏你可以找到主席。我們黨的書記也在那裏。」老頭子緊緊跟在達維多夫後面，這樣的說。其他哥薩克把香煙兩口吸完，也跟在他的後面。他們很高興，新來者並不像從來從區委會來的人們一樣，他沒有一跳下轎子，就挾着皮包衝過他們，衝進蘇維埃，却幫着車夫卸馬具，顯露出他駕馭馬匹的熟練。但是同時他們非常驚訝。

「去照管馬匹你不覺得辱沒了你嗎，同志？這不是公務人員的工作，是不是？車夫做什麼的呢？」黑鬍鬚哥薩克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這樣的問。

「在我們看來，這是很奇怪的呢，」老頭子告白着。

達維多夫來不及回答。

「呵，他是一個五金匠！」一個年輕的，生着黃色鬍鬚的小個子的哥薩克帶着幻滅的聲調叫出來，指着達維多夫的手，因為和金屬接觸，他的手掌變成了鉛色，指甲上有着舊傷痕。

「金屬工人」達維多夫糾正他。「但是你們到蘇維埃裏面去有什麼事？」

「我們很感到興趣」老頭子代替大家回答他，停步在階台的最下一級的上面。「我們很想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要是爲了穀物徵收而來的話……」

「是爲了集體農場的事情來的。」

老頭子發出一聲長長的怨恨的口嘯，首先離開了門口。

天花板很低的房間裏，強烈的發出融着雪的羊皮外套和柴灰的酸味的暖氣。桌傍，站着一個高大闊肩的男子在挑轉着燈盞的芯，臉朝着達維多夫。「紅旗勳章」的深紅絲帶在他的茶褐色的襯衫上可以看見。達維多夫猜想着他就是格內米雅共黨的支部書記。

「我是區委代表。」他說。「你是支部書記嗎，同志？」

「是的，我就是支部書記。我叫拉古爾洛夫。請坐，同志。蘇維埃主席馬上就會來。」拉古爾洛夫用拳頭在牆壁上敲了敲，隨即走近達維多夫。他的胸部寬闊，有兩條騎兵式的，向外彎曲的腿子。在他那瞳孔特別大而且看去好像塗了油一樣的黃色眼睛的上面，長着彎彎的黑色的眉毛。要不是短小的鼻子的鼻孔，過於貪食一樣的裂開着，和眼睛上面有混濁的薄膜的話，他那種酒脫而又堅定的男性的容貌，一定是很漂亮的。

一個矮胖的哥薩克從隔壁房間裏走出來，他戴一頂灰色羊皮小帽在腦後，穿一件軍用布料做的短衣，條紋布做的哥薩克短褲統在白色羊毛的長襪裏。

「這就是蘇維埃主席，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書記說。

主席微笑着，用他的手掌摩撫着他的金色的鬚曲的鬍鬚，莊重的向達維多夫伸出他的手。

「你是誰？」他問。「區委代表嗎？呵！你的證書……你看過了麼，瑪加爾？你大概是爲了集體農場問題來的吧，我想？」他帶着一種天真的放任，審量着達維多夫，不停的閃着他那好像夏天的天空一樣清碧的眼睛。一種忍耐不住的期待的神情，很清楚

的掠過他的微黑的，很久沒有修飾過的臉。他的前額上橫着一條青黑色的彎曲的傷痕。

達維多夫坐在桌邊，把那關於提前兩個月全部集體化的問題黨所決定的工作告訴他們。而且提議，就在第二天要召集一個貧農和活動分子的會議。

拉古爾洛夫把地方的情形對他說明，特別將格內米雅其共耕社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說話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留心的傾聽着，間或插一句嘴，沒有把他的手從他那微微漲紅着的臉上拿開。

「我們這裏有了一個共耕社，」拉古爾洛夫帶着顯然的激動說，「而且我告訴你，工人同志，這不過是集體化的一個笑柄，政府的一種絕對損失。裏面有十八家農家，全是貧農裏面最窮的。這一切有什麼結果呢？這的確是一個笑柄。開始的時候，十八家農家，一共只有四匹馬，兩頭公牛，要養活一百零七個人。他們將怎樣過活呢？不錯，他們可以得到購買機器和家畜的長期借款。他們拿到了借款，但是，雖然是長期的，他們也不能償還。我告訴你爲什麼吧，要是他們有一架耕種機的話，那就不同，但是他們沒有用牛，你是不會很快致富的。而且我還要告訴你，他們的政策是錯誤的，我早想解散他們，因爲這好像一隻生病的小牛一樣的輪在政府的下面：很會吃奶，却並不長大。他們心裏想：「他們總歸會幫助我們的，而且他們也不能夠要我們還債。」這樣，他們的紀律就完全粉碎了，而共耕社不久就要壽終正寢。要大家都加入集體農場，這是一個好主意。那將是天堂，不是地上的生活！但是，哥薩克都是一些蠢貨，我告訴你，他們應當被壓服……」

「共耕社裏有黨員嗎？」達維多夫問，把他們兩個都看了一眼。

「沒有，」拉古爾洛夫回答。「一九二〇年我參加了一個公社，但是因爲裏面的分子，有許多很自私自利，不久就四分五裂了。我拋棄了我的財產。我憎恨一切財產，因此我把我的牛和家具通通交給了鄰近的一個公社，這公社現在還存在，但是我的老婆和我什麼也沒有了。拉茲米推洛夫不能夠做榜樣：他是一個鯨夫，他祇有一個老母親。要是他去參加公社的話，責罵會好像栗子殼一樣的刺他。他們會說：「他要把他的老母親推到我身上來了，而他自己也不下田做工。」在這裏，我們得小心。我們支部的第三個黨員——他恰恰出去了——他祇有一隻手。打禾機軋掉了他另外那隻手。他不願意參加共耕社，他想，他們沒有他，已經要養活够多的人了。」

「是的，我們的共耕社是很糟糕的。」拉茲米推洛夫證實着。「牠的主席阿卡西卡·羅斯葉夫是一個壞經理。他們真算選了一個最好的人！我們應當承認，這件事我們也有錯。我們不應當讓他擔任這個職務。」

「爲什麼不？」達維多夫一面瀏覽着富農的財產目錄，一面這樣的問。

「因爲他是一個有毛病的人。」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說。「他生成是一個商人。這就是他的毛病所在的地方：他把一切東西買來賣去。他把共耕社完全破壞了。他們買了一頭純良的種牛，他決心用牠去換一架自動腳踏車。他哄騙着社員，一點也不和我們商量，他立刻從區鎮上買了一輛自動腳踏車回來。我們嘆着氣，抓着我們的頭，買是買來了，却沒有人能够駕駛。而且牠們要牠有什麼用呢？這如果不是悲劇，倒真是一幕趣劇哩。他把牠帶回鎮上去。那裏的內行看了看說：『丟了牠還要合算一點。』牠缺少了好些只能到工廠裏去配的零件。他們原應該選雅可夫·阿斯托洛夫做主席的。他很有智謀。他從克拉斯洛德採來了一種比較好的新麥種，這麥種就是最天乾的天氣，也能够生長。他的秋耕地，常常保留着雪，他的收穫總是村裏最好的。他也飼養着最上等的家畜。我們要他納稅的時候，他有點埋怨。但他是一個好農民，他得過農業部的褒獎書呢。」

「他好像是鵝羣裏面的一隻野雁，始終是獨立的，和別人疏遠的。」拉古爾洛夫懷疑的搖搖他的頭。

「不，他不，他是很好的。」拉茲米推洛夫確信的斷言着。

第三章

雅可夫·洛濟支·阿斯托洛夫羅夫的從前的司令官波羅夫則夫隊長來訪他的那個晚上，兩個人談了很久。在格內米雅其村，雅可夫被人看做在用心和行動上都像狐狸一樣狡猾的非常聰明的男子，但就是他，也不能避免村裏爆發的劇烈的鬥爭，因爲像漩渦一樣，鬥爭把他捲入了事件的中心。從那一天晚上起，他的生活開始走下危險的斜坡。

晚餐以後，雅可夫·洛濟支取出他的煙袋，坐在箱上，疊起他的穿着厚厚的羊毛長襪的兩條腿，開始傾吐多年來悲痛的堆積在他心裏的一切。

「有什麼好說的呢，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他說。「在這樣的年頭裏，生活沒有一點興味和樂趣。哥薩克開始重新建立了他們的農場，而且富裕起來了。在一九二六年甚至於一九二七年，賦稅都還比較可以負擔。但是現在又壞起來了。你們區裏的情形怎樣？那裏談到了集體化的事情沒有？」

「談起了的。」客人簡單的回答着，舐了舐香煙紙，從眉毛下面注意的凝視洛濟支。

「那末，爲了這歡喜的歌曲，到處都在淌着眼淚嗎？」洛濟支說，「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事情講給你聽。我是一九二〇年退伍回來的。我的四匹馬和我所有的財物都丟在黑海邊。我回來時祇有一個空屋子。從那時候起，我從朝到晚的工作。最初，同志們用他們的穀物徵發來麻煩我，搜括了我所有的穀物。從那時起我所遭受的侵害，我簡直計算不清。不過，我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他們每給你一次侵害的時候，就會給你一張使你忘記的收據。」他站起來，手探到鏡子背後，拿出一束紙頭，於是，剪短了的鬚鬚裏露着微笑。「這裏就是他們一九二一年拿去的東西的收據，我繳納了穀類，肉類，牛油，毛皮，羊毛和家禽，我把所有的公牛通通交給了徵收處，這裏是單一農業稅的收據，這裏是地方稅的收據，而這裏是保險費的收據。烟突裏冒出來的煙和家畜活的站在院子裏都納了稅。這樣的紙頭，我快要裝滿一袋了。一句話，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活着，靠土地養活我自己，也養活我周圍的人們。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剝掉我的皮，可是每一次我都長出一層新皮來。開始的時候，我有一對小公牛，牠們長大了。我將一隻用一種很好的價錢賣掉了，換了肉，但是我又用我的老婆的縫衣機再買了一隻。過了一些時候，在一九二五年，我自己的母牛又產了一對母牛，因此我有了兩對公牛和兩隻母牛。他們沒有褫奪我的選舉權，但是以後，他們把我算在中農和富農之間了。」

「你有馬嗎？」他的客人問。

「等一等，我要把我的馬的事情告訴你。我從一個鄰人那裏買到一匹頓河良馬所產的週歲小馬。（這是全村剩下來的一匹。）小馬長得很好看，不十分高，軍隊拿着沒有用，矮了一吋，但是元氣格外的好，在區的農業生活展覽會裏，她得到了獎品，和一張良馬證書。我開始聽從農業監督的話，採用適當的輪種法，而且好像看護生了病的妻子一樣的看護我的土地。我的玉蜀黍是全村最出色的，我收了最好的收穫。我按照化學的方法去處理穀物，用方法把雪保留在我的田裏。犁過田以後，我立刻播下春天的種子，並沒有什麼春耕，我的播種以後的休耕也是最早的一句話，我成了一個科學的農人，而且我得到了區農業部的

一張褒獎書，看吧。」客人急急的瞥着雅可夫所指着的方向，看見一封嵌在木框裏的蓋着臘印的信，掛在聖像和伏羅希洛夫的肖像的旁邊。

「是的，他們給了我那一封信，巡視員還把我的優良的小麥拿了一把去給洛多夫的當局看。」雅可夫·洛濟支自負的繼續說。「我回家的第一年，播種了五公頃，以後，世道好了一點的時候，我就更加彎着腰來苦幹了。我播種十二公頃，以後是二十公頃，甚至三十公頃，想一想吧！我的工作，我的兒子和妻子也工作。我僅僅在最忙的季節請兩回雇工。在那些年間，蘇維埃政府的指令是什麼？儘量多種罷！於是，我播種直到背脊都快要折斷了，正直的基督！而現在，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的朋友，相信我把，我害怕，我害怕爲着我的三十公頃，他們會爲難我，叫我做富農。我們的蘇維埃主席，赤色遊擊隊同志，拉茲米推洛夫，是他害得我陷入了這種罪孽的，他真該死『種吧』他常常說，『儘你最大量的播種吧，雅可夫·洛濟支幫助蘇維埃政府，牠現在需要穀物。』我那時很懷疑，但是現在我才明白，他的那個最大量，是要把我的腿子縛在我的頭上。上帝保護我！」

「你們的村子裏，有人簽名加入集體農場嗎？」客人問。他站在睡榻的旁邊，兩隻手反背在後面，他的肩膀很寬，頭很大，像一袋穀物一樣的結實。

「集體農場麼？這個到現在爲止，他們還沒有十分騷擾我們，但是明天有一個貧農會議。這是在日落以前他們四出告訴大家的。從聖誕節以後，他們就談到了這個，『加入！』『加入！』此外沒有什麼。但是大家都乾脆的拒絕了，沒有一個人簽名。誰會去自己害自己呢？我想他們明天又要繼續的叫了。他們說今天晚上，區裏來了一個工人，他將強迫我們通通加入集體農場。我們的末日到了。我建立了我的農場，我的背駝了，我的兩手起了硬殼，而現在，我得把一切歸入公共財產。我的家畜，穀物，家禽，連我的家一道麼？那就是說，把你的老婆交給別人，自己却去遶簪子，就是這樣。請你自己判斷吧，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要把我的兩隻耕牛（另外兩隻，我設法賣給了鮮肉合作社），我的一匹懷孕的母馬，我的全部傢具和穀物交給集體農場。而另外一個人僅僅交出他的褲襠子。我們兩人都交出了我們所有的，所以我們要平分利益。這對於我，不算公平呢？另外一個人也許整整的一生，躺在火爐邊上，夢想得到一個農場，而我……但是談牠有什麼用呢？唉！於是，他用他的多毛的手的邊緣在他的喉管上擦過。」「唔，再不要提起這些了吧。你怎麼樣？在一個衙門裏做事呢，還是當一個工匠？」

客人湊近雅可夫·洛濟支，在長凳上坐下，開始搖製另外一枝香煙。他眼睛牢牢的盯着香煙盒，雅可夫凝視着他的客人的舊上衣的緊領，那嵌進了他的黧黑的臃腫的頸項，使喉核兩邊的筋路突現出來。

「你在我的中隊服務，洛濟支……你可記得，我想是在埃及推里洛達爾退却的時候，我曾經和哥薩克們談論過蘇埃維政府？在那時候，我就警告了他們，你記得嗎？『你們大錯特錯了，夥伴們！』我說，『共產黨員會壓扁你們，把你們扭進羊角尖裏去，我們應當覺悟，要不然，會太遲了！』」他沉默了，他的碧綠的眼睛裏針頭一樣的小小的瞳孔收縮着，於是他浮起一個輕淡的微笑。「我對不對呢？我沒有和其他的人一道離開羅華洛斯基。我沒有能够那樣做，義勇軍和聯軍出賣了我們，拋棄了我們。我加入紅軍，被派去指揮一個騎兵中隊，但是在開到波蘭前線去的路上，他們有一個淘汰和考查以前的軍官的委員會。那委員會會撤消了我的職務，逮捕了我，把我送到了革命法庭，同志們無疑的會將我槍決，或者判處徒刑送到集中營去的。你想是爲了什麼？一個從我的家鄉來的畜生告訴他們說處死波德推可夫的事我也參與的。在解我到法庭去的路上我逃走了……我改名換姓，藏匿了很久。但是在一九二三年我回到了我的村裏。我設法保留了那表示我曾經做過赤色指揮官的文書，找着了許多好朋友。一句話，我活下來了。最初他們把我送到了頓河地方的非常委員會去，但是我設法跑了出來，做了教員。一直到最近，我都在教書。但是現在……現在，我在做別的事。我是到烏斯托霍浦爾去辦理些瑣事，順便進來看你，我的軍隊裏的老同伴。」

「那末你做了教員嗎？那末……你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你讀了書，告訴我現在要發生什麼事？集體農場的事情會引着我們走到那裏去？」

「走到共產主義，兄弟！走到真正的共產主義。我讀過卡爾·馬克斯，也讀過有名的共產黨宣言。你可知道集體農場的事情會弄成怎樣的結局麼？開始是集體農場，但是以後要成爲公社，要完全消滅私有財產。不但是你的公牛，連你的孩子也要從你身邊搶去，由國家收養。一切都要充公。孩子，老婆，茶杯，湯匙。你高興吃通心麵和鵝的內臟，但是他們會給你酸啤酒。你會變成綁在土地上的農奴。」

「但是假如我不願意呢？」

「他們連問也不會問你。」

「你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所說的話的意思。」

「好！」

「你這樣說！現在我問你：像那樣你能够活下去麼？」

「不，我不能夠。」

「那末，要是你不能夠，你就得行動起來；你就得鬥爭！」

「你說什麼？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們試過了，我們鬥爭過……這無論怎樣是不可能的。我連想都不能想像。」

「但是試試看！」波羅夫則夫更移近他的同伴，瞥了警緊緊的關着的房門，於是突然，臉色變得蒼白，低聲繼續的說：「我坦白對你說，我正要借重你：我們區裏的哥薩克們正準備暴動。不要以為這是輕舉妄動！我們和莫斯科，和現在還在紅軍裏面服務的將軍們，和工廠工場裏面的工程師都有連絡，甚至於和外國也有連絡。是的，是的，要是我們組織得很嚴密，而且立刻行動起來，得着外面強國的幫助，到春天，頓河地方就會掃清了。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穀物，種你的土地，而且是爲了你自己。等等，讓我說完，你再說。在你們區裏有許多多同情我們的人。他們需要連絡和匯合起來。這就是我要到烏斯托·霍浦爾斯克去的緣故。你願不願意參加到我們裏面來。在我們的組織裏我們已經有了三百以上從前線回來的哥薩克。在多布羅夫斯基，華意斯科華意，拖浜斯基和其他的村落我們都有了軍事團體。在格內米雅其需要組織這種同樣的團體。唔，現在你說吧。」

「人民都在埋怨集體農場，埋怨徵去他們的穀物……」

「停一停！我不是在談論『人民』，而是在談論你自己。我問你，唔？」

「我能够立刻決定這個問題嗎？你在叫我把我的頭伸到斧頭下面。」

「想罷！命令一下，我們要在所有一切村落同時進攻。我們要佔領你們的區鎮，將民警和共產黨員在他們的住所一個一個的處置，以後就一帆風順了。」

「但是武器從什麼地方來呢？」

「那是可以找到的！你自己也藏着的吧，我想。」

「誰知道……我想我有一枝留作紀念的槍藏在什麼地方。是奧大利式的。」

「我們祇要開了一個頭，一禮拜以內，外國的輪船就會運槍砲來給我們。還有飛機，唔？」

「讓我想一想，隊長！不要立刻強迫我……」

臉色還很蒼白，隊長向睡牀傾着身體，重濁的說：

「我們並不是來要你加入集體農場，我們並不強迫任何人。都要你願意，不過，當心你的口舌，洛濟支這裏有六顆東西等着，而第七顆……」他用指頭轉動他口袋裏面的手槍彈筒，使牠發出軋拉的聲響。

「你用不着擔心我的口舌。但是你這是一樁冒險的事情。我不瞞你說：走這樣一條路是很可怕的，但是我的一生無論怎樣都完了。」他沉默了一會以後他又繼續說：「要是他們不迫害富農的話，以我的努力，我現在也許成了村裏第一個人了。在一種自由的生活中，我可以坐自己的汽車了。但是單獨一個人走那一條路……」

「但是爲什麼？是單獨一個人？」隊長不快的打斷他的話。

「唔，我守着約；但是別人怎樣呢？世界將怎樣呢？人民會響應起來嗎？」

「人民像一羣羊，他們需要領導。你決定了嗎？」

「我說過，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

「我要確切知道，你到底幹不幹。」

「我是逃不了的，因此我一定要決定。橫豎一樣，還是讓我有點時間考慮一下。我明天早晨回你的最後的話。」

「此外你還得去說服那些可靠的哥薩克。去尋找那些對於蘇維埃政府咬牙切齒的人。」波羅夫則夫已經在發命令了。

「這種時勢，大家都有些埋怨呢。」

「而你的兒子怎樣？」

「沒有手，手指能够幹什麼？我到什麼地方去，他也到什麼地方。」

「他是一個好的孩子嗎，可憐嗎？」

「他是一個好哥薩克。」雅可夫·洛濟支帶着沈靜的誇耀回答。

在居室的火爐邊上爲客人舖了一張榻子上用的灰色絨毯和羊皮。他脫了他的長靴，却沒有脫衣服，他的臉頰一接觸那涼涼的發出羽毛氣味的枕頭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雅可夫·洛濟支就叫醒了睡在小小的側房裏面的他那八十歲的老母親。他把他以前的中隊司令官到這裏來看他的事，簡單的告訴了她。老太婆把她那雙被風寒扭曲了腿關節的，浮着青筋的腿子從炕牀邊上垂了下來，用手掌把她的耳朵撐到前面，傾聽着他。

「你祝福我嗎，媽媽？」雅可夫·洛濟支跪在地上。

「起來，起來反對他們，反對這些敵人吧，我的孩子！上帝祝福你！他們封了教室……他們不讓牧師生活……攻擊他們吧！」到早晨，雅可夫叫醒了他的客人，告訴他：

「我決定了。你吩咐我做什麼？」

「把這個看一遍，而且在上面簽名。」波羅夫則從他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張紙頭。雅可夫·洛濟支讀道：

「上帝與吾等同在，余爲大頓區軍隊之一哥薩克，謹參與『故國傾解放大同盟』，誓以余一切力量與方法在上級長官命令之下反對彼基督信仰之死敵與俄羅斯民族之壓迫者，共產黨布爾雪維克，迄余血之最後一滴。余誓願絕對服從上級官佐與司令官命令。余誓願以所有一切財產，奉獻於俄羅斯正教祖國祭壇之上。謹此簽名。」

第四章

格內米雅其的活動分子和貧農，一共三十二個人，呼吸着同一的呼吸。達維多夫不是大演說家，可是一開始，他們就比聽一

個最會講故事的人還要留心的聽着他的話。

「我是從紅色布替洛夫工廠來的一個工人，同志們！」他開始他的演辭，「我是由我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派到你們這裏來，幫助你們組織一個集體農場，消滅我們共同的吸血鬼，那些富農的，我不要再多說話。你們都應當參加集體農場，把土地和你們的農具和家畜都作為公有。你們為什麼要參加集體農場呢？因為再像我們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了！穀物的艱難是由於富農讓穀物在地下爛掉的緣故。我們得強迫他們把穀物拿出來。而你們是高興繳出穀物來的，祇是你們並沒有很多。我們不夠靠貧農和中農的穀物來養活蘇維埃聯邦。我們應當多種一點。但是祇有一架木犁和一架單頭犁，你們怎麼能夠多種呢？祇有耕種機能夠使我們擺脫這個困難。事實如此！我不知道你們在整個秋耕的時候，在這裏，在這頓河地方，用一架犁，能夠耕多少地……」

「在整個秋天，你的手從日出到日落的，在犁的把手上，能夠耕種十二公頃以上的樣子。」有什麼人回答。

「哼！十二公頃要是土質很硬呢？」另外一個人反對着。

「你們在講些什麼？」一個尖銳的女人聲音說。「你要三對，有時甚至於四對很好的公牛去拖犁，才能夠那樣，我們從那裏找到這許多牛？我們中間有些人，並不是每一個人，有一對閹牛，但是我們大部份的都是有奶的那一種公牛。有錢的人現在有種種便利。」

「那些都是廢話，你最好用你的圍布的邊塞住你的嘴吧！」一個嘶啞的低聲說。

「你說的有理！去教訓你自己的老婆吧，不要來管我！」女人回答。

「用耕種機你可以耕多少？」有人問。

達維多夫等大家平靜了，於是答道：

「用一架耕種機，假定用我們布替洛夫工廠製造的一架吧，而且有好的，熟練的駕駛者，分兩班，一天可以種完十二公頃。」

全場喘息着，有什麼人用茫然的聲調叫起來。「唔，我的媽！」

「這才不錯！這才是用做耕種的馬。」是羨慕的呼嘯。

達維多夫用他的手摩着他那因為興奮而乾燥了的嘴唇，繼續的說：

「假使我們在我們工廠裏給你們造好了一架耕種機。要貧農或中農自己去買一架耕種機是不容易的。他吃不消。因此爲了買耕種機，雇農和農應當一致聯合起來。你們知道，耕種機是一種要是在小塊地面上使用，會只有損失的機器。牠需要巨大的地面。而且就是在你們那小小的共耕社裏使用，你所得到的益處，也祇有像公山羊身上擠取的奶汁那樣多。」

「甚至於還要少些。」後排一個低沉的聲音叫着。

「那末，怎麼辦呢？」沒有顧到回答，達維多夫祇管繼續的說。「黨提議完全集體化，這樣，使你們有耕種機使用，把你們從貧困裏救出。列寧同志臨死以前怎樣說的？『只有在集體農場中可以找到貧窮的救星，不然他就祇有滅亡。富農吸血鬼會將他吸得木板一樣的平扁。』你們應當堅定的遵照他所指示的道路走去。工人和集體農民的聯盟，會掃蕩一切富農和仇敵。我是說的真話。現在我要來談談你們的共耕社。牠規模太小，而且力量太弱了，因此牠在一個十分可憐的狀態中。那就是說你是把水潑進了陰溝裏。這祇是一個損失。但是我們應當把這個共耕社包括在集體農場裏面，把牠作爲一個脊骨。在這脊骨的周圍培植中農……」

「等一等！讓我插句嘴。」曾經一度是共耕社的一個社員的蓬頭斜眼的頓姆卡·烏莎可夫站了起來。

「要求了發言權以後，再講話吧。」和達維多夫，同拉茲米推洛夫坐在一道的拉古爾洛夫，嚴厲的訓斥他。

「我不要，就要對你們說。」頓姆卡揮手叫他坐下，眼睛斜得這麼利害，好像他是用一隻眼睛看着主席台，用另外一隻眼睛看着會場一樣。「對不起，請問共耕社的失敗和蘇維埃政府的受牠拖累，這是誰的過錯？我們像乞丐一樣的借貸爲生，這是誰的過錯？都是由於你們的寶貝的共耕社主席，由於阿卡西卡和他的買賣。」

「你像反革命分子一樣的說謊！」會場後面發出一個雞叫一樣的次中音。阿卡西卡用手肘分開人叢，向主席台走去。

「我可以證明！」頓姆卡臉色轉青，兩個眼珠轉向他的鼻梁邊。沒有理睬拉茲米推洛夫在桌上的敲擊，他轉身向着阿卡西卡。「你不能够卸責！我們和我們的集體農場的遭殃，並不是因爲我們人數是怎樣的少，而是由於你的買賣！我倒真要罵你做『反革命分子』。你是不是沒有得到許可，就用種牛換了一輛自動腳踏車呢？你是而且誰想到用我們的孵卵的母雞去換……」

「你又說謊了！」阿卡西卡一面走，一面辯護自己。

「要我們用三隻綿羊和一條仔牛去換一輛兩輪輕馬車的，不是你嗎？一個流鼻涕的商人，那就是你！」頓姆卡勝利的叫着。

「現在不要響了！你們是一對雄雞嗎？」拉古爾洛夫勸告的說，他的臉頰上的筋肉在漲紅了的皮膚下面搖動着。

「讓我說話……」阿卡西卡站在主席台邊要求道：他正在用手握着他的紅色的鬚鬚，準備說話的時候，達維多夫打斷了他。

「讓我說完罷，請不要打岔！我說過，同志們，祇有通過集體農場你們才能够……」

「你用不着來對我們宣傳！我們會傾心盡意的參加集體農場的，」最接近門邊坐着的赤色遊擊隊員帕維爾·羅比西金插着說。

「我們贊成集體農場！」另外一個人嚷着。

「有一個組合，我們可以打敗魔鬼。」

「祇是我們要好好的管理。」

是那個羅比西金的嚷叫掩蓋了其餘一切人的叫聲。他說下他那難看的黑色的毛皮帽，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斜倚在門上，他是一個高大的寬肩的男子哩。

「你真奇怪，可不是嗎，你到我們中間來替蘇維埃政府宣傳？我們在戰爭中把牠建立起來的，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肩膀支持牠的，這樣牠才沒有倒塌。我們知道集體農場是什麼，而且我們都一致贊成。給我們機器罷！」他伸出他的蘿蔔一樣大小的拳頭。「耕種機很好，我們知道，但是你們製造的很少，那就是我們要責罵你們的地方。我們什麼也沒有，困難就在這裏。我們不加入集體農場，可以用牛來耕種用一隻手去趕牛，用另外一隻手去揩我們的眼淚。在集體農場運動開始以前我自己曾經想寫一封信給加里寧，要求他幫助穀物生產者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開頭幾年和舊制度的時代沒有兩樣，繳你的稅，照你可能的好好的過活，那末俄國共產黨是做什麼的呢？在內戰中我們是勝利了，那末以後怎樣？還是舊套子，有牲口可以駕駛犁的人就去跟着犁。而那些沒有的……要他們到教堂門口伸出手去求乞麼？還是讓他們拿一根木棒伏在橋底下打劫蘇維埃商人和合作社經理呢？他們允許商人租地，他們允許他們雇用短工。那是一九一八年革命所指示嗎？你們閉了革命的眼睛！而且當我們說：『我們鬥

爭是爲了什麼？那些沒有開過火藥氣味的官吏對着我們冷笑，在他們背後所有的白色豬獠都大笑起來！不用着你來教訓我們！我們聽過我們時代的許多漂亮的演說。除機器給我們，或者讓我們用穀物去換，不要犁頭，或手拖的犁，要好的機器。給我們一架你所說的耕種機吧！我們遭受了這些是爲着什麼？」他跨過那些坐在前排長椅上的人們的膝蓋，大步的向主席台邊走去，一邊走，一邊解開他的寬大的襪襪的褲子的鈕扣，在主席台邊，他扯起他的襪衫的邊緣，用下巴將牠抵在他的胸口上。他那微黑的肚皮和大腿上露出那皺起了皮膚的可怕的傷痕。

「我蒙立憲民主黨軍的優待，得到了這些紀念物，是爲着什麼？」

「你不怕羞的魔鬼！爲什麼不讓你的褲子通通脫掉？」坐在頓姆卡·烏莎可夫旁邊的寡婦亞尼西亞，尖聲的憤慨的叫着。

「你高興他這樣嗎？」頓姆卡輕蔑的斜眼看着她。

「你不要響，亞尼西亞，嬌嬌把我的傷痕露給一個工人看，我並不覺得可羞。讓他看看！如果還是照現在這樣生活下去的話，就要沒有東西替這可憐的傢伙遮掩這些傷痕了。就是現在也祇有褲子的名。在白天不能夠從任何姑娘前面走過，我會把她們嚇死。」

後面的人大笑起來，於是起了一陣喧嘩；但是羅比西金用他的嚴厲的眼光掃射他們，於是又寂靜得可以聽到燃燒着的燈芯的微弱的濺沫的聲音。

「好像我和立憲民主黨戰鬥祇是爲了使闊人比我過活得更好一點！爲了使他們享受美好的食物，而我只有麵包和洋蔥！是這樣嗎？工人同志！你不要向我使眼色，瑪加爾我一年祇說一次，所以我現在可以這樣說話。」

「說下去吧！」達維多夫點點他的頭。

「我是在說下去！今年我種了三公頃小麥。我有三個小孩子，一個殘廢的妹妹和一個害病的老婆。我按照計劃繳納了我的穀物沒有呢，拉茲米推洛夫？」

「你繳了的，可是不要這樣的鬧吧！」

「是的，我要鬧。富農弗羅爾，那該死的東西，怎麼樣呢？」

「喂，喂！」拉古爾洛夫用他的拳頭敲着。

「弗羅爾按照計劃繳了穀物麼？他沒有。」

「但是法庭罰了他錢，而且拿到了穀物。」拉茲米推洛夫顯然很愉快的在聽着，閃耀着他那有薄膜的眼睛，這樣插着說。

「你應當到這裏來看看，我的好好先生。」達維多夫記起了區委書記這樣的想。

「但是今年他又又是公民弗羅爾·伊格拉推支了！到春天他又又要來雇用我了！」羅比西金把他的黑毛皮帽子投擲在達維多夫腳邊。「你來對我講集體農場有什麼用？斷了富農的命脈，然後我們參加把他們的機器，他們的公牛，他們的力量都給我們，然後我們纔能有我們的平等。但是現在祇是空洞的說要『消滅富農』而一年又一年的，富農像牛蒡草一樣的滋長，遮去我們的太陽。」

「把弗羅爾的財產給我們，而阿卡西卡會拿去換一架飛機。」頓姆卡插嘴說。

「哈——哈——哈——哈！」

「他真會這樣的做！」

「你可以作見證他們是怎樣的侮辱我，」阿卡西卡叫道。

「靜一點，我們聽不見了。」

「你們不能依次發言嗎，你們這些魔鬼！」

費了不少的氣力，達維多夫這才終於設法恢復了次序。

「那是我們黨的政策，」他聲言道。「你幹麼要敲一張開了的門？消滅作爲一個階級的富農，把他的財產交給集體農場！事實如此。而你，遊擊隊同志，把你的帽子無緣無故的拋在桌子底下，你的頭還需要牠呀。積地和雇用工人不會再繼續的了。我們放縱富農是由於我們的需要，他們供給的麵包比集體農場多。現在可不同了。斯達林同志把這事情計算得周密極了。他說，『完結富農的生命！把他們的財產交給集體農場！』你們都在嚷着要機器，整整的準備了五萬萬盧布來幫助建設集體農場。你們以爲怎樣？你們聽到過這話嗎？那末你們還吵什麼呢？首先我們要開始建立集體農場，然後才着急機器。但是你們都要先買了馬鞍要

先得到了這個的時候才去買馬。你們笑什麼？這是實在的！」

「羅比西金要屁股朝前的走！」

「我們都熱心擁護集體農場。」

「他要得到他的馬軛！」

「我們今晚就加入。立刻寫下我們的名字吧。」

「領導我們去粉碎富農！」

「願意加入集體農場的人，舉手。」拉古爾洛夫提議。數了有三十六隻手。一個什麼人不當心舉了兩隻手。

闊人的熱度使達維多夫脫掉了他的大衣和上衣。他解開了他的襯衫的領子，一面微笑，一面在等待大家平靜下來。

「你們的階級意識不錯。事實如此！但是你們以為祇要加入了集體農場就完了麼？不是這樣！你們貧農是蘇維埃政府的基礎。你們是新綠的幼芽，你們自己應當加入集體農場，而且要使遲疑的中農也跟着加入。」

「要是他不願意的話，你怎麼要他來呢？他難道是一頭牛，你可以用繩子挽了他的角牽他進來麼？」阿卡西卡問。

「說服他呀！要是你不能够感化人家的話，你就不能算是我們真理的出色的戰士。明天要召集一個會議。你自己投票贊成，而且說服你鄰近的中農也這樣做。現在我們再來考慮富農吧。我們要不要通過一個把他們逐出北高加索區域或是什麼的決議呢？」

「贊成！」

「把他們齊根除掉！」

「不，與其說是齊根除掉，不如說是連根拔掉。」達維多夫改正那句話。他轉向拉茲米推洛夫問道：「把富農的名單念一遍。這樣我們就好決定他們應當作為富農被消滅。」

拉茲米推洛夫從他的文件包裏拿出一張紙來，遞給達維多夫。

「弗羅爾·丹瑪斯可夫，他應受這種無產階級的懲罰嗎？」達維多夫問。

所有的手立刻舉起來了。但是計算的時候，達維多夫發見有一個人放棄了投票權。

「你不贊成嗎？」他詰問，揚起他那汗濕的眉毛。

「我不投票。」沒有投票的哥薩克，一個溫和模樣的沒有特徵的人簡單的回答。

「你爲什麼不？」達維多夫問他。

「因爲他是我的隣舍，而且他對我很好。所以我不能夠舉手反對他。」

「立刻離開會場！」拉古爾洛夫用顫動的聲音命令，好像踏在鞍蹬上一樣的站起來。

「不那樣不行，拉古爾洛夫同志！」達維多夫嚴正的打斷他。「不要走，公民！說明你的態度。照你的意見，丹瑪斯可夫是不是富農？」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我是一個沒有受教育的人，我要求你讓我退席。」

「不！你不告訴我他是怎樣的對你好。」

「我常常幫助我，讓我用他的公牛，借種子給我……可不算好嗎？但是我不是叛徒……我是贊成蘇維埃的……」

「他要你擁護他的嗎？他給了你金錢或穀物嗎？說下去罷，不要害怕。」拉茲米推洛夫插進來說。「現在，告訴我們，你他給了你一些什麼？」他很難爲情的微笑着，一半是因爲替對手害羞，一半是爲了自己的單刀直入的質問。

「也許他沒有許給我什麼東西，你們怎麼知道？」

「你說說，鐵摩菲！你是被收買的人，這樣你是富農的擁護者了。」長椅上有人在叫。

「隨便你們叫我什麼罷。隨你們便……」

像是拿一把小刀對準這人的喉管一樣，達維多夫問他。

「你擁護蘇維埃政府呢，還是擁護富農？不要辱沒了窮人階級，公民。但是照直說，你是站在那一邊？」

「爲什麼要把時間糟塌在他身上？」羅比西金憤慨的打斷他的話。「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酒收買他的舊衣服和一切。看着你，我的眼睛要發痛，鐵摩菲。」

沒有投票的鐵摩菲·波西傑夫終於帶着假裝的服從回答道：

「我擁護政府，你們爲什麼要攻擊我呢？我的無知使我錯了。」但是在第二次投票的時候，他帶着顯然的不願意，舉起了他的手。

達維多夫在他的手冊裏簡單的記道：「鐵摩菲·波西傑夫是一個被階級敵人蒙蔽了的人，需要感化他。」

會議全場一致的可決了另外四個富農的名字。但是隨即，達維多夫念到了：

「鐵推克·波羅丁，」他問。

「誰贊成？」

會場抑鬱的沉默着。拉古爾洛夫和拉茲米推洛夫交換了困惑的眼色。羅比西金開始用帽子揩拭他的汗濕了的前額。

「爲什麼不響什麼回事？」達維多夫驚訝的眺望着——一排一排坐着的男女，却碰不到任何人的視線，他轉望着拉古爾洛夫。

「你知道，」拉古爾洛夫猶豫的開始說。「這個波羅丁——我們叫他鐵推克——在一九一八年和我們一道自願的參加

了赤衛軍。他是一個貧農的兒子，打仗很勇敢。他受了傷，因爲他的革命的行動，受了一隻銀錢的獎賞。他在多曼可夫聯隊裏服務。因此，你知道，工人同志，他是怎樣的使我們難過。當他回家的時候，他像一隻獵狗咬住一塊臭肉一樣的咬住他的農場。雖然我們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他，他還是開始富裕起來。他日夜不停的工作，生着滿臉的鬍鬚，冬天和夏天總是穿着那一條帆布褲子到處跑。他自己有三對公牛，他在舉重東西的時候把自己的腰都折了，而他還不夠！他開始雇用工人，一次兩三個。他弄到了一個風車，於是買一個五匹馬力的蒸汽馬達，建立了一個油廠，又做家畜生意。他自己吃得很少，他也使他的工人餓肚皮，雖則他們一天替他做二十個鐘頭，而且在晚上要起來四五趟去看顧馬和家畜。我們叫他到支部和蘇維埃來不只是一次，我們竭力去使他感覺到羞恥，我們告訴他：『不要這樣了，鐵推克，不要妨礙我們自己的蘇維埃政府！在前線和白軍打仗的時候，你自己爲牠吃了苦頭的……』」拉古爾洛夫嘆息着，攤開他的雙手。「一個人着了魔的時候，你拿他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可以看到他要被他私有的慾吞沒了。我們又叫了他來，把內戰和我們同受的苦難向他提醒，和他爭辯，恐嚇他，要是他妨礙我們，變成一個資產階級，而且不要等待世界革命的話，我們會把他踏到地下去……」

「不要兇這麼大的圈子罷！」達維多夫不耐煩的要求道。

拉古爾洛夫的聲音抖戰着，更低聲的繼續的說：

「我不能再簡單。這事情……刺痛得血都流出來了。但是他總是這樣的回答：『我在執行蘇維埃政府的命令，我在增加我的播種。我雇用工人是被法律允許的，我的老婆害着女人的病。我什麼也沒有，而現在什麼都有了，我得到了一切，這個就是我所仗的目的。而且使得蘇維埃政府繼續存在的並不是你們這樣的人。我用我自己的手餵東西牠吃，而你們不過是紙張的損壞者。我看透了你們。』當我們對他談到戰爭和我們同受的苦難的時候，他的眼睛裏有時也含着一點眼淚，但是不讓牠流出來，他避開去，硬了心說：『過去早成了過去。』於是我們褻奪了他的選舉權。他趾高氣揚的寫信到區裏，到莫斯科。但是我懂得有許多老革命家在中央機關裏面居着要職，他們都明白一個人一旦成了叛徒，就是敵人，對他決不能有所寬宥。」

「但是說簡單一點吧！」

「我馬上要說完了。他們沒有恢復他的選舉權，但是他還是一模一樣的過下去，他僅僅辭退了他的工人……」

「唔，那末，怎樣呢？」達維多夫牢牢的凝視着拉古爾洛夫的面孔。但是他把眼睛藏在他那被太陽灼焦了的睫毛裏，回答道：「那就是大家都不做聲的緣故。我不過是說明富農鐵推克·波羅丁在過去是怎樣一個人物罷了。」

達維多夫緊閉着他的嘴唇，他的面孔陰暗了。

「你知道我們是怎樣處置托洛斯基的嗎？」他問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們這樣一些可憐的故事？他做過遊擊隊，——那他應當得到一切榮譽，但是現在他變成了富農，變成了仇敵，撲滅他還有什麼好說的？」

「並不是由於憐憫他。你這是一種無謂的責備，同志。」

「誰贊成消滅富農波羅丁？」達維多夫用眼睛橫掃着一排排的人，手舉起來了：不是立刻，不是一致的，但牠們是舉起來了。散會以後，拉古爾洛夫邀達維多夫到他家裏去過夜。「到明天我們要替你找住所。」他說，當他摸索着走出蘇維埃屋子的黑暗的口時候，他們並肩的在鬆碎的雪上走着。拉古爾洛夫低聲的說道：

「工人同志，我聽到我們要一切生產穀物的財產劃歸集體農場以後，我的呼吸都輕鬆許多了。我從小就恨私有財產。有

致委的同志，馬克斯和恩格斯說得對，一切的罪惡都由於私有財產而來。就是在蘇維埃制度下面，也還有像食槽旁邊的豬獾一樣的人，他們爭吵，衝撞，號叫。一切都是由於那該死的瘟疫！可是以前在舊的制度之下是怎樣的呢？回想起來真可怕呵！我的父親是一個相當富裕的哥薩克。他有四對耕牛，五匹馬，我們有一大塊耕地，有六七十甚至一百公頃。我的家庭很大，而且是苦做苦幹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來做。但是，開頭我有三個結了婚的哥哥。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是什麼回事，使我反對私有財產的。有一位隣人的豬跑進了我們的菜園，揪出了一些馬鈴薯。我的母親看見了，從壺裏倒了一些燒開了的焦油倒在杓子裏，對我說：「趕牠去，瑪加爾，我站在大門後邊。」唔，自然，我就趕了那可憐的豬出來。我的母親就把焦油倒在豬身上。豬背上的鬃毛是怎樣冒煙呵！那時是夏天，傷處生了蛆蟲，而且一天壞一天，終於死掉了。我們的隣人沒有表露他的憤怒的顏色。但是，不到一個禮拜，在草原裏，我們有二十三堆小麥被燒掉了。我的父親知道誰幹的，而且也不願意馬虎了事，去上了法庭。他們互相仇恨是這樣的利害，他們彼此不能夠見面。他們祇要喝了一點酒馬上就要吵一次架。這樣的過了五年，到後來竟鬧出了一場命案。在懺悔節，隣人的兒子被人發見死在打穀場，他的胸上被什麼人用乾草叉刺了幾個窟窿。根據種種的情形看，我猜想是我的哥哥他們的功績。曾經有一次調查，但是他們並沒有找出謀殺者。因此，他們正式的報告他是在醉酒的吵架當中被人殺死的。但是那時以後，我就脫離了我的父親，成了一個雇農。我被調去打仗。我躺在那裏，而德國人向我們開大炮，黑煙從地面直冒到天上。我躺在那裏想：「我在這裏遭受着恐怖和死亡，是爲了什麼人，或是在挽救什麼人的私有財產呢？」而且因爲炮火的緣故，我願意我變成一口鐵釘沒頭沒腦的埋到地下去，我的親娘！我吸了一口瓦斯，中了毒。現在，就是走上一座最低的小山，我的心臟也要跳動，血要湧到我的頭上來，我支持不了。還在前線上的時候，就有許多有知識的人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回來的時候，成了布爾雪維克。而在內戰當中，我毫不憐憫的斬殺那些毒蟲。在卡斯多拉耶那次戰爭中，我受了一個打傷，那時以後，我常常發癩病。但是看看這個勳章罷。」他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撫着他的勳章，而一種分外溫暖的新的音調滲進了他的聲音裏。「這個東西使我立刻感覺到溫暖了許多。立刻使我回想到內戰時代，回想到陣地，同志。我們就是把自己埋進土裏去，也要把每一個人拖進集體農場來。我們總要一步一步的更加走近世界革命。」

「鐵推·波羅丁你很熟嗎？」達維多夫沉思的說，當他們大步的向前走着的時候。

「當然，我很熟的，我們一向是朋友，但是他那樣愛他的財產，所以我們吵過架。一九二〇年他和我同在一個騎兵中隊裏，撲滅了頓區的一次暴動。（有兩個騎兵中隊領導這個進攻。）我們村莊外面許多烏克蘭人被殺了。有一天晚上，鐵推克帶了好些包裹走進他的小屋。他傾倒牠們，於是滾出八條人腿，落在地板上。『你瘋了麼，你這該死的魔鬼！』一個同伴問他。『趕快拿出去！』而鐵推克說，『畜生們不會再起來暴動了！而且他們的四隻靴子對我很有用處。我要使我全家的人都有靴子穿。』他把人腿放到火爐上，去溶化那上面的冰雪，開始剝下腿上的靴子。他用他的刀剖開了靴頭上的線縫，於是他把光腿拿了去，埋在一個乾草堆裏。『我把牠們埋葬了。』要是我們那個時候知道了，我們一定會把他像一隻狗一樣的槍殺的。但是那時他的同伴替他隱瞞了。後來我問他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他說。『我不能夠用別的方法剝下這些靴子，腿子凍硬了，因此我就用我的刀砍了牠們下來。我是一個靴匠，我想着讓好好的靴子在地上爛掉，是很難受的。但是現在糟透了。』他繼續的說，『有時候我晚上醒來要求我的老婆讓我傍着牆頭睡，因為我怕睡在牀邊上……』唔，我的家到了。」拉古爾洛夫跨進院子，摸索着門閂。

第五章

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在一九一三年被召去服軍役。依照當時哥薩克服役的條件，他應當帶了自己的馬去。但是他沒有錢買馬，甚至於連一套哥薩克所必備的服裝也不能購置。從他死掉了的父親手裏他僅僅承繼了一柄插在又破又鏽的劍鞘裏的祖傳的劍。安德烈永遠不能忘記他的悲痛的屈辱。在區會上，老人們決定用哥薩克公會的公費遣送他；他們替他買了一匹廉價的紅色小馬，一副馬鞍，兩件大衣，兩條短褲，一雙靴子。『我們用公款遣送你，安德烈！』老人們告訴他。『你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好處；不要辱沒了我們這一區，忠心誠意的替沙皇服務罷。』

但是富裕的哥薩克的兒子們騎着柯洛爾柯夫斯基養馬場的良馬，或是普洛威爾斯基馬場的純血的種馬，配着貴重的馬鞍，鑲銀的馬勒和嶄新的制服，在聯隊的賽馬中誇耀。村會收管了安德烈的土地，在他爲着保護人家的財產和舒適的生活在戰線上輾轉的幾年中，土地被租了出去。安德烈在戰爭中得到了三個聖喬治十字勳章，他把那特別的賞賜寄回家去給他的妻子。

和母親。老太婆和她的媳婦就靠著這個來過活，而且靠着這個，安德烈給了他那在含淚的暮年的母親一種遲暮的安適。

戰爭快要停止的時候，安德烈的妻，在秋天替人家打了穀，蓄積了可以跑到前線去看她丈夫的充分的錢。在前線她過了幾天寶貴的日子（安德烈所服務的頓區哥薩克第十一聯隊正在後方休息），她睡在她丈夫的手臂裏。夜晚像夏天的電光一樣的閃過了。但是爲了一種短促的犯罪，爲了那女人的渴望着的幸福的滿足，需要很多的時間嗎？她帶着閃耀的眼睛回來了，到了時候，沒有叫喚或眼淚，差不多偶然的，在耕種的季節中，她生了一個和安德烈一模一樣的小孩。

一九一八年，拉茲米推洛夫請了一個短假回到格內米雅其村來。他在村裏沒有住很久；他剛剛修好了那架正在朽壞的木犁，在小屋頂上換了新椽，耕好了兩公頃田地，於是一天，他逗着他的小兒玩了一整天，讓他跨在他的有一股軍隊生活氣味的短頸上，在廚房裏跑着歡笑。但是他的老婆看到了他的明亮的，常常好像憤怒的眼睛的角上，停着眼淚，於是她的臉色蒼白了，「你又要走了嗎，安德烈？」她問。「是的，明天，替我預備一點食物吧。」他回答。

第二天，他，瑪加爾·拉古爾洛夫，亞塔曼聯隊裏的羅比西金，鐵推克·波羅丁和村裏其他八個在前線的哥薩克，在他的家的外面集合。他們的雜色的鞍馬，馱着他們從風車那邊馳去了，被那釘着薄薄的蹄鐵的馬蹄揚起來的春天的輕塵，在馬道上飛舞了很久。

那一天，在格內米雅其村上面，在春水氾濫的田野上面，在草原上，在那橫亘南北整個的青色的大地上。一羣羣黑翼的野鴨和野雁，沒有叫，也沒有聲音的，匆匆的飛過。

在卡曼斯卡，安德烈和他的同伴們分別了。他加入了伏羅希洛夫的一個分隊，向莫洛佐夫斯基和查利金進發，而瑪加爾，拉古爾洛夫，羅比西金和其他的人到了福洛內茲。約莫三個月以後，安德烈在格利華耶莫茲卡被一個炸彈的碎片微微的炸傷了，在裏傷處偶然碰到了一個同村的人，知道在波特德推可夫聯隊潰敗以後，白黨哥薩克，安德烈的格內米雅其村的隣人們，爲了報復他的加入紅軍，殘酷的戲弄了他的老婆。全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而伊美多其亞忍受不了這種可怕的羞恥，她自殺了。

……是十二月的一個寒天。在格內米雅其村，小舍，側屋，柔枝編造的籬笆和樹木，都結了一層白色的寒霜。戰爭正在遠遠的小山那面進行着。哥善西溪可夫將軍的大炮發出隱約的震響。近黃昏的時候，安德烈騎着渾身是汗的馬，跑進了村莊。一直到今

天，他還記得，他只要閉上他的眼睛，熱情的記憶的奔流，就會湧着回到過去……耳門軋拉的響了，安德烈喘息着，挽着馬韁，引了他的疲倦的顛蹶的馬，走進院子。他的母親光着頭，跑到門口。

呵，她的聲音裏面的哀傷的眼淚，是怎樣的刺着安德烈的耳朵！

「呵，我的兒子！我的寶貝！她那雙可愛的明亮的眼睛閉住了……！」

拉茲米推洛夫像是跨進了一個生疏人家的院子，他把馬韁挽在階台的欄杆上，走進了小屋。他用那深陷的，好像死人一樣的眼睛，環視着空的廚房，凝視着空的搖籃。

「小孩子在哪裏？」他問。

用她的圍裙掩了她的臉，搖搖她那生着稀疏的白髮的頭，她容易才回答出來。

「我沒有救活小人，」她告訴他。「丹尼亞死了以後一個禮拜，他就死了……患驚風症。」

「不要哭了……那是要歸我做的，要是我能找到眼淚的話，誰強姦了埃芙多基亞？」

「安尼基·德夫耶特金把她拖到打穀場……他用鞭子抽開了我，還叫了另外幾個人去。她的小小的白臂膊，通通被他們用劍鞘打傷了，她進來的時候，滿身青紫了……祇有眼睛……！」

「他現在在家嗎？」

「他和白黨一道逃走了。」

「他有什麼親人在家嗎？」

「他的老婆和他的父親。安德烈不要殺他們！他們是不能抵別人的罪的。」

「你在教訓我麼？」安德烈動怒了，而且他的憤怒窒息了他。他撕開他的大衣的鈕扣和他的緊身襯衫的扣子。他的裸露的多骨的胸脯緊緊的貼在鐵水缸上，他喝了水，牙齒咬着缸邊。於是他站起來，沒有抬起他的眼睛，問道：

「媽！她死以前留了什麼話給我？」

他的母親走到角落裏，從神像的後面掏出一張褪色的紙頭。他的老婆的遺囑像是用她自己的聲音在向他說話：

「我的親愛的安德烈！他們糟塌了我，詛咒他們！他們嘲弄了我，和我對你的愛！我不能再看見你了，我不要再看見第二天。我的良心不讓我活着，忍受着污穢的疾病。我的安德烈，我的親愛的！這許多晚上我都沒有睡着，我的眼淚流濕了我的枕頭。我記得我們的愛，我到來世也會記得的。我祇有一個遺憾：記着孩子和你，而我們共同的生活，我們的愛，是這樣的短促。要是你再要一個的話爲了上帝的愛，讓她可憐我們的小人罷。而且你也要可憐他，我的孤兒。叫媽媽把我的襯衫，披肩和短上衣給我的妹妹。她要做新娘了；她需要這些……」

安德烈暴怒的馳到了德夫耶特金的農場，下了馬，把他的劍拔出了鞘，衝進門口。安尼基·德夫耶特金的父親，一個高高的，白髮老頭子，看見他來了的時候，他在自己身上劃了十字，跪在神像的下面。

「安德烈·斯推潘尼支」當他匍匐在安德烈的腳邊的時候，他祇叫了這樣一句，沒有說其他的話，也沒有從地板上拾起他的淺紅色的禿光的頭來。

「你要替你的兒子抵罪！向你的上帝，你的十字架禱告吧！」安德烈叫着，用他的左手拖住老頭子的白色鬍鬚，於是他踢開門，嘩然的把德夫耶特金拖到門口。老太婆昏倒在火爐的旁邊，但是他們的媳婦，安尼基的老婆，把孩子們（他們一共是六個）聚集在一堆，哀泣的跑到門口。安德烈，像死人的經了風吹雨打的骸骨一樣的蒼白，他的身體兩邊搖蕩，而且已經把他的劍舉在老頭子的頸上。但是那時候，蹙着鼻涕的，亂叫亂嚷的，哭哭啼啼的小孩們都撲在他的腳上。

「把他們通通殺了吧！他們都是安尼基的小孩殺了我吧！」他們的母親哭泣的叫着，走近安德烈，解開她的粉紅色的罩衫，她的枯萎的乳房，好像養育過無數小狗的母狗的乳房一樣，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纏在他的腳邊，他退下來，兇猛的環顧着，把他的劍插進了劍鞘，就是在平地上，他也顛蹶欲倒的走到了他的馬旁邊。老頭子一直跟他走到耳門口，帶着歡喜和剛剛過去的恐怖哭泣着，竭力想繼續的伏在他的腳邊，吻他的鞍轡，但是安德烈輕蔑的蹙着眉，抽開了他的腳，啞聲的說：

「你的運氣好……孩子們……」

有三天，他留在家裏，麻木，哭泣，喝酒。第二天晚上，他把埃芙多基亞在那裏面吊死的那間小屋放火燒了，到第四天，他面孔浮腫而又蒼白的，靜靜的和他的母親告了別。當她把他的頭緊緊的偎在她胸上的時候，她看到了她的兒子的亞麻色的蓬鬆的頭

髮裏的最初的白髮。

兩年以後，安德烈從波蘭前線回到了家裏。另外又有一年的光景，他同一個糧食徵收隊在頓河上流的區域裏漂流着，以後他又種田了。他默默的不理會他的母親要他另外討一個老婆的勸告。可是有一天，她固執的要他給她一個回答。

「結婚吧，安德烈！」她說。「我再也沒有拿起鍋子的力量了。隨便什麼姑娘都想嫁你。我們準備和哪一個議婚呢？」

「我不打算結婚，媽，不要老說這事情吧！」

「又是這樣的老話！看看你吧，你的頭髮裏已經露出了白霜。你要到什麼時候才想結婚呢，要等到你的頭髮全白了的時候嗎？你不大注意你的母親，但是，我想，我要抱抱孫兒了。我收集了兩隻羊的羊毛，準備替小孩織襪子。替他們洗衣和洗浴是我的事。我現在擠牛奶都覺得很困難了，我的指頭不大聽話了。」她的聲音裏有一種哭泣的音調。「我生了一個怎樣悖逆的孩子呀？執拗着，噓着鼻子！你不能說話嗎？你這魔鬼！」

安德烈拿起他的帽子，一聲不響的走出了小屋。但是老太婆總不會平息；她和鄰人們談話，耳語，商量……

「埃芙多基亞死了以後，我不想再娶什麼人進屋。」安德烈頑固的堅持着。於是，他的母親的憤怒移到了她的死去了的媳婦身上。

「那條蛇蠱惑了他。」她告訴她在那通到牧場去的路上或傍晚在院子外面閑坐時碰到的老女人們，「她自己吊死了，現在她又把他的生命吸去了。他不要另外討女人。那對於我是容易的事嗎？噢，親愛的！我看見別的女人的孫子的時候，我忍不住我的眼淚，而且覺得可羞。想着：『別的老太婆都有快樂和安慰，祇有我好像蹲在洞裏的土撥鼠一樣的孤獨。』」

就在那一年，安德烈和在羅華卡斯基附近被殺的密哈伊爾·波耶可夫伍長的寡婦瑪利娜相好了。那年秋天，她已經過了四十歲，但是她的豐滿的，強壯的身體和微黑的容貌上，依舊存留着「一種漠然的草原的美麗。」

十月，安德烈花了一天的工夫替她的小屋用燈蕊草修葺屋頂。到晚上，她請他走進她的小屋，敏捷的擺好餐桌，把一盆湯放在他的前面，拿了一條清潔的，繡花的手巾蓋在他的膝頭上，於是自己坐在他的對面，她的有着高高的顴骨的臉龐托在她的手掌裏。安德烈偷偷的斜眼看了看她那束着光澤的黑色髮結的驕傲的頭。她的頭髮很濃密，而且好像馬的鬃毛一樣的粗硬，却帶

着小孩子一樣的騷亂和柔美，鬢曲的圍繞着她的小小的耳朵。她細着她一隻長長的，微斜的黑眼睛，看着安德烈。

「你再要添點嗎？」她問他。

「隨你的意吧。」安德烈同意，用他的手掌抹了抹他的金色的鬚鬚。他正要重新開始喝湯的時候，瑪利娜坐在他的對面，用一種獸性的慎重而又期待的注視，凝望着他，但是安德烈偶然的看到了她一條小小的青筋在她的豐滿的頸上猛烈的跳動，不知爲某種緣故，他吃驚了。於是放下了他的湯匙。

「你怎麼的？」她驚訝的揚起她那兩道黑黑的羽翼樣的眉毛。

「我够了。謝謝你。我明天早晨很早就來，來蓋完這屋頂。」

瑪利娜繞過餐桌。在一個微笑裏，她慢慢的露出了她的整齊的牙齒，把她那巨大的，柔軟的胸懷緊緊的貼着他，小聲的問道：

「但是也許你願意和我過夜吧？」

「我可以。」吃驚的安德烈，不能够找出別的話來說。得到他的這個拙劣的回答，瑪利娜深鞠了一躬。

「這樣，我要謝謝你了，恩！你對於一個可憐的寡婦，表露着這樣的關心……而我，是有罪的，很怕你會不答應。」她敏捷的吹熄了燭心，點成了一個小槽的蠟燭，在黑暗裏，理好了牀，門好外面的門。她的聲音帶着一種輕蔑和差不多很難被人覺到的懊惱說：

「你身體裏沒有一滴哥薩克的血，你是坦波夫（在中部俄羅斯——譯註）的補鍋匠製造出來的。」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安德烈生氣了，甚至於停止了脫他的長靴。

「這是真的，你和其他的人一樣。看你的眼睛，你是夠有氣概的，但是要你去要求女人一點什麼東西，你却太膽怯了。虧你還在打仗的時候，得了十字勳章！當她解開髮髻，把髮針啣在牙齒中間的時候，她說話更不清楚了。『你記得我的密茜卡嗎？他比我矮點。你和我一樣高；但是他矮一點點。唔，我愛他，是爲了他的膽大。在酒店裏，就是他的鼻子被打得滿是鮮血，他也不肯對那最有力的人屈服；他是再也不肯認輸的，也許那就是死的道理吧。他知道我爲什麼愛他。』她的聲音帶着驕傲的收束說。

安德烈想起了瑪利娜的丈夫的同伴，同時也是他的死的目擊者的村裏的哥薩克所說的他的故事。他出去偵察的時候，他

指揮他的部隊進攻一個人數有他的部隊兩倍多的紅軍哨隊。哨隊用劉易士槍擊敗了他們，在追趕的當中，四個哥薩克被打下了馬鞍，而且把密哈伊爾·波耶可夫從其他伙伴衝開，而且打算追捕他，他彈無虛發的射殺了三個追他的紅軍兵士，他使他的馬騰空的跳躍着去躲避槍彈，（他是他的聯隊裏最巧藝的騎者。）他本來可以逃掉的，但是馬的一隻蹄子踏進了一個洞裏，倒下来的時候，壓斷了他的主人的腿，這就是那位饒勇的伍長的末路。

想起了這個故事的時候，安德烈微笑了。

瑪利娜呼吸艱難的躺着。她的肉體緊緊的貼着安德烈。約莫半個鐘頭以後，她又繼續着他們中止了的談話，小聲的說：

「我愛密西卡，是爲了他的勇敢……但是，我愛你……簡直沒有理由。」她把她那小小的發燒的耳朵緊緊貼在安德烈的胸上。薄暗裏在他看來，她的眼睛好像是一匹難於駕馭的野馬的眼睛一樣的火熱和難制。快要天亮的時候，她問道：

「你明天要來蓋完這屋頂嗎？」

「是呀，當然要來的。」安德烈驚訝的回答。

「不要費神了吧。」

「爲什麼不？」

「你真是一個好葺屋匠。西奚卡老爹，比你會蓋得多。」她大笑着。「我是故意叫你來的。用別樣的方法，我怎麼可以叫你來呢？你實在是白費了我的錢，你蓋的屋都要重新蓋過。」

兩天以後，老西奚卡重新修葺那屋頂，他一面蓋，一面不絕的埋怨安德烈的糟糕的工作。

但是那次以後，安德烈每天晚上都去訪問瑪利娜。他覺得這個比自己大十歲的女人的愛是很甜蜜的。正像一個經了初霜的冬天的林間蕪菓一樣的甜蜜。

他們的關係很快就被村裏發見了，被人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接受着。安德烈的母親哭泣着，向她的鄰人們訴說：「這是丟臉的事，他竟和一個老太婆要好起來。」但是過了一些時候，她漸漸的安於這局面，不做聲了。和安德烈常常鬧着玩的一個隣舍的沒有出嫁的女兒，尼娜，很久的時候避免見他的面。但是有一天，歡樂的時候，他在一條田野間的小路上碰到了她，她臉色蒼白

了。

「唔，一個老太婆駕御了你嗎？」她問他。她的顫動的嘴唇上浮着微笑，而且沒有打算掩飾她那睫毛下面閃爍着的眼淚。

「我現在連透一口氣的時間也沒有！」他竭力想說笑話。

「你不能找一個年輕一點的嗎？」當她走過身去的時候，她這樣的問。

「但是看看我自己怎樣了？」他說着，脫下他的帽子，用他那戴手套的手，指着他的斑白的頭髮。

「可是我，我這傻瓜，愛你呀，你這老獵狗，唔，那末，少陪了。」她嫌惡的，高高的昂起她的頭，走了。

瑪加爾·拉古爾洛夫簡單告訴他說：「我不贊成你的這事，安德烈。她會使你變成一個伍長和一個小財主。可是，你不要生氣；你知道，我是在開玩笑；你可以懂得，你不嗎？」

「正式和她結了婚吧。」他的母親有一次帶着極大的寬容說，「讓她來做我的媳婦。」

「那不行，」安德烈推諉的回答她。

瑪利娜好像年輕了二十歲。在晚上，她的微斜的眼睛，壓抑的閃耀着光輝，在晚上她會着安德烈，用男性的氣力擁抱着他；而且一直到天明，鮮豔的櫻桃一樣的紅暈，從不離開她那顴骨很高的微黑的臉頰。她的少女時代，好像回來了。她用彩色的絲絹替安德烈繡了煙袋。熱心的注意他的每個動作，諂媚他。於是，嫉妬和怕失掉了他的恐怖，帶着可怕的力量，在她的心裏覺醒了。她開始出席會議，但她不過是去看他是不是和年輕的女人調笑戲謔，或者是不是在看任何女人。最初他被這種料想不到的監視壓迫着，他罵她，有幾次甚至於打她；但是後來，他也慣了，而且，這樣的事，是諂媚了他的男性的自尊心。爲了取悅他，她把她的丈夫的一切衣服都給了他。而以前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傢伙的安德烈，接受了這個承繼權一點也不覺得害羞，他穿着伍長的布褲，穿着那衣袖和領子顯然是太短，太緊了的襯衫，在村裏大模大樣的走着。

他幫助瑪利娜種田，而且打了一天獵以後，常常給她帶回一隻野兔或者一對鷓鴣。但是瑪利娜從來不濫用她對於他的威力，而且並不奪去他的母親的一份，雖然她對於她是暗暗的懷了敵意的。

談到種田，她自己很可以管理農場，而且可以毫不吃力的不用男性的幫助。安德烈有時看着她用一把乾草叉舉起百來磅重的一捆用淡紅色的籐蔓束成的小麥，或者坐在一架刈禾機上，從那軋拉的響着的機翼下拋出一行一行的滿結着實的大麥，他感到暗暗的滿意。她有一種男性的敏捷和力量。她甚至於用男性的方式駕馬，用她的腳踏着馬軛的邊緣，而且，祇一拉，就要把皮帶拉緊。

一年年的過去，安德烈對於瑪利娜的感情變得根深蒂固而且不變了。有時他想起他的前妻，但是回憶不再伴着以前那種刀割的痛苦了。有一次，當他偶然碰到亡命法國的安尼基·德夫耶特金的大兒子的時候，安德烈臉色變得蒼白了，這兒子的相貌和他的父親是這樣的相像。但是後來他的憤怒，在工作中，在掙取麵包的鬥爭中，在他的日常的煩惱中銷解了；而那種隱隱的，無止息的痛苦，好像他有時在前額的傷疤上（這是一位匈牙利軍官的指揮刀給他留下的紀念）所感到的痛苦一樣，完全被他擺脫了。

貧農會議以後，安德烈一直來到了瑪利娜那裏。等待他的時候，她在紡羊毛。紡車在又低又小的，熱度很高的房間裏發出使人要睡的嗡嗡的聲音。拉茲米推洛夫進來的時候，一隻玩皮的鬃毛的小羊用牠的小蹄子很響的在泥地上蹴踢着，心想跳到牀上去。

安德烈不耐煩的皺着眉說：

「不要紡了吧！」

瑪利娜從踏板上移開了她那穿着尖頭高跟鞋的腳，放肆的伸了個懶腰，弓起她那條馬的臀部一樣寬的背脊。

「會議上有什麼事？」她問。

「我們明天要開始驅逐富農了。」

「真的麼？」

「所有到會的貧農都加入了集體農場。」

安德烈沒有脫掉他的短衣，躺在牀上，把那像一小束溫暖的羊毛一樣的小山羊捉到手裏。

「你明天把你的志願書拿去。」他加着說。

「什麼志願書？」瑪利娜驚奇的問。

「加入集體農場的志願書。」

她猛烈的把紡車從她的身邊推到火爐邊，咆哮起來了：

「你瘋了嗎？那對我有什麼好處？」

「讓我們不要爭論這件事吧，瑪利娜。你一定得加入農場。要不然，他們會說我要別人加入，却把我的瑪利娜除開。我的良心會責罵我。」

「我不加入。隨便你說什麼，我都不加入。」她從牀邊走過，她的汗熱的身體的氣味包圍着他。

「唔，這樣，我們要分手了。」

「威脅！」

「我不是威脅你，但是我只能這樣做。」

「唔，那末聽你便吧！我把我一隻母牛給他們，我能得到什麼？而以後你會來問我要吃的啦。」

「牛奶是要公有的。」

「說不定女人也要公有吧？這就是你想來威脅我的道理嗎？」

「我可以給你一頓痛打，但是我不高興這樣。」安德烈說。他把小羊拋在地上，伸手取了他的帽子，把他的羊毛圍巾纏在他的頸子上，好像這是一個絞刑吏的繩套一般。

「每一個鬼東西都需要說服，拜請就是瑪利娜也準備抵抗。明天的大會會要發生什麼事情呢？如果我們迫得他們太緊了，他們會攻擊我們哩。」他憤怒的思索着，跨過果園，走向他自己的小屋去。

他很久睡不着，只是翻來覆去，聽着他的母親兩次起來去看麵團。一隻十分騷擾的雄雞在雞籠裏叫。安德烈不安的想着明

天，想着現在已經在完全改造的前夜的整個村莊的農業。他擔心達維多夫，他想他是一個冷淡無情的傢伙，會由於某種不謹慎的步驟嚇得中農離開集體農場。但是隨後他想起了他那矮胖的，結實的身體，他的緊張的，線條擠做一塊的，兩頰下邊有着粗的皺紋的面孔，幽默的聰明的眼睛；他想起了羅比西金在會議上發言的時候，達維多夫是怎樣在拉古爾洛夫的背後偏過來，把他那缺了牙齒的口裏發出來的清冽的，苦酒的氣味噴到他的臉上，說着：「那個赤色遊擊隊是一個粗暴的人物，但是你們忽視了，你們沒有管束他，事實如此！我們應當鍛鍊他！」想起這個，他才快活了一些，決定道：「不，他不會使我們陷入難境的，瑪加爾是需要駕駛的人。興奮起來的時候，他很容易做出糟糕的事來。他鬆了他的韁繩，就制止不住車子了……制止不住什麼？車子……什麼車子？瑪加爾……鐵推克……明天……」睡眠不知不覺的攔住了他，奪去了他的意識。他睡着了，微笑慢慢的從他臉上消逝了，像一滴露珠從葉脈上落下了一樣。

第六章

當第二天早晨九點鐘光景，達維多夫來到村蘇維埃的時候，他看見已經有十四個格內米雅其的貧農集合在那裏了。「我們等了很久，從太陽一出就等起。」羅比西金微笑着，一面把達維多夫的手緊握在他自己的健康的手掌裏。

「我們很急呢，」老西奚卡說明着。

西奚卡是那位穿着女人的白羊皮衣的老人，他在達維多夫初到的晚上在蘇維埃的院子裏曾經和他開過玩笑的。從那時起，他認為自己是達維多夫的老朋友，於是和旁人不同，他用了一種友誼的親暱的口調和他說話。就是剛才在達維多夫來到蘇維埃以前，他還在說：「我和達維多夫議決了，因此就得這麼辦。兩天以前，他和我長長的談了一次話，不錯，我們有時也開開玩笑，但是我們認真的談過一次，而且主要的是討論我們怎樣組織集體農場的事。他少許有點愛開玩笑，像我自己一樣。」

達維多夫由白羊皮衣認出了西奚卡，而且，不知不覺的，用下面的話嚴重的觸犯了他：

「是你，老伯伯，現在你知道了！兩天以前你聽到我是來做什麼的時候，你很煩惱，而現在你已經是一位集體農場的農民了！」

了不得哩！

「那時候我沒有時間留在那裏，所以我走開了。」西奚卡慢慢的離開達維多夫身旁的時候，這樣含糊的說了。

他們決定分做兩組，去把富農逐出他們的農場。第一組到村莊的上頭去，第二組到村莊的下頭。但是當達維多夫提議拉古爾洛夫做第一組的指揮者的時候，瑪加爾斷然的拒絕了。他被那隨着起來的交換着的眼色，困惱了，於是把達維多夫叫到一邊。

「你爲什麼辭掉你的職務？」達維多夫冷淡的問他。

「我寧可同第二組到村莊的下邊去。」瑪加爾回答。

「這有什麼分別？」

瑪加爾咬着他的嘴唇，在回轉身去的時候說道：

「我本不想說……但是你總會知道的！我的老婆和富農弗羅爾·且瑪斯可夫的兒子鐵摩菲有關係。我不要到那裏去，如果我去的話，將來一定會有許多的話講。我同第二組去，讓拉茲米推洛夫同第一組去。」

「噢，兄弟，怕別人講話！但是我不勉強。和我一道到第二組去吧。」達維多夫回答。

突然他想起了那天早晨拉古爾洛夫的老婆拿早飯他吃的時候，他看見她的眉毛上面有一個舊的青黃色的傷痕。蹙着眉頭，好像有一小束乾草夾在他的領子裏一樣的扭動他的頸項，他問道：

「她那個傷痕是你給她的麼？你打了她麼？」

「不，我沒有。」

「那末，誰打了她？」

「他打了她。」

「是的，但是『他』是誰呢？」

「還不是鐵摩菲，弗羅爾的兒子。」

在困惑中，達維多夫沉默了一些時候，隨後他憤怒的回答：

「哦，唔，見鬼！我不懂。走吧。這個我們以後再說吧。」

拉古爾洛夫，達維多夫，羅比西金，西奚卡老爹和另外三個哥薩克一道離開了村蘇維埃。

「我們從哪裏開始？」達維多夫問，沒有看拉茲米推洛夫。在他們的談話以後，兩個人都感到有些尷尬。

「從鐵推克開始罷。」瑪加爾回答。

他們默不做聲的沿着街道走去。女人們從窗口好奇的望着他們。幾個孩子開始跟在他們背後，但是羅比西金從柔枝編造的籬笆上抽出了一根枯條，機敏的孩子們就落在後面去了。當他們走近鐵推克的房子的時候，拉古爾洛夫並不特別對任何人的說道：

「這所房子可以做集體農場的事務所。很大。披屋可以做農場的馬廄。」

房子的確很大。鐵推克是在一九二二年飢饉的年頭，在鄰近的丟卜耶斯科村用一頭牛乳已經乾竭的母牛和三普特麥粉掉換得來的。這屋子以前的主人全家都死了，因此沒有剩下一個人到後來去控告鐵推克的刻薄的交易。他把這房子移到了格內米雅，其做了一個新屋頂，添造了一些木板披屋和一間馬廄，於是永遠安下家來了。從那塗着赭色的簷板上，一個設計精巧的舊式斯拉夫文的銘刻俯視着街道：

「T·K·波羅丁，基督紀元一九二三年。」

達維多夫好奇的四面看了看這房子。拉古爾洛夫最先走進耳門。聽到門門的聲音，一條繫着鎖鏈的，毛色像狼樣的，碩大的狗從穀倉下面衝了出來。牠一聲不響的奔向他們，用後腳站着，露出牠那軟毛的白色的肚皮，於是，被牠的頸環勒得氣息窒塞了，開始低吠起來。牠跳到前面，幾度翻轉身子，想掙斷牠的鎖鏈。但是鐵太牢了，因此牠向馬廄衝去，使鎖鏈碰着那直伸到馬廄門邊的一根鐵絲，叮噠的發響。

「讓那東西繫牢你，使你跑不開。」老西奚卡喃喃的說，膽怯的斜着眼睛注意那畜生，緊緊的靠着圍牆走，以防意外。

他們一塊兒走進了廚房。鐵推克的老婆，一個瘦長的女人，正在讓一條小牛在水盆裏喝水。她用一種含怒的懷疑的眼光，審察這些意外的來客。回答他們的問候，她含糊的講着有點像這樣的話：「你們到底是來幹嗎的？」

「鐵推克在家嗎？」拉古爾洛夫問。

「不在家。」

「那末，他在哪裏？」

「我不知道。」她黑聲的回答。

「你知道我們是來做什麼的！我們……」老西奚卡謎樣的開始說，但是拉古爾洛夫這樣兇狠的對他滾動着眼睛，使老頭子癡癡的吞着口水，咳了一聲，坐在長凳上，用一種自尊自大的姿勢敞開他那件沒有硝過的白色羊皮衣。

「馬在馬廄裏嗎？」拉古爾洛夫問，好像他並沒有注意到那不客氣的接待一樣。

「是的。」

「公牛呢？」

「沒有在，你要幹什麼？」

「我們不能夠和你……」西奚卡又開口說話了。但是這一次羅比西金走到門邊，抓住他的羊皮衣的邊緣，他猛烈的把他拖到門廊上，因此，老人沒有能夠說完那句話。

「那末公牛在哪裏呢？」拉古爾洛夫繼續的問。

「鐵推克趕牠們上什麼地方去了呢？」

「上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剛對你說過我不知道。」

拉古爾洛夫對達維多夫使了個眼色，走了出去。從西奚卡身邊走過的時候，他把他的拳頭舉得齊着這老人的鬍子，勸告他：「沒有要你說話的時候，你可別開口！」轉向達維多夫，他說：「事情不好！我們得找出他把公牛帶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怕他把牠們賣掉。」

「那末我們就不要牛……」

「什麼？」拉古爾洛夫驚訝的叫道：「他的牛是村裏最好的牛，你攀不到牠們的角尖，牠們有這麼高大。我們不能讓牠們走了！我們要去尋找鐵推克和牛。」

他和羅比西金小聲的商量了一下，於是他們走到關家畜的院子去，經過披屋，直向打穀場走去。大約五分鐘以後，羅比西金拿着一根木棒，把那條狗趕到了穀倉下面。於是拉古爾洛夫從馬廄裏牽出一匹高大的灰色馬，給牠套上轡頭，抓住牠的鬃毛，跳上牠的光背。

「你幹什麼，瑪加爾，不得到人家的許可就用人家的東西？」女主人跑到門口，兩臂撐着腰，大聲的叫：「我的丈夫回來的時候，我要告訴他，他會和你算賬的！」

「不要叫，要是他在這裏，我倒要和他算賬。達維多夫同志，到這裏來，可以嗎？」

被拉古爾洛夫的舉動弄得完全困惑了，達維多夫走到了他的旁邊。

「從打穀場到大路有許多新的牛脚印，」拉古爾洛夫指點着。「顯然是鐵推克聽到了我們要來的風聲，他把牛趕去出賣了。所有的轡子都在披屋下面。那女人說，讓你們去處置哥奚多夫吧，我要騎馬到丟卜耶斯科去。他除了那裏再不能把牠們趕到別的地方去。折一根樹枝給我打馬吧。」

拉古爾洛夫橫過打穀場，一直朝大路馳去。一陣白色的灰塵在他後面揚起，隨即在耀目的光輝和透明的銀色裏慢慢的落到了籬笆和小樹上。牛脚印和牠們旁邊的馬的蹄痕一直延續到大路，於是消失了。拉古爾洛夫朝着丟卜耶斯科大約馳跑了兩百碼。他走着的時候，看見淺淺的積雪之上有這同樣的脚印和牛糞的微點，於是相信自己沒有走錯方向，繼續的向前馳去。他這樣剛剛跑了一俄里半，脚印突然在雪堆裏消失了。他敏捷的掉轉馬頭馳去，注意的察看馬蹄是不是被雪掩沒了。但是雪堆是原封不動的，而且是處女一樣的潔白。在雪底他可以看見喜鵲的十字叉脚印。他咒罵着，緩步的馳轉去，向四面瞭望。他很快的又尋到了脚印，而且發見牛是恰在一片牧場那裏離開大路的，因為馬跑得很快，他忽略了這個轉彎處。他立刻看出了鐵推克是橫過小山，向華意斯科華意村走去的。「樣子好像是到一個朋友家去，」當他勒着馬，追躡着脚印的時候，他想。在小山的那邊，靠近一個深谷，他看見雪上有牛糞，於是停住了馬。糞是新的，祇有一層新凝結的薄薄的冰片蒙在上面。拉古爾洛夫觸了觸他的羊皮

短衣的口袋裏的手槍的冰冷的柄。他緩步的走進了深谷。他再走了半俄里，這才看見就在近邊，在禿了的橡林那面，有一個騎者和兩條牛。騎者在牛身上揮着牛鞭，而且低低的伏在馬鞍上。煙草的青煙，浮過他的肩頭，流向拉古爾洛夫，消散了。

「回轉來！追的人叫。」

鐵推克勒住了他的嘶着的母馬，回頭望着，吐出了他的香煙，慢慢的走到牛的前面，平靜的說：

「什麼事情？呃，停住！」

拉古爾洛夫的馳上前來。鐵推克用一個長長的凝視迎着他。

「你到什麼地方去？」瑪加爾質問他。

「我想去賣掉這牛，瑪加爾。我不想瞞事實。」鐵推克用他的手醒着鼻涕，慎重的用他的手套揩拭他的蒙古人樣的下垂着的紅色鬍鬚。兩個人都沒有下馬，面對面站着。他們的馬粗魯的互相噴着氣。拉古爾洛夫的被風吹壞了的臉變得奮激而又憤怒了。鐵推克外表是沉着平靜的。

「把牛牽轉來趕回家去！」拉古爾洛夫退到一邊，命令道。

鐵推克躊躇了一會，他坐在馬上用手指弄着韁繩，他的頭昏昏要睡的垂下，他的眼睛半閉着，穿着手製的上衣，頭巾蒙在他的有着耳罩的破帽上，他好像是一隻沉睡的鷹。「要是他的上衣下面藏着什麼東西的話，他馬上就會解開衣上的鈎子的。」拉古爾洛夫想着，眼睛沒有離開站着不動的鐵推克。但是好像他覺醒了一樣，鐵推克揮着牛鞭。牛回到了有着自己的足跡的路。

「你們要沒收一切嗎？你們要把我當富農看待，消滅我嗎？」鐵推克經過了長長的沉默之後這樣的問，從那垂到他的前額的頭巾下面，他的淺藍色的眼白對拉古爾洛夫閃耀着。

「你得意够了！我要把你像被捕的蛇一樣趕回去！」拉古爾洛夫叫着，再也忍耐不住了。

鐵推克毛髮豎立起來。在他們走到小山以前，他一直沉默着。終於他問：

「你們打算把我怎樣？」

「我們要把你送出區去。你上衣裏面突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槍。」鐵推克斜眼望着拉古爾洛夫，敞開了他的上衣。一枝鎗身鋸短了的來福槍的粗粗刨平的柄，看上去像一塊白色的大腿骨一樣。

「拿過來！」瑪加爾伸出他的手。但是鐵推克鎮靜的把他的手推開。

「我不給！」他說，微笑的，從他的垂着的鬍鬚下面露出他的煙薰壞了的黑色牙齒。他用那雪貂一樣銳利的，但很快樂的眼睛注視着拉古爾洛夫。「我不給！你要沒收我的財產，連我最後的來福槍也要拿去麼？一個富農總有一枝槍，他們在報上這樣說的。他一定有一枝槍。也許我要用牠來賺每天的麵包，你不這樣想麼？農村通訊員會發見我……」他大笑着，搖搖他的頭，沒有把他的兩手從鞍頭上移開，而拉古爾洛夫也就沒有勉強他繳槍了。「我們到了村裏的時候我再收拾你！」他心裏決定了。

「我希望你問問自己，他爲什麼要帶槍？」鐵推克繼續的說。「真該死！我是從烏克蘭暴動的時候把槍帶回來，就有了槍的，你記得嗎？唔，牠擺在那裏，鏽了。我把牠擦擦乾淨，上了油，想着對付一隻野獸或是一個壞人，牠也許有用。而昨天，我知道你們打算收拾富農。不過我沒有聽到你們今天就着手，要不然我昨晚就趕着牛走了……」

「誰告訴你的？」

「我知道你要問的！遍地都是謠言。是的，在晚上我和我的老婆商量過，決定把牛寄到一個穩當的人手裏。我帶了槍走，原是想把牠埋在草原裏，這樣就不會被你們在院子裏找到了；後來我覺得可惜，後來你來了！而我的指頭是怎樣的癢呵！」他活潑的談着，他的眼睛幽默的閃動，他一面使他的母馬的胸擦着拉古爾洛夫的馬。

「你以後可以開玩笑，鐵推克！但是現在你最好認真點。」

「哈！現在正是我開玩笑的時候。我替自己掙到了一種安適的生活，我保衛了正直的政府，而現在牠要扼住我的喉管！」鐵推克的聲音突然停頓了。從那時起，他沒有再說什麼話，祇是故意抑制他的馬，竭力想讓瑪加爾走在他的前面至少有半馬身遠。但是瑪加爾也懷着戒心的躊躇不進。牛走到他們很遠的前面去了。

「快點走，快點走！」拉古爾洛夫說，緊張的望着鐵推克，握着他的口袋裏面的手槍。對於鐵推克他太熟悉，他比什麼人都更熟悉他。「不要落在後面，要是你在想開槍的話，你是不會有機會的。」

「你太膽小了。」鐵推克微笑着，於是，用牛繩鞭着他的馬，他跑到了前面。

第七章

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和他那一組走到弗羅爾·且瑪斯可夫的小屋的時候，他們一家人正在吃午飯。桌邊坐着弗羅爾自己，一個有一小束楔形鬍鬚和一個破裂的左鼻孔（做小孩子的時候，他從蘋果樹上跌了下來，跌破了他的面相，這使得他得到了「破裂」這樣個渾名）的，短小的，生病的老人，他的老婆，一個肥胖的莊嚴的老婦人，他的兒子鐵摩菲，一個約莫二十二歲的少年，和他的女兒，一個可以出嫁了的少女。

像他母親一樣莊嚴而又俊俏的鐵摩菲，從桌邊站了起來。用一塊布揩了揩他那年青的，柔軟的鬍鬚下面的鮮麗的紅唇，他細着他的傲慢的，突出的眼睛，於是，用着村裏最優秀的手風琴奏者和討女孩子歡喜的人的那種靈活的姿勢，招着手。

「進來請坐，我的親愛的政府官員！」他邀請着他們。

「我們沒有工夫坐！」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回答，從他的文件包裹掏出一張紙來。「貧農會議議決將你逐出你的屋子，弗羅爾·且瑪斯可夫，而且沒收你的一切財產和家畜。因此吃完你們的飯，就遷出屋子罷。我們要馬上編一個財產目錄。」

「這是爲的什麼？」弗羅爾擲下他的湯匙，站了起來。

「我們要把你當做一個富農階級消滅。」頓姆卡·烏莎可夫對他說明。

弗羅爾，他的結實的皮底靴靴咯吱的響，走進居室，拿出一張文書來。

「這是證明書，你自己在這上面簽了字的，拉茲米推洛夫。」

「什麼證明書？」

「我繳納了我的穀物稅的證明書。」

「穀物稅和這個沒有關係。」

「那末我要被逐出屋，我的財產要沒收是爲了什麼呢？」

「這是貧農決定的，我早告訴了你。」

「沒有允許這樣做的法律！」鐵靡菲銳聲叫出來。「你們合夥搶劫父親，我立刻騎馬上區委會去。馬鞍在哪裏？」

「如果你要到區委會去，你得走路。我不能讓你帶了一匹馬去。」安德烈坐在桌子邊緣上，拿出一枝鉛筆和紙頭來。弗羅爾的破裂的鼻子完全變青了，他的頭開始抖顫。他突然傾倒在他站着的地板上，好容易轉動了他那腫了的，黑尖的舌頭喃喃的說：

「畜生！畜生！搶劫殺人！」

「父親，爲了基督的緣故，起來！」女兒大哭，她兩手伸到她父親的腋下，竭力想扶起他來。

弗羅爾復原了，站了起來，躺在一張長椅上，漠然的聽着頓姆卡·烏莎洛夫和高高的，羞怯的密海爾·意格蘭頓洛克向拉茲米推洛夫念着：

「一張有白色圓球的鐵牀，一個羽毛臥褥，三個枕頭，和兩張木牀……」

「一個裝滿了陶器的食櫥。要我把陶器一一報出來嗎？這些倒霉的東西！」

「十二把椅子，一把有靠背的長長的靠手椅。一架三重手風琴。」

「我不准你拿去我的手風琴，」鐵靡菲叫着，從頓姆卡手裏把牠奪了過去。「放手，斜眼睛，要不然我打歪你的鼻子。」

「我要打得你連你的母親都不能够把你洗清楚。」頓姆卡嚴厲的回答。「老太婆，把大櫃的鑰匙拿來！」

「不要拿鑰匙給他們，媽媽。讓他們打破那些大櫃吧，要是他們有着這種權利的話。」

「我們有權利打破牠們嗎？」沉默的代米德突然這樣問了。他是大家都知道祇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說話的；其餘的時，他沉默的工作，在休暇日沉默的和聚在一起散步的旁哥薩克們一道吸煙，在會上沉默的坐着，而且慣於很少的回答問題，浮着一種自覺有罪的，哀愁的微笑。在代米德看來，這整個的廣闊的世界裏充滿了不必要的騷音。騷音充溢着人生，到晚上也不停息，妨礙他傾聽那寂靜，把那在秋天裏浸透着草原和森林的那種莊嚴的寂靜擾亂了。代米德不喜歡人類的喧嘩。他遠遠的住在村落的盡頭，辛勤的工作，他是全區的最強壯的人。但是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命運使他的生活滿是不幸的傷痕，把他當做繼子

一樣的欺侮。他在弗羅爾·且瑪斯可夫那裏做了五年長工，後來他結了婚，開始自耕自種了。他的農莊還沒有建築完成，就被火燒光了。一年之內，第二次火災燒得他僅僅剩了一架在院子裏冒煙的犁。而且那以後不久，他的老婆脫離了他，聲明道：「我和你同居了兩年，我沒有聽見你說過兩句話。以後你一個人住吧！我覺得到森林裏和一頭狼同居還要快活點。和你同居是够使一個女人發瘋的。我已經開始自言自語了……」

但是這女人已經和代米德相處慣了。不錯，在最初的幾個月，她哭泣着，向他嘮叨：「代米德，我的最親愛的！至少和我講講話吧！就祇講一句話！」代米德祇浮着他的靜靜的小孩子樣的微笑，搔着他的有毛的胸口。但是當他再不能夠忍受他的老婆的嘮叨的時候，他用他那從胸底發出來的聲音說道：「你真是一隻喜鵲！」於是走了。不知爲什麼，代米德總被人看做一個傲慢而又狡猾的人，一個「胸有成竹」的人。那也許是因爲他整個生活中都規避了喧嘩的人們的緣故。

所以，當安德烈聽到上面代米德的速雷樣的聲音的時候，他仰起頭來。

「權利嗎？」他反問着，望着代米德好像他第一次看見他一樣。「當然我們是有權利的！」

代米德跨着大步，他的潮濕的，破舊不堪的靴子在地板上留着印跡，走進了居室。他微笑着，把鐵摩非像小樹枝一樣很容易的從門口推開，於是走過食櫥，他的沉重的步子使得櫥裏的碗盞格格響，他走到了大櫥的前面。他蹲下來，用他的手扭着那重大的吊鎖。立刻卸環斷了的吊鎖擱上了櫃頂，阿加西卡帶着掩飾不了的驚訝望着代米德嘆賞的叫道：

「我真願意把我的力氣和你的交換！」

安德烈不能夠把一切物品通通記下。從居室和客廳，頓姆卡·烏莎洛夫，阿加西卡，和安德烈這一組裏面的唯一的女人華西利沙嬉嬉，聲音一個壓倒一個的叫道：

「一件毛皮女大衣。」

「一件羊皮衣。」

「三雙新靴和木屐。」

「四疋布。」

「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一輛車子你再也裝不了所有這些東西，老朋友。還有洋布，黑緞，和各色各樣的其他的東西……」
當安德烈走進居室的時候，他聽到了從門口傳來的一個女孩子的哀泣，主婦的聲音，和意格蘭頓洛克勸誘的聲調。他打開

門。
「這裏有什麼事？」他問。

臉哭腫了的，扁鼻子女兒正倚在前門上，好像一隻小牛一樣的在叫着。她的母親在她周圍跑動，咕嚕，而意格蘭頓洛克，他的面孔緋紅，浮着困惑的微笑，正拖着女孩子的衣裙的邊緣。

「什麼……該死的傢伙！」安德烈沒有看清是什麼一回事，被憤怒窒息了，於是把意格蘭頓洛克猛力一推。意格蘭頓洛克，他那套在他的破爛的靴裏的長長的腿子，舉在空中，仰天的倒在地上。「好政治！」安德烈咆哮起來。「我們在攻擊敵人，而你却在角落裏和姑娘們調情麼？但是你得上去法庭去……！」

「喂，停一停，等一下！」意格蘭頓洛克驚駭的跳了起來。「好像她能够打動我的心一樣！和她調情！看看她吧！她正在披上第九層衣服。我想去阻止她，而你在那裏的發起脾氣來了！」

安德烈到這時才注意到女孩子乘着一般的混亂，從居室裏拖出了一包衣服，已經把許多毛織的衣裳包在她的身上。她在角落裏縮成一團，顯得異樣的難看和短過多的衣服妨礙着她的動作，她在整理裙子的邊緣。安德烈看着她那紅得像兔子的眼睛一樣的潮濕的眼睛，感到可憐和嫌惡。他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對意格蘭頓洛克說道：

「你不可以脫她的衣。她穿上了的衣服，她可以保存，但是把她的那個衣包拿掉。」
屋子裏的物品的目錄終於編好了。

「穀物倉的鑰匙。」安德烈要求道。

弗羅爾，臉色像燒焦了的木頭一樣黑，搖着他的手。「我們沒有鑰匙。」他說。

「去打破倉門。」安德烈吩咐代米德，代米德向穀倉走去，在途中，他從一輛馬車上抽到了一根車軸。五磅重的吊鎖好容易用一把斧頭打毀了。

「不要把門柱打壞了！現在這是我們的倉了，所以要當心。輕點，輕點！」頓姆卡勸告流着汗的代米德。他們開始量穀物。「說不定我們還是馬上把牠篩一篩的好。穀物箱上有一把篩子。」陶醉在快樂裏的意格蘭頓洛克提議。其他的人都笑他，而當他們把沉重的小麥傾進計量器裏去的時候，笑談繼續着。

「這裏我們還可以拿兩百普特交給村裏的貯藏倉庫。」頓姆卡·烏莎可夫當他把脚一直齊膝蓋的埋進穀物裏面的時候，這樣的說。他用篩子把小麥拋到穀箱口，用手撈起一點，又讓牠在手指縫裏漏下來。

「稱起來一定很重的。」他補足的說。

「是純金一樣的小麥，不過因為擺在土裏，有一點發霉。看見嗎？」

阿加西卡和一個年輕人正在畜舍裏忙碌着。阿加西卡摩撫着他的小小的紅色的鬍鬚，指着露出一些還沒有消化的玉蜀黍顆粒的牛糞。

「怪不得牠們很會做工！」他議論道。「牠們吃的是純粹的穀物，在我們共耕社裏就是乾草也不多。」

從穀物倉裏傳來有生氣的聲音，歡笑，強烈的穀物塵末的氣味，有時還有一種有趣的咒罵。安德烈回到了屋子裏。女主人和她的女兒正在把鍋子和器皿裝進一個袋子裏去。弗羅爾躺在長椅上，他的脚上只穿着襪子，他的手指交叉在他的胸口，像是一般。比較冷靜了一點的鐵摩菲憤恨的看了他一眼，轉向着窗子。

在居室裏，安德烈看見代米德正躡着在那裏。他脚上穿了弗羅爾的那雙新的皮底氈靴。沒有知道安德烈進來，代米德從一個大的鐵罐裏取了滿滿的一湯匙蜂蜜吃了，快樂的細着他的眼睛，吮着他的嘴唇，讓黏性的黃色點滴在他的鬍鬚上流下。

第八章

當拉古爾洛夫和鐵推克回到村裏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他們不在的時候，達維多夫編好了兩個富農農場的財產目錄，放逐了那些農場主。於是他回到鐵推克的院子，得着羅比西金的幫助，量好了在一個放燃料的披屋裏找着的穀物。老西奚卡把殘

餘的穀物傾到秣槽去喂羊，而當他看見鐵推克來了的時候，他趕快的走出了羊欄。

波羅丁敞開上衣，光着頭，大踏步的跨過院子。他正在向打穀場走去，但是拉古爾洛夫叫住他：

「快回轉來，要不然我要把你鎖在穀倉裏。」

瑪加爾激怒了，他的臉頰比平常還顯得更加利害。他沒有覺察到鐵推克怎樣而且在什麼地方設法丟掉了他的槍。當他們走近屋子時候，他問道：

「你交不出槍來無論怎樣我們要繳下你的來的。」

「不要說笑了吧！鐵推克微笑着。「你一定是做夢看見了槍吧。」

拉古爾洛夫在他的上衣下面搜不出任何武器。回轉馬去尋覓是沒有用的：在深雪或深草裏他再也找不着牠。他憤恨着自己，把這件事報告了達維多夫。達維多夫是從鐵推克到來的時候，就一直好奇的在望着他的。

達維多夫立即向鐵推克走去。「把你的槍交出來吧，公民！」他說。「這樣你要少許多麻煩。」

「我沒有什麼槍。是拉古爾洛夫造謠害我的。」鐵推克微笑着，他的雪貂一樣的眼睛閃動着。

「好的，我們要逮捕你，把你送到區裏去。」

「逮捕我？」

「是的，你。你想我們要怎樣念着你的過去嗎？你藏掉穀物，你準備……」

「我？」鐵推克嘶聲的重覆着，彎着腰，像要跳躍一樣。

那一瞬間，他的一切勉強的愉快，他的沉着和自制都消逝了。達維多夫的話，做了爆發那鬱積着而且在這時以前一直抑制着的激烈的憤怒的導火線。他向那在他面前朝後面退的達維多夫走去。當他向前走的時候，他的腳絆着放在院子中間的一個牛軛，於是彎下身子，他突然從牛軛上抽出一根鐵棒。拉古爾洛夫和羅比西金向達維多夫奔去，而老西奚卡轉身跑出院子。但是，好像運道不佳一樣，老人的腳絆着他的羊皮衣的過長的邊緣，他倒在地上，瘋狂的叫道：

「救命，救命，好人這裏在謀殺人呀！」

達維多夫抓住了鐵推克的左臂的腕，但是鐵推克用他的右手在他頭上打了一記。達維多夫蹣跚着，但還是站住了。血從傷處流到了他的眼睛裏，遮了他的眼睛。他放了鐵推克的手臂，顛頭着，用他的手掌掩着他的眼睛。又是一記把他打得倒在雪上。就在這同時，羅比西金抱住了鐵推克的腰。鐵推克掙脫了身，向着打穀場奔去。在大門口，拉古爾洛夫追上了他，用他的手槍的柄打擊他的平整的，多髮的後腦。

鐵推克的老婆增加了這場騷擾。看着拉古爾洛夫和羅比西金在追趕她的丈夫，她跑到穀物倉那裏，解開了狗的鐵鏈。這畜生叮噠的響着鐵頸圈，在院子裏來回的奔跑，於是，西奚卡的可怕的叫嚷和展開在雪上的他的羊皮衣，吸引了牠的注意，牠奔去嚙着羊皮衣。發出衣服碎裂的聲音，皮片，毛屑和塵埃從白羊皮衣上飛騰出來，西奚卡跳了起來，用他的脚猛烈的蹴狗，竭力想從籬笆上拔出一根木樁。在這畜生的猛力的拖曳下踉蹌着，他把吊在他的領子上的狗拖着走了四五碼遠，後來用一種不顧死活的力氣終於拔出了一根木樁。狗叫着逃走了，但是牠的最後一扯，終於把老人的羊皮衣服撕成了兩片。

老人的兩隻眼睛突了出來；但是當他的元氣恢復了的時候，他用一種喉音咆哮道：「瑪加爾，拿枝手槍給我！趁着我熱血沸騰的時候，拿枝手槍給我！我要把他和他的女主人一道殺死。」

這時候，達維多夫被他們扶進了廚房，傷口上的頭髮被截去了，黑色的血還在從那裏鼓着泡沫，流了出來。羅比西金在院子裏把鐵推克的馬駕在雙馬轎子上。拉古爾洛夫坐在桌邊，急急的寫道：

「國家政治警察局區全權委員查哈倫科同志：

「我把反革命和有害份子鐵推克·康斯坦丁洛維支·波羅丁交給你處置。當我們在編製這個富農的財產目錄的時候，他公然襲擊那遣派到鄉村來的二萬五千人中之一的達維多夫同志，而且用一根鐵棒在他們頭上打了兩記。

「再者，我得報告你，我看見他有一枝槍，槍身鋸短了的俄國式的來福槍，因為我在草原上，恐怕惹起流血慘禍的緣故，我沒有沒收牠，他在我不注意的時候，把槍投到雪裏。找着的時候，我們會送給你，作為物證。

「全聯邦共產黨格內米雅其支部書記和紅旗勳章獲得者。

「M·拉古爾洛夫」

他們把鐵推克放在櫃子上。他要求喝一杯水，而且要求拉古爾洛夫到他面前去。瑪加爾從門口叫道：

「你要做什麼？」

「瑪加爾記着！鐵推克叫，像醉了酒一樣的搖着他的被縛了的兩手。」記着！我們要再相見的你踐踏了我，但是以後我要踐踏你。無論如何，我要殺死你。我們的友情埋葬了！」

「滾你的蛋，反革命！」拉古爾洛夫揮着他的手。
馬生氣勃勃的跑出了院子。

第九章

將近晚邊，拉茲米推洛夫解散了和他一道工作的一組貧農，而且從富農格雅夫的院子裏把最後一車沒收的物品送到了。一切富農財產都集中在那裏的鐵推克的小屋。於是他走到村蘇維埃去，早晨他約定了大會開會以前一點鐘光景在那裏和達維多夫碰頭，大會是天黑以後就要開始的。

當他走上台階的時候他看見蘇維埃的隔室裏有燈光，於是他把門用力掀開，走了進去。聽到開門的聲音，達維多夫從他的眼簿上抬起他那用白布裹着的頭來，微笑着。

「拉茲米推洛夫來了。」他說。「坐罷。我們在計算從富農手裏找到了多少穀物。唔，你那方面怎樣？」

「一切都很好。但是你的頭爲什麼繫着綳帶？」

正在用一張報紙做一個燈罩的拉古爾洛夫不願意的說道：

「這是鐵推克幹的。用一根牛鞭上的鐵棒。我把鐵推克送到區政治警察局去了。」

「等一等，我們馬上就要把一切經過告訴你的。」達維多夫說，把算盤推過桌子。「加一百一十五好了嗎？一百零八……」
「等一等，等一等！」拉古爾洛夫很留心的用一個指頭推動算盤珠，不安的喃喃的說。

安德烈凝視着他們，嘴唇顫動着，用深沉的聲音說道：

「我不要幹了。」

「『我不要幹了，』你是什麼意思？」拉古爾洛夫把算盤推到一邊。

「我再不要幹這種驅逐富農的事情了。唔，你在望着什麼？你要發癩病了嗎？」

「你喝醉了酒嗎？」達維多夫不安的，注意的望着安德烈的表露出忿怒的決意的面孔，這樣的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不要幹了，』是什麼意思？」

他的平靜的次中音使安德烈大怒了，他激動得口吃的叫道：

「我沒有受訓練我……我……我沒有受訓練去和小孩子作戰！在前線是另外回事。在那裏你可以用你的刀或是隨便什麼東西去砍殺隨便什麼人……你們去你們的！我可不要幹了！」他的聲調好像拉緊了的提琴弦的音調一樣漸漸的高揚，於是又好像要突然斷裂一樣。但是，他嘎聲的吸了一口氣，出人意外的放低了他的聲調，小聲的說：

「你們認為這是對的嗎？我是什麼劊子手嗎？或者是我的心是石頭做的嗎？在戰爭中我已經受够了……」他又開始叫嚷了。「格雅夫有十一個小孩子。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號哭呵！你真要抓着你的頭。這事情使得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我們開始把他們趕出廚房……我閉着我的眼睛，掩着我的耳朵，跑進院子去。女人們都嚇死了，水潑在媳婦們身上……孩子們……呵，上帝，你們……」

「哭罷！這樣你會好過點！」拉古爾洛夫勸告他，緊按着他的痙攣的頰肉，一直到牠腫脹起來了，他的燃燒一般的眼睛，死死的釘牢安德烈。

「我真要哭！我自己的小孩也許……」安德烈突然停了，露出他的牙齒，急急的回轉身去，把背向着桌子。

沈默。

達維多夫慢慢的從桌邊站起身來。而且慢慢的，他的沒有紮綳帶的那邊臉頰變成了死人一樣的青色，他們耳朵變白了。他走到安德烈那裏，握着他的肩膀，輕輕的扶他轉來。他呼吸艱難，沒有把眼睛從安德烈臉上移開，開始說道：

「你替他們難受……你可憐他們。而他們可憐過我們麼？我們的敵人看到我們的孩子的眼淚，曾經哭過麼？他們曾經爲了他們殺死的人們的孤兒哭過麼？我的父親在一次罷工之後被工廠裏開除，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在我母親手裏留下四個孩子。我是最大的，而我那時還只有九歲。我們沒有東西吃，因此我的母親走到……你看看吧……她走到街頭去，爲了使我們不致餓死。她把她的客人帶到我們的小房間裏來——我們住在地下室。我們祇有一張牀。我們小孩子睡在帷幕後面的地板上……而我那時已經九歲了……醉漢們和她一道走回家來。我要用手掩住我的妹妹的口，使她們不哭……有誰揩乾了我們的眼淚？你聽見嗎？早晨我要拿着那污穢的盧布……」達維多夫把他的皮革一樣堅韌的手掌舉得和安德烈的臉一樣高，苦痛的磨着他的牙齒。「……拿了我的母親賺來的盧布，去買麵包……」他突然用他的鉛色的拳頭敲着桌子，叫道：「你怎麼能够可憐他們？」

又是一陣沈默。拉古爾洛夫用他的指甲挖着桌面，像一隻鷲抓着牠的捕獲物一樣的抓住桌子。安德烈沒有說話。達維多夫苦重的喘着氣，在房間裏一上一下的走了一會，於是抱着安德烈的肩，和他一道坐在一個長凳上。用一種微弱的聲音他說：

「你發瘋了！你走來叫嚷着，『我不要幹了……孩子們……可憐……』唔，剛才你的那些毀謗的話，你記得起來嗎？讓我們談談吧。你想我們驅逐富農的家族是可憐嗎？再想一想吧！我們把他們驅逐是使他們不能妨礙我們建立一種生活，那種生活再沒有那些……使將來不再發生這樣的事。你是格內米雅其蘇維埃政府當局，可是還要我來對你宣傳！他勉強的微笑着。「我們要把富農放逐，把他們放逐到白海的蘇羅夫基去。他們不會死的，他們會嗎？要是他們工作的時候，我們將養活他們。而且當我們把新生活建立起來的時候，他們的孩子再也不是富農的孩子了。工人階級會再教育他們。」他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包香煙來，但是他的顫抖的手指很久不能揀着一枝。

當達維多夫說話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的臉上流着死人一樣的汗。安德烈坐在那裏，眼睛一刻也不離開的望着他。現在，出於達維多夫意料以外，他很快的站起身來，而同時拉古爾洛夫好像是跳板拋到空中一樣的跳了起來。

「畜生！」他緊握着拳頭，用一種銳利的低聲喘息的說。「你是怎樣爲革命服務的？可憐他們嗎？是的……你可以把許許多多的老人，女人，小孩子排成一列，告訴我爲了革命的緣故要把他們搗成粉末，我可以用機關槍把他們通通掃殺。」他突然兇暴

的叫着，他的張大的大瞳孔閃耀着一種狂怒，嘴角上噴着泡沫。

「呃，不要叫了，請坐下吧！」達維多夫驚訝的說。

安德烈把椅子推開，急劇的大步走到拉古爾洛夫的前面。但是瑪加爾靠在牆上，頭仰向後面，滾動他的眼睛，尖聲的，遲緩的，叫道：

「我要殺死你！」

但是他自己橫倒在地上，他的左手在他的臀部傍邊的空中搜索劍鞘，他的右手座擊的摸索那眼看不見的劍柄。

安德烈把他抱在懷裏的時候，他感到瑪加爾的很重的身體所有筋肉的可怕的緊張和他的兩腿鋼鐵一樣的僵硬。

「他發了癩病！你壓住他的腿！」他向達維多夫叫着。

當他們三個人走到學校的時候，他們看到那裏已經擠滿了赴會的人。會場容納不了想要出席的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女孩子擠得緊緊的站在走廊上和門口。蒸汽攪和着煙草的煙從敞開着的門口流溢出來。

臉色蒼白，破了的唇皮上凝結着血的拉古爾洛夫第一個走過了走廊。向瓜子殼在他的齊整的步子下面沙沙的響。哥薩克讓路給他的時候，謹慎的看着他。當他們看見達維多夫的時候，他們大家偷偷的談論着。

「那就是達維多夫麼？」一個披着彩色的披肩的姑娘，用她那包滿了向瓜子的手指着他，大聲的問。

「穿大衣的那個人……看去他並不怎樣的大……」

「不，但是他的身體很強壯。看吧，他的頸子好像得過獎品的牛的頸子一樣！他們把他送來給我們傳種的呢。」一個姑娘笑着，向他眯着她的圓圓的灰色眼睛。

「他的肩膀不是很寬嗎？我想他一定會抱腰呢，姑娘們！」活寡婦拉達里亞搖動她的畫了的眉毛，毫不害羞的說。一個少年的粗暴的，煙燻壞了的聲音諷刺的說道：

「凡是穿着長腳褲的人我們的自由自在的拉達里亞都要追求。」

「因此已經有人打破了他的頭。他翻起來了哩……」

「也許他是牙痛。」

「不，鉄推克……」

「姑娘們可愛的你們幹嗎鼓起你們的小眼睛來看一位生客呢？我會比他差嗎？」一位年老的，剃得光光的哥薩克大聲的笑着，用他的長手臂圍着一大羣姑娘，把她們抵在牆上。起了一陣尖叫。姑娘們的拳頭在這哥薩克的背上撞得發出空響的聲音來。

達維多夫走到教室門口的時候，他已滿頭是汗了。人羣裏發散着向瓜子油，洋蔥，家製煙草，和伏特加酒氣的氣味。從少女和少婦的身上發出髮油和藏在大櫃裏很久的衣裳的香氣。一種像無數蜜蜂一樣的沈重的嗡嗡聲充滿了學校。的確的，在黑黑的，凝固的一團裏沸騰着的人們正像一羣蜜蜂一樣。

「你們姑娘們的臉皮是很厚的。」達維多夫走上演台的時候，倉皇失措的說。演壇的木板上放着兩張學生用的書桌。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坐了下來，拉茲米推洛夫宣告開會了。稍爲說了幾句開會辭以後，拉茲米推洛夫說：

「先講黨的區委代表達維多夫同志講演集體農場問題。」

他的聲音消逝了的時候，談話的洶湧的波浪，就像退潮一樣的很快的歸於沈默了。達維多夫把他頭上的綳帶扶正了一下，站了起來。他說了半個鐘頭，到末了，他的聲音嘶啞了。會衆靜默的傾聽着。會場的空氣漸漸的更加可以感觸到了。在兩盞燈的灑開的光線裏，他可以看出前排閃耀着汗珠的面孔，但是在他們以外，一切都藏在半明半暗的微光裏了。他沒有被間斷一次，但是當他說完了，伸手去取一杯水的時候，問題就像一陣傾盆大雨一樣又密又急的降落下來：

「一切東西都要公有嗎？」

「屋子怎麼辦？」

「集體農場祇是一時的呢，還是永久的？」

「那些各自幹的人怎麼辦呢？他們的土地會被沒收嗎？」

「我們要一道吃飯嗎？」

達維多夫仔細的，明白的，回答了他們。牽涉到困難的農業問題的時候，拉古爾洛夫和安德烈幫助着他。集體農場的法規草案誦讀了，但是質問還是沒有停止。最後，一個戴一頂三角狐皮小帽，穿一件敞開的羊皮衣服的哥薩克從中排座位上站了起來，要求發言。懸着的燈，把一線斜斜的燈光投射在他的小帽上，赤色的狐毛好像在燃燒，在冒煙一樣。

「我的農場是一個中等農場。」他說。「我要說的是，公民們，集體農場是一個好主意，這是沒有旁的話說的，但是我們要好好想一想！我們不能參加進去祇張開口去吃那落在口裏的果子。黨派來的同志說我們祇要聯合我們的力量，我們就要得到益處。他說，列寧同志也這樣說過。但是代表同志不大懂得農業，我想在他整個的工廠生活中他從來沒有扶過犁，而且我看從哪一方面去接近牛他也不會知道。因為這樣，他的話有一點點錯誤。據我看，我們要人們加入集體農場應當這樣：那些工作辛勤而且有牲口的人加入一個農場，窮的人加入另外一個，富裕的人又加入另外一個，而懶惰的人一定要送到政治警察局去教育他們怎樣去工作。把所有的人弄到一塊是沒有益處的，那決不會弄出什麼結果。那會像這個童話一樣：天鵝鼓動他的翅膀，打算飛上天去，龍蝦却用鉤狀的嗅覺器官拖了她回來，而梭魚又打算把牠們拖到水裏去。」

會衆報以一種被抑制着的，笑聲。後排的一個姑娘突然發出一聲尖叫，於是立刻有什麼人的憤慨的聲音怒罵道：

「啼，你們這樣不能檢束麼！你們可以到院子裏去互相擠着呀，滾出去！」

戴狐皮小帽的人用手巾揩了揩他的前額和嘴唇，繼續的說：

「一定要像一個好的飼牛家選配他的公牛一樣去選配人。飼牛家把力氣和大小通通相等的牛，駕在一道。但是駕着不相配的牛，會有什麼結果呢？強一點的，竭力地，拖，弱一點的，站着不動，而且因為他，強一點的也會停止不動！那會有什麼好處？這位同志說除了富農全村都加入一個集體農場，結果會怎樣呢？強的和弱的駕在一道！」

羅比西金站了起來，憤怒的撫着他的蔓延着的黑色鬍鬚，轉向着說話的人：

「你真會甜言蜜語，古茲瑪……要是我是一個女人我可以坐着聽你永遠談下去！」發出了一陣陣的笑聲。「你向大會說話，好像大會是披拉加·古茲米曹娃一樣。」大笑齊聲的爆發出來。燈上搖漾着一條蛇樣的尖細的火焰。全場都懂得這個多半

含有淫猥的取笑的意味的引喻。連拉古爾洛夫的眼睛也浮着微笑了。達維多夫正要問他爲什麼笑的時候，羅比西金的嚷叫淹沒了一切嘈雜的聲音。

「聲音是你的，但是歌是人家的！像那樣的挑選人對你真便當！你在隸屬弗羅爾的機械組合的時候，學會這樣做的麼？去年他們拿掉了你的發動機。但是現在我們要根本消滅你的弗羅爾你們在弗羅爾的發動機的周圍也建立了一種集體農場，不過那是富農的集體農場。我想，你總還沒有忘記，在打穀中你們從農民身上剝削了多少吧？每一普特，八分之一，是不是，也許你還要這樣倚靠富人……」

起了這樣的一陣騷擾，使得拉古爾洛夫很難恢復秩序。很久很久，激烈的叫嚷，像春天的電霰一樣的飛散着：

「他們用他們的組合發財了！」

「你不能用耕種機壓死虱子！」

「富農拖牢了他！」

「打他一頓！」

「你可以用他的頭來敲剝向瓜子。」

尼古拉伊·羅西里亞，一個不能算窮的哥薩克要求發言。

「但是不要發議論！問題是很清楚的！」拉古爾洛夫勸戒他。

「你怎麼這樣說，也許我要反對！莫非是不許我反對你的意見麼？我這樣說：集體農場是一件自願的事情。要是你願意，你就加入，要是你不願意，你就站在外面看。我們願意站在外面看。」

「我們」是誰？達維多夫問。

「我是指那些生產穀物的。」

「你替你自己說罷，老爹。每個人都有一個自由的舌頭，可以替他自己說話。」

「那末，我可以替我自己說話。我是在替我自己說話。我要看看在集體農場中將是怎樣一種生活。要是生活好，我就簽名；要

是不，我爲什麼要加入？只有笨魚才游到網裏去……」

「那是對的！」

「我們等一下再加入。」

「讓別的人先在嘗試新的生活罷！」

「高興就來有什麼好試的？集體農場難道是什麼姑娘嗎？」

「這一次輪到阿夫瓦特金說話，說罷，阿夫瓦特金。」拉茲米推洛夫宣布說。

「我要對你們說說我自己的事，公民們。我和我的兄弟批奧安，我們住在一道。但是我們合不來。起初是女人吵架，你用水也澆不開她們。她們互相扭打。這樣我和批奧安，我們不能在一道住下去了。而這裏他們要把全村的人拋在一塊！你們會弄得這樣的亂七八糟，使我們再也收拾不了的。我們到草原裏去耕種的時候，我們每次就會吵架。一定會這樣：『伊凡把我的牛用得過度了，我不照料他的馬。』民警一定要長期的駐在這裏。有的人會工作得多一點，另外的人工作得少一點。我們的工作並不像在工廠裏站在機械的傍邊一樣；這是兩樣的。在工廠裏你做完了你的八個鐘頭，就口裏啣着煙斗，走了……」

「你在工廠裏做過嗎？」

「不，我沒有，達維多夫同志，但是我知道。」

「你一點也不知道工人的事。要是你從來沒有在工廠裏做過，而且從來沒有看見過工廠的話，爲什麼你要多嘴？富農才說工人口裏啣着煙斗！」

「唔，就算沒有煙斗吧；他做完他的工作，就走了。但是在我們，天還沒有亮，你就得起來去耕田。晚上到來的時候，你所有的汗都流盡了，你的脚上起着雞蛋大小的血泡，但是在夜裏，你還要去牧牛，你不好睡覺；牛要是不吃飽，是不會拖犁的。在集體農場，我會工作得很辛苦，但是別人比方我們的可里巴，他會在犁溝裏睡覺。蘇維埃政府說窮人中間沒有懶人，說那是富農捏造的說話，但那是不對的。可里巴整整的一生躺在火爐上。全村的人都知道，有一個冬天他躺在火爐上，脚伸在門口，到早晨他的腿子蓋滿了一層白霜，但是他的一邊身子燒得像火磚一樣的通紅。他是這樣的懶，就是要到外面去小便，他也不能夠離開火爐。我怎麼同

「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一道工作呢？我不加入集體農場。」

「現在輪到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發言了。說罷，梅譚尼可夫。」

一個穿灰色上衣的中等身材的哥薩克，慢慢的從後排向講演台擠去。褪了色的柏得尼騎兵隊的布帽，在毛皮和三角帽上面，在女人們各種顏色的披肩和頭巾上面搖擺着。他走到講演台邊，把他的背轉向着桌子，於是從容不迫的在他褲子的口袋裏摸索着。

「打算誦讀你的演說辭嗎？」頓姆卡·烏莎可夫微笑着問他。

「把你的帽子脫掉！」

「暗誦出來罷！」

「他把他全部的生活都寫在紙上。」

「哈哈！他受過教育哩！」

梅譚尼可夫找到了他的污穢的小冊子，急急的翻開潦草的寫着字的書頁。

「你們笑着在等我，但是你們還不要聽完我的話，你們也許就要哭起來。」他憤怒的說。「是的，我把我所看到的都寫下來。等一等我要讀給你們聽。我們已經聽到了幾篇講演，但是沒有一篇得到了要領。你們對於你們的生活沒有怎樣的想……」

達維多夫豎起他的耳朵。前排的人的面孔上可以看見微笑。聲音在學校裏起伏的波動。

「我的農場是一個中等農場。」梅譚尼可夫一點困惑也沒有，很有確信的說。「去年我種了五公頃地。你們大家都知道，我有兩隻公牛，一匹馬，一隻母牛，一個老婆和三個孩子。我們的勞動手——他們都是！我在五公頃的土地上收了九十普特小麥，十八普特大麥，和二十三普特燕麥。我需要六十普特養家口，十普特喂家禽，燕麥要喂馬。我剩下多少去賣給國家呢？三十八普特。一普特算一盧布十哥比克，你得到四十一盧布純利。唔，我賣掉幾隻雞，把鴨子拿到市場上去，於是再得到十五盧布。」於是他的眼睛露着悲傷的神色，他提高他的嗓子：「用那一點錢我可以買靴和衣服，買石油，火柴和肥皂嗎？給馬釘蹄鐵不要花錢嗎？你們爲什麼一聲不響？我能够這樣的生活下去嗎？不管好壞，只要有收成，倒還算好，但是假如我們沒有收成呢？那時候我變成怎樣？一

個老頭子該死的，你們有什麼權利說服我，叫我不加入集體農場呢？我的生活會比現在的生活更壞嗎？你說謊！而且一切中農都會把這樣的事告訴你。我馬上就要告訴你們，你們自己反對這事情，而且要蒙蔽人家，是什麼道理！」

「打這些畜生，康德拉脫！」羅比西金快樂的叫道。

「我會打他們的！讓他們聽着！你們反對集體農場，是因為你們除了你們自己的母牛和你們自己的鷄籠以外再看不見什麼東西很蹩腳，但是是我自己的共產黨把你們推向一種新的生活，而你們却像瞎眼的小牛，牽牠到了母牛的乳房下面，而牠却踢着腳，搖着頭。但要是小牛不吮吸乳頭，牠就不會生活下來，看到白天的光亮了。就是這樣。就在今天，我要坐下來寫着，我願意加入集體農場，而且我要請其他的人照我一樣做。但是，那些不願意加入的人不應當妨礙那些要加入的人。」

拉茲米推洛夫站了起來。

「事情是很簡單的，公民們。」他說。「燈快要熄了，時候不早了。贊成集體農場的人請舉手。只准家主投票。」

「誰反對？」

沒有一個人舉手。

「那末你們不願意簽名加入集體農場嗎？」達維多夫問。「那末，梅譚尼可夫同志說的話是真的嗎？」

「我們不願意。」一個女人的鼻音說。

「不要拿出你的梅譚尼可夫來顯給我們看。」

「我們的父親和祖父們過的是……」

「你們最好不要強迫我們加入！」

叫聲消逝了的時候，從後排，從那只有香煙頭的微光照耀着的黑闇裏，傳來了什麼人的遲遲的忿怨的聲音：

「你們不能把我們像綿羊一樣驅趕。鐵推克叫你流了一次血，這事情可以再發生的……」

達維多夫好像被鞭子抽了一記一樣的突然跳起來。在可怕的沈默中他沒有做聲的站了一會，他臉色蒼白，他缺了牙齒的

口半開着。於是他嘶聲的叫道：

「你剛才說話的敵人！鐵推克還沒有流够我的血！我還要活着看了像你這樣的人通通埋掉。但是如果必要，爲了黨，爲了我的黨和工人階級的事業的緣故，我可以獻出我的每一滴血。你聽見嗎，你這富農毒蟲？所有的血，一直到最後一滴。」

「那叫的是誰？」拉古爾洛夫在他座位上伸直他的身體。

拉茲米推洛夫從講台上跳了下來。後排有一條長凳軋拉的響着，約莫有二十個人的一羣騷然的走到了走廊。中排座位上的許多人也開始站了起來。起了一陣玻璃的亂鳴和碎裂聲：有人打破了一塊窗上的玻璃。新鮮的風從破洞裏吹了進來，白色的蒸氣像水柱一樣的迴旋着。

「叫的是鐵摩菲·弗羅爾的兒子麼？」

「把他們趕出村去！」

「不是阿金姆卡。這裏有丟卜耶斯科的哥薩克。」

「搗蛋鬼！請他們流血趕他們出去！」

半夜過了很久，大會才結束。擁護和反對集體農場的演說舉行着，一直到嗓子啞了，兩眼矇矓了。這裏那裏，甚至於就在講演台下面，兩派的人走了攏來，互相抓住襯衫的胸口，當他們爭辯他們的意見的時候。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的一個隣舍兼親戚把他的襯衫一直撕裂到了肚臍那裏。事情鬧到差不多要打架了，頓姆卡·烏莎可夫從長凳上，從那些還坐在那裏的人的頭上跳過，跑去幫助康德拉脫。但是達維多夫分開了對敵者。頓姆卡馬上諷刺的對梅譚尼可夫說：

「唔，康德拉脫，用你的腦子算一算罷，買你這件撕破了的襯衫要耕種幾個鐘頭？」

「你算一算你的老婆有多少……」

「好，好！你開這種玩笑，我要把你趕出會場。」

沈默的代米德安靜的睡在後排的一條長凳下，像野獸一樣的躺着，他的頭向着那由門下面吹進來的隙間風，而且爲了避免聽着不必要的驕音，他的頭蒙在上衣裏面。帶着沒有織完的襪子到會的年老的女人們，像立在棲木上的母雞一樣的微睡。

覺了，讓她們的編針和羊毛球掉在地板上。有許多人老早離開了會場。當那已經不祇說過一次話的阿卡提再要演一篇擁護集體農場的演說的時候，像鵝的惡狠的嘶叫一樣的聲音從他喉嚨裏爆發出來。他揉着他的喉核，痛苦的搖搖他的手。但是他抑制不下他的感情，於是在他站着的地方坐了下來。他默默的指示給那集體農場的激烈的反對者尼古拉伊·阿夫瓦特金看，在完全集體化了以後，他會怎樣。他把一個煙草燻壞了的姆指甲按在另外一個姆指甲上，像軋虱子一樣。尼古拉伊僅僅吐了一口水，低聲的在咒罵着。

第十章

當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離開會場的時候，北斗星正在他的頭上靜靜的燃着，她們那永遠不會消滅的火燄。夜是這樣的寂靜，使那大地凍裂的音響和冰凍的樹枝的沙沙的聲音，可以在遠遠的地方聽見。當他到了他的小屋，康德拉脫走過院子，走到公牛那裏，拿了一小包乾草放進牠們的秣槽裏。但是，想起明天他要把牠們趕到公共牛欄裏去的時候，他又加了很大一捆乾草，大聲的說：

「唔，我們要分別了……過來一點罷，禿頭！我們工作了四年，哥薩克爲着牛，牛爲着哥薩克。沒有一點意思，你總是半飢半餓的，而我也並不好多少。這就是我要拿你去掉公共生活的道理。喂，你張開口做什麼，好像你真正懂得我說話的一樣？」他用腳推着那隻有斑紋的公牛，用他的手扶轉牠那咀嚼着的，流着口涎的口。當他的眼睛碰到那畜生的丁香花色的眼睛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約莫五年以前他是怎樣的等待這隻公牛的降生。老母牛是這麼悄悄的和種牛交了尾，康德拉脫和牧夫都沒有看見。而且那年秋天，很久很久她還沒有露出幹了什麼秘密的事的樣子。「她不能夠生育了，詛咒她！」康德拉脫看着她的時候，心裏冷了，這樣的想着。但是，像一切老的母牛一樣，在分娩以前一個月，在十一月的末尾她開始露出了懷孕的模樣。在降臨節末尾的許多寒冷的晚上，康德拉脫是怎樣的像有什麼人輕觸着他一樣常常的醒來，穿着他的氈靴，而且只穿着襯褲，跑到溫暖的牛欄去看她是不是已經分娩了。那一年非常的冷，小牛在牠的母親來不及把牠舐乾淨的時候，就要凍死。到齋戒節的末尾，康德拉脫差

不多完全沒有睡。於是，一天早晨，他的老婆安娜快樂的，差不多是勝利了一樣的走了進來，說道：

「老女人已經發作了。今天晚上一定會產下來。」

那一天晚上康德拉脫沒有脫衣，躺在那裏，也沒有吹熄燈籠。他七次走到母牛那裏！直到第八次，正在黎明以前，當他打開通到牛欄的小門的時候，他聽到了一種深深的痛苦的呻吟。他走進去，看見母牛正在產胞衣，而一隻小小的，多毛的，白鼻子小牛，已經乾淨了，而且在可憐的顫抖着，用牠的濕冷的唇皮在尋找牠母親的乳頭。康德拉脫急急奔去了胞衣，提防她吃牠，因為他和一般人一樣的相信，要是她吃了胞衣，她的牛乳有十二天不能夠飲用。於是他把小牛抱在他懷裏，用他的呼吸的暖氣溫暖牠，用他的上衣邊幅包着牠，他帶着牠跑進屋裏。

「一隻小公牛，」他快活的叫道。

安娜劃着十字。「感謝上帝！」她說。「仁慈的上帝曉得我們困難。」

的確，祇有一匹可憐的小馬的康德拉脫是困難極了的。這隻公牛長大了的時候，會替康德拉脫很好的工作着，在冬天的冷天氣，牠拖着車或犁，牠踏着分開着的蹄子，在路上和耕地上來回過無數無數次。

當他望着這公牛的時候，康德拉脫突然感到他的喉嚨裏有一種急迫的感覺，眼睛辣椒的疼痛。他哭起來了，於是好像眼淚使他減輕了一點他的痛苦一樣，他離開了牛舍。整個的晚上，他沒有睡覺，祇是躺着在吸煙。

「集體農場將來會怎麼樣呢？他們都像我一樣的感到而且懂得這是唯一的出路，是不能後退的麼？把這和我的家庭一道，在小屋的土地板上長大起來的瘦小的動物交給生人，這是痛苦的，但是不管這是怎樣的痛苦，還是要做嗎？這種爲着我的自己的財產的可羞的懊惱應當壓碎應當不讓牠抓住我的心。」康德拉脫躺在他的打着鼾的老婆的旁邊，用那看不見東西的眼睛凝視着夜的深闇，這樣的想。於是他又想道：「但是我們把羊和山羊放在哪裏呢？牠們需要一個溫暖的小屋，和許多的照料。牠們的樣子都差不多的時候，怎樣區別牠們呢？牠們的母親和人們都會把牠們混雜起來。母牛呢？怎樣去喂牠們？我們會損失多少？而且假使一個禮拜以後，爲了怕困難，大家又要離開農場的時候怎樣呢？那樣一來，我祇有到鑛山裏去，永遠離開格內米雅其村。我將沒有什麼靠着生活下去的東西了。」

在快要天亮的時候，他睡着了。但就是在夢裏，他也感覺到情形是困難而又煩重。康德拉脫接受集體農場的原則是很不容易的。帶着眼淚和血，他扭斷了把他和財產所有權，和他的牛，他自己的，一塊田地連繫着的臍帶。

第二天，早餐以後，他坐在那裏很久，皺着他那被太陽晒黑了的前額，在寫請求書。請求書這樣寫着：

「格內米雅其共產黨支部的瑪加爾·拉古爾洛夫同志：

「請求書。

「我，康德拉脫，克里斯托福洛夫，梅譚尼可夫，一個中農哥薩克，請求攜帶我的老婆和小孩，我的財產，和我的一切家畜，加入集體農場。我請求你讓我參加我所完全同意的新的生活。

「K·梅譚尼可夫。」

「你加入嗎？」他的老婆問。

「是的。」

「你把牲畜帶去嗎？」

「我馬上帶走。唔，你大聲的叫幹嗎，你這蠢東西？我和你談過，爲你花了許多時間，而你還是依戀舊生活，不是麼？你自己同意的了。」

「我不過是掛念着母牛，康德拉脫，我同意。祇是這事使我心痛。」她說着，浮着微笑，用她的圍裙揩眼淚。她的四歲大的女兒，克里斯推西卡，也像她的母親一樣的哭了。

康德拉脫套好了馬，把母牛和公牛牽出牛欄，趕牠們到河邊去喝水。牛向家裏走回來，但是康德拉脫沸騰着憤怒，騎着馬攔住牠們，趕牠們向村蘇維埃走去。

女人們從她們的窗上公然的望着他，哥薩克們沒有走到街上來，從籬笆那面望着他。康德拉脫一陣利害一陣的感到不快。但是他轉過彎去的時候，他看到蘇維埃外面有一大羣牛、馬和羊。這好像一個趕市的日子。羅比西金從側面小路上牽出一隻用繩子縛着角的母牛。後面急劇的跟着一隻有一根繩子在頸上垂擺着的小牛。

「讓我們把牠們的尾巴繫做一道，把牠們並排的趕着走罷。」羅比西金竭力想說笑，但是他自己顯然在出神，而且很嚴峻。他經了不小的困難，才把母牛帶出來，他的臉頰上的新的傷痕就是證據。

「誰抓傷了你？」康德拉脫問他。

「我不願意掩飾我的罪惡是我的老婆抓傷的，這鬼婆娘撲在母牛身上。」羅比西舍把他的鬍子尖插到口裏，於是從他的整齊的牙齒間他憤憤不平的加着說：「她像一輛坦克車一樣的進攻我。我們在院子裏打得這麼兇，我的所有的隣舍一定通通知道了。你也許不會相信，她竟拿起一口炸菜用的平鍋來打我。」「噢，我說，你要打一個赤色遊擊隊員，是不是？我們曾經痛打過將軍們。」我說。我在她的太陽穴上打了一記。有人在外面望着我們。我想他們一定快樂的鑒賞了這一齣戲……

他們從村蘇維埃出發向鐵推克的農場走去。在早晨，有十二個中農哥薩克，考慮了一夜以後，帶來了他們要求加入的請求書，而且把他們的家畜趕來了。

拉古爾洛夫得着兩個木匠的幫助，砍伐了許多赤楊來建造畜舍，這是格內米雅其村最初的公共畜舍。

第十一章

康德拉脫花了很久的時間才用一把鶴嘴鋤掘開了冰凍的地面，替畜舍的支柱掘了許多洞。羅比西金在他的旁邊工作。他的面孔燃燒着，從那像烏雲一樣的垂在他的前額上的黑色毛皮帽的下面，汗珠傾瀉着。他的嘴巴張開，猛力的揮着鋤頭，凍土的土塊向上面和四邊飛迸，像槍彈一樣的打在牆頭上。畜舍匆匆的造成了，於是五十六頭牛，由委員會估定了價值以後，趕進了牛欄。拉古爾洛夫，他的茶褐色的襯衫黏在他的潮濕的肩膊上，跟着他們走進了牛欄。

「你僅僅少許揮了揮鋤頭，而你的襯衫就可以絞出水來了！你成了一個可憐的工人，瑪加爾。」羅比西金搖搖他的頭說。「看我是怎樣的工作，鐵推克的這把鋤頭真好！快把你的毛皮上衣穿上吧，不然，你要受涼的，再其次就要你丟命。」拉古爾洛夫披上他的上衣。他的兩頰上的紅潮慢慢的退了。

「這是因爲毒瓦斯的緣故。」他回答說。「我只要做一點點事，或者爬一個小山，我就要開始喘氣，我的心臟就要砰砰的跳。那是最後一根繫馬的柱子嗎？好極了！看，我們已經有了怎樣大的一個產業呀！」他用他的燃燒着的，閃耀的眼睛掃射着排列在發出新木香味的新畜舍的前面的一長列公牛。

當他們把母牛配置在露天畜舍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和頓姆卡·烏莎可夫走來了。安德烈把拉古爾洛夫叫在一邊，握着他的手臂。

「瑪加爾，老朋友，」他說。「昨天的事情，不要生氣了。我聽到孩子們哭的時候，我想起我自己的小孩，這使得我有點痛苦。」

「你這鬼！你活該痛苦，你這聖徒！」

「唔，一切都過去了。我從你的眼睛裏知道我不再對我生氣了。」

「呵，別噲噲了吧！你到哪裏去？我們要拿點乾草來。達維多夫在哪裏？」

「他在蘇維埃和阿加西卡一道檢閱請求書。我要去……我還有一個富農的農場沒有動手。綏明·拉普西洛夫的……」

「你回來的時候，不會又像昨天那樣吧？」拉古爾洛夫微笑着。

「別說了吧！我可以找誰一道去？這樣的忙亂，像在戰爭當中一樣，一切都顛頭倒。牽牲畜，拿乾草！有人已經把種麥拿來了。」

我叫他們拿回去了。我們以後要處理種子問題。我可以叫誰去幫助我？」

「叫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去罷。康德拉脫到這裏來和主席一道去沒收拉普西洛夫的農場。你不害怕嗎？有許多人不敢。」

意，他們都很有良心，像鐵摩菲·波西奚夫一樣！他們匍匐在富農的腳邊一點也不猶豫，但是談到要他們拿回他們搶去的東西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有了良心了。」

「不，我爲什麼不去？」康德拉脫回答說。「我很願意去。」

頓姆卡·烏莎可夫同了康德拉脫和安德烈一道去，他們三個人走到了街道上。拉茲米推洛夫看了看康德拉脫，問道：

「你爲什麼不快活？你應當快樂，看這村莊是怎樣的有生氣了，正好像什麼人擾動了一個蟻塚一樣。」

「還沒有什麼使人快樂的。困難正多着。」康德拉脫冷淡的回答。

「怎樣見得？」

「播種，照料家畜。就是剛才我還看見三個人在做工，十幾個人卻坐在籬笆下面，吸煙……」

「他們都會工作的，這不過是開始。沒有東西給他們吃的時候，他們會少吸點煙的。」

在路的轉彎的地方，他們發現一輛轎子橫倒在地上，一堆散亂的乾草堆在牠的一邊，扣押裝載的貨物的直柱被拆斷了。兩隻公牛卸了挽具，正在咬那從雪裏露出來的鮮麗的、青青的茅草。一個參加了集體農場的哥薩克綏明·古金可夫的小兒子正拿着一把三叉草耙慢慢的把乾草爬攏。

「嘿，你爲什麼像個死人一樣的工作？我在你這樣的年紀，我的精力足極了。你那是工作的樣子嗎？來，把草耙拿給我！」頓姆卡·烏莎可夫從微笑着的少年手裏把乾草叉奪過來，於是喘了一口氣，把整整的一堆乾草挑起在草叉上。

「你怎樣把轎子掀翻了的？」康德拉脫看着車子問道。

「下山的時候碰在什麼東西上面。你看不出牠是怎樣翻倒的嗎？」

「唔，跑去拿一把斧頭來。去向朵內茲可夫家借一把。」

三個人把轎子扶到滑板上，重新做了幾根直柱，嵌進白穴裏，於是頓姆卡靈巧的把乾草疊在轎子上，用草耙把牠弄齊整。

「古金可夫，噢，古金可夫！」他責罵那少年。「你的厚皮子該打一頓，打得你叫也叫不得。看你讓牛踐踏了多少乾草！你應當拿一束乾草，把牛牽到籬笆邊上去，讓牠們吃。誰會讓牠們像這樣的蕩來蕩去呢？」

少年笑起來，趕着牛走，他走的時候說道：「乾草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是集體農場的。」

「你們看到過這樣的畜生嗎？」頓姆卡用那斜到兩邊的眼睛看着康德拉脫和拉茲米推洛夫，於是不愉快的罵着。

當他們編製財產目錄的時候，約莫有三十來個人聚集在拉普西洛夫的院子裏。大部分都是鄰近的女人，裏面祇有很少的幾個人哥薩克。當那生着楔形鬍鬚的、高高的、白髮的拉普西洛夫被他們勸請離開屋子的時候，湧進房間去的羣衆中間起了一陣怨聲，有人喃喃的說：

「是的，但是爲什麼要他這樣？他積蓄又積蓄，現在他們把他拋到草原裏。」

「這是一件悽慘的事……」

「你爲他感覺到難過嗎？」

「痛苦總歸是痛苦，誰都感覺到。」

「他好像不大願意，但是在舊制度下面，爲了償還他一宗借款，他掠奪了推里福洛夫的所有的一切，那時候，他沒有想一想推里福洛夫願不願意。」

「他叫喚得怎樣兇呀……！」

「他活該，這個鬍子老山羊他們在他尾巴下面束了一把火。」

「罪過呵，拿人家的不幸來開心，你們自己總有一天會遭受的。」

「我們怎麼會？我們全部所有，不過一堆石頭，你不會靠石頭發財的！」

「去年夏天，我借他的收割機用了兩天，他剝削了我十個盧布，那有什麼良心？」

拉普西洛夫在村裏早就被人看做財主。大家知道，在大戰以前，他就有了不少的財產，因爲老頭子從來不鄙棄放高利貸和偷偷的收買贓物的事。有一個時候，發生了不絕的流言，說偷來的馬關在他的馬廐裏。有時候，常常是在夜裏，有吉卜西馬販來訪他。人們這樣說，馬匹經過了拉普西洛夫多節的手，從大路上趕到查利金，搭羅格，烏留賓斯基去。村裏人都毫不懷疑的知道，在從前，他一年兩三次，跑到區鎮上去，用紙盧布去換金盧布。一九一二年，有人想在路上攔劫他，但是拉普西洛夫，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不顧死活的老頭子，僅僅用一根短棍打開強盜，逃跑了。他太狡猾，很難捉住；有一次他在草原裏偷人家的禾堆，被人家捉住了，但那是在他年青時節。當他老了的時候，他對於人家的財物採取這樣一種簡單的態度：他拿他可以拿得到手的任何東西。他是這樣的慳吝：他在教堂裏的尼古拉·米里斯基聖像的前面點一枝一個銅板的蠟燭，剛剛點燃，他就要去把牠吹熄，劃着十字，於是把蠟燭插進他的口袋裏。那樣小小的一枝蠟燭，他要點一年。要是有人責罵他這樣吝嗇，這樣怠慢上帝的話，他回答道：「上帝比你聰明，你傻瓜！他需要的不是蠟燭，而是尊敬。上帝沒有要我浪費的道理。他甚至於在教堂裏用鞭子打過商人。」

拉普西洛夫非常平靜的接受着沒收他的財產的消息。他沒有什麼害怕的。一切貴重的東西，早就藏匿了，或者送到了可靠

的人的手裏。他幫着編製他的財產的目錄，他對他的哀哀哭泣的古老的妻子威嚇的頓着脚，於是過了一會，柔順的說道：

「不要哭罷，母親！主會注意到我們的受難的。仁慈的主看到一切……」

但是他沒有看到你把那件新羊皮上衣藏那哪裏，他看到嗎？」頓姆卡用一種嚴肅的語調，模倣着拉西普洛夫的聲音問着。

「什麼羊皮衣？」

「上一個禮拜天你穿着到教堂裏去的那一件。」

「我並沒有穿新羊皮衣。」

「你穿了，但是現在你把牠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着上帝的面前，我告訴你，我從來沒有新羊皮衣，頓姆推。」

「上帝會責罰你的，老頭子！他會教訓你的！」

「憑着基督的名，我告訴你，你錯了。」拉普西洛夫在身上劃着十字。

「你正在替你的靈魂造着罪惡，」頓姆卡斜眼看着人羣，竭力的使女人們和哥薩克們發笑。

「我在上帝的前面是沒有罪的，我發誓。」

「你藏起了羊皮衣！在末日審判的時候你要受罰的！」

「什麼，爲着我自己的羊皮衣嗎？」拉普西洛夫失口的說。

「爲着你藏起了牠，你要受罰。」

「你想着上帝有着像你的心腸一樣的心腸嗎，你這胡說的傢伙！他再也不願意管這樣的事。我沒有羊皮衣。你們嘲弄了一個老頭子，在上帝和人的面前，你們應當害羞。」

「但是我借了你兩斗粟去播種，你要我還了三斗，你不覺得害羞麼？」康德拉脫問道。他的聲音很低，有點點嘶，在大家的騷擾當中，差不多不大聽得見，但是拉普西洛夫用一種年青的快捷轉身向着他。

「康德拉脫！你的父親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但是你……單單是想念起他來，你也不應當造孽！在聖書裏這樣的寫着：『不要打一個倒了的人！』但是你怎麼樣？什麼時候我要你兩斗還了三斗，上帝做什麼的？他看到一切。」

「他希望我們把粟子白白的給他，這個破褲子邪教徒！」拉普西洛夫的老婆用一種悽慘的聲音叫着。

「不要哭罷，母親！主受了難，他叫我們受難。他戴着一頂紫荊冠，流着血淚。」拉普西洛夫用他的衣袖揩乾了他自己的一點點渾濁的眼淚。女人們停止了她們的騷擾，嘆息着。拉茲米推夫寫完了，於是嚴峻的說：

「唔，拉普西洛夫老爹，出去。你的眼淚並不怎樣可憐。你在你年輕的時候，害了許多的人，現在，不要上帝的幫助，我們自己來和你算賬。滾出去！」

拉普西洛夫把他的三角帽戴在頭上，手挽着他的口吃的，呆頭呆腦的兒子，離開小屋。羣衆緊緊的跟着他。在院子裏，老人把他的毛皮短褸的邊幅，佈在雪上，跪了下來。他在他那有着深深的皺紋的前額的前面劃着十字，向四面叩頭。

「快走！快走！」拉茲米推洛夫命令着。但是羣衆開始低低的發出嫌厭的聲音，於是可以聽到這樣叫喚：

「無論如何得讓他向他自己的農場告別！」

「不要傻吧，安德烈！一個一隻腳已經踏進了墳墓的人，而你……」

「依照他生平，他早應當兩隻腳爬進墳墓去了。」康德拉脫叫着。教堂看管人老格拉底林回答他道：

「巴結政府嗎？像你這樣的人應當抽一頓鞭子。」

「你老狐狸，我要打你一頓，打得你認不到回家的路。」

拉普西洛夫叩着頭，劃着十字，於是，使一切的人都聽得見的，高聲的說，打動着容易受感動的女人們的心：

「別了，正教的信徒！別了，親愛的親戚！願上帝保佑你們健康……去享受我的財產。我生活着，我正直的工作着，我……」

「收買贓物！」頓姆卡從門口提醒他。

「我辛辛苦苦的去賺我的麵包……」

「毀滅別人，收取高利，甚至於偷供出來吧！你老傢伙，你應當被扼着喉嚨，把你的頭在地上碰。」

「去賺我的每天的麵包，我說，現在在我的老年……」

女人們開始啜泣，把頭巾的邊扯到他們的眼睛上。拉茲米推洛夫正要去找拉普西洛夫扶起來，把他推出院子，而且正要說：「你不要在這裏煽動，你……」的時候，頓姆卡正靠在欄干上的門口突然起了一陣騷擾。拉普西洛夫的老婆從廚房裏跑了出來；一隻手提着裝了一窠鵝蛋的籃子，另外一隻手抱着一隻被雪和太陽眩花了眼睛，靜靜的躺着的鵝。頓姆卡毫不費力的奪下了她的籃子，但是老女人用兩隻手緊緊的抱着鵝。

「放手，你這賤東西，放手！」她叫着。

「鵝現在屬於集體農場，」頓姆卡抓住鵝的伸長着的頸子，大聲的說。女人抓着鵝的腿，他們互相朝反對的方向拉着，在門口彼此猛力的拖。

「還我，斜眼睛！」她尖聲的叫着。

「我偏不！」

「放手，我說！」

「這是集體農場的鵝，」頓姆卡喘着氣叫。「到春天牠會給我們孵小鵝。滾吧，老太婆，要不然我要踢你的肋骨了。你們已經吃够了鵝……」

披頭散髮的女人垂着口水，她的穿着氈靴的脚牢牢的抵住門檻，把鵝向她的身邊拖。開始的時候，鵝還昏迷的叫着，但是在沉默了，顯然是頓姆卡扼住了牠的喉頭。但是牠狂暴的撲着牠的翅膀，白色的柔毛和羽毛，雪片一樣的在門口飛旋着。再過一會，頓姆卡似乎就要勝利，就要把半死的鵝從女人的多節的手裏奪過來了。但是那時候鵝的脆弱的頸子的關節輕微的響着，於是從牠的軀體上分開了。女人的衣裙飛撲在她的頭上，轟然的從門口倒下，她的身軀沉重的在每一級階台上碰着。頓姆卡驚訝的叫了一聲，兩手僅僅拿着鵝的頭，倒在正放在他的背後地板上的籃子裏，把快要孵化的鵝蛋壓得稀爛。一陣巨大的笑聲，把屋頂上的冰柱震落了。拉普西洛夫站了起來，戴上他的帽子，憤怒的用手臂挽着他那流着口水，漠不關心的白癡兒子，拖着他差不多用一種奔跑的步子跑出了院子。因為憤怒和痛苦臉變黑了的他的老婆爬了起來，拂去了她的衣上的塵埃以後，她伸手去

檢起那還在階台上扭動着的，沒有頸了的鵝。但是在門口階台旁邊徘徊着一隻黃褐色的波佐伊種獵狗，看見鵝的頸上迸出鮮血，牠的毛豎了起來，突然一跳，就在女人的鼻子下面攫住了鵝，於是拖着牠繞着院子跑，引得小孩們吹着口哨，大聲的呼嘯。

姆姆卡把那一雙永遠驚奇的橙黃色的眼睛依然凝視着世界的鵝頭向那女人的背後拋去，走進了屋裏，有很久的時候，雜談、喧笑和騷擾的聲音在院子裏，在街角上蕩漾着，驚跑了枯樹極枝上面的麻雀。

第十二章

格內米雅其村的生活顛倒了；牠好像一匹暴烈的馬在一個障礙物的前面豎立起來了一樣。在白天，哥薩克們聚集在小路上，小屋裏爭辯着，討論着集體農場的事，發表他們的意見。四天中繼續的在每天晚上舉行着集會，每次繼續到鷄鳴。

在那些日子裏，拉古米洛夫變得好像生了一場長久的，危險的疾病一樣的消瘦了，但是達維多夫還是保持着他那種沉着的外貌，不過他的嘴唇以上的兩邊臉頰上的深深的剛復的皺紋，比以前更加顯露了。對於照例很容易動火，很容易捲入無謂的驚惶的拉茲米推洛夫，他設法漸漸的取得了他的信任，他的易怒的眼睛裏浮着充滿了確信的微笑，在村裏走着，察看着公共的畜舍。向那在管理委員會還沒有選舉出來以前被派去管理集體農場的阿卡提，他常常說道：

「我們給他們看！他們都會加入農場的！」

達維多夫派了一個騎馬的差人到區委會去報告他們，那時候，還祇有合格的人們中的百分之三十二，加入集體農場，但是要其他的人加入的工作正在以一種突擊的速度繼續着。

被逐出他們自己的住屋的富農們，寄居在他們的親戚朋友的家裏。弗羅爾把他的兒子鉄摩菲立即送到地方檢察官那裏去了以後，他和他的朋友，那個在貧農會議上不願意投票的波西奚夫同居着，於是在波西奚夫的狹小的，兩個房間的小屋裏比較活動的富農們開始聚集了，在白天，他們常常一個一個，或者兩個兩個的，抄着後路，從打穀場走進小屋去，這樣來避免人家聽或看見，或是引起蘇維埃當局的注意。到這裏來的，有大衛·格雅夫，有那被放逐了以後，變成了一個「基督的乞丐」的殘忍無情

的老騙子拉普西洛夫。有時候，雅可夫·洛濟支·阿斯托洛夫羅夫走來探着形勢。有許多堅決的反對集體農場的中農，像尼古拉·劉西尼亞一樣的人，也常常來訪問這個富農，參謀本部「貧農，除了波西奚夫以外，還有兩個：一個是瓦西里·阿丹曼查可夫，他很高，沒有眉毛，老是沉默着，禿頭像雞蛋一樣，面孔修飾得十分光潔，另外一個是尼基塔·訶普洛夫，他是以前禁衛軍砲兵中隊的砲兵，和坡德奚可夫同在一道服務，內戰期間，他常常逃避軍役，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他却參加了卡米克白軍上校阿西推莫夫的討伐隊。而這個就決定了訶普洛夫在蘇維埃制度下面整個的生活前途。從格內米雅其去的三個人：雅可夫·洛濟支·阿斯托洛夫羅夫和他的兒子，和老拉普西洛夫，一九二〇年在古西奚夫卡退却的時候，看見訶普洛夫在阿西推莫夫的部隊裏，佩一個伍長的白色肩章，帶着三個卡米克的哥薩克把三個從古西夫卡鐵路機關庫逮捕來的工人押到阿西推莫夫去受鞫訊。他們看見了他……訶普洛夫，當他從羅華洛西斯克回到格內米雅其，知道阿斯托洛夫羅夫和拉普西洛夫看見了他的時候，他遭受了多少犧牲呵！這位胸膊很寬的騎兵，在對革命的殘酷制裁的幾年間，曾經忍受着怎樣的恐怖呀！當任何馬匹在釘蹄鐵的時候，他可以抓住牠一隻後腿上的蹄子，叫牠不動，但是當他碰到狡猾的微笑着的拉普西洛夫的時候，他像被寒霜浸打着的過時的橡樹葉子一樣的顫慄着。他怕他比怕任何人都要利害。他每次碰到他的時候，他總是從他那麻痺的嘴唇裏嘶聲的說：

「老伯伯，不要讓一個哥薩克的靈魂毀滅罷，不要告發我！」

而拉普西洛夫總是用一種故意裝做的憤怒叫他安心。

「什麼話，尼基塔！上帝保佑你！什麼，我的胸口不是佩了一個十字架嗎？救世主教訓了我們：『憐憫你的隣人，同憐憫你自己一樣。』你想也不應當想，我會告你，要是我說，你割我的喉管，我不是那一種人。不過，你要援助我，要是……也許，在會議上，什麼人會反對我，或者政府要攻擊我……必要的時候，你要保衛我……『有施必有報。』你知道……那些拿着刀的人一定要死在刀下。不是這樣嗎？還有一件事：我要請你來幫助我耕田，上帝賜給我一個稍許有神經毛病的兒子，他不中用。而雇一個人又花費很大。」

尼基塔·訶普洛夫一年一年的「幫助」拉普西洛夫，替他耕田，替他收割和搬運，把拉普西洛夫的小麥在拉普西洛夫的打穀機上打好。以後他回到家裏，坐在桌邊，他的生着大東藍色鬍鬚的面孔埋在他的鐵一樣的手掌裏，想道：

「這事情要繼續多少時候？我要殺死他！」

雅可夫·洛濟支不用要求去逼迫他，而且從來也不去威脅他，因為他知道，如果他要向訶普洛夫不僅是要求一瓶伏特加酒，甚至於要求大量的別的什麼的時候，訶普洛夫是不敢不答應的。但是雅可夫·洛濟支常常同他喝一瓶伏特加酒，而且老是這樣的說：「多謝你款待我。」

「我希望酒把你噏死！」訶普洛夫總是這樣的想着，在桌子下面憤怒的捏着他的重重的拳頭。

波羅夫則夫還是住在雅可夫·洛濟支的家裏，他睡在雅可夫的老母親以前睡覺的小房間裏。她移到了廚房裏的火爐頂上，而在她的房間裏，波羅夫則夫躺在短榻上，兩隻赤着的腳伸去抵在火爐的暖熱的背面，差不多沒有停息的吸着煙。在晚上，他在人都睡了的房子裏四圍走動。沒有一扇門發出軋拉的聲響，因為每一個樞鈕上都小心的塗了鵝油。有時候，他會把他的毛皮短褐搭在肩膀上，熄了香煙，走去看看那藏在穀殼倉裏的他的馬匹。長久的站在那裏的馬會用一種顫動的，低沉的嘶聲歡迎着他，好像牠知道了現在不是大聲的表露牠的感情的時候一樣。牠的主人會用手撫着牠的全身，用他那剛強的，鋼鐵一樣的手指摸着牠的腿關節。有一次，在一個特別黑暗的晚上，他從倉裏牽出他的馬，騎着跑到草原去。在快要天亮的時候，他回來了。馬濕得好像用汗水洗了一個澡一樣，牠的橫腹鼓脹着，牠帶着一種苦重的，不常見的顫慄，抖動着。在早晨，波羅夫則夫對雅可夫·洛濟支說道：

「我到了我的鎮上，他們在那裏找我，哥薩克準備暴動，祇等着命令。」

當格內米雅其居民被召集去開第二次全體大會討論集體農場問題的時候，雅可夫·洛濟支在他的指使之下，向大家要求加入他的明敏的實際的演說，使達維多夫感到難於表現的快樂，而且因為在村裏很有權威的洛濟支聲明加入以後，立即有三十一個請求書遞了進來。

在會議上關於集體農場，洛濟支說了一些漂亮的話，但是第二天，他走過各家，用波羅夫則夫的金錢款待那些反對集體農場的可靠的中農，雖然他自己僅僅喝了一點點酒，他說的話完全兩樣了。

「你是一個傻瓜朋友，」他說。「加入對於我比對於你切要得多，我不敢反對。我的境况還好，我很容易被他們把我當做富

農趕出我的農場。但是你爲什麼要加入呢？你看不見那重擔嗎？在集體農場裏，他們會把你的頭朝下面縛着，使你永遠的看不見太陽。」於是他開始低聲的重覆着他已經暗記着的教訓：一個暴動快要起來了，在集體農場，女人會公有。而且要是他的聽衆表示順從，憤怒的願意犧牲一切的時候，他就誘騙，懇求，用那種當「我們的人」從外國回來的時候會要報復的話來威嚇，終於達到了他的目的。回去的時候，他約了他加入「同盟」。

一切都順利的進行着。雅可夫·洛濟支招募了三十多個哥薩克，嚴格的囑咐了他們不要和任何人說到他們已經是「同盟」的盟員，或者他們和他的談話。但是一天晚上他偶然走到富農「參謀部」去完成他的招募。他和波羅夫則夫對於被放逐的富農和他們周圍的人們有一種不能動搖的希望，而且把他們留在最後，想着要求他們的支持是够容易的事。但是在那裏他碰到了最初的挫折。他用大衣包裹着身體，在黃昏以前他到了波西傑夫的屋子裏。沒有人住的居室燒着一個火爐。他看見所有的富農都已經聚集在那裏。房東鉄摩菲·波西傑夫跪着在把砍細的柴片投進火爐。在長凳上，在那堆積在一個角落裏，有着像聖喬治十字勳章的綬一樣的黑色的和橙黃色的條紋的南瓜堆上，坐着弗羅爾·拉普西洛夫，格雅夫·尼古拉·劉西尼亞，瓦西里·阿丹曼查可夫和砲兵訶普洛夫。弗羅爾的兒子鉄摩菲，背對着窗，站在那裏。他就是在那一天從區鎮上回來，正在訴說檢察官對於他的嚴厲的對待，檢察官沒有考慮他的控訴，却要逮捕他，把他送到區上去。當洛濟支進去的時候，鉄摩菲漸漸的沉默下來，但是他父親激勵的說：

「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鉄摩菲，你用不着怕他。」

鉄摩菲講完了他的故事，於是眼睛裏閃耀着光輝，說道：

「世道是這樣的壞，如果有什麼組織加入的話，我願意騎着我的馬，去流共產黨徒的血。」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世，艱難的時世。」雅可夫·洛濟支同意的說。「但是如果就祇是這樣，我們還得感謝上帝……」

「但是還有更壞的事嗎？」弗羅爾不平的說。「他們沒有觸動你，你够舒服了；但是他們已經吃掉了我的麵包。你和我在沙皇時代，差不多過着同樣的生活，現在你一切都好，而我連最後一雙氈靴都被搶去了。」

「我不是在想着那樣的事。我害怕有別樣的事會要發生。」

「會要發生什麼別樣的事？」

「戰爭也許。」

「但願這樣勝利的聖者喬治會保佑我們！但願現在就來罷！福音書上這樣的寫着……」

「我們要像維奧辛斯卡的人在一九一九年一樣，拿着短棍幹起來。」

「我要活活的挖出他們的腸子……」

阿丹曼查可夫，在內戰的時候，他的喉嚨受了傷，因此，他的聲音像收笛一樣的細而不清楚，他這樣的說：

「人民完全變得像魔鬼一樣，他們用他們的牙齒來咬人。」

雅可夫·洛濟支謹慎的暗示着，附近的區域已經顯露着不穩，有些地方，人民已經在用哥薩克的方式教訓共產黨，好像他從前教訓那些結納莫斯科人討厭的哥薩克首領一樣——他們的被教訓是够簡單的，人民在他們的頭上套着袋子，把他們拋到水裏去。他低低的，很有節度的說着，考量着每一句話。他順便的提到，北高加索地方到處都很不安，在頓河下流區域，女人已經公有了，共產黨最先和別人的老婆公開的睡覺，而在春天會有外國軍隊侵入。他說，這些事情是上一個禮拜在格內米雅其過身的他一個軍官朋友，他的一個聯隊裏的同伴告訴他的，祇有一件事雅可夫·洛濟支瞞着了：就是這個軍官還藏在他的家裏。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說話的尼基塔·訶普洛夫問他道：

「雅可夫·洛濟支，把這個告訴我們，假使我們真的暴動起來，殺掉我們這裏的共產黨，以後怎樣？我們可以對付民警，但要從鐵路上了派了兵來呢？誰領導我們去反對他們？我們沒有什麼軍官，我們都是沒有知識的人，看着天上的星我們才認得路。但是在打仗的時候，兵士是不亂動的，他們觀察着道路和地圖，參謀部擬好計劃。我們有很多的手，我們却沒有頭。」

「我們也有頭。」雅可夫·洛濟支激怒的向他保證。「軍官們會出來的。他們受的訓練比紅軍司令官還要好，他們是從軍官學校出身去做司令官的。他學習了高尙的科學。而紅軍有些什麼司令官呢？拿我們的瑪加爾·拉古爾洛夫來講罷。他可以殺人的頭，但是領導一個中隊他有半點用處嗎？決沒有。他曉得看地圖嗎？」

「但是軍官從什麼地方來？」

「女人養出他們來，」雅可夫·洛濟支變得不耐煩了，做什麼，尼基塔，你好像一個粟子殼吊在羊毛上一樣的吊着我。』從什麼地方來？』從什麼地方來？』我怎麼知道他們從什麼地方來呢？」

「他們會從外國來；當然，他們會來的。」弗羅爾引起了希望，預嘗着叛亂和復仇的流血的快味，他滿足的張大着他的那個完整的鼻孔，喧嘩的吸着充滿了煙霧的空氣。

訶普洛夫站起來，用他的腳踢開了一隻南瓜，於是撫着他的大束的蒼色鬍鬚，動人心意的說道：

「也許會那樣吧……但是哥薩克現在漸漸的有了見識了。上一次暴動的時候，他們遭受了殘酷的懲罰。他們不會反叛了，古班不會響應……」

雅可夫·洛濟支的白色鬍鬚裏浮着微笑，說道：

「他們會大家像一個人一樣的暴動起來！整個的古班會燃燒起來。鬥爭就是這種樣子的，一會你被壓在下面，背胛骨緊貼着地，不久你就要翻身騎在敵人的上面，把他壓碎。」

「不，兄弟們；隨便你們怎樣說，我不贊成這件事。」訶普洛夫說，因為他的決心，他冷了下來。「我自己不要去反叛政府，而且我也不勸別人這樣做。你慫恿人家去幹這樣的事是沒有用的，雅可夫·洛濟支。在你那裏過夜的軍官是一個陌生人，是不可靠的。他把泥水攪起來，於是自己走開了。但是我們却要再去喝牠。在上一戰爭當中，他們叫我們去反對蘇維埃政府，他們在哥薩克的肩膀上縫上肩章，使他們成爲半生不熟的軍官。但是他們自己留在後方，在參謀部裏，同那些生着細長的腿子的年青的姑娘們作樂。算賬的時候是誰還了大家的掌賬？你記得嗎？在羅華洛西斯克的碼頭上，紅軍殺卡米克人的頭的時候，軍官和其他上流社會的人們已經上了開到溫暖的外國去的輪船了。一切頓河地方的軍隊像一羣羊一樣的被趕到羅華洛西斯克，但是將軍們呢？噢！不錯，有一件事情我要問你。在你家裏睡了一晚的那位「大人」——還藏在你的家裏嗎？我看見你不祇一次的提一桶水走到穀殼倉裏去。」洛濟支提水到那裏去幹嗎？我想，那裏有什麼東西要喝水呢？』於是當我留心去聽的時候，我聽到有一匹馬在嘶叫。』訶普洛夫看着阿斯托洛夫羅夫的面孔變得和他的白色鬍鬚一樣的白，他暗暗的感到滿意，房間裏大家都有一種驚恐和不安的感覺。一種狂喜使訶普洛夫的胸部脹大起來了；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聽着他的聲音好像是別人在說話的聲音一樣。

「我並沒有留着什麼軍官在家裏。」洛濟支低聲的說。「嘶叫的是我的母馬，我從來沒有提水到穀穀倉裏去過。不過有時拿些喂豬的殘剩飯去。我們在那裏喂了一隻豬。」

「你的小母馬的聲音我熟悉的，你不能那樣騙我。但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不過我是不參加你們這事的。」訶普洛夫戴起他的毛皮帽，於是，四面看了看，向門邊走去。拉普西洛夫攔住他的去路。老頭子的白鬍鬚顫抖着，他擺開一個奇異的，露着的勢子站在那裏，伸開他的手臂，問道：

「去告我們的密嗎，猶大（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出賣耶穌者——譯註）你要出賣你自己嗎？但是假使有人告訴他們說你會經和卡米克人在討伐隊……」

「不要咕噓了，老頭子！」訶普洛夫把他那生鐵一樣的拳頭舉到拉普西洛夫的鬍鬚邊上，帶着一種冷淡無情的憤怒說。「我自己去自首，我要說，『我參加過討伐隊，我是一個伍長，裁判我罷。』但是，」他懶聲懶氣的說，「你也看看你自己吧，而你，你這老狗而你……」訶普洛夫喘着氣，呼吸從他的胸底嘶啞的喘哮出來，像風在鐵匠的風箱裏透出一樣。「你吸乾了我的血，現在也讓我壓服你一次吧！」

他在拉普西洛夫的臉上沒有揮動手臂的就勢打了一記，於是對那栽倒在門柱旁邊的地板上的老頭子連看也不看一眼，砰然把門關上，走了出去。鐵摩菲·波西奚夫拿過一個空桶，拉普西洛夫跪了下來，頭伏在桶上。黑色的血好像從一根完全切開了的靜脈管裏流瀉出來一樣，從他的鼻孔流下。在困惑的沈默裏，祇有拉普西洛夫的呻吟和切齒，和血點從他的鬍鬚上滴在提桶邊上的滴答滴答的聲音可以聽到。

「現在我們完了，一定的。」有一個大的家庭的格雅夫這樣的說。尼古拉·劉西里亞立即跳了起來，於是，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甚至於沒有停下來戴上他的毛皮帽，他跑出了小屋。阿丹曼查可夫比較沈着的跟在他的後面，一邊走一邊用他那細小的嘶啞的聲音說道：

「我們要散去，要不然我們會在這裏被捕。」

雅可夫·洛濟支坐在那裏有幾分鐘沒有說話。他感覺得他的心臟好像腫了起來，而且要跳進他的喉嚨一樣。他覺得呼吸

很困難。血在他的腦子裏猛烈的沖擊着，他的額上冒着冷汗。許多人走了以後，他才站起來，於是，謹慎的繞過伏在提桶上面的拉普西洛夫，低聲的對鐵摩菲說：

「同我一道去。」

鐵摩菲默默的穿上他的短衣，戴上他的帽子。他們走了出去。村裏最後的燈光都熄滅了。

「我們到哪裏去？」鐵摩菲問道。

「到我家裏去。」

「做什麼？」

「你以後會知道的。讓我們走快一點罷。」

雅可夫、洛濟支故意從村蘇維埃走過。裏面很黑闇，窗子都黑黢黢的張開着口。他們走進了雅可夫的院子。走近門口的時候，他站住，扯了扯鐵摩菲的短衣袖。

「在這裏等一等，」他說。「以後我來叫你。」

「好。」

雅可夫敲了敲門，他的媳婦把門好的鐵門抽開。

「是你麼，父親？」她問。

「是的。」他順手把門緊緊的關上，於是不走進廚房，却去敲波羅夫則夫的房間的門。一個嘶啞的低聲問道：

「是誰？」

「是我，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可以進來嗎？」

「可以，進來吧。」

波羅夫則夫正坐在窗子對面的桌旁寫字，窗子用了一條黑色披肩遮掩着。他用那巨大的浮着青筋的手掌掩了他寫的東西，回轉頭來：

「唔，有什麼事？」他問。「形勢怎麼樣？」

「不好發生了事……」

「什麼事快說罷！」波羅夫則夫跳了起來，把他那寫了字的紙頭插進了口袋裏，急急的扣起他的緊身衣的領子，於是他的臉，湧着血，變成紫色了，像一隻準備要跳的巨大的，捕捉生物的野獸一樣，向前面緊張的彎着身體。

雅可夫·洛濟支亂雜的把那在波西奚夫家裏發生的事告訴他聽。波羅夫則夫默不做聲的傾聽着。他的小小的青色的眼睛從那深深的眼窩裏固定不動的凝視洛濟支。他的拳頭捏攏又張開，慢慢的伸直他的身體，終於他的修飾得光光的嘴唇，可怕的扭着，他跨步的走到洛濟支的面前。

「你這惡棍！你這白頭怪物，你媽的，你要毀滅我嗎？你要毀滅事業嗎？你已經用你的愚蠢的不小心把事業毀了一半了。我是怎樣吩咐你的？我是怎樣吩咐你的？」他反覆着，強調着每一句話。「你應當一個一個的試探他們，先看他們想些什麼。但是你卻像一頭牛跑下河邊一樣的同他們跑去！」他的被窒息的，斷斷續續的低聲的小語，使得洛濟支的臉色變得蒼白，更增加了他的恐怖和驚慌。「現在我們怎麼辦？他已經告發了嗎？這個訶普洛夫告發了呢？還是沒有呢？哦！開口吧，你這格內米雅其的癡漢，他沒有嗎？他到那裏去了？你跟過他嗎？」

「沒有……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大人，我們現在完了！」雅可夫抱着他的頭。一滴小小的眼淚從他的褐色臉頰上滾到了他的白色鬍鬚上。但是波羅夫則夫僅僅咬着他的牙齒。

「你這女人！我們應當做點事。我們應當行動起來，不要……你的兒子在家嗎？」

「我不知道……我帶了一個人來了。」

「誰？」

「弗羅爾的兒子。」

「哈哈！你爲什麼帶了他來？」

他們的眼光碰着，不用說話，他們互相理會了。雅可夫·洛濟支首先轉開了他的眼睛，對於波羅夫則夫，「這孩子可靠嗎？」

的問話，他祇默默的點了點頭。波羅夫則夫從釘上兇猛的扯下他的羊皮短衣，從枕頭下面拖出他的新擦過的手槍，把槍身轉了一轉。彈頭的鏢在藥膛的隙口閃着光輝。

當他扣好他的短衣的時候，波羅夫則夫好像在戰場上一樣的嚴厲的命令道：

「帶一把斧頭。引我們走最近的路。幾分鐘可以走到？」

「不遠，大概要走過八家人家。」

「他有家庭嗎？」

「祇有一個老婆。」

「隣家離他家裏很近嗎？」

「一邊是一個打穀場，另外一邊是一座菜園。」

「離村蘇維埃呢？」

「離開很遠……」

「走吧！」

當洛濟支走到薪柴屋拿斧頭去了的時候，波羅夫則夫用左手抓住鐵摩菲的肘，小聲的說：

「絕對服從我的命令！我們到那裏的時候，我的年青人，改變你的聲音，說你是從村蘇維埃來的衛兵，說你給他帶了一張文書來。我們一定要使得他自己來開門。」

「請你注意，同志……：我不知道我叫你什麼……：這個詞普洛夫像一條牛一樣的強壯。要是你不小心，他可以用他的光拳頭打得你流血……」鐵摩菲開始凌亂的說。

「不要響！」波羅夫則夫打斷他的話，對洛濟支伸着手。「拿過來！引路！」

他把那個在維可夫的手裏捏得很溫暖，很潮濕的斧頭的槐木柄插在他的羊皮衣服下面的褲帶上，扯起他的外套的領子。他們默默的沿着小路走。和波羅夫則夫的巨大的，強壯的身體相比，鐵摩菲好像一個小孩。當他在這跨着不定的步子的軍

官旁邊走着的時候，他煩擾的望着他的面孔。但是黑闇和扯起的領子使他看不大清楚。

他們爬過一道柔枝編造的籬笆，走進打穀場。

「踏着足跡走，這樣我們就祇留下一個人的足跡了。」波羅夫則夫小聲的吩咐着。

像一隊狼一樣，他們一步一步的從那不會被人踐踏的雪上走過。在通到訶普洛夫的院子去的耳門邊，洛濟支用手按着他的左邊的身體，悽慘的小聲叫道：

「哦，我的上帝！」

波羅夫則夫指着門。

「敲門！」鉄摩非與其說是聽到了波羅夫則夫這個命令，不如說是從他的唇皮竊動上猜到的。他輕輕搖得門門響，於是立刻聽到他旁邊戴白羊皮帽的生人的手指激烈的摸索着，一面解開他那羊皮衣的鈕扣。鉄摩非再敲了敲門。雅可夫·洛濟支恐怖的望着一隻從一架放在露天畜舍裏的犁的下面爬出來的小狗。但是小狗凍得僵了，靜靜的張着口，開始嗚咽，隨即向那蓋着蘆葦的地窖跑去了。

訶普洛夫猶豫不決的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為走路的緣故，多少平靜了一點。他的老婆替他安排了晚飯。他毫無食慾的，吃着憂愁的說道：

「這時候我可以吃一個鹽漬西瓜，瑪利亞。」

「喝了酒頭痛嗎？」她微笑着。

「不，我今天並沒有喝過酒。明天，我要去告訴政府，我參加過討伐隊。我再也不能夠忍受這個了。」

「那真是一個好主意！你今天在做什麼夢？我不懂。」

尼基塔微笑着，扯着他的大束的，薑色鬍鬚，當他躺下去睡的時候，他用一種嚴肅的語調說道：

「你最好替我準備點土司，或者燒點什麼新鮮的食物罷。我要坐牢去了。」

於是，沒有理會他的老婆的勸諫，他張開眼睛躺在那裏想：「我要自首，而且要告發阿斯托洛夫。讓他們也坐一坐牢，這些魔鬼！但是他們會把我怎樣處置呢？我想他們不會槍決我。我會吃三年左右的官司，押到烏拉爾山去砍伐木材，於是乾乾淨淨的出來。那時候再沒有人拿我的過去來責我。我再不要因為我的罪惡來替別人作工了。我要坦白的告訴他們，我是怎樣加入了阿西推莫夫的部隊的。我要對他們說，『你知道，我從前線上逃了生，誰願意拿他自己的頭去擋槍彈呢？』讓他們裁判罷，事情過了這樣久了，他們會判得我很輕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他們。我自己沒有槍決過人，那是真的，至於打人……唔，我用鞭子打過哥薩克的逃兵，和那做了布爾雪維克的人。在那時候，我是比黑夜還要黑暗的，我不知道什麼是什麼，或者是應當走哪一條路。」

他睡着了。他很快的被敲門的聲音把他從初睡中驚醒。他躺着聽，詫異着誰會在這樣夜深的時候來找他。敲門的聲音又起了。他不耐煩的呻吟着，開始起來，準備點起燈盞，但是他驚醒了他的老婆，她小聲的說：

「又是開會麼？不要點燈。白天夜晚都不得安寧……他們完全發瘋了，詛咒他們！」

尼基塔赤着腳走到門口。

「誰？」他問。

「是我，尼基塔老爹，從蘇維埃來的。」

聽到一個不熟悉的孩子一樣的聲音，尼基塔感到一種不安的感覺，一種驚駭的暗示，他問道：

「是的，但是你是誰？你要幹嗎？」

「是我，尼古拉·古金可夫。我給你帶來了主席給你的一張字條，他叫你馬上到蘇維埃去。」

「把字條從門底下遞過來罷。」

門外有一剎那間的沈默。從白色羊毛帽子的下面投出一種威嚇的，命令的眼光，於是，有一瞬間不知道怎辦的鐵摩菲找到了一個出路。「你收到字條應當簽字，開門吧。」他說。

他聽到阿普洛夫不耐煩的退後，聽到他的光腳掌在門口的木地板上拖着走。門打開的時候發出軋拉的聲響。在黑暗的背景的前面，嵌在門框裏，阿普洛夫出現了。在這同一個瞬間，波羅夫則夫左腳踏過門檻，於是，揮着斧頭，斧頭的粗大的一端正擊

在訶普洛夫的鼻樑上。

像一隻在屠場裏被屠斧擊倒的牛一樣，尼基塔跪了下去，於是慢慢的仰天倒下來。

「進來！門好門！」波羅夫則夫差不多使人聽不見的吩咐着。他摸着斧頭的柄，於是把斧頭依然捏在手裏，推開門廊上的裏門。從那放着牀的角落裏傳來一陣粗布的沙沙的聲響和一個女人的不安的聲響：

「你跌倒了什麼東西嗎？什麼人，尼基塔？」

波羅夫則夫拋了斧頭，手臂伸了出來，衝到牀邊。

「哦，天……！是什麼人呀？救命！」

鐵摩菲痛苦的顛頭倒倒的走上門口的階台，跑進了屋子。他聽到屋角上的窒息和掙扎的聲音。波羅夫則夫壓在女人的身上，用一個枕頭蒙了她的臉，而且正在扭着她的手，用一條毛巾把牠們綁縛起來。他的肘在女人的移動着的柔軟的乳房上滑過，在他下面，她的胸部帶着彈性的陷落下去。當她要從波羅夫則夫下面掙脫的時候，他感到她的強壯的肉體的暖味，她的心臟像被捕的飛鳥一樣的劇烈的跳動。突然的，瞬間的，一種強烈的慾望在他身體裏面燃燒起來，但是他咆哮着，憤怒的把他一隻手伸到枕頭下面，用力扭開女人的口，好像她是一匹馬一樣。在他的彎曲的指頭下面，她的被撕裂了的唇皮好像橡皮一樣的陷落，於是慢慢的滑開了；他的指頭摸到了溫熱的血。但是女人不再發出長長的，抑壓着的尖叫了，因為他把她的衣裙揉成一個球，塞進了她的口裏，一直塞齊了她的喉管。

他把鐵摩菲留在縛着的女人的旁邊，於是像一匹患鼻疽病的馬一樣，呼吸很艱難的，走到了門口。

「火柴！」他要求着。

雅可夫·洛濟支劃了一根火柴。在薄弱的光線裏，波羅夫則夫向訶普洛夫俯着身體，他仰面的躺在那裏，他的腿子難看的捲縮着，他的臉頰緊緊的貼在土地板上。他在呼吸，他的寬闊的胸脯不規則的起落着。每一呼吸，他的蒼色的鬍鬚都要浸在紅色的血泊裏。火柴熄了。波羅夫則夫摸着去探看訶普洛夫的被斧頭砍傷的地方。碎骨在他的手指下面察察的響。左眼皮完全浮腫了。

「讓我走……我不忍看見血。」雅可夫·洛濟支小聲的說。他好像得了瘧疾一樣的戰慄着，他快要站不住腳了。但是，波羅夫則夫沒有回答他的請求，吩咐道：

「把斧頭拿來。在牀那裏。」

水使得訶普洛夫甦醒了。波羅夫則夫把膝頭壓在這個哥薩克的胸口，用一種吹口笛一樣的小聲問道：

「你告發了嗎，叛徒？說！」他轉向雅可夫。「噫，你點一根火柴！」

火柴又在訶普洛夫的面孔和他半開着的眼睛上照了一兩秒鐘。雅可夫的手顫動着，小小的火焰也顫動着。黃色的光點在門口的屋頂上垂下來的蘆葦的小束上舞動。火柴燒到了末尾，燒灼着雅可夫的指甲；但是他不覺得痛。波羅夫則夫把他的問話重覆了兩次，於是他開始反曲訶普洛夫的指頭。受傷的人呻吟起來，突然翻身俯伏在地上，於是，慢慢的，痛苦的，他掙扎着把軀體撐在兩隻手和兩個膝頭上。波羅夫則夫發出緊張的喉聲，又竭力把他翻轉身來，但是這砲兵的熊一樣的力氣使他能够站起來。他用左手抓住洛濟支的衣帶，右手抱住波羅夫則夫的頭頸。波羅夫則夫把下巴緊靠在他的胸口。避免訶普洛夫冰冷的手指扼他的喉管，於是叫道：

「燈！該死的東西！燈，我說！」在黑暗裏他的手摸不着斧頭。

鐵摩菲從廚房門口伸出頭來，用一種大聲的耳語說道：

「噫，你截他的肚皮，用斧頭的刀口截他的肚皮，這樣他會說的。」

波羅夫則夫現在拿到了斧頭，他用巨大的力氣，掙開了訶普洛夫的擁抱，於是用斧頭的鋒利的刀口砍他：一下，兩下。哥薩克倒下了，倒的時候，他的頭撞在門口的長凳上，一個提桶被撞得飛開了，提桶落下的聲音像是一聲槍響。波羅夫則夫咬着牙齒，結果了倒在地上的訶普洛夫，他用他的腳探着他的頭，於是用斧頭劈了下去。他聽到血像拔開了塞子一樣的潺潺的流瀆。於是他把洛濟支強迫的推進屋裏關上門，低聲的說道：

「你是一個流涎水的胆小鬼，按着女人的頭；我們得問問看他有沒有來得及告密。你按住她的腿，我的小伙子。」

波羅夫則夫伏在被綁的女人身上。從他身上發出含着麝香的苦味的汗臭。他小心的一個字一個字的發着音問道：

「今天晚上你的丈夫回來以後，他到蘇維埃或是別的地方去過嗎？」

在屋子的薄暗裏，他看着恐怖得發瘋，而且被那沒有流出來的眼淚浸得腫起來了的兩隻眼睛和窒息得發黑的一副面孔。他開始感到不舒服，想跑到露天底下去。抑制着他的憤怒和嫌惡，他用指頭抵着她的耳朵背後。她爲了這種可怕的痛苦掙扎着，她暫時的失掉了知覺。於是她醒過來，突然用她的舌頭，她抵出了那浸透着抵液的，塞在她口裏的布球。但是她沒有叫喚，僅僅用一種微細的，嗚咽的小聲懇求道：

「朋友，朋友饒了我吧！一切我都講！」

她認識雅可夫·洛濟支，她和他一同做過人家的教父母；七年以前，她的外甥施洗的時候，她和他一同做了他的教父母，於是好像結舌一樣，她艱難的動着她的可怕的被撕裂了的嘴唇。

「親人！我的親愛的！這算什麼？」

波羅夫則夫驚駭的，用他的寬闊的手掌掩着她的口，帶着一種希冀對手發慈悲心的突然的希望，她竭力想用她那染血的嘴唇吻他的手掌。她是怎樣的想活呵！她恐怖得要死。

「你的丈夫到什麼地方去過嗎？」他問。

她否定的搖着她的頭。雅可夫·洛濟支抓住波羅夫則夫的手臂。

「你……你老人家……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他口吃的說，不要觸着她！我們要威嚇她，她不會說！她永遠不會說！」

波羅夫則夫把他推開了。在整整的這些時候，他第一次用他的手背揩他的臉，一面想道：「她明天會說了出去！但是她是一個女人，一個哥薩克女人，這對於我，對於一個軍官是一種可羞的事；詛咒她！我要掩了她的眼睛，這樣她看不見她的結局！」

當他把她那粗麻布襯衣包着她的頭的時候，他的視線暫時間落在這個沒有養過小孩子的三十歲的女人的均整的肉體上。像一隻中了槍彈的巨大的白鳥，她一條腿縮着，側身的躺着。在薄闇裏，波羅夫則夫突然看見她的兩個乳房中間的凹處和她的微黑的腹部開始閃着光輝，他仔細一看的時候，那上面很快的蒙着一層汗。「她猜着了！我包住她的頭的道理，她媽的！」波羅夫則夫叫了一聲，把斧頭口砍在包着她的臉的襯衣上。

雅可夫·洛濟支突然感到一種長長的抖戰震蕩她的身體。叫人發嘔的新血的腥味襲着他的鼻孔。他顛蹩的走到火爐邊，於是一陣可怕的嘔吐的發作震動他的身體，痛苦的把胃裏的東西全吐了出來。

在門廊外面，波羅夫則夫像醉了酒一樣的搖蕩着；他的嘴唇貼在欄干上，舐着那新落在欄干上面的羽毛一樣的柔雪。他們走出了耳門。鉄摩菲落在後面，繞過小屋，向學校方面透過來。手風琴的琴音的地方走去。一羣村裏的男女聚集在學校附近，唱歌跳舞。鉄摩菲推開姑娘們，走進了圈子裏，向手風琴奏者要求手風琴。

「鉄摩菲，替我們奏一個吉卜西的連環舞曲罷。」姑娘中間的一個要求他。

他打算把手風琴從牠所有者的手裏拿過來，却掉下了。他低聲的笑着，再又伸出他的手，於是在他還沒有把皮帶套在左肩上面以前，再又把牠掉了。他的指頭不聽他的話。他竭力的用指頭在鍵上移動，笑着，於是把手風琴還了人家。

「他在什麼地方喝醉了？」一個姑娘說。

「看他真喝了酒嗎？」

「他嘔壞了一身衣，真好看。」

姑娘們離開了他。手風琴所有者不滿意的吹落了風箱皮褶上的雪，開始不正確的奏着「吉卜西」舞曲。姑娘裏面最高的一個人，人們說她「生來做保標的」烏利娜·阿克凡丁娜，走進圈子，她的矮跟的鞋子，在雪裏沙沙的踏着，她的手臂兩邊攤開，身軀像牛鞭一樣的彎曲起來。「我要在這裏一直坐到天亮。」鉄摩菲好像想着人家的事情一樣想着，「這樣，要是調查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我。」他站起來，於是，故意假裝醉了酒，蹣跚的走到一個坐在學校的階台上的姑娘身邊，頭倒在她的溫暖的膝頭上面。

「替我捉虱子，我的親愛的。」他說。

但是雅可夫·洛濟支盡情嘔過以後，於是面孔像椰菜葉子一樣的青，一到家就睡倒在牀上，再沒有從枕上抬起頭來。他聽着波羅夫則夫在一個盆子裏洗手，潑着水，發出粗聲的鼻息，於是走進了他的房間。半夜，隊長走出來，叫醒主婦，問道：

「你有菓汁嗎？給我一點我喝。」

他喝着菓汁。(雅可夫·洛濟支從枕頭上用一隻眼睛窺看着他。)他取出一片糖浸的梨，咀嚼着，於是走了出去，點起一枝香煙，撫着他的女人一樣平滑的，有絨毛的胸部。他走進他的房間，把他的赤腳伸到還很溫暖的火爐背上。在晚上他喜歡壓着他的因爲風濕病而疼痛的腿子。在一九一六年冬天，當他對皇帝盡着忠誠，保衛祖國的時候，他游過布格河，凍壞了他的兩隻腳。從那時候起波羅夫則夫老是依戀着溫暖，依戀着氈靴的溫暖……

第十三章

達維多夫來到格內米雅其的一週間，許許多多的問題像一垛牆一樣的豎立在他面前。晚上從村蘇維埃或是設在鐵推克的廣大的房子裏的集體農場辦公處回來的時候，他很久很久的在他的房間裏上下的走動，吸着煙，閱讀「真理報」和「鐵推報」於是又想到格內米雅其的人民，想到集體農場，想到過去一天中的許多事件。像一隻被獵獲的狼一樣，他想從那和集體農場相關的思想的圈子裏逃出，他想起了他的布替洛夫工廠的工場，他的朋友，他的工作。他想到那裏一定有不少的變動，而且那一切都是在他不在的時候發生的，想到他再不能夠整夜的坐在那裏去想一個環帶牽引的構圖，竭力的去找出一個改良速度調節器的新的方法，想到另外一個人，也許是那個有自信的哥爾德·西密托正站在他的浮動的却很準確的機械旁邊，想到雖然在送別二萬五千動員工人的時候，他們有過許多熱烈的演說，但是顯然他們已經把他忘記了，當他想到這一切事情的時候，他感到一種輕微的憂鬱。於是突然他的思想又轉到了格內米雅其，好像有人在他的腦子裏鹵莽的推開了一座水門，把他的沈思的流，轉變了一個方向一樣。在他到鄉下來工作以前，他並不是一個朴素的都會人，但是，在他沒有來到格內米雅其的時候，他沒有認識階級鬥爭的一切複雜性，牠的錯雜的糾結和常是取一種秘密形式的進展。他不能理解，雖然集體農業有着很多的好處，大部份中農還是頑固的不願意參加。他找不到理解許多人和他們內在關係的正確的鎖鑰。鐵推克以前是一個遊擊隊，而現在是一個富農和仇敵。鐵摩菲·波西奚夫是一個貧農，但却公開的擁護富農。像阿斯托洛夫這樣一個很有才智的農民審量的加入了集體農場，但是拉古爾洛夫却對他採取了一種警戒的敵視的態度。格內米雅其所有的居民都在達維多夫的心眼

面前映過。他們中間有許多爲他不理解，隱藏在一種感觸不到的帷幕之後的東西。村落好像是一座新型的複雜的摩托，達維多夫專心的緊張的研究牠，竭力想去在理解牠的機構，去看清每一細部，去注意這架複雜機器的每天連續的鼓動的每一個中斷。

貧農訶普洛夫和他的老婆的神秘的慘殺使他推斷在這座機器裏面一定有某種祕密的機件在動着。他模糊的推測訶普洛夫的死和集體化運動和粉碎那正在崩潰的小農的城壁的這種新要素有着因果的關係。發見那兩具屍首的早晨，他同拉茲米推洛夫和拉古爾洛夫談了很久，他們也和他一樣，還祇能够猜想和推測。訶普洛夫是一個貧農，以前是一個白黨，他對於村裏的公共的生活並不極積的參加，却很奇異的做了富農拉普西洛夫的追隨者。說槍劫是謀殺的動機的話，顯然是荒謬，因爲他的財物都沒有觸動，而且實在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取的。拉茲米推洛夫對這問題這樣的解答：

「一定是爲了女人的事衝撞了人家。他一定是偷了什麼人的老婆，爲這樣，他們把他殺了。」

拉古爾洛夫沒有做聲，他不歡喜說出他的腦子裏面的還欠考慮的事。但是當達維多夫推測富農的什麼人和這事情有關係，而且提議把他們立刻逐出村莊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絕對贊成他。

「毫無疑義的，殺死訶普洛夫的人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說，「把這些毒蟲送到北極地方去吧！」

拉茲米推洛夫笑起來，聳一聳他的肩膀。

「當然，他們應當趕出村去。」他回答道，「他們在阻止人們加入集體農場。但是訶普洛夫不是他們謀害的。他和他們沒有關係。不錯，他依靠着拉普西洛夫，他常常替他做工，但那不是因爲他要飽肚皮的緣故嗎？他爲他的窮困逼迫着，那就是他到拉普西洛夫那裏去的道理。我們不能讓一切都叫富農負責；不要想入非非吧，兄弟們！隨便你們怎樣說，這事情一定有一個女人夾在裏面。」

從區鎮上來了一位檢查官和一位醫生。兩個屍首施行了解剖，訶普洛夫和拉普西洛夫的隣居都受了訊問。但是檢查官還是不能够找出一點可以發見謀殺者和他們的動機的線索。第二天，二月四號，在集體農場農民的全體大會上全場一致通過了一個把所有的富農家族逐出北高加索地域的決議。在這同一個會議上還批准了由臨時代表選舉出來的集體農場的管理委員。雅可夫·洛濟支也選做了委員。他的候補資格雖然有拉古爾洛夫的反對，但是得到了達維多夫和拉茲米推洛夫的有力的

支持。另外幾個委員是帕維爾·羅比西金、頓姆卡·烏莎可夫和勉強通過的阿卡提，第五個是達維多夫，他以一個滿場一致，毫無異議的票數當了選。前天所接到的農業組合區辦公處的來信大大的幫助了達維多夫的當選信上寫着黨的區委會取着農業組合區部的同意，推薦區委代表達維多夫同志做集體農場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大會花了很多的時間討論着農場的名字。拉茲米推洛夫最後發言。

「我反對『赤色哥薩克』這個名字，」他說，「因為這是一個死去了的，污辱的名字。從前，工人們常常用『哥薩克』這個字眼去嚇他們的孩子。同志們，集體農場的農友們，我提議，給我們到社會主義的路，給我們的集體農場，取了斯達林同志這名字。我們大家都知道他的事，我們知道從最初起他就取了一條正確的路，不偏向右邊，也不偏向左邊。我們要像溶嚴的流一樣的隨着他走向那親愛的社會主義，爲了牠，我們鬥爭過，拋掉了我們的妻兒，忽視了我們青春的生活，而且殘忍的在我們自己的血和人家的血裏浸濕了我們的手。」

安德烈顯然被激動了，他的前額上的傷痕變青黑了。在很短的一瞬間，他的易怒的眼睛濛濛的淹着淚水。但是他恢復了他的抑制力，斷然的說：

「兄弟們，我們的約瑟夫·維沙梁洛維支·斯達林同志的領導萬歲！我提議我們站起來，脫掉帽子，對他表示敬意。」

大會全體站了起來，脫了帽子的光禿的頭閃着光輝，有各種顏色的頭髮糾結着的頭一齊露了出來。拉茲米推洛夫繼續的說道：

「讓我們同意用他的名字做我們自己的名字吧。而且，同志們，我還可以報告一些事實。我們防禦查利金的時候，在炮火的前線上，我親自看見了斯達林同志，而且親自聽到了他的聲音。那時候他和伏羅希洛夫一道參加革命軍事參謀會議，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但是我要說，他是一個權威！在檢閱的時候，在火線上他總是對我們戰士們說不屈不撓的話……」

「你離開了本題，拉茲米推洛夫，」達維多夫打斷他的話。

「離開了本題麼？那麼，我很抱歉。但是我斷然的贊成我們用他的名字。」

「這一點我們都知道，我也贊成集體農場取名斯達林，」達維多夫說。「但這是一個責任重大的名字，我們不能辱沒牠。要

是我們取了這名字，我們要使我們農場的工作，比這一區的任何其他的農場都要好些。」

「我們完全同意這一點。」老西奚卡說。

「當然」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說。「同志們，我用蘇維埃主席的資格確定的說，沒有比斯達林同志的名字更好的名字。我真想讓一切集體農場都用他的名字。我們共產黨是這樣緊密，這樣堅固的團結在斯達林同志的周圍，而且是這樣重視他，因此要找一个更好的名字是不可能的。譬如，在一九一九年，我看見我們的紅軍步兵，佔領了佐林姆河堤岸，在多坡卡村一個水車附近……」

「你又談起舊事來了，」達維多夫用一種惱怒的語調說。「請領導會議把這問題具體的表決吧。」

「我很抱歉。我們付表決吧，公民們。但是當你回想到那些戰爭的日子時候，你的心就癢發起來，你就禁不住要說了。」拉茲米推洛夫抱歉的微笑着，坐了下來。

大會全場一致的給集體農場採用了「斯達林」這個名字。

達維多夫還是住在拉古爾洛夫的家裏。他睡在一個用低低的棉布帷幕和拉古爾洛夫夫婦的牀隔離了的大櫃上。前房住着房東，一個沒有小孩的寡婦。達維多夫知道他使得瑪加爾不方便，但是在格內米雅其最初幾天的忙碌和不安，使他沒有時間去找另外的住所。拉古爾洛夫的老婆羅加里亞老是對達維多夫表示親密，但是在他和瑪加爾談過一次話知道她和鈇摩非有關係以後，他差不多掩飾不了對她的敵意，而且和他們暫時住在一道也感到厭惡。每天早晨，雖然他不願意和她談話，但他常常斜眼看她。她好像不過二十五歲。她的相當長的臉頰，密密的生着細小的雀斑，她的有着斑點的臉使他聯想到喜鵲的蛋。但是在她的深黑的眼睛裏，在她那有點瘦弱，但很端正的體態上，有着一種迷人的、淫猥的美麗。她的彎彎的優雅的眉毛，老是微微的揚起，她好像常常在等待着什麼快樂的事情一樣；她的鮮麗的嘴唇的兩角，總是浮漾着微笑，微微的露出她那密密的突出的牙齒。走路的時候，搖動着她的傾斜的肩膊，好像隨便什麼時候，她都在等待什麼人從她後面擁抱着她那少女一般的纖細的背一樣。她穿着村裏其他一切哥薩克女人一樣的衣服，不過，她也許要稍許整齊一點清潔一點。

一個很早的早晨，達維多夫聽到了帷幕後面拉古爾洛夫的聲音。「我給你帶回了一副襪帶，在我的短衣的口袋裏，」他說，「你一定是要說明給你買的罷，他昨天從鎮上回來的時候要我帶給你。」

「瑪加爾，親愛的，真的嗎？」羅加里亞的溫暖的，還殘留着睡意的聲音，快樂的抖顫着。她僅僅穿着襯衫，從牀上跳下來，伸手去取那掛在釘上的她丈夫的毛皮短衣，她從口袋裏拖出來的，不是套在腿上的橡皮襪帶，却是一根鑲着藍邊的束帶的都會女人用的合式的吊襪帶。達維多夫在鏡子裏看見她的映像，伸出她的小孩樣的瘦弱的頸子，她站着在她的細長的腿上，試那新買的襪帶。在鏡子裏，他看見她那閃耀着的眼睛上的微笑的影，她的有雀斑的臉頰上的淡淡的紅暈。當她嘆賞着緊緊的纏在她腿上的黑色襪子的時候，她轉身對着達維多夫，他看見她的結實的微黑的乳房，像山羊乳頭一樣的披向兩邊，向下面突出着，在襯衣的隙處顫動。就在這個瞬間，她的眼睛越過帷幕，看見了達維多夫，她用左手把她的襯衣領子的兩端拉攏，於是，沒有轉過身去，她的細眯着她的眼睛，浮着一種長長的，悠然的微笑。「看我多麼的漂亮呵！」她的泰然自若的眼睛引誘着。

達維多夫滿臉漲紅着，倒在軋拉作響的大櫃上。他用他的手指把他前額上的光澤的黑髮拂到後面去，心裏想：「見鬼！現在她會想着我在偷看她。我爲什麼要起來呢？她會想着我對她感到了興趣！」

「你不要在一個生客面前裸着身子走罷，」瑪加爾聽到達維多夫在悵惑的咳嗽的時候，不滿意的喃喃的說。

「他看不見的，」她回答道。

「不，我看得見。」達維多夫在帷幕後面又咳起來。

「你要是看得見的話，那末，你就儘量的看吧。」她從她的頭上套上她的裙子的時候，這樣漠不關心的說。「現在並沒有什麼生客，瑪加爾。他今天是生客，但要是我高興的話，明天，他就是我的。」她笑着，跑去撲在牀上。

「你是我的好乖乖，瑪加爾！」她加着說。「我的小牛，我的親愛的，可愛的小牛！」

早餐以後，兩個人剛剛走出院子，達維多夫突然說。

「你的女人是一個沒用的賤貨，」他說。

「那不關你的事，」拉古爾洛夫低聲的回答，沒有看着達維多夫。

「但那是和你有關的事！我今天就搬家。我看着不舒服。像你這樣一個體面的漢子，你却讓她愚弄你！你自己告訴我，她和鐵靡菲有關係。」

「那末，我要去打她嗎？」

「不，但是你可以影響她！我老實告訴你，我知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可是對於那樣的事我很容易激動。我會打她，而且把她趕出去！她在羣衆面前丟你的臉，而你一聲不響。她整晚的上什麼地方去了？當我們從會議上回來的時候，她還沒有回來。我並不算算干預你的私事……」

「你結了婚嗎？」

「沒有。我看了你這種家庭生活以後，一直到死，我都不想結婚了！」

「你把一個女人看成你的私有財產……」

「哦，見你的鬼！你這個歪曲的安那其私有財產，私有財產牠不是還存在嗎？你怎樣廢除牠家庭不是還存在嗎？但是你……人家偷你的女人……你在寬容名義之下助長淫蕩。我要在支部會議上提起這事情。像你這樣做農民榜樣的人應當受制裁。你做的好榜樣！」

「唔，那末，我要殺死她！」

「那好極了！」

「唔，你聽……現在不要來干涉我，」瑪加爾在街心站住，懇求道。「我自己會處理這件事情的，但是現在不是時候。要是這事情在昨天才開始，那就要兩樣，但是我現在已經慣了……等一等，以後我們再看。我很歡喜她，要不然我老早就可以了結的。你要到那裏去，到蘇維埃去麼？」他改了話題。

「不，我要去看看阿斯托洛夫羅夫。我要到他自己的家裏和他談一談，他是一個很伶巧的農民。我想要他做農場經理。對這事情你怎樣想？我們需要一個能够使我們集體農場的科比克變成盧布的經理，阿斯托洛夫羅夫顯然是這樣的人。」

拉古爾洛夫搖了搖頭，憤怒的回答道：

「又把有用的錢瞎花了！你和安德烈都被阿斯托洛夫騙了。集體農場需要他，他像主教需要他的……我反對這個提議。我要把他趕出集體農場，他繳納了兩年農業稅和附加稅，這個繁榮的毒蟲就是在大戰以前，他也像一個富農一樣的過活，我們還要提拔他嗎？」

「他是一個科學化的農民，你想着我是要保護一個富農嗎？」

「要不是他的翅膀折斷了，他早就成了富農。」

他們沒有同意，彼此深深不滿意的分別了。

第十四章

二月……

大地被嚴寒凍得收縮了，碎裂了。每天早晨，太陽在一種白色的寒氣裏昇了起來。風將雪吹散了的地方，在夜裏，赤裸的大地發出深沉的凍裂的聲響。草原裏面的丘陵，好像成熟過度了西瓜一樣，佈滿了彎彎曲曲的裂痕。村莊那面，沿着冰凍了的犁溝，雪堆耀眼的，使人難於忍耐的閃耀着。小河岸上的白楊，浮着銀花。早晨，筆直的，橙色的煙柱，像木材一樣的從家家的煙突裏升起。但因為寒氣的緣故，打穀場裏的麥蘗更加發散着蔚藍的八月，中夏的風和夏天的天空的燒灼的氣息的香味。

公牛和母牛整夜在寒冷的牛欄裏徘徊着。到天亮的時候，秣槽裏沒有剩下一根草葉了。冬天生產的羊和山羊的羊仔不再留在羊欄裏。在晚上，昏昏欲睡的女人們把牠們抱到牠們的母親那裏，於是又用帷裙把牠們抱回發着霧氣的溫暖的小屋，羊仔的鬃毛，發散着冰凍的空氣和各種的乾草和甜蜜的山羊乳的優美的草味時代的氣味。在雪的一層表皮下面，雪是一粒一粒的，閃爍着光輝的，鬆脆的鹽。半夜是這樣的寂靜，撒佈着無數無數微小的星星的冰冷的天空，是這樣的空漠，就好像生命已經拋棄了這個世界一樣。一隻狼在青色的草原裏沒有被人踐踏過的雪上遊行，牠的柔軟的腳掌在雪上沒有留痕跡。但是，牠的爪子搔開了雪的表面的冰塊的地方，却有一種火花一樣的傷痕，一種真珠一樣的足跡殘留着。

要是一匹懷孕的母馬，因為感到牠的乳汁正流到她的綢子一樣黑色的乳房裏面去，嘶叫起來，而夜又非常寂靜的話，她的嘶叫，可以傳到周圍幾哩遠。

二月……

黎明以前的青色的寂靜。

荒涼寂寞的銀河，漸漸的暗淡了。

家家的黑闇的窗子裏，開始顯露着搖漾的深紅色的火光，那些燃燒着的火爐的反照。

小河上面，鶴嘴鋤擊冰的聲音，深沉的響着。

二月……

黎明還沒有到來的時候，雅可夫·洛濟支叫醒了他的兒子和女人們。他們燒起了火爐。雅可夫的兒子綏明在一個磨刀石上磨快小刀。波羅夫則夫隊長小心的把布帶扎在他的腿上的羊毛襪子上，穿上氈靴。於是他和綏明走到羊欄去。雅可夫·洛濟支有十七隻羊和兩隻山羊。綏明知道那一隻羊正懷着孕，那一隻羊已經生育了。他捉住牠們，用手觸着把公羊，母羊和羊仔分別開來，把牠們一個一個的趕進溫暖的小舍。波羅夫則夫把他的白色的毛皮帽拉得低低的，遮在眼睛上，抓住一隻闖了的公羊的冷冷的，盤曲着的角，把牠掀倒在地上。於是，他的胸部壓在這個仰臥着的動物的身上，把牠的頭推到後面，用一把小刀割開牠的喉管，放出一長流黑色的血。

雅可夫·洛濟支很會理財。他不願意拿他的羊肉去喂什麼工廠的餐室裏的工人或紅軍兵士。他們都是蘇維埃方面的人。而在過去十年當中，蘇維埃政府用稅金和年貢苦累了他，不准他大規模的發展他的農場，不准他變得更闊氣，更肥大。蘇維埃政府和雅可夫·洛濟支是勢不兩立的仇敵。雅可夫·洛濟支整整一生像一個小孩迷惑着火光一樣的迷惑着財富。在革命以前，他已經開始建立他的地位了。他曾經想着把他的兒子送到羅華漢克斯軍官學校去受教育，他曾經夢想購買一副榨油機，而且他已經積蓄了做這個用途款子了，他曾經夢想請三個工人去耕種他的農場，在那些日子，他想到生活給他準備着的奇幻的境況的時候，他有時會快樂得心臟都停止了跳躍。他曾經計劃開一個小店，於是從一個零落的本地的地主，一個哥薩克軍官佐羅

夫的手裏，收買一座半荒廢了的工廠。在他的思想裏，雅可夫·洛濟支常常想像着自己不是穿着廉價的皮子做成的哥薩克褲子，而是穿着肚皮上圍着金鏈的綢褲。手並不像現在一樣的生着硬結，而成了柔軟的，白潔的手，從那上面，污髒的黑指甲，會像蛇脫皮一樣的脫落。他的兒子會做陸軍上校，而且會和一個有教養的年青的貴婦結婚，雅可夫·洛濟支會不用四輪馬車，而用那像地主羅華拔夫洛夫的汽車一樣，的自備汽車到車站去迎接他們……在那些不能忘懷的年代，當生活在他的手裏，像虹彩色的百金紙盧布一樣的閃爍着光輝，發出輕快的音響的時候，雅可夫沉醉在多少白天的夢裏呵。革命把那不會見過的震動的冷冷的氣息，吐在他的身上，他脚下的地盤搖動了，但他從來不慌張。帶着他一切獨特的沈着和狡獪，他能够從很遠看到快要到來的混亂，而且沒有被他隣人和同村人注意的，敏捷的處置了他所積蓄的財產。他賣掉了他在一九一六年買進來的蒸氣發動機，埋藏了裝在一個罐子裏的三十個十盧布的金幣和一袋銀幣，賣掉了他的多餘的牲口，減少了他的播種的地面。他準備好了。革命，戰爭和內戰，像黑色草原的旋風吹過野草一樣的從他上面經過；要是他們能够彎曲他，他就彎曲着，但是他們不能折斷他，或者使他變成殘廢。在狂風暴雨裏，祇有白楊和橡樹，會被吹折，會被連根拔起，但是強韌的荒草，僅僅把頭低到地上，而以後又會豎立起來的。但是雅可夫·洛濟支竟沒有機會重新豎立起來了，而這個，就是他反對蘇維埃政府的緣故；因為他的生活像閹割了的公牛一樣的寂寞。對於他，沒有建樹，也沒有這種建樹的陶醉的歡喜。因此，這時候，波羅夫則夫對於他，比他自己的老婆還接近，比他自己的兒子還接近。他要麼是和波羅夫則夫站在一邊，去取回從前的像百盧布的鈔票一樣閃着光輝，發着輕響的生活，要麼，他就得拋棄他現在的生活。

而這個，就是格內米雅其「斯達林」集體農場的管理委員之一的雅可夫·洛濟支殺掉他的十四隻羊的緣故。「與其讓一隻羊趕進集體農場的羊欄裏，爲了喂那敵入政府的緣故，去養肥牠，去使牠繁殖，倒不如把牠殺了，把牠的屍體拋給那在波羅夫則夫的腳邊，貪饞的舐着發散熱氣的羊血的黑狗吃。」洛濟支想着。而有教養的波羅夫則夫隊長說得很對：「你應當殺掉你的牲口，應當使布爾雪維克的脚下的地盤崩潰，讓那些牛由於缺乏照料死去吧！我們撐握了政權的時候，我們會得到更多的牛，他們會從美國，從瑞典送牛給我們。我們要用饑饉，破壞，暴動去絞殺共產黨，不要爲着你的母馬難過吧，雅可夫·洛濟支馬匹充了公，是一件好事。這對於我們是便當的，有利的。當我們暴動起來，佔領了村莊的時候，把馬匹從公共畜舍裏牽出來，放上馬鞍要

比一家一家去搜索牠們容易得多。」真是金言！波羅夫則夫隊長腦子像他的手臂一樣忠實的替他服務！

雅可夫·洛濟支站在小舍的傍邊，望着波羅夫則夫和綏明正在剝一個掛在橫梁上面的羊體的皮，燈籠清晰的照出羊皮裏面的白色脂肪。剝皮很不費力。雅可夫·洛濟支看見一具羊屍，頭割掉了，頸朝下面的掛在那裏，羊皮一直翻捲到青色的肚皮邊上；後來又看見滾到了秣槽邊上的黑色的頭，他的臉色蒼白了，好像被人在膝蓋後面打了一記一樣的站不住腳，在那有着巨大的，還沒有失掉光輝的瞳孔的羊的黃色眼睛裏，凝結着死的恐怖。洛濟支突然想起了訶普洛夫的老婆，想起了她的口吃的恐怖的低聲叫喚：「親人老朋友！這算什麼？」她嫌惡的望着這紫羅蘭色和薔薇色的死體，看着牠露出來的臙和筋肉的腫塊。刺鼻的血腥，正和上一回一樣，催他嘔吐，而且他開始作嘔了。他急急的轉身跑出了小屋。

「我看不得肉……主我連這氣味也忍受不了，」他喃喃的說。

「你爲什麼要來看呢？我們沒有你可以辦得了的，你這神經過敏的傢伙！」波羅夫則夫微笑着，開始用他那有血污和羊脂氣味的手捲着一枝香煙。

由於辛勤的工作，他們到吃早飯的時候宰殺完了。剝了皮的羊體掛在穀倉裏。女人們煮着肥羊的尾巴。波羅夫則夫閉在他的房間裏，他白天從來不走出房間。他們送了他一些用煮着的羊尾的湯汁燒成的新鮮的椰菜湯，雅可夫的媳婦剛剛收拾好他的空盆的時候，耳門軋拉的響了。

「父親達維多夫來了，」綏明叫着，他最先看見他走進了院子。雅可夫·洛濟支變得比最細的白麵粉還要蒼白。達維多夫已經在門口用掃帚掃去了他的長靴上面的雪。他高聲的咳了咳嗽，用一種很有確信的步伐，走了進來。

「我完結了！」雅可夫·洛濟支心想。「看他走進來的模樣，這畜生就好像他做了全世界的主人一樣！好像他走進他自己的家一樣哦，我完結了！我想他是爲了尼基塔·訶普洛夫的謀殺來逮捕我的。他知道了，這豬獾！」

門上敲了一下，於是一個嘶啞的次中音問道：

「我可以進來嗎？」

「進來！」雅可夫·洛濟支本來想大喝一聲的，但是他的聲音發出口來，却成了低低的細語。

達維多夫等了一會，於是打開了門。洛濟支沒有從桌邊站起身來，因為他不能夠。他甚至於要從地板上舉起顫抖的，無力的腿子，這樣不致於使人聽到他的長靴的後跟在地板上碰得發響。

「你好，老闆！」達維多夫先開口。

「你好，同志！」洛濟支和他的老婆齊聲的回答。

「今天很冷……」

「是的，很冷。」

「裸麥不會凍壞嗎，你想？」達維多夫問。他的手伸進他的口袋裏，於是，拖出一條黑得像煤煙一樣的手帕，捏在手裏，去醒鼻涕。

「請進來吧，同志！請坐。」雅可夫邀請他。

「他什麼事這樣的驚慌，這傻瓜？」達維多夫看到阿斯托洛夫羅夫的蒼白的臉色和顫動的嘴唇，很奇怪。

「你想裸麥會怎樣？」他問。

「不，那不會的……裸麥被雪好好的掩蓋了。風把雪吹掉了的地方，也許要凍壞一點點……」

「他開始是談談裸麥，於是他會突然的說：『唔，準備好！』也許有人告發了波羅夫則夫。他會來一次檢查！」雅可夫·洛濟支。他稍微減少了一點恐怖，血一時間又回到了他的臉上；汗從他的皮膚毛孔裏滲透出來，從他的前額上滾下了他的灰色鬍鬚和多鬚的下巴。

「你願意同我們一道吃一點什麼嗎？請到前房來吧。」他邀請他。

「我要和你談一談，雅可夫·洛濟支。在會議上關於集體農場的事，你說得很不錯，很中肯。當然你說得很對，農場需要複雜的機械。但是說到工作的組織的問題，你是錯了。事實如此！我們想要你來擔任農場的經理。我聽說你是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化的農民……」

「進來，請進來吧，同志！加莎，把暖壺燒起來。你不要喝一點椰菜湯？或者吃一點鹽漬西瓜進來，親愛的客人。我們的走向新

生活的領導者……」雅可夫開始快樂得透不過氣來；他覺得好像是一座山從他的肩上移下去了一樣。「是的，我科學的耕種着我的農場，你說得對。我要使我們的無知識的哥薩克擺脫他們的方法，看他們怎樣犁田吧！他們祇在土地上輕輕的掠過！我得了地方土地局一張獎券書，綏明把那張我嵌好了的獎券書拿來，不用麻煩，我們自己進去看看吧。」雅可夫·洛濟支差不多使人覺察不到的對綏明使了一個眼色，領了他的客人走進居室。他的兒子懂了他的意思，到走廊去關閉波羅夫則夫房間的門，他向裏面看了看，使他吃了一驚，房間裏面沒有人在。他走進客廳。波羅夫則夫脚上祇穿着他的羊毛襪子，正站在通到居室的門邊。他揮手叫綏明出去，他把他那好像捕食的猛獸的耳朵一樣豎起來的軟骨耳朵貼在門上。「胆大的鬼！」綏明離開客廳的時候，這樣的想着。

阿斯托洛夫家裏的巨大的，很冷的客廳在冬天是不用的。在油漆地板的一個角落裏，年年堆着大麻的種子。在門邊，放了一個裝着鹽漬蘋果的琵琶桶。波羅夫則夫坐在桶邊上。在這裏，他可以聽到達維多夫和洛濟支的談話的每一句話。一種薔薇色的薄暗的光線從那覆着霜的窗子的玻璃上透露進來。波羅夫則夫的腿子凍僵了，但是他坐着沒有動，帶着有腐蝕力的憎惡傾聽着他祇隔一張門的敵人的嘶啞的次中音。「他在他的會議上把喉嚨都叫啞了，這獵狗！我要打他……要是我這時能夠的話……」波羅夫則夫把他的被血湧得膨漲了的拳頭，緊緊的壓在胸口，他的指甲嵌進了他的手掌。

從門的那面傳來了這樣的話：

「我這樣說，我的親愛的集體農場的主席。用我們的老法子去耕種是沒有用的。就拿裸麥來講吧！為什麼牠會凍壞呢，為什麼一公頃收到二十普特，我們就要認為是豐收，而許多的人，甚至於連種子也收不回來呢？但是在我的田裏，你再也無法從我的麥穗中間，擠過身去。有個時候我騎了我的母馬出去，麥穗會垂到馬鞍頭上來。總有那麼大你的手掌放不下牠。這都是因為我在我的田裏保留了雪，使地面吸飽了水。另外一位公民把他的向日葵，齊根斬下了；他很貪饑，說那可以生火爐。這傢伙好像在夏天沒有工夫把馬房裏的馬糞製成燃料一樣。他是天生的懶惰，而習慣又纏住了他。他不懂得，要是祇割下葵花頭，牠的莖會在田裏保留着雪；風不會吹過牠們，把雪吹到窪地去。到春天，這樣的地面，比那在冬天休耕的最上等的秋耕地，要好得多。要是你不將雪保留在田裏，雪會白白的融掉，而肥沃的多量的水，會消逝了去，人和土地，都得不到牠的好處。」

「這對極了。」

「我們的保姆，蘇維埃政府，決不會無緣無故的頒發一張褒獎書給我的，達維多夫同志。我明白事理！有些農業專家有時不十分對，但是他們的學問有許多是實在的。譬如我訂的一種農業雜誌，在那上面，有一位有很深的教養的教員先生寫着，麥子不會凍壞，但是沒有蓋一點雪的赤裸裸的地面，却會裂開，把麥根撕壞，使麥子枯死。」

「這是很有趣味的事。我從來沒有聽到過！」

「他寫的是實在的。我同意他。這個道理我甚至於親身試驗出來了。我掘出幾根麥子，看見那供養主要的根的小小的根鬚，那發芽的種子倚靠着去吮吸土的黑血，去取得牠的養分的根鬚，通通碎斷了。種子得不到養分，於是死去了。切斷一個人的血管，他會活下去嗎？穀物也是一樣的道理。」

「是的，雅可夫·洛濟支，你告訴了我許多實在的事。雪應當保留在田裏，讓我讀一讀你那些農業雜誌，可以嗎？」

「你讀他們沒有什麼用，」波羅夫則夫心裏想。「你沒有工夫讀牠們了。你們在這世界上的日子很有限了。」他一個人私自微笑着。

「還有，怎麼樣在冬天把雪保留在休耕的田裏呢？」洛濟支繼續的說。「你要做些障屏。我已經發明了用枯枝來做障屏。我們要和山谷裏的積雪作戰；每年，牠們要劫掠我們一千公頃以上。」

「那是對的。但是現請在告訴我，有什麼最好的方法，保持畜舍的溫暖嗎？一種又便宜又有効的方法，你可知道？」

「你是說的畜欄嗎？這個我們可以做到。我們應當叫女人們用泥把籬笆糊好，這是一個方法。如果不這樣，我們就應當在兩道籬笆中間堆積許多乾馬糞。」

「是的。而那用化學的方法處理麥種，是怎麼回事呢？」

波羅夫則夫想在琵琶桶上坐得更舒服點。但是桶蓋在他的下面落了下去，發出一個嘩啷的響聲。他咬着他的牙齒，當他聽到了達維多夫這樣在問的時候：

「那裏落下了什麼東西？」

「我想是貓撞倒了什麼東西。在冬天，我們的客廳是不用的。那要花費許多燃料。却是，我想給你看我的精選的大麻種子。我是特別定購得來的。冬天我把牠擺在那個客廳裏。進去看看吧。」

波羅夫則夫向那通到走廊的門跳去，開門的時候，塗着油的門鏈，沒有發出聲音，讓他悄悄的通過了。

達維多夫離開阿斯托洛夫羅夫家的時候，手臂下面挾了一包雜誌，很滿意他這次訪晤的結果，更加確信阿斯托洛夫羅夫的有用。「有一個像那樣的人，一年光景，我們就可以使這村莊改頭換面。一個伶俐的農民，這魔鬼，而且讀了不少的書。他是怎樣的懂得農場和土地呵！一種真正的才器！我不懂爲什麼瑪加爾這樣的懷疑他。他對於集體農場將有很大的用處。事實如此！」達維多夫一面這樣的想着，一面向村蘇維埃走去。

第十五章

因爲雅可夫·洛濟支的影響，牲畜開始在格內米雅其每夜的被屠殺。暮色剛剛上來，就可以聽到羊的短促而窒息的哀鳴，豬的臨死的絕叫，或小牛的嗥聲，震破着寂靜。不僅是那些加入了集體農場的人，就是個別的農民也都在屠殺。他們把公牛，羊，豬甚至連母牛都殺掉了；他們把那些繁殖用的牲口也都殺了。兩夜的工夫，格內米雅其有角的牲口的數目減少了一半。羣狗拖着臟物在村裏四處跑着，地窖和穀物倉裝滿了鮮肉。兩天的工夫，合作社賣掉了在倉庫裏放了一年半的兩百普特食鹽。「殺吧，現在這不是我們的了！」「殺吧，要是你不殺的話，他們會把牠作爲獸肉徵收稅拿去。」「殺吧，因爲在集體農場裏，你是不會嘗到肉味的。」這種種陰險的謠言，到處傳播着。於是他們殺了。他們吃得走不動。每個人，從最小的小孩到最大的老人，都患肚皮痛。晚餐時候，家家的食桌，被煮的和烤的肉的重量，壓得咯吱的響。晚餐時候，每個人都有着一張油嘴，每個人都好像赴了喪禮的饗宴一樣的噁氣。大家都好像梟鳥一樣的吃得昏頭昏腦。

老西奚卡是首先殺掉去年夏天生產的小牛的人們中間的一個。藉着他的老婆的幫助，他竭力想把獸屍掛在橫梁上，以便更便利的去剝牠的皮。他們掙扎了很久，沒有效力，因爲肥碩的小牛太重了；老太婆甚至於在她竭力想舉起小牛的臀部的時候，

她的背部都被扭傷了，以後一個禮拜，替人醫病的老女人瑪米奚卡老在她的背上放着一個鐵罐。但是第二天，老西奚卡親自去燒飯，而且也許是因為他的年老的妻子受了傷，他感到激惱，也許是由於極端的貪嘴，他吃了那麼多的燉胸肉，以致有許多天，他沒有走出院子一步，沒有扣好他的粗麻布褲子，而且整整的二十四小時內，他老是在小舍後面的向日葵幹的中間，在可怕的寒氣裏站着受苦在那些日子，從西奚卡的破落的小屋傍邊經過的每一個人，都看見老頭子的毛皮帽子，在菜園裏的向日葵幹的中間，一動不動的突出來了。於是西奚卡自己，會突然從向日葵叢裏出現出來，一面走一面用兩手提着他那沒有扣好的褲子對小路一眼也不看的，痛苦的慢慢的向屋裏走去。他困難的拖着他的兩腳，疲倦的走到門邊，於是突然，好像想起了什麼緊急的事情一樣，他回轉身來，用細細的步子，跑回向日葵叢去，老頭子的毛皮帽子重新又在向日葵中間，一動不動的，自尊自大的突了出來。寒氣是怎樣的傷人呵！風低低的吹掃着菜畦，在他的周圍吹起了許多尖頂的雪堆。

到第二天的晚上，拉茲米推洛夫聽到牲畜的屠殺帶着一種大規模的性質的時候，他立刻跑到達維多夫那裏。

「你不在做什麼？」他問。

「我在讀書。」達維多夫翻着一本黃色的小書的書葉，沉思的微笑着。「這實在是一本好書，我的朋友！牠會使得你的呼吸都停止！」他笑着，露出他的缺牙齒，伸出他那短短的，強壯的手臂。

「讀小說！或是什麼唱歌本麼！當村裏……」

「你傻瓜！傻瓜！小說！唱歌本在哪裏？」達維多夫大笑起來，要安德烈坐在他對面的一條長凳上，把書納進他的手裏。「這是安德里夫對洛多夫的黨的活動分子的報告，這本書抵得十幾本小說，我的朋友！事實如此！我一開始讀，就要忘掉吃飯。我讀着讀着，哦，該死的，我真討厭得很。我想現在什麼都冷掉了。」他的微黑的臉上帶着懊惱和厭煩的神態。他站起來，把兩手伸進口袋裏，陰鬱的扯起他的短褲，走進廚房裏。

「你願不願意聽我說話？」拉茲米推洛夫憤慨的問。

「爲什麼，當然，當然我願意。等等。」

他從廚房裏端了一瓷碗冷的椰菜湯回來坐下。用他的疲倦的，細眯着的灰色眼睛，凝視着拉茲米推洛夫，他一口咬下了很

大一塊麵包，牽動頰骨上面的筋肉，咀嚼着。閃着光輝的羊油的黃色斑點浮在冷湯的上面，一片肉像深紅色的火餡一樣的露了出來。

「湯裏有肉麼？」安德烈用他那煙熏壞了的指頭指着碗，懷恨的問。

達維多夫咽住了喉嚨，困難的微笑着，滿足的點了點頭。

「但肉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不知道，但是怎麼回事？」

「這麼回事，他們把村裏的牲畜殺掉一半了。」

「誰在殺？」達維多夫扭着一塊麵包於是把牠推開了。

「魔鬼們！」拉茲米推洛夫前額上的傷痕變紅了。「集體農場的主席！」他譏笑他。「你要組織一個巨大的農場，不錯！誰在殺牲口是你的集體農場的農民們。個別的農民們也一樣！他們都發瘋了，這些可惡的畜生！他們把一切都殺光了，我聽見他們甚至於連種牛也在殺了。」

「你有一種愛叫的壞習慣，好像你在會場上一樣，」達維多夫厭煩的說，又俯着身子去喝湯。「冷靜的，扼要的告訴我，誰在殺牲畜，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呢？」

「你總是咆哮，叫嚷。我閉着眼睛聽，好像親愛的古舊的一九一七年，重新來到了。」

「等一下，你也會咆哮起來的，我想！」

拉茲米推洛夫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關於牲畜的屠殺的事，告訴了他。聽到末尾，達維多夫差不多沒有咀嚼的吃着。他的談話的情調消逝了，一種深的皺紋的放射線聚集在他的兩眼的四周，他的臉好像變老了。

「立刻去召集一個全體大會，」他吩咐。「去叫拉古爾洛夫……但是不用麻煩，我自己到他那裏去。」

「開會做什麼？」

「做什麼？我們要禁止他們宰殺家畜，要是他不聽，我們要把他們逐出集體農場，請他們吃官司。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事實如此！這又是富農在搗我們的蛋，喂，請抽一支香煙，走吧！噢，不錯，我忘記把我自己的愉快的事告訴你！」一種幸福的微笑，掠過達維多夫的臉，溫暖了他的眼睛，不管他是怎樣的皺起他的嘴唇，他都不能夠掩飾他的快樂。

「我今天接到了從列寧格勒寄來的一個包裹。是的，朋友們給我寄來的一個小小的包裹……」他快樂得臉紅了，彎下身去，從他床底下拖出一個小小的箱子，他揭開箱蓋，箱子裏面，香煙包，餅乾盒，書籍，一個彫鏤了的木質香煙盒，和其他許多包着捆着的東西，雜亂的堆積着。

「同志們記起了我，看他們送給我的東西罷……這是我們列寧格勒的香煙，我的朋友。他們甚至於還送了些巧克力來，你看見嗎？我要這個有什麼用？我要把牠送給什麼人的小孩子去……但是這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他們送了這些東西來的這事實，不是麼？重要的是他們記起了我，送了我這一箱東西，而且還有一封信……」

達維多夫的聲音特別的柔和。這樣一個快樂到不知所措的達維多夫同志，安德烈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興奮，奇妙的傳染給了拉茲米推洛夫，於是想要說幾句愉快的話，安德烈這樣的嘆道：

「唔，很好！你是一個大孩子，那就是他們送你這箱東西的緣故。看吧，整個這一切要不一個盧布。」

「那不要緊。事情是這樣：我可憐的人，是一個孤兒，沒有老婆，沒有任何親人。事實如此！於是這包東西突然到來了！這是一件感動的事吧，多少人在這封信上簽了名。」達維多夫一隻手拿着一盒香煙，另外一隻手拿着一封有許多人簽名的信。他的手抖顫着。

拉茲米推洛夫點起了列寧格勒的香煙，問道：

「唔，你覺得你的新的住所怎樣？房東太太很不錯，是不是？你洗衣服怎麼辦？要是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拿給母親去洗。或者你可以和這裏的女人商量。你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太髒了，而且發出死馬的味道一樣的汗臭。」

達維多夫的臉孔漲紅了，急急的說：

「是的，我的衣服要洗一洗了。我和拉古爾洛夫住在一道的時候，什麼都不方便。有什麼東西要縫，我自己縫，我自己洗衣服。」

服。我到這裏以來，還沒有好好的洗濯過，那是事實。而我的汗衫也……村莊的店子裏沒有肥皂買。我已經要求這裏的女人替我洗，而她說：「給我肥皂吧，我可以替你洗。」我要寫信給朋友們叫他們替我送點家用的肥皂來。但是住所還不壞，沒有一個小孩子，我可以安安靜靜讀點書，而且大體……」

「你把那要洗的衣服給母親去洗吧，她會替你洗的。不要害羞。母親是一個好人。」

「不要操心吧，我總有辦法的。謝謝你的好意。我們一定要替集體農場建築一個浴室，那才是一個好主意！我們要做到事實如此！唔，去吧，去召集一個大會。」

拉茲米推洛夫吸完了他的香煙，走出去了。達維多夫無目的的重新理着箱子裏面的小包，嘆息着，整好了他的污穢的，黃褐色的汗衫的下垂的領，撫平了他的豎立起來了的黑頭髮，開始穿了衣服走出去。

在途中，他去了拉古爾洛夫，拉古爾洛夫皺着眉毛，眼睛看也不看他的迎接了他。

「他們在屠殺牲畜。」他們互相問候以後，他這樣喃喃的說。「他們可惜他們的私有財產。小資產階級中間起了這麼一種難以言語形容的驚恐。」他轉身向他的老婆嚴厲的說：「你立刻離開這裏，羅加里亞。去和房東太太坐一會，你在旁邊，我話都說不出了。」

羅加里亞憂愁的走進廚房。自從鐵摩菲和富農的家族們一道乘着車子去了以後，她垂頭喪氣的到處徬徨着。她的眼睛下面輪着兩個青色的悲傷的池沼，連她的鼻子也好像死屍的鼻子一樣的尖了。顯然和她的情夫離別，她的心裏是很悲哀的。富農被送到寒冷的北極地方去的那一天，她一早起，公開的，不害羞的在波西傑夫的院子的附近徘徊，等着看看鐵摩菲。到黃昏，櫃子戴着富農家族和他們的財物從格內米雅其出發的時候，她發出了一種凶兆的，歇斯托里的尖叫，撲在雪地上。鐵摩菲待要離開櫃子，向她跑去，但是她的父親用一種威嚇的喚聲，叫住了他。鐵摩菲跟着櫃子的後面走去，咬着他那被燃燒着一樣的仇恨弄得蒼白了的嘴唇，一次又一次的回轉頭去看着格內米雅其。

像白楊樹上的葉子一樣，鐵摩菲的愛憐的言語，在羅加里亞的心裏懷怨的喃喃着；顯然她是再也不會聽見他的這種言語了。一個女人帶着這種無力的戀慕怎麼能不消瘦下去呢？她怎麼能不感到挫折？現在還有誰會多情的凝視着她的眼睛，對她說：

「那件綠色的襯衫你穿了非常的合身，羅加里亞！你穿了這件衣，比以前的任何官家太太都漂亮！」或者還有誰會用一種女人的歌辭：「原諒我吧，再會了，我的美人。你的美麗對於我是一種無窮無盡的快樂。」祇有錢摩菲能够用諂媚和感動人心的不害羞的話去搔亂她的靈魂的深底。

從那天起，她完全和她丈夫疎遠了。平靜而有力的，帶着平常沒有的雄辯，瑪加爾對她說道：

「同我再住幾天，以後就收拾你的零碎東西，你的吊襪帶和香油盂，到你高興去的什麼地方去吧。我爲着愛你的緣故，忍受了許多羞恥，但是現在我的忍耐力斷絕了。你和我一個富農的兒子勾搭，我沒有做聲。但是現在你在集體農場的一切有階級意識的人們面前爲着他哭，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但是我背負着你，就不能夠走到世界革命，而且我也許要完全落伍。你是我的背上一個不必要的負擔。我要把這個負擔拋掉了。你懂嗎？」

「我懂的，」羅加里亞回答着，再沒有說旁的話。

同一個晚上，達維多夫和瑪加爾密談了一次。

「那個女人把你帶進了污泥！你現在怎麼去和集體農場的人們見面呢？」達維多夫問。

「又是這一老套了……」

「你是一個蠢東西！你這個牛胃！」達維多夫一直齊頸根的漲紅了，青筋在他的前額上突了出來。

「人家怎麼好同你說話呢？」拉古爾洛夫在房間裏走上走下，響着他的指頭，浮着一種沉靜的，狡猾的微笑。「你差不多一句別的話也不說，你竭力想用下面的話來壓倒我：『安那其主義者，偏向者！托洛斯基主義者！』你知道我對我的老婆怎樣的想法，而且爲什麼我要忍受這一切。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並沒有把她擺在心上。你曾經停下來考慮過一個羊的尾巴麼？」

「沒有！」達維多夫慢慢的回答，拉古爾洛夫的突然轉換話題，使他吃驚了。

「唔，我考慮過。我常常奇怪羊的尾巴對於牠有什麼用。這是天生的一特別的重。但是這好像什麼用處也沒有。牛、馬或狗可以用牠們的尾巴趕蒼蠅。但是羊的尾巴上吊着八磅重的脂肪，牠可以搖動牠，却不能用牠趕蒼蠅。有着這麼一個尾巴，夏天是很熱的，栗子殼還要刺在牠上面。」

「你儘管談着羊的尾巴和其他的尾巴，是什麼意思？」達維多夫又開始暗暗的忿怒了。但是拉古爾洛夫平心靜氣的繼續道：

「我想這是附在牠的後面遮羞的。這不方便，但是你能夠用什麼別的東西代替呢？而我的女人，我是說我的老婆，對於我的必要，正好像尾巴對於羊一樣。我醉心世界革命，我在等待牠，等待我的這情婦。而我的女人在我是沒有什麼的。她祇是附帶的東西，但是沒有她，你又能過活，你得遮掩你的羞恥。我是一個澈頭澈尾的男子，就是病了也是一樣，我時時刻刻可以盡着男子的任務。要是她不能在我這裏得到滿足的話，唔，見她的鬼去！我有一次對她說過：『你一定要和其他的男子勾搭的話，隨你的便吧；但是不要把污穢沾在你的裙子上面帶回家來，而且不要在你的衣服上露出你在什麼地方睡了覺的痕跡，不然的話，我會打傷你的頭。』但是現在你，達維多夫同志，這樣的事，你一點也不懂。你像一條折疊的鐵尺。你並不和我採取同樣的方式去等待革命的到來。但是你為什麼要爲着我的老婆的罪惡來罵我？她使我感到滿足。但至於她和一個富農勾搭上了，而且爲着他，爲着一個階級敵人哭泣，因爲這點，她是一個毒蟲，而且無論怎樣，我都要把她逐出我的家。但是我沒有力量去打她。我正在走進新的生活，我不願意污了我的手。你會打她嗎？但是，喂，那樣一來，你，一個共產黨員，和舊時代的什麼人，什麼軍官之類，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常常打老婆就是這樣。不，兄弟，你再不要和我談羅加里亞的事了吧。我自己會和她算賬的，這種事情，用不着你幫忙。一個老婆的問題，是很嚴肅的問題。有許多事都靠着她。」拉古爾洛夫做夢一樣的微笑著，於是熱心的繼續說道：「等到我們消滅了一切國界的時候，我是第一個要叫起來：『快和外國女人結婚吧！』大家都會混雜起來，就不會有這類的怪事了。一個人的身體是白色的，另外一個人是黃的，第三個人是黑的，白種要罵別一種有色皮膚的人，而且把他們看得比自己低級。大家都會生着副可愛的微黑的面孔，大家都是一樣。在晚上，我常常想着這事情……」

「你完全在夢裏過活，瑪加爾！」達維多夫不滿意的說。「有許多地方我不理解你。關於種族的差別……那是十二分對的，但是至於其他的事……許多日常生活問題我不能夠同意你。唔，隨你的便吧！祇是我再不和你住在一道了。事實如此！」

達維多夫從牀底下拖出他的皮箱，使皮箱裏面的器具發出深沉的響聲，於是走了出來。拉古爾洛夫陪了他走到他的新的住所，走到沒有孩子的集體農場農民菲立莫洛夫夫婦的家裏。在到菲立莫洛夫的路上，他們一路談着春天播種的事，他

們沒有再談到家庭和生活的問題。那時以後，他們兩個人中間的關係有了一種更容易覺察得到的冷淡。

因此，現在，在談到牲畜的屠殺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用一種側面的垂頭喪氣的眼光迎着達維多夫。但是在羅加里亞出去了以後，他的談話比較起勁了。

「他們在屠殺牲畜，這些毒蟲！」他說。「他們寧可準備被肉噙死，不願意把家畜交給集體農場。我提議，我們召集一個大會，通過一條要求允許槍決那些故意屠殺牲畜的人的決議案。」

「什麼？」達維多夫懶聲懶氣的問。

「槍決他們，我說，槍決他們，我們得要求什麼人的允許？人民法庭不能允許，能嗎？殺掉兩個屠殺了懷孕的母牛的人，我想，其餘的人一定會覺悟過來。我們現在一定要用最嚴厲的手段來處置。」

達維多夫把他的帽子丟在大櫃上，在房間裏面走上走下。他說話的聲音裏有一種不滿的和猶豫的音調。

「你又走極端了！拿了你真沒有辦法，瑪加爾！想一想，你真正能夠爲着人民殺掉自己的母牛，槍決他們嗎？沒有那樣的法律。事實如此！中央執行委員會有一條決議案，而牠用這麼多的字寫着：「監禁兩年，土地沒收，故犯者驅逐出境。」而你却提議要求槍決他們！你真是……」

「唔，我是什麼？我什麼也不是。你老是考量和計劃。但是我們用什麼去耕種？要是他們在參加集體農場以前殺掉了他們的耕牛的話，用什麼去耕種？」瑪加爾大步的走到達維多夫的面前，手放在後者的寬闊的肩膊上。他比達維多夫高一個頭，當他低頭看他的時候，他補充道：

「綏明！我替你難過。你怎麼生一個這樣懶惰的腦子？」於是他差不多叫嚷起來。「你不看見我們要不能設法耕種的話，我們就完結了麼？你看不清楚嗎？爲這事情，我們非槍決兩三個毒蟲不行！我們應當把富農們槍決！這是他們的工作！我們應當要求較高當局的允許。」

「你這傻瓜！」

「又來了你的『傻瓜』！」拉古爾洛夫憂鬱的垂着他的頭。但是他好像一匹馬感觸到了騎者的膝頭一樣，立刻又抬起頭

來，叫道：「他們都在屠殺！我們已經像在內戰期間一樣，到了陣地戰的時候了。敵人在我們四方八面起來了，而你呢？像你這樣的人會糟塌許多世界革命的機會。世界革命決不會由你們這些遲鈍的傢伙造成！我們的周圍到處有資產階級在虐待勞苦民衆，在盜殺中國×軍，在毆打黑種人，而你却要愛惜敵人你羞呵！真是一種可怕的恥辱！當我想到在外國受資產階級虐待的我們自己的血親兄弟的時候，我的血都冷了！因爲這緣故，我不能讀報。我看見報的時候，我的腸肚通通要翻了出來。而你對於被我們的敵人關在囚牢裏腐爛的我們的血親兄弟，怎麼想呢？你並不憐惜他們！」

達維多夫用他的手指搔着他的光耀的黑頭髮，嘶啞的帶着鼻音叫道：

「見你的鬼！我不憐惜他們嗎？請不要那樣號叫！你自己有點神經病，你要使人家和你一樣。我在戰爭中和反革命算賬是爲了羅加里亞的眼睛嗎？你所提議的是什麼？你清醒一點！不能講槍決！你還是多做點羣衆工作，說明我們的政策。但是槍決誰都能够幹！你老是這樣！有一點點混亂，你就馬上走極端。事實如此！但是在這事開始以前，你在哪裏？」

「和你在一塊！」

「對了！我們太沒有注意這些了，但是現在我們應當整頓一下，不要談槍決吧！你的歇斯托里已經發够了。去工作吧。你是一個姑娘，咒你你連一個染紅了指甲的姑娘都比不上！」

「我的指甲是用血染紅的！」

「所有一切不戴手套作戰的人全是一樣。事實如此！」

「緩明，你怎麼可以叫我做姑娘？」

「這是隨便說說的！」

「收回這句話！」拉古爾洛夫低聲的要求。

達維多夫靜默的看了他，於是笑起來。

「好，你平靜點吧，讓我們到會場去。關於這個屠殺的事件，我們一定要有點吃力的宣傳。」

「我昨天花了一整天工夫，從一家跑到一家，和他們辯論這件事。」

「這倒是一個好方法。我們再去，我們大家都去。」

「你再去吧！我昨天離開一家人家的時候，我想：『唔，我似乎已經說服他們了。』但是我剛剛跑到外面，就聽見一隻豬在刀下尖聲叫起來。我花了整整一個鐘頭和一個私有主義的毒蟲談世界革命和共產主義！我是怎樣的說着呵！連我自己都感動得流淚了。不，和他們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你得打他們的頭，打他們同時告訴他們：『不要聽富農的話，你這危險的毒蟲！不要跟他學着靈財產。不要屠殺你的家畜，你這廢料！』他想他不過是殺了一隻牛，但是實際上他是在世界革命的背上刺了一刀。」

「有的該打，其他的該給他教育。」達維多夫這樣的主張。

他們離開了院子。一種細微的，潮溼的雪，撒在地上。有黏性的雪片掩蓋了舊雪，在屋頂上融化。通過石板一樣的黑闇，他們向學校走去。村裏的居民只有一半到了會。拉茲米推洛夫朗讀了人民委員會關於「對故意屠殺家畜的鬥爭方法」的決議案。以後，達維多夫演說了。在他的演辭的末尾，他向大會說了這些話：

「公民們，我們又接到了三十六個要求加入集體農場的請求書。在明天的會議上我們要審查他們，那些自己去上了富農的鈎，在他們加入以前殺掉了他們的牲畜的人，我們要拒絕他們的請求，事實如此！」

「但是假如已經參加了的人殺了一隻小牲畜，怎麼辦呢？」羅比西金問。

「我們要把他驅逐出去！」

會場的人都感嘆着，於是起了一陣深沉的埋怨的聲音。

「這樣，你不如解散集體農場的好村裏沒有一家沒有屠殺牲畜的。」波西傑夫叫着。

拉古爾洛夫搖着拳頭，對他罵着。

「你住嘴，你這小富農關於集體農場的事不要你插嘴。沒有你，我們可以幹下去。你自然已經把你的閹牛殺了，是麼？」

「我可以隨我的高興處置我自己的家畜。」

「好，我明天把你送到監獄裏去，在那裏你可以隨你的高興去幹你的！」

「你太嚴厲了！你的決定太嚴厲了！」有人用一種嘶啞的聲音這樣的叫。

會場的人數雖然少，討論却很激烈。散會的時候，村民們沈默的走去，祇有在他們離開了學校，散做了許多小羣的時候，他們才邊走一邊交換意見。

「鬼迷着我殺了兩隻羊！」集體農場的農民綏明·古金可夫向羅比西金訴說道。「你現在把那些肉從我的喉嚨裏拖出來吧……」

「我自己也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我的朋友。我殺了一隻山羊。」羅比西金沉重的嘆息。「現在我怎麼好站在會議的前面呢？都祇怪我的老婆，該死的她勸我犯罪，詛咒這魔鬼祇是「殺」「殺」沒有別的話她想吃肉哦，這個女妖精！我到家的時候，我要敲掉她的牙齒！」

「她是應該好好的給教訓一頓，她應該！」羅比西金的岳父，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告他。「這使得你很難看，我的孩子，因為你是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

「正是呀，」羅比西金嘆了口氣，在黑暗裏揩掉了他的鬚鬚上面的雪，腳跌在車轍裏，顛顛着。

「你不是把你那有斑點的公牛殺了嗎，老安金姆？頓姆卡·烏莎洛夫，他住在普斯格內布洛夫的隔壁，咳嗽着問。

「我是殺了我的朋友。但是我另外有什麼辦法呢？這公牛折斷了牠的腿子，這該死的畜生惡魔把牠引到地窖邊上，她掉了下去，折斷了牠的腿子。」

「我好像在天亮的時候，看見你和你媳婦一道用枯樹枝把闖牛趕到地窖那裏去……」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頓姆卡收回那句話！老安金姆吃了一驚，站在街心，在那不能透視的夜的黑闇裏頻頻的閃着眼睛。

「走吧，走吧，老頭子！」頓姆卡撫慰的說，你像一個半埋在土裏的犁頭一樣的站在那裏幹什麼？你把闖牛趕進地窖……」

「是牠自己走去的，頓姆卡！不要那樣造孽吧！這是一種極大的罪過！」

「你很狡猾，但是比闖牛狡猾不了許多。一隻闖牛的舌頭可以達到牠自己的尾巴的下面，但是我想你一定能够，你能够嗎？你想着你把牠弄得跛了腳，於是藉口殺掉牠，是不是？」

潮溼的風狂暴的吹過村莊。白楊和柳樹在溪邊的草地上騷然的呼號。一種黑得刺眼的黑闇籠罩了一切。被溼氣包住的人

聲在小路上隨時可以聽到。雪不絕的下。冬天是在傾出她的最後的遲暮的禮物。

第十六章

達維多夫和拉茲米推洛夫一道離開了會場。正在降落的雪，很密很潮溼。小小的燈光在黑闇裏到處因動。被一陣一陣的風吹得斷斷續續的，狗的吠聲，悲悽的，頻頻的響過村莊。達維多夫想起了雅可夫·洛濟支保留田裏的雪，的談話，嘆息道：「不，今年我們辦不到。在這樣一種大風暴裏，會有多少雪留在耕地上呢？這是一種羞恥，事實如此！」

「讓我們到馬廐去看看集體農場的馬匹，」拉茲米推洛夫提議。

「好！達維多夫同意。」

他們轉到了一條小路。他們很快的看見了一點燈光。在那作了馬廐的拉普西洛夫的乾草屋的外面，掛着一個燈籠。他們走進院子，在馬廐門邊的屋檐下面，站着七八個哥薩克。

「今天誰值班？」拉茲米推洛夫問。有一個人在長靴上擦熄了他的香煙，回答道：

「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

「但是為什麼這樣一大羣人站在這裏？你們在這裏做什麼？」達維多夫問。

「唔，達維多夫同志……我們站在這裏，大家抽一抽煙。」

「我們今天晚上從打穀場把乾草搬過來了。」

「我們站在這裏抽一抽煙談談天。我們想着我們要等到雪停。」

馬匹在馬廐裏很規律的咀嚼着，汗，馬糞和馬尿的氣味，和那雜着苦蓬的草原裏的乾草的輕淡的，發散蒸氣的香氣攪和着。馬廐對面的木樞上，掛着馬的項圈，韁繩或挽革。沿着馬廐的走路掃得很乾淨，少許撒了一點黃沙。

「梅譚尼可夫！安德烈叫着。」

「噢！一個聲音從馬廐的一端答應。」

梅譚尼可夫正在用一個乾草叉叉着一束麥藁。他從門邊走進第四號廄室去。用腳去踢起一匹黑馬，把乾草撒下。

「回轉來，畜生！」他憤怒的叫着，對這昏昏欲睡的馬揮着乾草叉的柄。在驚訝的當中，這畜生用她的蹄子在木地板上滑動着，踏得格格作響，於是噴着鼻子，把她的頭伸到秣槽裏，顯然在想着，還是重新睡下的好。康德拉脫沾着馬廄和麥藁的氣味，走到達維多夫面前，伸出的粗糙的冷手。

「唔，怎麼樣，梅譚尼可夫同志？」

「不錯，集體農場主席同志。」

「你打的好官話，你的『集體農場主席同志。』」達維多夫微笑着。

「你知道我現在是在上差呀。」

「那一大羣人站在馬廄外面是做什麼的？」

「去問他們自己吧！」在康德拉脫的回答中，含着一種惱怒的音調。「在晚上我剛剛開始喂馬的時候，他們都到這裏來了。人們無論怎樣也不能擺脫那私有的感情。站在那裏的都是馬的主人，他們走來問：『你拿了一點乾草給我的那匹栗色馬吃嗎？』你替我那黃褐色的傢伙鋪了點藁沒有？』我的小母馬好好的在馬廄裏嗎？』但是他的的小母馬究竟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會把她吞掉嗎？他們大家走過來要求：『讓我來幫忙你餵馬。』每個人都竭力要多拿點乾草給他自己的馬。這樣不好！我們一定要通過一條禁止閑人到這裏來的決議案。」

「你聽到嗎？」安德烈對達維多夫閃着眼睛，困憊的搖搖頭。

「驅逐他們離開這裏！」達維多夫嚴厲的命令道。「除了值班的人和他的助手以外，其他的人一概不准到這裏來。你拿多少乾草給馬吃？每次餵草的時候，你量過嗎？」

「不，我沒有。每一匹馬大概半普特，我想。」

「你給牠們通通鋪藁嗎？」

「爲什麼不，當然要鋪的！」康德拉脫猛烈的點點他的戴着布做的軍帽的頭，細微的乾草粉末撒落在他的微黑的頸頸上，

和穿舊了塞着棉花的上衣的領子上。」我們的經理阿斯托洛夫羅夫，我是說雅可夫·洛濟支，來對我說：「拿馬匹吃剩的乾草鋪在馬廄裏去做臥糞。」這是一道很好的命令嗎？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科學化的農民，這魔鬼而他給我這樣一道愚蠢的命令！」

「爲什麼，這有什麼不對呢？」

「當然，這是不對的，達維多夫同志！馬吃剩的乾草都是很好的食料。那裏面的每一根苦蓬都柔軟好吃，雜草也是一樣。羊和山羊會把牠們都吃光，吃得一根不剩。而他要拿去鋪着讓馬睡！我開始和他爭辯，而他說，教訓他不是我的職責。」

「不要拿去臥糞吧，你是很對的！我們明天去教訓他。」達維多夫約定着。

「還有一件事情。他們在開始用那堆在水井旁邊的乾草爲什麼，我知道。」

「雅可夫·洛濟支告訴過我，那是很壞的乾草。他要在冬天用壞的草料喂牲畜，把好的留到春耕的時候用。」

「唔，如果是這樣，他是對的。」康德拉脫同意了。「但是你明天會把用好乾草鋪地的事告訴他嗎？」

「我會的。唔，現在抽一枝列寧格勒的香煙吧。」達維多夫咳着。「我的工廠裏的同志送給我的……所有的馬匹都好嗎？」

「謝謝你。給我一點火吧。是的，所有的馬匹都很好，我們的騎乘用的馬，以前拉普西洛夫的那一匹，昨晚倒下了，但是他們都注意到了。其他的馬都好。有一匹小東西簡直不肯睡下去。他整夜的站着，他們告訴我。我們明天要替牠們的前足換蹄鐵。牠們前足上的蹄鐵太滑了，冰把那上面的尖鐵通通磨平了。唔，再見！我還有許多臥糞沒有鋪好。」

拉茲米推洛夫同達維多夫一道到他家裏去。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走，但是走到一個通達維多夫的住屋的轉角，在別個的農民羅加·戚巴可夫的院子的外面，拉茲米推洛夫觸觸達維多夫的肩，要他停步，低聲的說：

「看！」

離開他們約莫三步遠，在耳門邊，有一個人的側影。拉茲米推洛夫突然很快的向他跑去。他用右手緊握着他的手槍柄，用左手抓住站在門裏的那個人。

「是你嗎，羅加？」他問。

「這是你嗎，安德烈·斯推潘尼支？」

「你右手裏面拿的什麼？拿過來快！」

「爲什麼，怎麼一回事？拉茲米推洛夫同志。」

「拿過來，我說，要不然我要開槍了！」

聽到吵鬧起來的聲音，達維多夫走了上來，近視的閃着眼睛。「你要從他手裏奪什麼東西？」他問。

「拿過來，羅加！要是你不，我就開槍！」拉茲米推洛夫堅持着。

「那末，拿去吧！你發什麼瘋？」

「看他拿着什麼東西站在門邊哦，你這魔鬼！你黑夜裏拿一把刀，站在這裏幹什麼？你在等誰？你是在等達維多夫嗎？我問你，你拿一把刀，站在這裏幹什麼？你是一個反革命嗎？想做一個暗殺者嗎？」

祇有安德烈的銳利的獵人的眼睛，才可以看見站在耳門邊上的人的手裏拿着的刀的白刃。他跑去繳了他的械。但是當他喘息的，開始訊問驚悼失措的羅加莎的時候，這個人打開門，用一種變了的聲音說道：

「如果你是這樣的誤會我，我不能不做聲了。你把我懷疑得太壞了，決不是這樣的！同我進來吧，安德烈、斯推潘尼支。」

「到什麼地方去？」

「到羊舍去。」

「做什麼？」

「你來，你就可以知道我手裏拿一把刀在望着大路的道理。」

「讓我們去看看吧。」達維多夫提議，自己先走進了羅加的院子。「我們向那裏走。」

「隨我來吧。」

佈着一堆散碎的馬糞燃料的羊舍裏，有一條放着一盞點起來了的提燈的凳子。凳子的傍邊，羅加莎的老婆蹲在那裏；她是一個長着細細的眉毛的漂亮的圓面孔的女人。當她看見生人的時候，她站起來，竭力想用身驅遮住牆壁傍邊的兩個水桶和一個水盆。在她傍邊的那個角落裏，一隻肥豬正在那顯然是剛剛鋪下來的乾淨的草藁上踐踏着。牠的頭伸進一個巨大的食槽裏，

正在咀嚼着，狂飲着飼料。

「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吧，」羅加指着豬，惶恐不安的說。「我們想偷偷殺掉這隻老豬。我的老婆正在喂牠的食料，而我要掀翻牠，刺牠的喉管的時候，我聽見街上有人聲。因此我想出去看看有沒有什麼人在聽。我就這樣走了出去，我的袖子捲起圍巾繫上，刀拿在手裏。恰恰碰到你們來了！你想着我在做什麼？你去殺人，要捲起袖子，繫着圍巾麼？」羅加解去他的圍巾，羞怯的說，於是帶着一種壓抑着的憤怒，向他的老婆叫道：「唔，你站在那裏幹什麼，小傻瓜？把豬趕出去！」

「不要殺牠吧，」拉茲米推洛夫多少感到一些困惑的說。「我們剛剛舉行了一次會議，不准你們屠殺你們的牲畜。」

「唔，我現在不了了。你已經嚇退了我所有的慾望……」

在到他家裏的其餘一段路上，達維多夫老是取笑着安德烈。

「防止了一次暗殺集體農場主席的圖謀，繳了一個反革命的械，真英雄！事實如此，哈哈，哈哈！」

「但是我救了一隻豬的命，」拉茲米推洛夫還笑着。

第十七章

第二天，在格內米雅其黨支部的一次祕密會議上，全場一致決定把格內米雅其「斯達林」集體農場的農民們的一切牲畜，不論大小全部作為公有。同時決定，家畜以外，家禽也一樣處置。

最初，達維多夫頑強的反對小家庭的家禽的作為公有，但是拉古爾洛夫斷然的聲言，要是在下一次集體農場會議上，不通過這樣一個決議的話，春天的播種運動，會遭受挫折，因為所有的牲畜都會被殺，家禽也一樣。拉茲米推洛夫支持他的意見，於是稍微躊躇了一下以後，達維多夫同意了。

此外，會議還決定了而且記入了議事錄：為了終止一切故意的屠殺，應當開始一個廣大的宣傳運動，為了這樣，每一個黨員都自動的擔任在那一天去訪問每一個農家。至於對那些已經被發覺屠殺了家畜的人的法律處置，會議決定暫時還不是對一

切的人都能適用，要等着看到了宣傳運動的結果再說。

「這樣一來，家畜和家禽都要比較的安全。要不然，到春天，村裏會聽不到牛鳴和雞叫了。」拉古爾洛夫快樂的說，當他把會議的議事錄納進一個紙夾裏面去的時候。

集體農場全體大會，欣然通過了一切牲畜全部公有的決議，因為勞動用的家畜和取乳用的母牛都已經這樣的處置了，這決議僅僅關係着仔牛，仔馬，羊和豬。但對於公有的東西要包括家禽在內的提議，却引起了長長的，熱烈的爭論。女人們特別反對。但是她們的固執終於被克服了。這個，主要是拉古爾洛夫的功績。是他，用他那長長的手掌按着他的胸口上的勳章，熱情的說：

「女人們，我的親愛的女人們！不要留戀你們的雞和鵝罷。你們以前沒有留難過我們，現在你們不應當留難我們。讓家禽養在集體農場裏面罷。到春天，我們要定購一架孵卵器，這機器會代替母雞來為我們孵化小雞，每次孵化好幾百。孵卵器是很神妙的孵化小雞的機器。請不要固執你們的意見罷。雞依舊是你們的雞，不過養在公共雞舍罷了。我們不應當對母雞存着任何私有的觀念，我的親愛的姊妹們。而且還有，雞對於你們有什麼好處呢？橫豎現在牠們又不會生蛋。而在且春天到來的時候，看你們爲了牠們要遭受多少麻煩呵。牠們會跳進菜園去把種子啄掉，一會，你們又要發現這些東西把牠們的蛋藏在穀物倉下面的什麼地方了，或者是一隻臭貓會扭斷牠們中間的一個的頸子。在牠們身上發生的意外的事，會沒有盡頭的，而且你得常常走到雞舍去，去探看牠們哪一隻要生蛋了，哪一隻，肚皮還是空的。你走進雞舍，你會惹着雞虱或其他什麼惡毒。牠們對於你，祇有麻煩和災害。但是把牠們拿到集體農場去餵的時候，怎麼樣呢？那是再好不過的！牠們會受着適當的照顧；我們要請一個獨身老人，譬如像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一樣的人去照料牠們，讓他一天到晚去探看雞的蛋，去爬到棲木上去吧。他會覺到這是一種恰恰適合老年人的愉快而又輕鬆的工作。他幹這工作，他一輩子都不會患疝氣病！讓我們同意吧，我的親愛的姊妹們！」

女人們笑着，微微嘆着氣，相互的商量了一會，於是同意了。

會議完了以後，拉古爾洛夫和達維多夫立刻一道去一家一家的訪問。從他們在最初幾家調查的結果看來，顯然，每一家都有鮮肉。正在午餐時候以前，他們走去看看老西奚卡。

「他是集體農場的一個積極的擁護者，而且他自己說過，我們應當愛惜小家畜。他是不會殺掉他一隻牲畜的。」拉古爾洛

夫這樣向達維多夫保證，當他們走進西奚卡的院子的時候。

他們發見這位「積極的擁護者」正兩腿朝天的躺在牀上。他的襯衫一直捲到他的亂雜的，稀少的鬚鬚邊上，一個約莫有六公升容量的瓷罐的銳利的邊緣，緊緊的嵌在他那滿生着蓬鬆的白毛的蒼白的，憔悴的肚皮上面。兩個放血杯好像水蛭一樣的吸在他身體的兩邊。他沒有抬起頭來看看進來的客人。他的兩隻手顫抖着，交叉在他的胸上，好像他死了一樣。他的眼睛突出了眼窩，而且，浮着苦痛得昏昏沉沉的表情，慢慢的向兩邊滾動。拉古爾洛夫覺得他開到了這屋子裏有一種死屍的臭味。西奚卡的肥胖的老婆正站在火爐旁邊，替人醫病的女人瑪米溪卡，那位敏捷的像老鼠一樣灰色的老女巫，正在牀邊忙碌着。瑪米溪卡因為精於使用吸角，疊鐵罐接骨，放血，止血，用編織的鐵針來打胎，這樣，她在區裏很有名。現在她在這裏「治療」這位非常不幸的西奚卡。

達維多夫走進來的時候，他的眼睛圓睜着。「早上好，老頭子！」他說。「你肚皮上面放的是什麼東西？」

「我痛得要命我的肚皮！」老頭子困難的說，一句話切成兩截。立刻，他又用一種細微的聲音，像一隻小狗一樣的號叫道：「把罐子拿掉！把牠拿掉，你這老巫婆！哦，我的肚皮要破了哦，大家來救救我吧！」

「忍耐點，忍耐點！一會兒就要好過一些的，」老婦人小聲的和他分辯，竭力想拔去那深深的吸進了皮膚裏面的罐子的邊緣，卻沒有成功。

但是老西奚卡突然像一隻野獸一樣的咆哮起來，一脚踢開了那女人，兩手抓住罐子。達維多夫急急的跑去幫他；從火爐上面拿了一根木麵棒，他推開老女人，用麵棒在罐子的底下敲打。罐子打破了，空氣從碎片間呼嘯的衝了出來。老西奚卡從腹底打出了一個呃，苦重的喘息着，放心的嘆了口氣，毫不費力的把吸角移開了。達維多夫瞥了一眼老頭兒的那有着一個在罐子的破片間突了出來青色的大肚臍的肚皮，他退到長凳那裏，被一陣狂笑弄得窒息了。眼淚從他的臉頰上滾了下來，他的帽子落下了，幾束黑色的頭髮垂到了他的眼睛的前面。

老西奚卡是不容易死的！瑪米溪卡開始傷心打破了的罐子的時候，他已經把襯衫拉下去遮掩了他的赤裸裸的身體，站了起來。

「哦，你這老惡漢！」女人一面噙泣，一面尖聲的叫。「魔鬼把我盜竈打破了！我給你們這樣的人醫病，你們一點也不曉得好處！」

「滾出去，女人！立刻滾出去！」西奚卡手指着門。「你剛才幾乎把我的命都送掉了。你的罐子應當在你的頭上敲碎。出去，要不然我要殺人了。我動了火的時候，我是一個很利害的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拉古爾洛夫在瑪米溪卡出去時差不多還沒有把門帶關的時候，這樣的問。

「哦，我的孩子，好朋友，相信我！我剛才差一點點完結了。足足兩個整天，我沒有走出我的院子一步，我用我的手扯着褲子走路。我的肚皮瀉得這樣利害，簡直忍不住！我好像身上有個漏洞一樣，好像我是一隻污穢的小鵝一樣的下個不停。」

「你是不是太吃多了肉？」

「肉……」

「你殺掉了你的小牛嗎？」

「小牛已經沒有了……牠對於我沒有什麼用處……」

瑪加爾咳了咳嗽，惡憎的在這老人身上上下的看着，噁聲的叱道：

「你這老魔鬼，你的肚皮上不應當放一個瓷罐，應當擱一個可以裝六加倫東西的圓筒。這樣，牠可以連你腸肚一道吸了進去！等着看我們把你趕出集體農場罷，那時候，你就更要痛得忍不住了！你爲什麼要殺掉你的小牛？」

「我犯了罪，瑪加爾，親愛的！老太婆要我這樣幹的，你知道，在晚上叫的杜鵑，常常叫得最響。可憐我吧……達維多夫同志！你和我做過好朋友，你不會把我趕出集體農場吧？我爲着我的罪已經受够了磨難……」

「唔，你拿他有什麼辦法？」拉古爾洛夫揮着他的手。「走吧，達維多夫！你這害病的老傢伙，你把擦槍的油調着鹽水喝下去，喝了會好的。」

西奚卡的嘴唇憤怒的顫動着。「你和我開玩笑麼？」他問。

「我對你說的是真話。以前在軍隊裏，我們常常用那方法來治肚皮痛。」

「什麼，你以為我是鐵做的麼？我會去吃他們擦那沒有生命的槍枝的油麼？我不寧可死在向日葵的中間，但是我不吃擦槍的油！」

就在在第二天，沒有死成功，西奚卡在村裏到處一拐一拐的走着，告訴他所碰到的每一個人：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怎樣去訪問了他，問了他關於春天耕種的農具修繕和集體農場其他事務的意見。在他的故事的末尾，老頭子停了很久不說話，於是移開他的香煙，嘆息道：

「我有點不舒服，所以他們來看我。他們沒有我，是不能夠使事情好好的進行的。他們勸我吃一種藥。『快醫治吧，老人家，』他們說。『要不然你會死，這是萬萬不行的，我們沒有你會感到損失。』他們的確會感到損失，一點點事情，他們就要叫我到支部裏去看看，給他們意見。我不多說話，但是我說的都中肯。我想我的話不會白講的。」他抬起他的失去了光澤的，充滿了歡喜的眼睛，看看聽他說話的人，竭力想探出他給與了他什麼樣的印象。

第十八章

在集體化運動的最初幾天以後，漸漸平靜下來的格內米雅其村，又開始騷擾起來了。家畜的屠殺停止了。兩個整天各種毛色的羊和小羊被牽到或趕到公共畜舍去，雞都裝在口袋裏運了去。村裏充滿了家畜的號叫和家禽的咯咯和啞啞的啼聲。

已經有一百六十家農家加入了集體農場。已經有三個突擊隊組織起來了。農場的管理委員會委任雅可夫·洛濟支把富農的羊皮衣、長靴和其他衣物分配給那缺乏這些東西的貧農們。他們預先編了一個窮困的人的名單，照名單看，管理委員會顯然沒有使得人人滿足的能力。

雅可夫·洛濟支在分配沒收得來的富農的衣物的鐵推克的院子裏，一直到晚上，整天的可以聽到不斷的喧叫的騷音。哥薩克們就在那裏的雪地上，在穀物倉的進口，脫掉自己的衣着，去試那富農的上等長靴，去穿那些上衣、短衣，女人短衣和羊皮衣。用將來的勞動作抵，從委員會賒借了衣服和長靴的幸運的人們，就在穀物倉的外面裸露着身體，於是，滿足的發出喉音，眼睛閃

着光輝，微黑的面孔閃耀着謹慎的、顫動的微笑，急急包好他們的補了又補的破舊衣服，穿上新衣，這樣他們的肉體不再露出來了。在任何一件衣服揀好以前，要經過多少討論，多少忠告，多少懷疑的話，多少咒罵呵！達維多夫吩咐給羅比西金一件短衣，一條褲子和一雙長靴。含怒的雅可夫·洛濟支從一個大櫃裏拖出一包衣服，拋在羅比西金的腳邊，說道：

「憑你的良心去揀吧！」

羅比西金的鬍鬚抖動，兩手顫慄着。他把衣服翻了一遍，選了一件短衣。但是那時候他滿身流着汗。他用牙齒去咬一咬布料，在亮處扯起來看是不是有蟲鑽進去了。他的周圍人羣口吐着熱氣，七嘴八舌的叫道：

「快拿了這件吧，這個傳到你的孩子的一代，還可以穿！」

「什麼，你的眼睛在哪裏？你沒有看見這是翻轉來的嗎？」

「你說說！」

「你自己看。」

「拿了那件，帕維爾。」

「我不；你試一試另外一件看！」

羅比西金的面孔好像燒熱了的磚頭一樣的通紅。他仰着他的黑鬍鬚，像一頭被獵人趕着的野獸一樣的朝四面看，他伸手去取另外一件短衣。他選了一件。是無論從哪一點講，都算很好的一件短衣。他把他的相當長的手臂伸進衣袖裏，而衣袖僅僅達到他的臂彎，衣縫又在他的肩膀上裂開了。於是，帶着困感和興奮的微笑，他又在衣堆裏搜索起來。他的眼睛好像在市場上看見一大堆玩具的小孩子的眼睛一樣的睜着，而嘴唇上又泛着這樣一種清朗的、孩子樣的微笑，使得隨便什麼人都想在這個六尺高的羅比西金的頭上，給他一種父親一樣的愛撫。中午過了，他還沒有選定。他穿上他選好的褲子和長靴，於是吞了一聲嘆息，向含怒的雅可夫·洛濟支說道：

「我明天再來選一件上衣。」

穿着咯吱作響的長靴和兩個褲管上有兩道條紋的新褲，他離開了院子，立刻顯得年青了十歲。雖然大街並不是他回家去

的最近的路，他却故意從那裏走過，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在街角上停下來吸煙，或者和過路的人們談話。他花了三個鐘頭才回到了家裏，一路誇耀着，於是到晚上，這樣的謠言，傳遍了整個的格內米雅。其「羅比西金好像要從軍去一樣的裝扮起來了。他今天花了一整天工夫挑選他的衣服。他全身穿着新衣，穿着休假日的褲子走回家去。他好像一隻鶴一樣的飄飄然的走着，我想，他的脚不一定觸到了地面罷。」

頓姆卡·烏莎可夫的小小的老婆一動也不動的呆伏在一個大櫃上，容易她才被推開了。她穿了鐵推克的老婆的一件纒邊的毛織的裙，把她的脚伸進一雙新鞋裏，把一件有着華麗的顏色的披肩包住她的肩膀。祇有到那時候，人們才知道頓姆卡的老婆並不難看，才知道她有一種端正的體態。可憐的女人，在她整個的悽苦的生涯裏，從來沒有吃過一頓好飯，從來沒有穿過一件新衣，看着集體農場的這些財物，怎麼能够不暈厥過去呢？當雅可夫·洛濟支從大櫃裏拉出一大堆女人的華麗的衣裳來的時候，被不斷的貧苦和饑餓褪去了顏色的她的嘴唇，怎麼能够不變得蒼白呢？年復一年的，她生育着小孩，用腐朽了的破布和破舊了的羊皮衣服的碎片包裹着她的吃奶的嬰兒。而她過去的美麗，健康和少女的元氣，都被憂愁和無窮無盡的貧窮消褪了，她自己在整個的夏天都穿着一條稀薄得像篩子一樣的短裙，在冬天，當她那件滿是虱子的裙子脫去洗濯的時候，她要赤裸着身體同她的孩子坐在火爐邊上，因為她再沒有別的東西好穿了。

「我的親愛的……我的最親愛的……等一等，也許我還是不不要這條裙子……我要換一條……也許有什麼給孩子們穿的……給米霞……多尼亞……」她的燃燒着的眼睛沒有離開那五光十色的衣堆，緊緊的攀住大櫃的蓋，狂喜的喘喘着。

偶然在場的達維多夫望着她的時候，他感到他的心臟抖動了。他走到她的面前，問道：

「你有多少小孩子，女公民？」

「七個，」頓姆卡的老婆小聲的回答，在她的期待的甜蜜中，她怕抬起她的眼睛來。

「這裏有什麼兒童的衣裳嗎？」達維多夫低聲的問雅可夫·洛濟支。

「有的。」

「這個女人替她的孩子們所要求的一切，你都給她。」

「這樣她要鬧起來了！」

「你說的什麼話？」達維多夫憤怒的露出他的缺牙齒，雅可夫·洛濟支急急的俯身向着大櫃。

平常最愛饒舌，而且嘴巴非常利害的頓姆卡·烏莎可夫，現在站在他的老婆的後面，一聲不響的舐着他的乾燥的嘴唇，凝住了他的呼吸，但是聽到達維多夫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抬頭望着他。從他的斜眼睛裏，眼淚突然好像菓汁從成熟的菓子裏湧溢出來一樣的淌着。他從他站着的地方走開，向穀物倉的進口跑去，用他的左手推開衆人，用他的右手遮了他的眼睛。跳下穀物倉的階台，頓姆卡大步的走出了院子，害羞的竭力想掩飾他的眼淚。但是眼淚却從他的黑色的手掌下面一滴追逐一滴的滾下他的臉頰，像露珠一樣的燦爛和閃耀。

快到傍晚的時候，老西奚卡想來分點東西。他闖進集體農場的辦公處，於是，差不多還沒有透過氣來，就向達維多夫叫道：

「你好，達維多夫同志！我看你的元氣很好。」

「晚安。」

「寫一道命令給我。」

「什麼樣的命令？」

「一道我去領取衣服的命令。」

「你爲了什麼要衣服？」坐在達維多夫的旁邊的拉古爾洛夫揚起了他的眉毛。「爲了你宰殺了小牛麼？」

「過去的事應當忘記，瑪加爾，你不知道嗎？你的『爲了什麼』是什麼意思？當我們驅逐富農鐵推克的時候，誰吃了苦頭？我和達維多夫同志！他的頭打破了，但是那個不算什麼。那隻狗把我的羊皮衣弄得怎樣了呢？那件衣服剩下做腳絆的碎片了。我是蘇維埃政府的一個殉道者，而你說我不需要什麼嗎？我寧可讓鐵推克粉碎我的頭，不願意觸動我的羊皮衣。羊皮衣是我的老太婆的，不是麼？爲了這件衣，她要把我殺死，那末事情將怎樣呢？呵哈，就是這樣！」

「要是你不跑的話，你的羊皮衣一定到現在還是好好的。」

「但是我怎麼可以不跑呢？你沒有看見鐵推克的那個老妖精老婆對我怎樣嗎？她咬狗來追我，叫道：『抓住他，咬他！他是他』

們中間最壞的一個傢伙！達維多夫同志可以告訴你，這是實在的。」

「你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但是你最會吹牛皮，」瑪加爾說。

「達維多夫同志，我請你證明。」

「我記不清楚了……」

「她的確是那樣叫的，我發誓，唔，恐怖降臨到我，當然，我轉身離開了院子。要是那隻狗是其他任何一隻狗也好點——但是牠比老虎還兇。」

「沒有人咬狗來追你；這一切都是你捏造的。」

「瑪加爾，你一點也不記得，我的朋友！你自己那樣的嚇魂飛魄散，因此，你怎麼能夠記得呢？對不起你，在那時候，我就想着：『瑪加爾馬上就要抽身逃跑了。』那狗是怎樣的拖着我繞着院子跑呵！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那隻狗的話，鐵推克決不能夠活着從我的手中逃脫的，我可以賭！我是一個很利害的人，我真是！」

拉古爾洛夫好像患着牙痛一樣的蹙着他的臉，對達維多夫說道：

「快給他一張領物證，讓他滾罷。」

但是這時候，老西奚卡比平常更愛說話。

「我在年輕的時候，瑪加爾，每一次鬥拳，我可以和任何人……」

「哦，不要多講了吧，你的這些話我們以前都聽到過，要不要我們替你發一張領物證？你將來用什麼來醫治你的肚皮痛呢？」

深深的被激怒了，西奚卡默默的拿了領物證，沒有告辭的走了出去。但是他從雅可夫·洛濟支那裏領到一件寬大的，稍過的羊皮衣服以後，他又恢復了他的愉快的心情。他的小小的眼睛滿足的收縮着，充滿着歡喜。好像挾着一撮食鹽一樣，他用他的食指和姆指挾着羊皮衣服的邊緣，好像一個女人跨過污水潭的時候提起她的裙邊一樣的提着衣服的一邊，舌頭發出嘖嘖的聲音，在所有的哥薩克的面前誇耀着。

「真是一件好羊皮衣！我是用我自己的勞苦賺到的。誰都知道，當我們驅逐鐵推克的時候，他拿一根鐵棒去打達維多夫同志。『我的朋友完了，』我想。於是立刻我好像一位英雄一樣的撲去救他，把鐵推克打走了。要不是我的話，達維多夫早進了棺材。」

「但是他們都說，你是被一隻狗嚇跑，跌倒在地上，狗跑來撕你的耳朵，好像你是一隻豬獮一樣！」他的聽眾中的一個這樣的反駁着。

「那些都是造謠。人真是沒有辦法，隨便什麼，他們總要歪曲。狗是什麼東西？狗是又愚蠢又惡濁的畜生。牠聽不懂半句人話。」於是老西·奚卡很巧妙的把談話轉到了另外一個方向。

第十九章

夜……

從格內米雅其村向北，遠遠的越過起伏的，暗淡的草原高地，越過山峽和山谷，越過綿延不斷的森林，那邊就是蘇維埃聯邦的首都。牠的上面，是電光的汎濫。像是一場無聲的火災的反射一樣，牠們那顫慄的青色閃光，籠罩在多層的建築物的上面，奪去了半夜的月亮和星星的不必要的光輝。

離開格內米雅其村一千五百歌羅米突，石頭裝砌的莫斯科，就是夜裏也生活着。火車的汽笛挑戰一樣的尖叫，汽車的喇叭好像一個巨大的手風琴的音調一樣的嗚叫，電車發出叮噠，軋軌和摩擦的聲音。但是在列寧陵墓的後面，在克里姆林宮牆的後面，紅旗在迴轉的寒風裏，在燦爛的天空中飄蕩着。被電光的白熱從下面所照耀，旗燃燒着，而且好像飛迸出來的深紅的血一樣的漂流。風像旋渦一樣的迴旋，一瞬間，牠把那沈重的垂着的旗子捲了起來，不久旗又展開來，旗尾一會兒飄到西邊，一會兒飄到東邊，燃燒着反叛的紅焰，號召着鬥爭。

兩年以前的一個晚上，爲着參加全俄蘇維埃大會到來了莫斯科的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走到紅場上。他看着陵墓，看着

在天空中勝利的閃着光輝的紅旗，慌忙的脫下他的帽子。很久很久，他光着頭，穿了他那敞開的手織的短衣，一動不動的在那裏站着。

但是在格內米雅其村，夜帶着深深的寂靜。四圍荒涼的高地，撒滿了鵝的絨毛一樣的新雪，閃爍着光輝。深藍的陰影，在一切山谷，山邊和叢林間汎濫着。北斗七星的柄差不多觸到了地平線。生長在村蘇維埃旁邊的白楊樹像黑色的蠟燭一樣的伸到了高到使人感到壓抑的黑暗的天空。流到小河裏去的泉水，迷人的發出玎玲和潺湲的音響。在流動着的河水裏，你可以看見那不再照耀大地的了的將落的星星。聽聽那夜晚的虛幻的沈默罷，你會突然聽到野兔用牠那被樹液染污了的牙齒，在樹枝上吃着，咬着，和挖掘着的聲音。在櫻桃樹幹上凝結的樹脂的琥珀一樣的小球，在月光之下暗淡的閃耀着。剝下一顆來看罷：那樹脂的小小的凝塊，好像成熟了的，沒有被人觸過的梅子一樣，被一層柔軟的煙霧一樣的粉衣掩蔽着。間或有一塊包着樹枝的冰殼落了下來，夜把這清微的響聲，包裹在靜寂裏。有着被孩子們稱爲「杜鵑的眼淚」的有細縫的灰色垂花的櫻桃樹枝的新芽，好像死了一樣的固定着不動。

寂靜……

祇有在天亮時，在莫斯科的風，從北方，從密雲之下飛駛過來，用牠那寒冷的羽翼，輕拂着雪的時候，早晨的生命的声音，才開始在格內米雅其村裏響動起來；白楊的赤裸裸的樹枝，在河邊的樹林裏沙沙的作響，在村莊附近過冬，到晚上要飛到打穀場來覓食的鷓鴣開始啾啾的啼轉，相互的呼喚了。白天，牠們飛到山谷的沙坡上面的苦蓬叢裏去，在穀殼倉附近的雪地上，牠們留下了一堆堆的草屑和一種繡花一樣的交錯的脚印。小牛要到牠們的母親那裏去，開始在吼叫；公有的雄雞，叫得更兇了，燃燒着的乾蕪的濃烈的苦味的煙，籠罩着村莊。

但是當夜的帷幕落在村莊之上的時候，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無疑的是整個格內米雅其唯一的沒有睡覺的人。他的口裏有着家種煙草的苦味，他的頭好像法碼一樣的重，他抽煙抽得要嘔了。

半夜，康德拉脫在他的空想裏能夠看見莫斯科天空的燈火的歡悅的反射，看見深紅色的旗子的威嚇的，憤怒的旗面，翻展在克里姆林的上，翻展在那有着許多住在蘇聯國境以外，像康德拉脫自己一樣的工人，滾滾的流着眼淚的無邊的世界之上。

他想起有一次，他死去了的母親，爲了要止住他的兒時的啼泣所說的話來了：

「不要哭，親愛的小康德拉脫，不要讓上帝生氣罷。全世界的窮人，每天都這樣的哭着，他們對上帝訴說他們的窮苦，反對那些把一切好的東西通通拿走了的富人。但是上帝吩咐窮人忍耐。因此，現在，當這些窮困飢餓的人們總是哭個不休的時候，他生氣了，他收集了他們的眼淚，用牠們製成了霧，撒在藍色的海上，遮蔽了天空。於是船隻開始在海裏徬徨着，迷失了牠們的水路。有一隻船在海裏撞着暗礁，沈沒了。或者，有的時候，主用眼淚造成露水。在一個晚上，這鹹的露水落在全世界，我們的和人家的穀物，上穀物就被苦淚燒壞了，於是全世界發生了大大的飢饉和瘟疫。所以現在窮人無論如何不能再哭了，因爲這樣他們祇是自己害自己……你明白了嗎，小東西？」於是，她嚴厲的結束道：「禱告上帝吧，康德拉脫，你的禱告會比人家快一些的被聽到的。」

「但是，我們是窮人嗎，媽媽？爸爸是窮人嗎？」小康德拉脫問他的信心很深的母親。

「是的，我們是窮人。」她回答。

康德拉脫跪在舊教的黑暗的聖像面前祈禱，爲了不使一個憤怒的上帝看見，他揩乾了他的眼淚。

康德拉脫躺在牀上，在解着過去，好像過去是一張魚網一樣。他是頓區一個哥薩克的兒子，現在他是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在集體農場成立的最初幾晚，他想了許多心思，這些心思，又多又長，好像草原裏面的路一樣。他的父親在服兵役的時候，他的中隊曾經鞭打過，砍殺過伊凡諾渥·渥茲尼先斯克的罷工織工，保護了工廠主的利益。他的父親死了，康德拉脫長大了，在一九二〇年他殺過波蘭的白黨和弗倫格爾的軍隊，在工場主和他們的走狗們的攻擊中，保護了他的蘇維埃政府，也就是那些渥茲尼先斯克的工人們的政府。

康德拉脫老就不信上帝了，現在，他信仰領導全世界的勞苦羣衆走向自由，走向陽光充滿的將來的共產黨。他把他的家畜都送到了集體農場的公共畜舍，家禽也一隻也不留的帶去了。他贊成祇有勞動的人才准吃麵包，才准踏青草。他緊密的，不可分離的結合在蘇維埃政權上面。可是他晚上還是睡不着。他睡不着，是因爲他對於他的私有財產，他自動放棄了的財物，還感到一種腐蝕的眷戀。這種腐蝕的哀憤，在他心裏成長着，帶着悵鬱與哀愁，冷徹了他的心。

以前，他從早到晚都忙碌着；早晨，他要去喂公牛，母牛，羊和馬的飼料，帶牠們去喝水；中午，他得把乾草和麥蘆再度從打穀場

運走，生怕失落了一根草梗。以後，到晚上他又要收拾一趟。就是在夜間，他也要到畜舍去好幾次，看看一切是不是都很妥當，把那散在牲畜脚下被踐踏的草，檢回秣槽。他的心沈醉在他的農民的懸念裏。但是現在，康德拉脫的畜舍空了，死了。已經沒有什麼要他照料。秣槽是空的，柔枝編造的門，大大的敞開着，在整整的長夜裏，連一聲鷄叫也聽不到。再沒有東西來報知黑闇裏的時間和時刻的消逝了。

祇有輪到他去照料集體農場的馬廄的時候，他才免除了悵鬱。白天他老是想著離開他的家，去避免看見那可怕的荒涼的畜舍，去避免看見他的老婆的悲傷的懷怨的眼睛。

現在，她正睡在他的身邊，平勻的呼吸着。他們的小女兒克立絲蒂西卡在火爐上面轉動，甜蜜的響着她的嘴唇，在睡夢裏喃喃的說：「爸爸，輕輕的……輕輕的……」在她的酣睡裏，她看見了她的燦爛的孩子氣的夢，她輕快的生活着，輕快的呼吸着。一隻空的火柴盒就能夠使她歡喜，她用牠來做她的碎布玩偶的櫥子。她可以整天的玩着這櫥子，而第二天，又會給她帶來一種新的娛樂的微笑。

但是康德拉脫有他自己的思想。他像魚在網裏一樣的在這些思想裏掙扎。「你要到什麼時候才離開我呢，該詛咒的懷戀？什麼時候你才會滅絕呢，你這危險的魔鬼？但是，這個到底是什麼道理？我從馬廄旁邊經過，別人的馬，站在那裏，我一點也不感到什麼。但是一走到我自己的馬的前面，看看牠那有印記的左耳和牠那有一條從頭到尾的黑色條紋的背，我就開始窒息了，那時候，牠好像比我的老婆還要親近。我還是竭力要給牠一些香一點的，細一點的草。別的人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愛他自己的馬，別人的，就毫不關心。但是，現在並不是什麼「別人」的了，牠們都是我們的。可是困難就在這裏……他們都不願意照拂這些馬，他們有許多人還沒有習慣。昨天是古金可夫值日，他沒有帶馬去喝水，只派了一個小孩子去領牠們。小孩子騎在一匹馬的赤裸裸的背上，趕着整羣的馬飛跑到河邊。不管牠們都喝了水沒有，她又驅着牠們跑回了馬廄。這樣的事你不能對任何人說，因為他們會祇是露出他們的牙齒，笑道：「哈，你想比我們大家都吃得到多點麼？」這一切都是由於我們過去的生活太苦的緣故。我想那些一向富裕的人，不會這樣的關心。我明天一定不要忘记告訴達維多夫，古金可夫是怎樣給這些馬去喝水的，要是牠們是那樣

的被照料的話到春天，牠們會連把都拉不動了。而且明天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們怎樣在照料那些家禽，女人們說，因為太擠，已經

死掉七隻了。哦！真難！他們爲什麼一下子要把一切家畜通通收集了去呢？他們應當給每一家留一隻雄雞來代替時鐘。合作社什麼都沒有，克立絲蒂茜卡在赤着腳跑。隨便你怎樣，她至少要有一雙鞋呀。我的良心不讓我向達維多夫討一雙。哦，唔，讓她在火爐上面過了這一個冬天罷，夏天她就不需要鞋的了。」

康德拉脫想到國家爲了實行五年計劃正在遭受的貧乏，他在粗布被單下面緊握着拳頭，腦子裏恨恨的向那些不是共產黨員的西方工人辯論道：「你們爲了從你們的主人那裏得到好的薪水把我們出賣了！你們爲了肚皮吃得飽飽的，你們背叛了我們，兄弟們，你們爲什麼不建立蘇維埃政府呢？你們爲什麼這樣落後？要是你們過的是腐爛的生活的話，現在你們就應該革命了；但是很明顯的，發怒的雄雞還沒有啄到你們的屁股。你們祇會胡鬧，你們決不能夠行動起來，你們遲緩，你們都動搖不定。但是雞會啄到你們的牠會啄得你們痛極了！你們在國外看不見爲了建立我們的經濟生活，我們是多麼的艱苦嗎？我們遭受着怎樣的貧乏，我們是怎樣的半裸着身體，半赤着腳。但我們是怎樣的咬着牙齒來工作，這一切，你們都看不見麼？等到一切都好了，你們再進來，那是可恥的，兄弟們！我很想豎起一根你們大家都能够看見的高大的柱子；我爬到頂上去，在那上面痛罵你們！」

他睡着了。香煙從他的嘴上滑落下來，把他的僅有的襯衫燒了一個大黑洞。火燒的劇痛痛醒了他。他起來一面低聲的咒罵着，一面在黑暗中摸索一根針，好去縫好那破洞。不然的話，安娜會在早上看見，她會嗚嗚嗚嗚的責備他兩個鐘頭。但是他找不着針。

他又睡着了。

天明亮的時候，他起來，走到院子裏去小便。當他走去的時候，他突然聽到了一種特別的騷音。晚上關在一個棚子裏的公有的雄雞，好像一個有種種樣樣的聲音的，有力的合唱隊一樣，齊聲的在啼叫。康德拉脫驚訝的睜開了他的浮腫的眼皮，有兩分鐘，他聽着這雜多的不斷的雞聲，當那落在後邊的最後一聲「咯：咯：咯：咯囉」消逝了的時候，他睡眼矇矓的浮着微笑。「牠們是怎樣的在叫呀，這些魔鬼！」他想。「正好像一班音樂隊一樣。住在牠們附近的人都不要再想睡覺或安靜了。以前是一個在村莊的這一頭開始，別一個在另外一頭，沒有次序，也不和諧。噢，生活！」於是他做他的事情去了。

吃過早餐，他到了雞舍那裏。老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用一種憤怒的叫嚷迎着他。

「唔，早晨這樣早，你到處亂跑幹什麼？」

「我是特來拜訪你和雞的，你好嗎，老爹？」

「我本來很好的，可是現在……上帝保護我罷！」

「爲什麼，什麼一回事？」

「照料這些雞，等於把我慢慢的殺死。」

「怎樣？」

「你到這裏來過一天，你馬上可以知道了！這些窮兇惡極的雄雞一天到晚的打架，跟着牠們跑，把我累死了。你也許要說母雞是女性罷，但就是她們也互相啄着雞冠，而且在院子裏到處跑。我做的這種工作，真是該死的，我今天要去找達維多夫，要求他讓我照料蜜蜂去。」

「牠們就要習慣的，老爹。」

「等到牠們習慣了的時候，老爹也要腳趾朝天了！而且究竟這是男人的工作嗎？不管我像個什麼樣子，我總歸還是一個哥薩克呀，我參加過土耳其戰爭。可是在這兒，我得讓你我知道，我被封爲雞的總司令了。我就職了兩天，但是我沒有法子躲開那些頑皮的小孩子。我回家的時候，他們跟在我後面叫着：『餵雞的老爹，』『餵雞的安金姆老爹。』難道我一生受人尊敬，老了的時候却要帶了『餵雞的』這個綽號進墳墓嗎？我不要這樣。」

「算了罷，安金姆老爹，幹嗎要和頑皮的小孩子們賭氣呢？」

「要是祇有小孩子們戲弄我，倒也罷了！可是還有幾個女人雞在他們裏面。昨天我回家去吃晚飯的時候，娜斯提亞·多內茲可瓦正站在井邊汲水。『是你在看管雞嗎，老爹？』她問。『是的，是我在看管雞。』我說。『有母雞生蛋嗎，老爹？』『有的在生蛋。』我說。『但是不十分好。』她是怎樣的用鼻子嗤笑呵，這匹卡米克的母馬！『記着，到春耕的時候，一定要有一籃子雞蛋。』她說。『要不然，我們要請你自己去和母雞交尾。』對這種玩笑，我有了這樣大的年紀，真受不了。這工作太不愉快了。」

老人還要說些什麼，但是籬笆旁邊，有兩隻雄雞胸口對胸口的打起來了。血開始從牠們中間的一隻的冠上流了出來，另外

一隻的胸口上，扯落了一把羽毛。老安金姆手裏拿了一根枯樹枝，跑了過去。

雖然時候還是這樣的早，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已經擠滿了人。兩匹駕在轎子上的馬站在門口等達維多夫，他準備乘着轎子到區鎮去。拉普西洛夫的上了鞍的快馬，在踢着雪，羅比西金在忙着把馬的肚帶拉緊。他準備騎馬到拖浜斯科去，在那裏他要和當地集體農場的管理商量選購機的事。

康德拉脫走進了第一間屋。一位不久才從城裏來的簿記員正在翻檢他的賬簿。幾天以來，兩頓陷了進去，而且顯得很憂鬱的雅可夫·洛濟支正坐在他對面寫字，在這同一間屋子裏，擠滿了監工派來搬運乾草的集體農場的工人。在一個角落裏，阿卡提和第三突擊隊長麻臉阿加芬·多布佐夫正在同村裏唯一的鐵匠意坡里特·沙利爭論着什麼。隔壁房間裏，傳來了拉茲米推洛夫的尖銳的愉快的聲音。他剛剛到，匆忙的，帶着哄笑，在向達維多夫說：

「今天早上很早，有四個老太婆來看我。密西卡·意格蘭頓洛克的母親老烏里安娜領頭。你認識她嗎？不認識？她的年紀很大，足足有七普特重，她的鼻子上有一個疣，她們走來，烏里安娜媽媽大鬧特鬧。我聽不懂她在說些什麼，她是那樣的生氣，她鼻子上的疣都變紫了。她好像一個潑婦一樣的痛罵我：『噢，你……』她這樣的罵下去。那時，有許多人在蘇維埃，而她就在那裏詛咒，漫罵。當然，我嚴厲對她說：『閉上你的嘴，不要那樣的罵，要不然，我要把你送到區裏去，說你侮辱政府。』後來我問她：『什麼事使你這樣的生氣？』她回答道：『你們爲什麼要在老太婆身上開玩笑？你們怎麼可以嘲弄我們這樣上了年紀的人？』花了我許多時間，我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她們聽說到春天，集體農場管理委員會要把所有六十歲以上，不能做工的老婦人分派去……』安德烈爲了竭力忍住他的笑，幾乎窒息了。……她們聽人說，因爲沒有蒸氣孵化機，孵卵，老婦人們被分派了這件小小的差使！她們氣瘋了。烏里安娜媽媽好像在被殺一樣的叫着：『你這畜生！你要我去孵雞蛋麼？我一隻雞蛋也不孵！我要用我的燒菜的鍋子把你們飽打一頓，然後我自己去投水。』我好容易喝住了她們，說道：『不要投水吧，烏里安娜媽媽，我們河裏的水，無論如何不够淹死你。這都是說說，都是富農造的謊。』但這是怎樣的一種奸計呵，達維多夫同志！我們的敵人正在散佈那樣的謠言來阻止我們的工作。我開始查問她們這些話是從哪裏來的，才知道前天從華意斯科華意來了一個尼姑，晚上住在鐵莫菲·波西傑夫的小屋裏，告訴她們，雜充了公是要送到城裏去做湯吃的。她還說，有一種特別的小小的椅子，底下鋪着草，是做給

老婦人用的，她們要被強迫坐在那種椅子上去孵雞蛋，那些不肯孵的人，會被他們綁在椅子上！」

「那尼姑現在在哪裏？」留心在諦聽的拉古爾洛夫這樣的問。

「她跑了。她不是傻瓜，撒完她的謊就逃了。」

「像她這樣的黑尾鵲，應該逮捕起來，送到她該去的地方去。要是我看見了她就好了。我要把她的裙子繫着她的頭，鞭打她一頓。但你是蘇維埃的主席，隨便什麼人可以隨便在你的村裏過夜。這真是好現象！」

「見鬼，我能够看守每一個人麼？」

達維多夫在他的外套上披了一件大的羊皮衣，坐在桌子旁邊，在把那集體農場大會可決的春耕的計劃，作最後一次的審察。沒有抬起他的眼睛來，他說：

「造我們的論，是敵人的慣技。他是寄生蟲，他想搗亂我們的一切建設的工作。而有的時候，我們又使他們有機可乘，像我們對於家禽的事……」

「家禽的事怎麼樣？」拉古爾洛夫張開他的鼻孔。

「我是說家禽公有的事。」

「那是沒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事實如此！我們不應該在小的變動上找麻煩。我們種麥還沒有準備好，我們却管到家禽去了！十足的蠢笨！現在我真可以打我自己的嘴巴。而且我到了區委會的時候，關於種麥的事他們會責罵我的。事實如此！却是一個非常不愉快的事實……」

「告訴我，爲什麼家禽不應該公有。那不是大會的決議嗎？」

「這不是大會不大會的問題，」達維多夫皺着眉。「家禽不過是一個枝節的問題，我們應當決定主要的問題：鞏固集體農場，把集體化的比率增加到百分之百，最後是播種，這些，你爲什麼不懂呢？而且我要嚴重的提出來說：關於那該死的家禽，我們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我們錯了，事實如此！昨天晚上我讀了一點討論集體農場的組織問題的書，我認識我們在哪裏錯了。你知道，我

們建立了一個集體農場，這是一種合作社的組織，我們却竭力要把牠變成一個公社。那是對的嗎？那是有左傾的毛病的。事實如此！你去想一想罷。要是我處在你的地位（這是你提議，而且一定要我們接受的），我一定要以布爾雪維克的勇氣，承認了這個錯誤，並且吩咐把雞和別的家禽再分配到各自的農家去。要是你不願意這樣辦，我回來的時候，我馬上單獨來辦。唔，我走了。再見。」

他倉卒的戴上他的帽子，翻起他那件從富農那裏沒收得來的發着樟腦香味的羊皮短衣的高領，一面扣好他的文件包，一面說道：

「到處活動，造我們的謠的尼姑，還多着，她們竭力想煽動女人和老人來反對我們。但是集體農場的事業，還是這樣的年輕，而且又這樣可怕的必要。每個人都應當站在我們這邊；老婦人和別的女人們，都一樣需要。在集體農場，女人也有她們的任務。事實如此！」他邁着沈重的大步走了出去。

「去吧，瑪加爾，把雞都發還牠們的主人家去。達維多夫說的是對的。」拉茲米推洛夫很長久的凝望着拉古爾洛夫，等待着一個回答。瑪加爾坐在窗檻上，解開了他的羊皮衣的扣子。他把帽子拿在手裏轉動，他的嘴唇無聲的動着。這樣過了三分鐘。於是瑪加爾很快的抬起頭來，拉茲米推洛夫碰到他的瞪着的眼睛的視線。

「那麼，去吧，」他說，「我們錯了，那是够實在的。達維多夫算是說中了，這個缺了牙齒的魔鬼。」他微帶羞怯的微笑了。

達維多夫走進櫥子的時候，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站在那裏和他說話，一面揮動着他的手臂，一面憤怒的講着他的話。車夫不耐煩的把韁繩收攏，把那插在座位下面的馬鞭扶正了一下。達維多夫咬着他的嘴唇傾聽着。當拉茲米推洛夫走下台階的時候，他聽見他說道：

「不要興奮！冷靜一點罷。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中，我們要把一切弄得很妥當的事實如此！我們要建立一種懲罰制度，我們要使突擊隊隊長個人負責。唔，再見罷！」

鞭子在馬背上揮動，呼嘯。櫥子在雪上留下牠的滑板的圓圓的，青色的痕跡，在門外消逝了。

整千整百的母雞，好像顏色斑駁的小圓石一樣，散在餵雞的院子裏。老安金姆拿着一根枯樹枝在裏面看管。微風吹拂着他

的灰色鬍鬚，吹乾了他的額上的汗珠。「餵鷄者」在餵鷄的院子裏到處走着，用他的氈靴趕開那些阻着他的去路的鷄。他的肩上背着裝滿半袋粗穀的布袋，他把穀物從穀物倉到棚舍，一路撒成一條細綫。鷄在他的腳邊好像沸湯一樣的騷動，不停的發出牠們的慌亂的，不安的啼叫。

在那用木柵和院子的其他部分隔開了的打穀場，鷄羣好像凝固的石灰塊塊一樣的雪白。從那裏面傳出鵝的宏亮的喉音，撲翼聲，和噉噉的聲音，好像打穀場就是春天移棲的時候的漲水的田野一樣。

一大堆人聚集在棚舍旁邊。從外面看，只露出一個圓圈的背和臀部。他們的頭都低着，他們的眼睛都注視着圈子當中，他們腳下的什麼東西。

拉茲米推洛夫走近他們，從他們的背上看過去，想知道圈子裏面發生了什麼事。人們沈重的呼吸着，用低聲互相的在談論。

「紅的要贏。」

「決不會的！看吧，牠的冠子已經倒了。」

「你沒有看見牠給對手重重的一啄嗎？」

「牠的嘴大大的張着，牠沒有勁了。」

接着，老西奚卡的聲音蓋過了其他的人的聲音：

「不要管牠。牠會自己開始的。不要管牠，你這笨貨。我要打穿你的胸口。」

圈子裏面有兩隻雄鷄，張開翅膀飛撲着，一隻作燦爛的紅色，另外一隻長着青黑的烏鴉的毛羽。牠們的冠都啄破了，被凝血染成了黑色。牠們的腳踏在黑色和紅色的羽毛上。這兩位戰士都疲倦了。牠們各自走開，假裝在啄什麼東西，用牠們爪子，在半融化了的雪地上搔着，用謹慎的眼光，互相的窺看。牠們這種假裝的漠不關心的樣子，沒有保持很長久。那黑色雄鷄突然蹴着地面，好像火焰裏的火花一樣的飛躍起來；紅色雄鷄也跳了起來，牠們在半空中一次又一次的衝擊着。

老西奚卡看着牠們，完全忘掉了世界的一切。一顆冰冷的水珠在他的鼻尖上顫動着。但是他並沒有管牠。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隻紅鷄身上。紅的非贏不可，因為西奚卡和沈默的代米德打了賭。他的緊張的注意被一個什麼人的手突然擾亂了：

這隻手粗暴的抓住老頭兒的羊皮短衣的領子，把他從圈子裏拖了出來。西奚卡的臉因為憤怒歪曲了，他轉過身來，用一隻雄雞的決斷向着抓他的人撲去。但是，他的表情突然變了，變成了一副溫柔和歡迎的臉色，那是拉古爾洛夫的手。瑪加爾皺着眉趕散了那些觀眾，趕開了那兩隻雄雞，不高興的說道：

「你們在這着雄雞打架麼？去幹你們的工作去，你們這些懶鬼。要是你們沒有別的事做，去把乾草運到馬廄裏。或者把馬糞運到菜園去。你們中間找兩個人到各家去，叫那些女人到這裏來領回她們的雞。」

「你在解散這個集體農場嗎？」一位鬥雞的看客這樣的問。他是一個決定不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顯然，牠們的階級意識還不够強，還不能加入一個集體農場。但是請告訴我，在社會主義之下，雄雞可還打架不打呢？」

拉古爾洛夫的臉色蒼白了，他用一種嚴重的眼光打量着這個發問的人。

「你開玩笑，可是你知道你在開什麼東西的玩笑嗎？」他問。「人類的最好的花，都爲着社會主義犧牲了，你是什麼人，敢開牠的玩笑，你這狗糞滾開，反革命，要不然，我要把你送出這地球。滾開，毒蟲，不要讓我打死你。你知道，我也會開玩笑的！」

他離開了這些羞赧的哥薩克，向那院子和蜂擁的雞羣投了最後一瞥，忍住一聲深深的歎息，彎着背，慢慢的向大門走去。

第二十章

在區委會的房間裏，煙草的煙，騰成了青色的渦卷，一架打字機軋拉的響着，荷蘭火爐發散着熱氣。區委會在下午兩點鐘要開會了。區委書記，面孔修飾得光光的，因爲房間裏面熱，他冒着汗，他的布做的襯衫的領子解開了，他很忙碌。對達維多夫指着椅子，他搔着他的光光的肥滿的白頸，說道：

「請注意，我沒有很多的時間。唔，情形怎麼樣？集體化的比率怎麼樣？你們很快要達到百分之百了吧？簡單的說。」

「我們快要達到了，」達維多夫回答道。「但問題不在比率，而在集體農場內部的情勢將要怎樣的事。我帶來了一個春耕工作的計劃，你要看嗎？」

「不，不！」書記驚訝的說，於是，困苦的細着他的膨脹的眼睛，用手帕揩拭他的額上的汗。「把牠拿到農業聯合會區分會的羅披多夫去罷。牠會審查牠，確定牠的；我沒有時間。地方委員會來了一個同志，幾分鐘以後就要舉行書記局會議。但是我們得問你，你們把富農送到我們這裏來，到底是爲了什麼？現在，你瀾不脫你的責任！我不是用清清楚楚的俄國話告訴了你，警告了你麼？」

「當我們沒有得到明白的指令以前，我們不應當草率的處理那問題。」你們與其在建立你們的集體農場以前就驅逐富農，開始沒收他們的財產，不如實行完全集體化的工作。是的，你們的種麥準備怎樣了呢？你們接到了區委會要你們立刻準備種麥的指令嗎？那末，爲什麼，你們爲了執行那指令，一樣事情也沒有幹呢？就在今天的書記局會議上，我一定要提起你和拉古爾洛夫的問題。我一定要主張把你們記在黑表上。這實在是一種恥辱！你當心，達維多夫區委會的最重要的指令的不執行，對於你，會招致不愉快的組織的結果的。你們在最近一次報告以後收集了多少穀物種子？我馬上查一查看！」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張格子紙，用他的細眯着的眼睛看了一遍，於是他的臉馬上漲得通紅。「唔，我知道一定是這樣的！一普特也沒有增加。你爲什麼一聲不響？」

「可是，你不許我有說一句話的機會。我們還沒有提起穀物準備的問題，這是實在的。我今天回去，我們就開始。這整個的時間，我們每天都忙着開會，組織集體農場，組織管理部和突擊隊。事實如此！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們不能夠恰恰像你所想的，一樣的去，一聲號令：一，於是集體農場組織好了，富農驅逐了，穀物種子也收集起來了。這一切我們都要完成，不要太性急的去記我的過罷，你的時間多着。」

「你是什麼意思，「不要太性急？」而地方委員會和省委老在逼迫我們，使我們透一透氣的時間都沒有種麥準備應當在二月一號完成，而你……」

「而我却要到十五號完成！事實如此！我們並不要在二月間播種，我們要嗎？我今天派了管理委員會的一個人到拖濱斯科去取選種機。那裏的集體農場的主席古內多伊夫糊塗極了；我們寫信去問他們的選種機什麼時候可以用完的時候，他回信道：「在將來。」真是一位自學的幽默大家事實如此！」

「不要你講別人的事。講你自己的集體農場的事情罷。」

「我們發動了一個反對家畜屠殺的運動現在屠殺已經停止了。一兩天以前，我們通過了一條把家禽和小動物通通作爲

公有的決議，因為我們害怕這些也會被屠殺，而且因為一般的說……但是今天我叫拉古爾洛夫把家禽重新發還人家。」

「爲什麼？」

「我認爲小動物和家禽的公有是一種錯誤；在集體農場，牠們還不需要。」

「集體農場的大會通過了把牠們作爲公有的決議嗎？」

「通過了。」

「唔，那末，有什麼錯誤？」

「我們沒有什麼難處，而且集體農場的農民都不高興這樣。事實如此！小小的事情使得他們興奮，是不必要的。家禽公有，並不是絕對的必要；我們建立的不是一個公社，而是一個集體農場。」

「一套非常漂亮的理論！但是把家禽發還又是什麼道理呢？當然，你們不應當收集牠們，但是一旦收集攏來了，就用不着發還。你們有點老在同一個地方踏着步子，而且言行不符的樣子。你們應當實實在在的振作起來！你們沒有完成穀物種子的收集，你們沒有做到百分之百的集體化，你們沒有修好你們的農具……」

「關於這事，今天我們和鐵匠商量過。」

「你看，那就是像我所說的。你們沒有前進一步。沒有問題的，我們應當派一個宣傳隊到你們那裏去，他們將要教導你們怎樣去工作。」

「一定派來罷！那好極了。事實如此！」

「但是不用你忙的地方，你却要馬上開步走了。抽一枝煙。」書記把他的煙盒伸給達維多夫。「你們載滿了富農的轎子，駛到這裏來，真好像晴天來了一聲霹靂一樣。查哈琴科從政治警察局打電話給我，問道：『我把他們怎麼辦呢？我沒有得到地方的命令。我們要替他們準備車子。我把他們解到哪裏去呢，怎樣解決？』你看你做了怎樣的事？沒有得到同意，沒有給你指令，你就這樣幹了……」

「唔，要我把它們怎麼辦？」達維多夫生氣了。他生氣的時候，他的話說得比較得快，他的發音有點含糊，因為他的舌頭滑進

了他的牙齒中間的缺口，使得他的話聽不大清楚。現在，他微帶含糊的，而且發出一種特別的吮吸的聲音，興奮的提起他的粗魯的次中音：「我得把他們吊在我的頸子上面嗎？他們把貧農訶普洛夫和他的老婆殺了……」

「審判並沒有證明這點，」書記打斷他的話。「那裏面也許有着其他的原因。」

「他是一個可憐的審判者，那就是沒有證明這點的道理。而你的『其他的原因』不過是瞎說！這是富農幹的勾當。事實如此！他們不斷的防礙我們的集體農場的組織，散播種種反宣傳。因此，我們把他們驅逐了！我不懂你爲什麼再要提起這件事。就像你有什麼不服一樣……」

「這是蠢話。你講話得留心一點。我反對在遊擊戰式的活動代替了計劃和計劃的工作的時候的單獨行動。第一，你們是够聰明的把你們村裏的富農拋出來，這樣，爲了放逐他們，使我們陷入了可怕的困難的境地。其次，你們祇考慮着你們地方上的利益，因此，你們用你們的轎子祇把他們送到區上。爲什麼不一直送到火車站，送到地區去呢？」

「因爲我們要用那轎子。」

「那就是像我所說的——祇考慮着你們地方上的利益，够了罷。這裏是你最近的將來的任務：把穀物種子全部收齊，到播種的時候，把農具修好，實現百分之百的集體化。你們那個集體農場將要完全獨立。牠和區裏的其他居住區域離開很遠，而且不幸，牠又不能併入『巨人農場』。不過，在地區辦公處，他們現在還沒有弄清楚，見他們的鬼！最初，他們要求建立『巨人農場』。後來，他們又說：『把牠們分開吧。』這事情够使你發瘋！他抱着他的頭，默默的坐了一會，於是，用一種變了的聲調說道：

「去把你的計劃拿到農業聯合會區分會去確定了，再到食堂裏去吃飯罷。或者，要是你到那裏去吃飯太遲了，到我家裏去，我的老婆會替你弄一點食物。等一等，我寫一張字條給你。」

他在這一張紙上，迅速的草了幾個字，遞給了達維多夫，於是，一面重新低頭看着他的文件，一面伸出一隻冷冷的手，潮濕的手。那末，馬上回到格內米雅其去罷，」他加着說。「再見。在書記局會議上，我要提起你的問題。但是，也許我不過，你得振作起來。要不然，對於你，會有組織上的責罰的！」

達維多夫走了出來，打開字條來看。上面是用藍色的鉛筆，用一種流暢的筆跡的寫着下面的字：

「麗查！我明確的指示你，你得立刻無條件的供給這張字條的持有者一頓午餐。」科琴斯基。」

「不，我與其拿了這樣一道命令去吃飯，寧可餓着肚皮回去。」肚皮很餓的達維多夫困苦的這樣決定着，當他轉身向着農業聯合會區分會走去的時候。

第二十一章

根據擬定的計劃，格內米雅其村在那個春天要耕種四七二公頃的土地，裏面有一一〇公頃是處女地。去年秋天，個別的農民曾經耕種了六四三公頃，冬天的裸麥種了二一〇公頃。在春天播種的整個面積中，分配了六六七公頃種小麥，二一〇公頃種裸麥，一〇八公頃種大麥，五〇公頃種燕麥，六五公頃種粟，一六七公頃種玉蜀黍，四五公頃種向日葵，一三公頃種大麻。共計一·三二五公頃，此外，還有橫亘在格內米雅其村和南烏佳奇拉山谷間的栽種西瓜的九一公頃沙地。

在二月十二號舉行的一次生產會議，有四十個以上的集體農場的活動份子出席，關於種麥準備的建立，田間工人的生產額的標準，播種時期必要的農具的修理，以及春天田間工作的糧秣的分配，會議上都討論了。參照着阿斯托洛夫羅夫的意見，達維多夫提議，每公頃必須準備七普特穀物種子，總數是四六九普特。立刻起了一陣震耳的叫嚷。每個人都祇顧自己叫，不聽別人的話。鐵推克的家裏的窗上的玻璃被喧鬧震得顫動發響了。

「太多了。」

「當心你不要脹破了肚皮！」

「我們以前在一公頃土地上從來沒有種過這樣多，就是在沙地上也沒有過。」

「够使一隻母雞發笑！」

「頂多一公頃種五普特。」

「或者五普特半。」

「需要種七普特的肥地，我們祇有麻雀的嘴那麼大的一點點！我們應該耕種那些家畜排過糞的土地；關於這個，政府打算怎樣辦？」

「或者是潘尼西金的小屋旁邊的那一塊田地。」

「嘿！你想去耕那塊雜草最多的土地。那是找麻煩。」

「告訴我們，你的每一公頃要幾公斤種麥。」

「不要拿你的公斤來擾亂我們罷。照普特說。」

「公民們！公民們！不要這樣鬧！」第二突擊隊隊長羅比西金儘他嗓子喊着。「公民們，你們這些該詛咒的東西！你們都發瘋了。你們這些該詛咒的笨貨讓我說一句話！」

「隨便你說多少。我們讓你說！」

「一羣什麼東西，臊他媽的簡直是一羣畜生！意格拉特，你爲什麼像一隻公牛一樣的吼叫？你叫得全身都發青了……」

「唔，你的嘴邊浮着白沫，好像一隻瘋狗一樣。」

「讓羅比西金說話罷。」

「我真受不了，耳朵要吵聾了。」

會議的騷鬧很猛烈。最後，當鬧得最兇的人稍微靜了一點的時候，達維多夫帶着一種不常有的憤怒叫道：

「什麼人聽到過這種樣子的會議？你們到底爲什麼要這樣的叫讓每一個人依次發言，其餘的人都住嘴。事實如此！用不着強盜般的行徑。你們要運用你們的理智。」稍微冷靜了一點，他接着說：「你們應該從工人階級學到怎樣用一種有組織的形式舉行會議。譬如我們在工廠裏，或俱樂部開會，大家都很守秩序，事實如此！一個人發言，別的人聽着。但是你們是大家一齊叫起來，沒有人能够聽懂一句話！」

「別人發言的時候，如果什麼人要叫，我就用這根棍子敲他的頭。我準要這樣幹！這樣要使他腳趾朝天！」羅比西金站了起來，揮動一根粗大的橡木棍。

「那樣，等到閉會的時候，你要把我們通通打壞了！」頓姆卡·烏莎可夫表示着他的意見。

會場上的人們笑着，燃點着香煙，於是又回到了每一公頃要播種多少的嚴肅的審議。現在看來，似乎並沒有什麼理由要那樣利害的叫嚷和爭辯。雅可夫·洛濟支首先發言，他立刻解決了一切矛盾的意見。

「你們叫得嗓子都啞了，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開始說。「爲什麼達維多夫同志提議七普特呢？這問題可以非常簡單的回答：這是我們大家的意見。我們不是要選別種子，而且要化學的處理牠嗎？我們要的會有拋棄的廢物嗎？會有的。而且也許有不少，因爲你也許有着那些疏懶的農民帶來的和雜餌分不開的穀物種子。他們把穀物種子和食用的弄做一道，他們就是這樣播種的。唔，要是播種以後，還有剩的，就會浪費掉嗎？我們要用來餵養家禽和家畜。」

會議同意了每一公頃準備七普特。但是當討論到每一架犁要耕多少土地的問題的時候，事情又不怎麼容易了。大家的意見是這樣的分歧，真使達維多夫吃驚了。

「要是你不知道今年是一個怎樣的春天的時候，你怎麼能够預先決定每一架犁耕多少地面呢？」第三突擊隊隊長，麻臉的，強壯的阿加芬·多布佐夫向達維多夫叫道。「你知道雪會怎樣的融，雪的下面將是怎樣一種土地，是潮濕的，還是乾燥的？你能看透地面嗎？」

「那麼你有什麼提議，多布佐夫？」達維多夫問。

「我提議，現在我們不要白費紙張，不要寫什麼。等到播種一開始，我們就會知道的。」

「聽你還是一個突擊隊隊長，你要這樣的瞎說，來反對擬定計劃嗎？你覺得計劃是不必要的嗎？」

「你不能預先說出多少和怎樣，」雅可夫·洛濟支出人意料的支持多布佐夫的意見。「你也許有三對很好的老公牛，而我的也許不過三歲，還沒有發育完全。我能够趕得上你嗎？一輩子也不能够。」

但是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揮言了。

「我們從經理阿斯托洛夫羅夫口裏聽到這種話，是非常奇怪的。你怎麼能够去做沒有計劃的工作呢？你要照上帝吩咐我們的去做麼？我的手整天的不離開犁的把手，你却在那太陽下面晒你的背。我們可以取得同樣的報酬嗎？你會幹得好的，雅可夫。」

洛濟支！

「謝謝上帝，康德拉脫·克里斯多芬里支！但是你怎麼可以拿牛的力量來和土地相比呢？假使你的是鬆軟的土地，而我的

是硬地，你的田在窪地，我的田却在山邊。你既然這樣聰明，那末請你告訴我怎麼辦？」

「硬地和鬆軟的土地的耕法各不相同。駕犁的牛是可以比較的。什麼都可以考慮，請你不要教訓我！」

「烏莎可夫要說話，」有人宣告。

「說吧。」

「我想要說的，兄弟們，是我們一定要同平常一樣的辦理。播種的前一個月我們一定要用好的糧秣：好的乾草，玉蜀黍，和大

麥去餵家畜。我們怎樣設法去餵家畜，這倒是一個小小的問題。穀物的徵收奪去了太多的穀物……」

「等一會我們要談到家畜的，」達維多夫插嘴說。「現在，那不是主要的問題。事實如此！我們一定要確定每天耕作多少土地的問題。硬地有多少公頃，一架犁要耕多少地面，一架播種機要種多少地面，等等問題。」

「播種機也各有不同。我不能用一架十一列的播種機工作得和一架十七列的播種機一樣的多。」

「事實如此！那麼你的意見怎樣？還有你，公民，你怎麼一直不說話？你是活動份子之一，可是我還沒有聽見你說過一次話。」

沈默的代米德困惑的望着達維多夫，用他那深沈的低音回答道：

「我贊成。」

「贊成什麼？」

「我們得耕作……播種。」

「唔？」

「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一切。」

「一切？」

「唔？」

「你總算是說了話！」達維多夫微笑着，他的其餘的話，淹沒在大家的笑聲裏面聽不見了。於是老西奚卡替代米德說明道：「他是村裏有名的『沈默』的代米德，達維多夫同志。他一生都沈默着；只有很少的時候他才說話，他的老婆就是爲了這點離開了他的。他並不是一個蠢笨的哥薩克，但是他有點傻，或者說得好聽一點，他有點神經病，或者也許是在他做小孩子的時候，他的頭被打傷了。我記得他小的時候，他是一個垂着鼻涕，沒有一點用處的孩子，他褲子也不穿的到處跑，沒有人看到他有點什麼聰明。可是現在他長大了老是沈默着。在帝政時代，那拖濟斯科的牧師甚至於爲了這個，不肯給他行聖餐禮。懺悔的時候，他用一條黑頭巾蒙着他的頭——我想這是在四旬齋，在齋期的第七個禮拜的時候——他問道：『你偷盜嗎，孩子？』代米德沈默着。『你犯過姦淫嗎？』他還是沈默着。『你吸煙嗎？』『你和女人犯過姦淫嗎？』他還是沈默着。這傻瓜祇說：『我是一個有罪的人，神父。』於是從那時起，他的罪就被赦了……」

「哦，住嘴罷！」從屋子的後面傳來一個聲音和大笑。

「我快說完了，唔，他祇是咬着鼻涕，好像一隻羊看着一道新的門一樣的凝視着。牧師絕望了；他很吃驚，而且開始顫慄起來了，但是他繼續的問道：『也許你垂涎過人家的老婆，或者你的隣人的驢子，或是他的其他的牲口吧？』他還提起了根據福音書上的種種問題。代米德還是保持着沈默。他能說什麼呢？不管他垂涎什麼人的老婆，但是都不會成功的。沒有一個女人，甚至村裏最下等的女人……」

「不要說了吧，老爹！你的故事和現在的事毫無關係，」達維多夫嚴厲的命令了。

「馬上就會有的，我現在就要說到今天的事情上來了。這只是個引子。再一秒鐘！你打斷了我的話……噢，你的心好像捲心菜的心一樣的硬。我忘了我剛才說的話了。上帝幫助我想！詛咒我的壞記憶！我想起來了！」西奚卡用他的手拍着他頭上的禿頂，好像機關槍一樣斷斷續續的吐出他的語句。「因此，想人家的老婆，在代米德是沒有希望的，他要驢子，或是別的什麼神聖的牲口幹什麼？他也许会垂涎過吧，因爲他沒有馬種田，可是我們的村裏沒有驢子，而且他整個一生都沒有看見過驢子。我問你們，公民們我們那裏有過什麼驢子，從開天闢地起，我們這裏從來沒有過這東西。老虎或是驢子，或者甚至於駱駝……」

「你現在住不住嘴？」拉古爾洛夫問道，「或者，你要我把你趕出會場麼？」

「五一節那天，你在學校裏講演關於世界革命的事，從中午一直講到太陽落山的時候，瑪加爾。你把我們煩死了，實在的；老是翻來覆去說着同樣一件事。我悄悄的縮在長椅上睡着了。但是我不能够打斷你的話。可是你却來打斷我的……」

「讓老爹說完吧。時間還有。」拉茲米推洛夫說。他是喜歡笑話和趣事的。老頭子的時間又延長了兩分鐘，於是，他嚥住他的話，結束道：

「也許那就是他爲什麼沈默的原因罷。沒有人知道。牧師驚訝極了。他把他的頭伸到頭巾下面問代米德：『你是啞吧嗎？』代米德告訴他：『不，我不是啞吧，我討厭你。』牧師氣瘋了，實在的，他的臉都變青了。他用那連那些站在旁邊的老婦人也聽不見的低聲說道：『那麼，你爲什麼像木頭一樣的一聲不響呢，你這畜生？』於是他用燭台在代米德的兩眼中間打了一記。」

代米德的深沈的低音，壓倒了笑聲：

「你說說！他沒有打我。」

「他真沒有嗎？」老西奚卡非常的吃驚。「唔，他總歸是想打的，我想。這樣，他不肯給他行聖餐禮。唔，公民們，代米德是沈默的，可是我們要說話，他的沈默和我們沒有關係。雖然一句好的話，譬如像我所說的，是銀子，而沈默，是金子。」

「你應該把所有的銀子都換成金子。那樣，對於別人要清靜得多。」拉古爾洛夫勸告他。

像枯木燃燒起來一樣的爆發了大笑，不久笑聲消逝了。西奚卡的故事好像把會議上的事務式的情調掃蕩了。但是達維多夫抹去了臉上的笑容，問道：

「關於工作的標準，你有什麼話要說？請明白的說罷。」

「你是問我麼？」西奚卡用他的衣袖揩了揩他的汗濕的前額，閃着眼睛。「我沒有什麼話要說。關於代米德的問題，我說清楚了。工作標準的問題和這個沒有關係。」

「我禁止你在這次會議上再發言。你得講到本題。閉話留着以後可以講。事實如此！」

「每架犁每天耕一公頃，」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伊凡·巴塔西奚可夫這樣提議。但是，多布佐夫憤怒的叫道：

「你瘋了！把你的神話對你老太婆說去罷！你做得滿頭大汗，但是你一天再也耕不了一公頃。」

「我以前耕過。也許稍微少一點……」

「是的，少一點！」

「在硬地上，每架犁耕半公頃。」

經過了長久的爭論以後，決定了每天的耕作標準，在硬地五分之三公頃，鬆軟的地面是四分之三公頃。播種的標準，十一列的播種機是三又四分之一公頃，十三列的機子是四公頃，十七列的是四又四分之三公頃。

格內米雅其村有一八四對公牛和七三匹馬，因此，這個春耕計劃是並不過度的。而且，雅可夫·洛濟支這樣指出了：

「要是我們拚命的做，我們可以很早完成播種的。算起來在整個春天，每一聯牛馬祇要耕作四公頃半。那是不算什麼的，兄弟們。」

「在拖濱斯科，每一聯要耕八公頃。」羅比西金說。

「要是他們高興的話，隨便他們流多少汗吧！去年秋天，我們一直耕種到十一月第一次下霜的時候，而在十月初，他們已經開始分柴燒火了。」

其次，他們決定了三天以內一定要把穀物種子收齊。以後他們聽了鐵匠意坡里特·沙利一篇乏味的報告。因為有點聾，他大聲的說着，站在那裏，用他那做工做壞了的黑色手指，把他那被煤煙染髒了的三角帽，不絕的轉動着，因為他在這樣廣大的一羣聽衆面前說話，有點害羞。

「我們可以把一切都修好，」他說。「我是不會就誤工作的。但是至於鐵却無論怎樣都得想法立刻弄點來。我們沒有鐵來做犁頭和犁刀。我們沒有東西好做。明天我先開始修理播種機。我要一位助手和煤。而且，集體農場將給我怎樣的報酬呢？」

達維多夫向他担保了關於報酬的事，而且提議雅可夫·洛濟支第二天就得到區鎮裏去買煤和鐵。建設春耕期間的飼料倉庫的問題，很快就解決了。隨後雅可夫·洛濟支作了下面一篇演說：

「我們應該仔細的考慮，兄弟們，在什麼地方播種和播種什麼，而且我們一定要選出一個有學識而且懂得他的職責的，很

好的農學專家。你知道在集體農場成立以前，我們有五位農事官吏，但是他們什麼事情也沒有作出來給我們看。我們一定要從老哥薩克當中選出一個農業專家，他熟悉我們所有的土地，不論遠近。在我們的新的耕種法還沒有很好的建立以前，他對於我們有很大的用處。這是我說的話。現在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加入了集體農場，他們漸漸的大家都進來了。祇有五十家左右的農場還是個別的農民耕種，而且他們不久就會覺悟，參加集體農場的。因此，我們要像科學所告訴我們一樣的科學的耕種。我主張用那決定了重耕的兩百公頃的一半，來試驗「黑爾遜」式的耕種法。我們這個春天要開墾一一〇公頃的處女地，無論如何，今年我們是不會有很好的收成的，所以我提議在那上面試驗「黑爾遜」式的耕種法。」

「你說的這個『黑爾遜』式的耕種法是怎樣的？」

「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

「請具體的說明牠。」達維多夫要求着；他對於他所推薦的深有經驗的經理所顯露的學識，暗暗的感到榮耀。

「呃，這是耕種法的一種，有時候被稱為『走廊式』或『美國式』耕種法。這是一種非常有趣而且想得很妙的方法。譬如你今年在你的土地上播種玉蜀黍或向日葵，播種的時候，你把行列隔開得遠一點，行間的距離比平常要寬一倍，這樣，你祇能得到平常的收穫的百分之五十。然後你摘掉玉蜀黍的頭，或者弄掉向日葵的花冠，把梗子留着豎立在田裏。同年秋天，你在那梗子中間的走廊播種小麥。」

「但是你怎樣去播種呢？難道播種機不會衝倒那些梗子麼？」張大着口在傾聽着的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熱心的問。

「怎麼會衝倒牠們呢？行列通通隔開很遠，因此，播種機決不會觸到那些梗子，只是在牠們中間通過。於是雪落下來堆在這些梗子的中間。雪的融化很慢，給土地更多的濕氣。於是到春天，當小麥開始生長的時候，這些梗子都死掉了，枯萎了。這是想得很巧妙的。我自己還沒試驗過，但是我打算今年試一試，這個想得很周到，不會有錯的。」

「我同意這個提議。我附議！」達維多夫在桌子下面輕輕觸了觸拉古爾洛夫的腿，低低的說：「怎麼樣？你老是反對他的……」

「我還是反對他。」

「這只是你的頑固事實如此！你好像一隻公牛一樣的倔強。」

會議採納了他們的經理的提議。討論和決定了許多零碎事項以後，他們散會了。當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剛剛走近村蘇維埃的時候，一個穿着敞開的皮短衣的矮胖青年，從蘇維埃的院子裏向他們走來。他用一隻手按住他的城市式的棋盤格的帽子。在猛烈的大風裏掙扎着，迅速的向他們走來。

「好像是區裏來了什麼人，」拉古爾洛夫細眯着眼睛說。

青年一直走到他們的面前，把手舉到他的帽子的遮簷邊上，行了一個軍禮，問道：

「你們是不是村蘇維埃的人？」

「你要找誰？」

「本地的支部書記，或者蘇維埃的主席。」

「我就是支部書記，這位是集體農場的主席。」

「噢，那好極了！我是宣傳隊的一個隊員，同志們。我們剛到，我們正在蘇維埃等你們。」

這位塌鼻孔的面孔微黑的青年，眼睛在達維多夫的臉上打量了一下。疑問的微笑着。「你就是達維多夫嗎，同志？」他問。

「是的，我叫達維多夫。」

「我好像認識你。兩個禮拜以前我們在地方委員會的辦公處碰見過。我在城裏一個油廠裏做榨油工人。」

到這時候，達維多夫才明白白爲什麼這位年輕人走近他們時，他聞到一股向日葵子油的香氣。這青年的油污的皮短衣上充滿了不容易揮散的可愛的香味。

二十一章

一個矮胖的人站在蘇維埃的門口，背向着院子。他穿着一件有褶皺的，皮毛裏子的黑色皮短衣，戴着一頂有耳套，帽頂有一

個白色十字徽章的黑色小帽，他的肩膀特別的寬，他的寬闊的背在門柱當中把門都塞滿了。他擺開他那兩條短而強健的腿子站在那裏，看去好像草原裏面一株榆樹一樣的短粗有力。他的有着皺了的靴統和磨掉了一邊の後跟的長靴，好像在門口的地板上生了根，而他那熊一樣的身體的重量好像要把地板壓破一樣。

「那是我們宣傳隊的隊長康德拉脫柯同志，」青年一面和達維多夫並肩的走着，一面這樣的說。於是看到達維多夫的微笑，他低聲的加着說：

「我們好玩的叫他做『四角老爹』。（俄文四角一字的音和康德拉脫柯略同——譯註）他是羅干斯克機關車工廠的旋盤工人。他老得可以作我的父親，但是他還是一個大孩子。」

那時候康德拉脫柯聽見了人聲，他的深紅的面孔向着他們這方面轉了過來，在微笑裏，在他那下垂的褐色鬍鬚下面，閃爍着白色的牙齒。

「呵哈，我想你們就是本地的當局，」他叫道。「你們好嗎，兄弟們？」

「你好，同志，」達維多夫回答。「我是集體農場的主席，這位是支部書記。」

「好！到屋子裏去吧，我的孩子們都在那裏等着你們。我是這個宣傳隊爲首的人，因此，我馬上可以和你們談談。我名叫康德拉脫柯，要是我的任何一個孩子告訴你們，說我叫做『四角』的話，不要相信他們，因爲他們都是你不會相信的那種混蛋。」當他側着身軀擠進門口的時候，他用一種雷一樣的低音這樣的說。

奧西普·康德拉脫柯在南俄做了二十多年的工。他最初是在於塔加羅格，後來經過頓河下游的羅斯多夫，轉到了馬里烏普，最後到了羅干斯克。在那裏，爲要用他的寬闊的肩膀，支持年青的蘇維埃政府，他參加了赤衛軍。這些年來，他都住在俄國人當中，他失去了他的故鄉烏克蘭話的純粹，但是他的外貌，他的下垂着的西夫欽可（有名的小俄羅斯的國民詩人——譯註）式的鬍鬚，依然顯露着他是烏克蘭人。一九一八年，他和頓內茲的鑛工一道，在伏洛希羅夫的領導之下突破了燃燒着火焰的反革命和叛亂的哥薩克村落，進攻查利金。直到後來，每當談話偶然提到那戰爭的回響，在參戰者的心靈和記憶裏永遠不會消失的國內戰爭的年代的時候，康德拉脫柯就會帶着靜靜的誇耀說：「我們的格內蒙特是羅干斯克的人。我們以前很熱，也許遲早我

們可以再見面。」在我是「一見不忘」的。當我們在查利金附近和白黨戰鬥的時候，他常常和我開玩笑。「唔，康德拉脫柯，怎麼樣？」他問。「那末你還活着嗎，你這老狼？」「還活着。」我說。「格內蒙特·伏洛希羅夫。我還不能撒手死去，當我們還有這樣多瘋狂的反革命者要殺的時候。」要是我們再見面的話，他會立刻和我擁抱的。「康德拉脫柯很有自信的結束他的話。」

戰爭以後，他回到了羅干斯克，在非常委員會的運輸部作事。後來他調去做黨的工作，終於又回到了機關車工廠。後來黨動員他，把他派去幫助鄉村集體化的工作。最近幾年，他發胖了，而且肩膀也更寬了。他的老同志们沒有一個會認得出他就是曾經在一九一八年進攻查利金的時候，砍殺了四個哥薩克，砍殺了那個「因為勇敢」由弗倫格爾親自獎授了一把金鍍佩刀的古班騎兵中隊長馬里馬加的那個奧西普·康德拉脫柯。奧西普已經發育到了「中年的極度」而且開始顯得老了；小小的青色和紫色的筋絡在他的臉上顯露出來了。好像一匹馬在急速的、疲乏的疾馳之後，渾身蒙了一層灰色的泡沫一樣，時光也用灰色觸着奧西普了；就是在他的下垂的鬍鬚裏也有了這種叛逆的顏色。可是他的意志和力量還是爲他効忠。至於他的沒有止境的發胖，那是沒有關係的。「泰拉斯·巴爾巴（戈郭里一）中篇小說中的老哥薩克英雄——譯註）比我還胖，可是看看他是怎樣的砍殺波蘭人呵！就是這樣。如果我要再去打仗的話，我還是一個人軍官變成兩個的。我年過半百有什麼關係？我的父親在沙皇時代活到了一百歲，在我們自己的政府下面，我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當任何人講到他的年紀和發胖的時候，他就這樣的說。

康德拉脫柯領着路走進村蘇維埃。「不要響了，孩子們！」他大聲的說，「這裏是集體農場的主席和支部書記。他們一定會立刻告訴我們，這裏的情形怎樣了，然後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請大家都坐下來吧。」

大約有十五個宣傳隊的隊員，在房間裏圍着坐下，另外兩個跑到院子裏照料馬匹去了。當達維多夫看着這些新來者的面孔的時候，他認識三個從區裏來的工作者：一個農業專家，一個高等小學校的教師，和一個醫生。其餘的人都是地方中心派來的，而且看他們的外貌，他們中間有幾個是產業工人。當他們一面移動椅子，咳着嗽，一面坐了下來的時候，康德拉脫柯向達維多夫低聲的說：

「請吩咐用乾草餵我們的馬，而且叫車夫們留在那裏照拂牠們。」他狡猾的靈靈眼睛，加着說：「或者，你也許有點燕麥相讓罷。」

「我們沒有剩下什麼燕麥了，除了留着播種的以外。」達維多夫回答他。立刻，他的心裏冷了下來，而且起了一種困惑的討厭自己的痛切的感覺。他們還剩了一百普特以上的作飼料的燕麥，可是他拒絕了康德拉脫柯的要求，因為他要把這些燕麥留到春天播種工作開始的時候用，把牠們看得好像他的瞳神一樣珍藏着。雅可夫·洛濟支把這種寶貴的穀物祇分給集體農場管理部的馬吃，而且只有在牠們長長的艱困的旅行以後才給牠們吃，就是這樣，他也差不多不要流眼淚。

「這是有產者的本能，這個甚至於傳染到我了。」達維多夫想。「我以前從來沒有那樣的感覺。事實如此！也許我還是給他們一點燕麥好罷，現在這樣會很難看的。」

「那麼，你們也許有點大麥罷，」康德拉脫柯問。

「我們也沒有大麥。」

那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在康德拉脫柯的微笑和領悟的凝視之前，他面孔緋紅的說：

「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沒有大麥。」

「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農民。甚至於還可以做富農……」康德拉脫柯的鬍鬚裏浮着微笑，這樣的說。但是看到達維多夫皺起了眉頭的時候，他擁抱着他，微微的把他舉得離開了地板。「噫，噫，我祇是說着玩的。要是你沒有，唔，你就沒有好了。你們儘可能的節省吧，這樣，你們可以使你們自己的家畜有東西吃。那末現在，兄弟們，談正經事吧。請絕對靜默。」轉身向着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他說：「我們是來幫你們的忙的，我想你們知道。所以，請告訴我們，你們這裏的情形怎麼樣。」

達維多夫作了一篇關於集體化運動的進行狀態和種麥準備的建立的詳細報告以後，康德拉脫柯決定道：

「在這裏我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清除了他的喉嚨，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本記事簿和一張地圖，他用他的肥大的手指，在地圖上面尋索。「我們要到拖濱斯科去，」他說。「我相信從這裏到那個村莊去，路非常近。我們要留三個人在這裏幫助你們工作。至於爲着要快點收集穀物種子的事情，我勸你們首先召集一次會議，把這一切向工人們說明，然後開展你們的羣衆工作。」他不慌不忙的繼續的說。

達維多夫滿意的聽着他的話，雖然他常常聽不懂康德拉脫柯許多烏克蘭土話，可是他強烈的感覺到一般的說，這個人擬

定了一個穀物種子收集運動的正確的計劃。康德拉脫柯又不慌不忙的指示了，對於村裏那些個別的農民和比較富裕的分子，要是和預料相反的，他們繼續的執拗和反對穀物種子收集的話，對付他們所必需採取的步驟。他說了宣傳隊從他們在其他村莊的經驗中所獲得的最有效的許多方法。他全部的話，都說得很柔和，沒有表露半點指導或教訓的意味。在說話當中他常常轉過身來向達維多夫或拉古爾洛夫，或是到後來也到了場的拉茲米推洛夫去商量。「這事情一定要像這樣的開展。你們格內米雅其的人以為怎樣？」「這正是我所在考慮的。」這一類的話老是掛在他的嘴唇上。

達維多夫微笑的望着旋盤工人康德拉脫柯的深紅色的，青筋滿面的面孔，和他那深深的陷了進去的眼睛裏面的狡猾的閃光，他想：「他是一個聰明的傢伙！他不要束縛我們的獨創力，所以他好像是給我們忠告一樣。但是你試一試反對他的正確意見罷，他會很容易的把你轉到他的想法上去的。事實如此！我以前看見過像他這樣的人。」

還有一件小事加強了他對康德拉脫柯同志的好感。這位烏克蘭人和他的宣傳隊乘着車子離開以前，他把那留在格內米雅其的三個人中間的一個，叫到一邊，和他作了簡短的談話。

「把你的手槍掛在短衣外面作什麼？」他問。「快把牠拿下來罷！」

「但是，康德拉脫柯同志，富農……階級鬥爭……」

「你在對我說什麼富農？富農怎樣？你是到這裏來宣傳的。但要是你怕富農，你可以帶手槍，不過不要把牠掛在你的短衣外面！你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你有一枝手槍，不是麼？你好像一個很小的小孩子一樣，佩着你的手槍到處跑，好讓大家都看見！快把牠收進口袋裏去罷，這樣，富農的擁護者，就不能說你：『他們的宣傳方法真巧妙，帶着手槍！』於是他從牙齒間透出聲音來，加着說：『你這傻瓜！』」

當他爬上他的轎子的時候，他把達維多夫叫到他的面前，一面扭着他的上衣的鈕扣，一面說道：

「我已經給了我的孩子們一種周密的訓練！他們現在會拚命工作的。你也好好的幹罷，這樣，使得一切都儘快的完成。我在拖濱斯科要是發生了什麼事，請讓我知道。我們到那裏的時候要演一次戲，也許就是在今天晚上。你看我扮演富農的角色罷！我這樣的大塊頭，可以把這角色演得活神活現！噢，老康德拉脫柯到了老年還是多麼賣力！不要爲了燕麥的事難受，我不會爲了這

事懷恨你的。」他一面微笑着，一面把他那寬闊的肩膊靠在櫃子的靠背上。

「多麼大的頭，多麼大的肩膀，多麼大的腿子呀！他好像一架耕種機一樣的大。」拉茲米推洛夫笑着。「把他架在犁上，讓他拖，這樣，你可以節省三對公牛。我不能不奇怪，這樣的人到底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你覺得怎樣，瑪加爾？」

「你快要和老西奚卡一樣，變成一隻很愛嘍嘍咕咕的喜鵲了。」瑪加爾生氣的回答。

第二十三章

波羅夫則夫隊長住在雅可夫·洛濟支的家裏，正忙着春天暴動的積極的準備。晚上，他在他的小房間裏一直坐到雞鳴，寫着字，用一枝製圖鉛筆繪着地圖，或者讀着書。有時候，雅可夫向裏面看看，他就看見隊長把他的巨大的前額俯伏在小桌上，當他讀書的時候，他默不發聲的動着他的剛毅的嘴唇。但有時他看見他正沉浸在深思的狀態裏。這種時候，他總是用他的手托着他的頭，把他的手指伸到稀疏的長長的金髮裏去。他的嚴峻的顎，好像在咀嚼什麼太硬的東西一樣的動着，他的眼睛半閉起來。等到雅可夫叫了他幾次以後，他才抬起頭來，於是他的惱怒就會在他那小小的，可怕的固定不動的瞳神裏燃燒起來。「唔，你要幹什麼？」他會用他的低音這樣的叫。在這種時候，雅可夫·洛濟支會對他感到更大的恐怖和不能自禁的尊敬。

每天把村裏和集體農場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報告波羅夫則夫，是阿斯托夫羅夫的任務的一部份。他正直的報告，但是每天都給波羅夫則夫帶來了新的痛苦，加深了他的兩頰的皺紋。

富農彼逐出格內米雅其以後的那天晚上，隊長完全沒有合眼。他的沉重而又靜靜的脚步聲一直到天明都可以聽到。雅可夫·洛濟支用脚尖走到小房間的門邊，聽見他咬着牙齒在那裏喃喃的說：「他們使得我的脚下的地盤崩潰了，奪去了我們的基礎。一定要殺死他們，毫不饒恕的殺死他們！」以後他沉默了，又來回的走着，穿着他的靴靴靜靜的走着，習慣的用他的手指搔着他的身體，抓着他的胸口。於是他又喃喃的說着：「殺死他們，殺死他們！」他又更加低聲的，聲音裏帶着一種含混的尖叫說：「全知全能，正直慈悲的上帝！救助我們！那個日子什麼時候會來呢？主，快把你的責罰降給他們吧！」

天亮的時候，不安的雅可夫·洛濟支又走到那房間的門邊，把他的耳朵貼在鑰匙孔上。波羅夫則夫在喃喃的禱告，他呻吟着，跪了下去，在地板上叩頭。於是他熄了燈，躺在床上，但就是在他半睡半醒的時候，他還再度清楚的低低的說着：「殺死他們……殺得一個不留！」於是他又呻吟着。

幾夜以後，雅可夫·洛濟支聽到有人敲窗板，他走到門口。

「誰？」他問。

「開開門，老闖！」

「是誰呀？」

「我要見見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從門外傳進這樣一句小聲的話。

「要見誰？這裏沒有叫這個名字的人。」

「告訴我，說我是從曹里來的，帶了一個小包裏。」

洛濟支稍爲躊躇了一下，把門打開了。「要來的事，讓牠來吧。」他想。一個用頭巾包住了頭的，矮胖的人走了進來。波羅夫則夫帶他走進了他的房間，緊緊的把門關了。有一個半鐘頭，可以聽到小屋裏的急速的談話的含混的聲音。同時，雅可夫的兒子給了新來者的馬一些乾草，鬆了鞍帶，從她的嘴裏解除了鐵嚼口。

從那時起，騎馬的差人差不多每天都要來，不是在半夜，而是在快要天亮的時候，通常總是在早晨三四點鐘光景。顯然，他們是比第一次的來人來得更遠的。

在這些日子，雅可夫·洛濟支過着一種奇妙的二重生活。每天早晨，他走到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和達維多夫，木匠們，突擊隊，授們談話。他對於畜舍建築，穀物處理和農具的修繕的關心，使他沒有一分鐘時間去想別的事。連他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這位精力豐富的雅可夫·洛濟支對於這種積極忙碌和不停不息的關心，感到非常愉快。和他的過去生活的唯一的根本不同的地方，是他現在騎着馬在村裏到處跑，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爲了集體農場的工作。但是他能避免他那曖昧的思想，或完全避免思想，他已是够喜歡了。他被他的工作所吸引，他祇想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的腦子老是在擬定各種各樣的計劃。他生氣勃勃

的着手畜舍的修整，和大馬廄的建築的工作。他指揮人們遷移許多倉庫，建築一座新的集體農場的倉庫。但是，到晚上，一到白天的忙碌停止了，他該回到家去的時候，他一起起在孤獨中陰鬱可怕的波羅夫則夫，好像一隻停在陵墓上面的食屍的兀鷹一樣，的坐在他的小房間裏，他的心窩就要感到了軟弱，他的動作很遲緩，而他的身體感到一種形容不出的疲倦。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在吃晚飯以前，他總要進去看看波羅夫則夫。

「把消息告訴我，」隊長吩咐他，手裏捲着香煙，準備專心的傾聽。而雅可夫·洛濟支就會把這一天在集體農場的活動告訴他聽。平常，波羅夫則夫總是一聲不響的聽着，祇有一次，當雅可夫把那分配富農的衣服和靴子給貧窮的哥薩克的事報告他的時候，他打斷了他的話：

「到春天，我們要把每一個得到什麼東西的傢伙的喉管截破，把他們全體……把所有那些豬獾開一張名單給我。你聽見沒有？」

「我已經弄到了一張名單，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

「帶來了嗎？」

「帶來了。」

「給我。」

波羅夫則夫接過名單來，小心的抄了一份，寫下了他們的教名，父名，和姓，和每一個人得到的東西，而且在每一個得到了衣服或靴子的人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十字。

和波羅夫則夫談完了話，雅可夫·洛濟支就去吃晚飯。但在就寢以前，他還要回到他那裏去接受第二天的指令。

在波羅夫則夫的教唆之下，在二月八號，雅可夫·洛濟支吩咐第二突擊隊的隊長派遣四輛轎子和人夫，把河沙運到牛舍去。沙運來了。洛濟支吩咐把牛舍的土地板通通打掃乾淨，於是把沙子撒在上面。這工作快要完了的時候，達維多夫走進了分派給第二突擊隊的院子。

「你們運了這些沙子來做什麼？」他向那被派做突擊隊的牛舍工人代米德問。

「我們要把沙子撒在牛舍裏。」代米德回答。

「爲什麼？」

沒有回答。

「爲什麼，我問你？」

「我不知道。」

「誰吩咐你這樣做的？」

「經理。」

「他說什麼？」

「他說，要拿這個來保持地上的乾淨。他替我們新發明許多工作，這畜生！」

「這是一個好主意！事實如此！地上的確要弄乾淨，到處都是牛糞，會使牛染到疾病。牠們也得保持清潔，獸醫這樣說。事實如此！你……不滿意，是不行的。看吧，現在牛舍好看多了，鋪上沙子，是這樣的乾淨了。不是嗎？你不這樣想嗎？」

但是達維多夫沒有法子可以使得代米德再說話；這位沈默者走到穀穀倉裏去了，而達維多夫心裏暗暗的稱許他的經理的獨創力，回家吃飯去了。

黃昏以前，羅比西金跑到他那裏，憤怒的問道：

「那末，以後我們就用沙子代替乾草來給牛舖地嗎？」

「是的，不錯。」

「這是你的阿斯托洛夫羅夫發下來的命令嗎？他瘋了嗎？以前誰聽到過這樣的事？你怎麼樣，達維多夫同志？你當然不會贊成這樣的蠢事的吧？」

「不要興奮，羅比西金。這完全是一個衛生的問題，阿斯托洛夫羅夫是十分對的。弄乾淨以後要比較安全些，不會染到什麼傳染病。」

「什麼衛生衛死的，見你的鬼牛睡在什麼上面而現在，正是很冷！牛睡在草裏可以保持溫暖，你自己去躺在沙上試一試吧，看你高不高興！」

「喂，請你停止反對吧。我們得放棄那些照料家畜的舊式方法。我們要把一切都放在一種科學的基礎之上。」

「但是這叫做什麼基礎？」羅比西金把他的黑帽子，在他的靴統上敲了一下，面孔漲得比甜菜根還紅，衝出去了。

到早晨，有二十三隻公牛，在牛舍的地上爬不起來了。晚間結了冰的沙子吸收不了牛的尿，牛躺在尿裏面，都緊緊的被凍結在潮濕的沙上了。有幾隻掙扎的站起來，牠們的皮一片片的被扯在石塊一樣的凍沙上，有四隻扯落了牠們的凍了的尾巴，其餘的牛都病倒了。

爲着實行波羅夫則夫的指令，雅可夫·洛濟支做得太過份，幾乎把自己的位置也弄掉了。「我們要把牠們的公牛凍死，」波羅夫則夫在他商定撒沙的那個晚上，這樣說過。「牠們是傻瓜，牠們會相信你這樣做，是爲了清潔的緣故的。但是好好的照料馬匹吧，這樣，我們今天晚上要用牠們，立刻可以牽出來用。」洛濟夫實行了這個指令。

早晨，達維多夫把他叫了去，緊緊的關上門，於是，沒有抬起他的眼睛，問道：

「你玩的什麼把戲……」

「我錯了，親愛的達維多夫同志。而我……我的上帝……我快要把我的頭髮都扯掉了……」

「你玩的什麼把戲，你這毒蟲？」達維多夫臉色變白了，他的眼睛裏充滿了憤怒的眼淚。他突然抬起頭來，凝視着雅可夫。「你是破壞嗎？你不知道你不能把沙子舖在牛舍的地上嗎？你不知道牛會凍在上面嗎？」

「我想要那些牛……上帝知道，我不知道。」

「不要響！我不相信，像你這樣一個能幹的農民會不知道。」

雅可夫·洛濟支哭了起來，一面吸着鼻涕，一面反覆的說着：

「我想讓牛舍保持乾淨……我不高興牛糞攤在那裏……我不知道，我沒想到結果會這樣……」

「去把你的工作交給烏沙可夫。爲這件事我們要你受審判。」

「達維多夫同志……」

「出去，我告訴你！」

洛濟支走了以後，達維多夫冷靜一點的把這件事想了一想。他開始覺得猜疑洛濟支存心破壞，是沒有道理的。究竟，阿斯托洛夫羅夫不是一個富農。要是有誰那樣叫過他，那純粹是由於私人的仇恨，阿斯托洛夫羅夫被任爲經理以後不久，羅比西金會經這樣偶然的說過：「阿斯托洛夫羅夫以前是一個富農。」達維多夫立刻去調查，知道幾年以前，雅可夫·洛濟支的確是生活得够富裕的，但是後來一次收成不好毀了他，使他變成了中農。達維多夫想了又想，終於得出這樣的結論：「關於這次牛的不幸事件，洛濟支是不應被責難的；他吩咐在牛舍裏撒沙是由於清潔的想望，而且也許一部份是由於他自己對於新式方法的不斷的熱中。」如果他是一個破壞者，他做事決不會那麼努力；而且，他自己的一對公牛，也遭了殃。」達維多夫想：「不，阿斯托洛夫羅夫是一個忠實的集體農場的工作者，撒沙的事件，不過是一個不幸的錯誤罷了。事實如此！」他記起洛濟支會經怎樣謹慎而勤勉的把溫暖的冬季牛舍建築起來，怎樣節儉的使用乾草，有一次，當三匹集體農場的馬病倒了的時候，他是怎樣整夜的留在馬廄裏，親自給馬去灌腸，把大麻油灌進馬的肚皮裏去，止住牠們的腹痛。他最先主張把那使得馬匹害病的責任者——第一突擊隊的管廄人古金可夫趕出集體農場，他們發覺古金可夫整整一禮拜祇拿大麥藁去餵馬。按照達維多夫的觀察，洛濟支照料馬匹，比誰都好。想起了這些，對於自己的無理的暴怒的爆發，他感到羞恥和歉意。對於一個很好的集體農場的工作者，一個被他的同村人非常尊敬的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那麼粗暴的咆哮，而且，甚至於因爲他有一樁不謹慎的過失，就猜疑他是在破壞，這樣的事，他很感到難堪。「多麼沒意思！」達維多夫搔亂了他的頭髮，很厭煩自己似的使勁清了清喉嚨，走了出去。

他看見雅可夫·洛濟支手裏拿着一串鑰匙，正在和簿記員說話，他的嘴唇帶着憤怒顫慄着。

「喂，阿斯托洛夫羅夫，」達維多夫說，「不要把你的工作交給烏莎可夫了。你幹下去。不過要是這樣的事再發生……我告訴……去把區裏的獸醫請來，叫突擊隊長們讓凍壞了的公牛休養一下。」

阿斯托洛夫羅夫破壞集體農場的最初的企圖，這樣够便宜了他的渡過了。波羅夫則暫時沒有吩咐他的新的工作，因爲隊長正在忙着別的事情；另外有一個人來看他，和平常一樣，是在晚上。他一走進屋子，波羅夫則馬上把他帶進了他的小房。

間，吩咐誰都不准進去。他們一塊兒一直談到很早的早晨，第二天，波羅夫則夫帶着一種比平常快活得多的神情，把雅可夫·洛濟支叫到他的房間裏。

「這位是我們同盟裏一個盟員，我的親愛的雅可夫·洛濟支。」他說明着，「就是所謂戰友：瓦茲拉夫·阿夫加斯托維支。廖切夫斯基副官好好的照拂他罷。這是我的東家。」他轉向新來者這樣的說，「是一個老式的哥薩克，現在却是集體農場的經理。可以說，是一位蘇維埃的官吏哩。」

副官從床上站起來，向雅可夫·洛濟支伸出他的寬大的白手。他看來有三十歲左右，面孔很黃，很消瘦。他的鬢曲的黑髮向後梳着，一直垂到他的黑緞襯衫的硬領上。稀薄的鬚鬚盤曲在他那浮着微笑的嘴唇上。他的左眼始終細眯着，顯然這是受傷的結果；在那下面，皮膚皺成了沒有生命的褶痕，好像秋天的樹葉一樣的枯了，死了。但是這細眯的眼睛不但沒有破壞副官以前的臉上的那種幽默的表情，反而把他強調了。栗色的眼睛，好像要惡毒的閃動一樣，皮膚伸展着，放射狀的皺紋一直伸到太陽穴。而精神煥發的副官，好像要發洩一種青春，有傳染性的大笑一樣。他的衣服的顯而易見的寬大，是故意的；這樣的衣服不會拘束穿著者的快捷的動作，不會隱蔽他的瀟灑的身姿。

那一天，波羅夫則夫非常的快活，甚至於對雅可夫·洛濟支也親熱起來了。他很快的結束沒有意思的談話，於是，轉身向着雅可夫·洛濟支，通告他道：

「廖切夫斯基副官要在這裏住一兩個禮拜，但是我等到天一黑就要走，供給瓦茲拉夫·阿斯加斯托維支需要的一切，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你懂嗎？那麼好，雅可夫，我的親愛的洛濟支。」他把他的浮着筋絡的手，放在雅可夫的膝上，相當強調的加着說，「我們現在快要開始了，我們只要再等一個很短的時候。把這話告訴我們的哥薩克，讓他們振作起來罷。現在你可以去了；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

一定有了什麼事情發生，使波羅夫則夫不得不離開格內米雅其村兩個禮拜。雅可夫·洛濟支燃燒着想要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的好奇心，抱着要探聽出來的希望，他跑到波羅夫則夫曾經在那裏竊聽過他和達維多夫的談話的客廳裏，把他的耳朵貼在薄薄的板壁上，他只能聽到在隔壁房間裏進行的談話的斷片。

「沒有問題，你一定要和皮加多洛夫聯盟，」他聽到廖切夫斯基說。「自然你會見他的時候，他會告訴你，那計劃……有利的形勢……這是很好的……在沙斯加地方……裝甲列車……要是失敗的時候……」

「唏！波羅夫則夫說。」

「不會有人聽見我們的話吧，我想？」

「但還是……謀叛的計劃常常……」

廖切夫斯基說得更輕了，這樣，雅可夫不知不覺的失去了他的談話的連絡。「失敗……當然……阿富汗……有他們的援助，我們可以突破……」

「但是經費……政治警察……」波羅夫則夫的其餘的話，是一種雜亂的聲音。

「另外有一個主意：突過邊境……明斯克……避免……我保證……邊境的守備……參謀本部毫無問題的會接受……一位陸軍上校，我知道他的名字……有條件的參加……那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援助！這樣的後援……這並不是軍費的問題……」

「他的意見呢？」

「他確信將軍會重覆……很多。他口頭的告訴我……極度緊張……利用……一分鐘也不要錯過……」

聲音變成了低聲的耳語，雅可夫·洛濟支聽不清楚這種不相連貫的談話，嘆了嘆氣，走到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去了。他走近那從前是屬於鐵推克的房子，而且照例朝那釘在門上邊的白板看了一眼，板上寫着「格內米雅其」斯達林「集體農場本部。」他又感到了被兩種力向兩個相反的方向拉着的慣常的感覺。但是後來他想起了廖切夫斯基副官和波羅夫則夫的很有確信的話：「現在我們快要開始了。」於是帶着心境不好的快活，帶着一種對於自己的憎惡，他想：「愈快愈好！要不然，在他們和集體農場之間，我會像在溜滑的路上的公牛一樣，要裂成兩半了。」

那天晚上，波羅夫則夫把他的馬上了鞍，把他所有的文件都放進他的鞍囊裏，帶了些旅途的食糧，告辭了。雅可夫·洛濟支聽到休養了很久的隊長的馬發出一種乾燥的踏踏的蹄聲，跳舞一樣的從窗下躍走了。

新來者不是一位沈靜的人，而是帶着軍隊式的無禮貌的男子，他整天在家裏各處走動，快活和微笑，和女人們說說笑笑，使那恨死了煙草的雅可夫的老母親得不到一刻安靜。他到處走着，好像他並不害怕走進屋裏來的外邊人一樣，以致雅可夫不得不去提醒他。

「你得小心點……要是有人走進來，看見了你，怎麼辦呢，大人？」

「我的前額上寫着我『大人』嗎？」

「沒有，不過他們會問，你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的口袋裏裝滿了證書，我的朋友，而且要是形勢糟了，他們不相信，我可以拿出這裏這個委任狀給他們看。帶着這東西，到處都可以通行。」他從懷裏掏出一枝黑色的，發着陰暗的閃光的毛瑟槍，一面微笑着，他那半掩在眼起的皮膚褶痕下面，一動不動的眼睛，挑戰一樣的凝望着。

這位大胆的副官的瀟灑，完全不合阿斯托洛夫羅夫的脾胃，特別是在一天晚上，他從辦公處回來的時候，看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以後，他更討厭他了。那晚在門口，他聽見喃喃的人語，一種窸息的笑聲和聲響。擦燃一根火柴，他看見副官一隻眼閃着光，站在一個角落裏的糠桶後面，雅可夫的媳婦站在他的旁邊，她的面孔漲得好像紅色的羽毛布一樣的通紅，倉皇失措的把裙子拉下，扶正她那滑到她的腦後去了的頭巾。雅可夫·洛濟支沒有說一句話，正要經過他們走到廚房去，但是廖切夫斯基在門檻那裏追上了他，在他背上拍了拍，低聲的說：

「不要做聲，老爹！不要去挑動你的小兒子！你知道我們軍人的方式是怎樣的！迅速和奇襲！有誰在年青的時候不放蕩呢？來抽一枝香煙吧。我想，你自己也一定和你的媳婦有過一手。噢，你這老流氓！」

雅可夫·洛濟支驚悼失措的，接了香煙，從廖切夫斯基的火柴上點着以後，立刻走到廚房去了。這位副官替他的東家點起火柴的時候，他忍住了一個呵欠，用一種教導的口調說道：

「有什麼人服侍你，譬如替你擦一根火柴的時候，你應該說聲『謝謝你。』你的禮貌很不好。虧你還是集體農場的經理！在以前的時代，你要做我的跟班，我也不要你！」

「魔鬼送了這樣一個客人來纏着我！」雅可夫·洛濟支心裏想。

廖切夫斯基的侮辱，使得洛濟支感到不堪。他的兒子沒有在家，到區裏請獸醫去了。雅可夫決定不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但是他把他的媳婦叫到了穀物倉裏，他在那裏悄悄的教訓她，用馬的肚帶給了她一頓飽打。他不打她的臉，只打她的背和屁股。這樣她被打的痕跡不會被人看見。遲緩明回來，也沒有看出什麼。天黑以後才回到家裏，他的老婆已經替他把晚餐預備好了。當她坐在長凳的邊緣上的時候，緩明天真的叫道：

「你爲什麼那樣坐法，好像一位客人一樣？」

「我燙了！」她突然生了氣，從座上站了起來。

「你應該嚼一點麵包和洋蔥，做一個膏藥敷上；這樣，可以立刻把燙傷消去的。」雅可夫·洛濟支正坐在火爐邊搓着一根縫靴的臘繩，這樣憐情的忠告着她。他的媳婦用她的閃爍的眼睛怒視着他，却又溫柔的回答道：

「謝謝你，父親，他自己會好的。」

間或有差人帶了些信件來給廖切夫斯基。信讀完以後，他立刻投在火爐裏面燒掉了。以後他開始在晚上喝酒，不再和雅可夫的媳婦調情，他變得很陰沈，而且愈來愈多的把那發出清脆的響聲的十盧布的新鈔票塞到雅可夫或緩明的手裏，叫他們替他買「半公升酒」。他喝醉了的時候，喜歡談到政治，有意發表廣闊的一般的概論，並且說明他自己對於現狀的客觀的評價。有一天他把雅可夫·洛濟支完全擾亂了。他把他叫到他的屋裏去，請他喝伏特加酒，帶着譏諷的眼光問道：

「你在搗毀集體農場嗎？」

「不，我爲什麼要搗毀牠？」雅可夫·洛濟支裝作吃驚的樣子。

「那麼，你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你是什麼意思？」

「你在做什麼工作？你是一個破壞者，你知道，那麼你在那裏作了些什麼？你用馬錢素（一種毒藥——譯註）毒害馬匹嗎？你在毀壞農具，或是別的什麼嗎？」

「並沒有人叫我去觸動馬，而且實際上，相反的，」雅可夫這樣的表白着。最近他不大喝酒，所以一杯伏特加已經使他微微的醉了，使得他想要坦白的說話。他幾乎要訴說，他要建設村裏的共同農業，同時又要破壞牠，他是多麼的受苦，但是廖切夫斯基不讓他說話。這位副官喝乾他自己的伏特加酒，而且沒有再替洛濟支酌酒，他問道：

「但是你爲什麼加入我們一起呢，你這蠢東西？我問你，爲什麼到底爲什麼？波羅夫則夫和我是沒有別的法子想，我們在向我們的死路上走。是的，向我們的死路上走！我們也許會勝利，可是，哈孟雷特機會是非常少的……百分之十，不會再多！但是，像那些共產黨所說的，我們失去的只是我們的鎖鍊。但是你怎樣呢？我看，你不過是一個晚間的祭物，你沒有理由，不再活下去，不再像傻瓜一樣的活下去。我不相信，像你們這樣的哈孟雷特能够建設社會主義，但是這個沒有關係，你們還是可以在世界的泥沼裏，把泥水攪起來的。不過現在快要發生一次暴動了，他們會打死你，你這白頭魔鬼，或者他們會把你拘捕起來，當作一個無意識的階級敵人，送到阿堪遮省去。叫你在那裏砍松樹，直到共產主義的救世主的再臨。噢，你這驢子！我知道爲什麼我們要暴動，因爲我是一個貴族。我的父親有五千多公頃可以耕種的田地，有將近八百公頃的森林。對於我和我這樣的人，要離開我們的國家，在流亡的地方，像他們所說那樣的，自己的額上流着汗來賺每天的麵包是一種莫大的羞恥。但是你呢？你是什麼東西？一個種穀的和吃穀的。一條糞蟲！內戰的時候，他們真沒有把你們這些哥薩克畜生殺够！」

「但是我們不能像現在這樣過下去。」雅可夫·洛濟支反對着。「他們用賦稅來盡殺我們，他們把我們的家產搶掉。個別的農民沒有生路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也不會需要像你們這樣的貴族。不是這樣，我是再也也不會走這樣一條路的。」

「賦稅嗎？你想想罷！好像別的國家的農民都不要納稅一樣。他們納稅比你們還多哩！」

「那是不會的。」

「我保證，這是真的。」

「但是你怎麼知道他們怎樣的生活，他們納多少稅呢？」

「我在那裏住過，就這樣知道的。」

「那麼你是從外國回來的麼？」

「那和你有什麼相干？」

「我不過是好奇的問問。」

「要是你知道得太多了，你就要老得太快了！去再給我買點伏特加酒來。」

雅可夫·洛濟支打發他兒子綏明去買伏特加酒。於是，感到他需要孤寂，他走到了打穀場，在一個麥藁堆的下面，坐了兩個鐘頭。該詛咒的醜鬼！他說得我的腦子都脹起來了。也許他是要看我說什麼，看我是不是反對他們。於是等到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回來的時候，他要告訴他，而他們要像他殺訶普洛夫一樣的殺死我。或者，也許他真是那樣的想罷？醉漢常常說出清醒的人的心事。也許我不應當和波羅夫則夫糾纏，我應當在集體農場忍耐一兩年。也許政府看到情形不好，一年半載會解散集體農場。到那時候，我又會開始像人一樣的生活了。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現在怎麼辦呢？我的頭會受不了了……現在都是一樣……拿梟去撞樹樁，或是拿樹樁去撞梟，對於梟都是一樣，他都活不了。」

一陣風透過柔枝編造的籬笆，掃過打穀場。風把那散落在門邊的麥藁，吹到了麥藁堆上，把牠吹進了狗做的窩裏，梳理着麥藁堆的零亂的角，又從頂上把乾的粉雪拂落。風很強，而且很冷。雅可夫·洛濟支花了很久的工夫，竭力想去決定風的方向，但沒有成功。牠像是吹打着麥藁堆的各方面，而且是輪流的從各方面吹來一樣。老鼠被風驚起，在麥藁堆裏倉皇的亂跑。牠們在牠們的秘密的洞窟裏一面尖銳的叫，一面跑，有時候離開靠在堆上的雅可夫的背非常的近。傾聽着風聲，麥藁的沙沙聲，老鼠的尖叫，和井上的抽水筒的磨擦聲，雅可夫·洛濟支好像要睡了，因為這一切夜間的音響，好像是一種遼遠的，悲悽的音樂一樣。用半閉着的，充滿了淚水的眼睛，他凝視着星空；他呼吸着麥藁和草原的風的香氣；他周圍的一切，都好像是美麗而又單純。

但是在半夜，從波羅夫則夫那裏來了一個騎馬的差人，波羅夫則夫在華意斯科華意。廖切夫斯基讀了那信封上寫着「十萬火急」的信，叫醒了睡在廚房裏面的洛濟支。

「喂，看一看這封信吧！」他說。

雅可夫揉着他的眼睛，把信拿了過來。字是用繪圖鉛筆寫在從記事簿上撕了下來的一頁紙上的，字跡很清楚，用着廢去了的沙皇時代的字母。

「副官閣下：

「我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布爾雪維克中央委員會向農民收集穀物，表面上是作為集體農場的播種之用。但實際上是要把穀物賣給外國，農民們，連集體農場的農民在內，將要遭受無情的飢饉。蘇維埃政府預感到牠的不可避免的末日，正在賣盡一切穀物而完成俄羅斯的毀滅。我命令你立刻在你目前在作為我們同盟的代表，的格內米雅其村的居民中間，發動一個反對所謂穀物種子的徵收的宣傳。把這封信的內容，告訴 y · L，通知他立刻開始解說的活動。無論如何，阻礙穀物的徵收，是目前最迫切的急務。」

第二天早晨雅可夫沒有到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去，他走去訪問了班尼克和其他被他邀進了「頓區解放大同盟」的個別農民。

第二十四章

被宣傳隊長康德拉脫柯留在格內米雅其村的三人組成的突擊隊，着手收集穀物的種子了。富農空下來的一所房子做了他們的本部。在這裏，他們中間的一個，年輕的農學專家維丟脫尼夫，藉着雅可夫·洛濟支的幫助，每天花了大部分時間，來規定春天播種的計劃的細節，而且向哥薩克們提供農業問題上的忠告。其餘的時間，他監督運進穀物倉裏的穀物種子的選擇和收拾，開或去診察病了的母牛和羊。每一次「出診」，他常常受到現物的報酬，常常同性畜的主人一道晚餐，有時還要帶回一瓷瓶牛乳或者一盆煮熟了的馬鈴薯。另外兩個人，區鎮上國立麵粉廠的工人坡菲利·羅波洛和在植物油廠做工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伊凡·內丁洛夫，把格內米雅其的農民們召集到他們的本部，按照倉庫管理人準備的表，去查核每一個公民拿來的穀物種子，進行鼓勵輸送穀物的不斷的宣傳。

在他們的活動的最初的幾天，就可以看出，要在一定的期間收集穀物的種子，顯然是非常困難的事，突擊隊和當地支部，為了加速種麥的收集，所採取的一切方法，遭受了集體農場大部分的農民和個別的農民的猛烈反對。謠言傳遍了全村，說穀物是

收集起來運到外國去的，說那一年不會播種了，而且戰爭不久要來。拉古爾洛夫每天召集會議，藉着突擊隊的幫助去說明形勢，反駁荒誕的謠言，威嚇着被發覺有「反蘇維埃宣傳」行爲的人，要受最嚴厲的處罰。但是穀物的集聚，還是非常的遲慢。哥薩克們在很早的早晨就藉口離開了家。他們到森林去砍柴，或採野草，或者和他們的鄰人一道跑到什麼隱秘的地方去消磨這種不安的日子，去避免村蘇維埃和突擊隊本部的召請。女人們完全不到會了，而且當蘇維埃的代表來訪問她們的時候，她們用下面這種簡單的話，謝絕他：「我的丈夫不在家，這事情我什麼也不知道。」

好像有什麼有力的手把穀物阻攔了。

在突擊隊本部每天可以聽到下面這樣的對話。

「你的穀物種子拿來了嗎？」

「沒有。」

「爲什麼沒有？」

「我沒有什麼穀物。」

「你是什麼意思，『沒有什麼？』」

「就是我說的那意思，這是很簡單的……我想着我要留一點做播種的用，但是後來我繳出了我所有多餘的穀物，做穀物稅，我連吃的都沒有剩下，因此，我把穀物種子也吃掉了。」

「這樣，你今年不想播種嗎？」

「我想是想播，可是我沒有什麼拿來播種了。」

許多人都藉口他們的穀物種子做了穀物稅。達維多夫在辦公處，內丁洛夫在突擊隊本部，檢出名單和穀物稅的收據，調查了那些記載，揭發了頑固者的不正確的報告，因爲做種子的穀物顯然是留下了的。有時爲了這樣，還需要概算去年秋天收獲的穀物的大概數量，估計所繳納的穀物稅的總量，而且還要算出兩個數目的差數。但就是證實了穀物還有盈餘的時候，哥薩克們還是頑固的拒絕輸繳。

「不錯，我們還剩了一點穀物。但是你知道一個農家是怎樣過活的，同志，我們吃穀不稱，用穀不量的。他們替我們每個人每一個月留下了一普特。但是譬如我，每天要吃三四磅，那就差不多需要三普特，我要吃這麼多的麵包，是因為很少別的東西吃。因此，我們把穀物通吃光了。我們沒有剩下一點了。要是你高興，你可以搜查。」

在支部會議上，拉古爾洛夫提議搜查村裏沒有輸繳穀物的比較富裕的居民。但是達維多夫、羅波洛、內丁洛夫、拉茲米推洛夫都反對這個提議。而且，區委會關於穀物種子收集的指令，嚴格的禁止家宅搜查。

三天辛苦活動的結果，僅僅從集體農場的農民中間收集了四百八十普特。從個別的農民手裏收集了三十五普特。集體農場的活動分子，完全繳出了他們應出的一份。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羅比西金、多布佐夫、沉默的代米德、老西奚卡、商人阿卡提、鐵匠莎利、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和其他的人，都在第一天，就把穀物運來了。第二天早晨，雅可夫·洛濟支和他的兒子綏明駕着兩輛轎子到了公共倉庫。洛濟支立刻到辦公處去了，綏明開始把一袋袋的穀物從轎子上運進倉裏去。頓姆卡·烏莎可夫接着稱牠們。綏明傾倒了四袋，但是當他正要解開第五袋的時候，烏莎可夫好像鷹一樣向他撲去。

「這是你父親拿來播種的穀物嗎？」他拿了一把種子伸到綏明的鼻子下面，這樣的問。

「什麼一回事？」綏明突然大怒。「用你的斜眼睛你好像把小麥看做玉蜀黍了！」

「不，我沒有。我的眼睛也許斜，但是我比你還看得清楚，你這賊棍！你和你的父親是一對好的傢伙，我們知道這是什麼種麥嗎？不要轉過臉去！你把什麼東西倒進了我的純淨的小麥裏，你這毒蟲怪物！」

頓姆卡把他的手掌伸到綏明的面孔的前面，手掌上放了一把雜着泥土和小巢菜子的污髒的小麥。

「我要叫大家來看！」他威嚇着。

「不要興奮罷！」綏明吃驚的說。「一定是我錯拿了袋子，我馬上拿回去掉。真奇怪，上帝知道！你像一匹馬一樣的生氣幹嗎？我說了我要掉的，這是在什麼地方弄錯了！」

頓姆卡從綏明十四袋穀物當中，選擇了六袋。而且當綏明要求他幫忙把一袋選落的穀物搗到他的肩上的時候，頓姆卡轉向秤的一方面去，好像沒有聽見一樣。

「那末，你不願意幫幫忙嗎？」綏明問，他的聲音顫動着。

「你在想什麼？你在家裏擱上牠們的時候，牠們都是够輕的，現在突然變重了，你自己去擱，你這魔鬼！」

因爲用力，面孔漲得緋紅，綏明把麥袋，擱回了轎子。

以後兩天，差不多完全沒有穀物送來。在支部會議上，決議去挨戶的訪問。前一天晚上，達維多夫到了隣區的一個選種農場，想去找到一些至少可以播幾公頃的耐旱的春麥。去年，這種麥子，在農場的試驗田土裏，曾有過一次很好的收穫。雅可夫·洛濟支和突擊隊長阿加芬·多布佐夫常常談到這個由舶來的加里佛尼亞麥和土產的白粒小麥雜交而成的新的麥種。最近研究了幾夜農學雜誌的達維多夫，決定去把這種新麥找一點來。

三月四號他從這次旅行回來了，但是在他回來的前一天，瑪加爾·拉古爾洛夫捲入了一個不幸的事變裏面。在早上，隸屬突擊隊第二隊的瑪加爾和羅比西金一道去訪問了三十家左右的農家，到了晚上，當拉茲米推洛夫和書記離開了村蘇維埃的時候，他把那些在白天地沒有能够去訪問的農民叫來。他會見了四個人，沒有得到一點明確的結果。「我們沒有什麼做種子的穀物，」讓國家供給吧。」他們說。開始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用着冷靜的說服的方法，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他開始用他的拳頭，在桌上敲擊了。

「你們怎麼可以說沒有穀物？」他問。「譬如你，康斯坦丁·加佛里洛維夫，你去年秋天收了三百普特。」

「你替我拿了多少給國家？」

「你繳納了多少？」拉古爾洛夫問。

「唔，一百三十普特。」

「剩下來的到哪裏去了？」

「你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嗎？吃掉了！」

「你說謊！要是你吃這樣的麥子，你的肚皮脹破了！你的家裏一共只有六個人吃飯，不要再說空話，便把麥子拿來，要不然我立刻就要把你趕出集體農場！」

「把我趕出農場！隨你的便吧，但是，我可以賭咒，我沒有什麼穀物讓政府借穀物給我們吧，我們出息……」
「你們吮吸政府，已經成了習慣。你們從信用組合借來購買播種機和收割機的錢還了嗎？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們花了那一筆錢，而現在，你們又要借穀物了，是麼？」

「收割機和播種機現在總歸已經屬於集體農場了，我永遠沒有使用牠們的機會，因此不要提起那個來責備我吧！」
「你把穀物拿來，要不然對於你沒有好處。你是一個無情的埋怨者。你羞罷！」

「我會把穀物繳出來，而且很高興的繳出來，要是我有的話。」

不管拉古爾洛夫怎樣的爭辯和威嚇，他只好讓他們一點也沒有預約繳納穀物的走了。他們走出來，在門口談了一會，於是台階軋拉的響了。沒有好久，個別的農民格里哥·班尼克走了進來。他大概已經知道了和拉古爾洛夫剛剛打發出去的集體農民的談話的結果，因為一種很有自信的，挑戰的微笑藏匿在他的嘴脣角上。拉古爾洛夫用顫抖的手整理着桌上的名單，用一種深沉的聲音說道：

「請坐，格里哥·馬特維支！」

「謝謝你的慫恿。」班尼克坐了下來，兩條腿子擺開很遠。

「爲什麼你不把你的穀物種子拿來，格里哥·馬特維支？」

「我爲什麼要拿來呢？」

「這是全體大會的決定。集體農場的農民和個別的農民都得把種麥拿來。你有吧？」

「我當然有。」

拉古爾洛夫看了看名單，在班尼克名字下面，在「一九三〇年春季播種預定面積」一欄，寫着一個六字。

「那末，今年春天，你打算種六公頃小麥嗎？」他問。

「對的。」

「那就是說，你有四十二普特種麥嗎？」

「我十足的有，是像黃金一樣好的篩好揀好的麥子。」

「唔，你是一位英雄！」拉古爾洛夫稱讚他，放心的感嘆着。「明天拿到公共倉庫來罷。你可以讓牠放在你自己的麥袋裏。我們收着個別農民的穀物，可以讓他們用自己的袋子裝着，要是他們不願意和人家的混雜的話，拿來讓倉庫管理人稱一稱。我們會將你的袋子封好，給你一張收據，而且到春天你可以拿回你的穀物的全部。但是有許多人，他們訴苦，說他們沒有剩下穀物，他們吃掉了。但是擺在公共倉庫裏要穩當得多。」

「你可以打消那主意，拉古爾洛夫同志！」班尼克裝腔作勢的微笑着，撫着他的金色的鬍鬚。「這玩意不行了。我不願意把我的麥子拿來給你。」

「爲什麼，我可以問嗎？」

「因爲放在我自己那裏要穩當得多。要是我拿來給你，到春天我會連空袋也收不回去。我們現在聰明了一點，你不能那樣欺騙我們了。」

拉古爾洛夫揚起他的眉毛，他的臉有一點蒼白了。「你怎敢不信任蘇維埃政府！」他問，「那末，你不相信我說的話嗎？」

「唔，對的，我不相信。我們聽够了你們的謊話。」

「誰對你說過謊話？說過關於什麼的謊話？」拉古爾洛夫的臉色更加顯著的蒼白了，慢慢的站了起來。

但是，好像沒有注意到什麼一樣，班尼克還是靜靜的微笑着，露出他那稀疏的牢固的牙齒。祇有他的聲音帶着一種不平和燃燒着的憤怒的音調顫動着，當他說着下面的話的時候：

「你們把穀物收集起來，於是你們用火車裝着運到外國去。你們可以買汽車，這樣，黨員們可以帶着他們的剪短了頭髮的女人們一道坐着兜圈子。我們知道你們要我們的穀物做什麼！我們已經活着看見了平等！」

「你瘋了嗎？你這魔鬼！你在瞎講些什麼！」

「要是他們扼住你的喉管，你也要發瘋的！我拿出了一百六十普特來做穀物稅！而現在連我們最後的種麥你也要拿去……這樣，我的孩子……祇合餓死……」

「住嘴！你說謊，你這毒蟲！」拉古爾洛夫用拳頭在桌上重重的擊着。

算盤震落到了地板上，墨水瓶震翻了一條濃厚的、糜爛的紫色細流，慢慢的浸過紙頭，滴在班尼克的羊皮短衣的邊幅上。他用他的手掌拂去了墨水，站了起來。他的眼睛收縮着，他的嘴脣的兩角露出了白色泡沫，他帶着壓抑了的狂怒嘶聲的叫道：

「不要不許我做聲！你可以用拳頭打你的老婆羅加里亞，但是我不是你的老婆！現在不是一九二〇年！懂嗎？我不願意拿我的麥子給你見你的鬼！」

拉古爾洛夫繞過桌子，對他伸着手，但是突然他搖晃着，伸直了身子。

「什麼……這話是誰說的？你對我說些什麼，你這反革命？嘲笑社會主義嗎，你這毒蟲？但是現在……」瑪加爾找不到話說，他喘息着。但是設法抑制了他自己，用手背揩去他的臉上的汗珠，他說：

「立刻寫一張明天你拿麥子的字條給我，而且明天我要送你到你應該去的地方去。在那裏，他們會查出你的這些話是什麼地方學來的。」

「你可以逮捕我，但是我不願意寫字條，我也不願意拿出我的穀物來！」

「寫，我說！」

「你等一等……！」

「爲着你自己的好處我要求你……！」

班尼克向門邊走去，但是他的憤怒是這樣熾烈的燃燒起來，他簡直忍耐不住。抓着門的把手，他叫道：

「我立刻去把麥子拋給豬吃！與其給你們這些寄生蟲，不如給豬吃！」

「給豬吃穀物種子！」拉古爾洛夫兩跳跳到門邊，從他的口袋拖出他的手鎗，用槍柄擊着班尼克的太陽穴。班尼克站不住，身子靠在牆上，背擦着牆上的石灰粉，於是開始縮到地板上。他倒了，黑色的血從他的太陽穴上的傷口慢慢的流出來，浸濕了他的頭髮。拉古爾洛夫狂怒的用脚把那躺在那裏的班尼克踢了幾次，於是走開了。好像乾地上面一條魚一樣，班尼克的口張開了一兩次，於是，扶着牆，開始站起來。他還沒有站好的時候，血更流得多了。他默不做聲的用他的衣袖揩了血；白堊的粉末從他的

背上撒下。拉古爾洛夫直接從玻璃水瓶口喝了一點淡淡的水，他的牙齒在瓶口的邊上碰得叮噠的響。他斜眼的望着掙扎着起來的班尼克，走到他的面前去，好像老虎鉗一樣的緊握着他的肘，把他推到桌邊，把一枝鉛筆納到他的手裏。

「寫！他命令。」

「我寫，但是檢察官是會知道這一切的。在手槍的威嚇下，我可以寫你要我寫的一切。在蘇維埃政府下面，打人是不容許的。這……黨……也不會尊重你的這種行爲。」班尼克嘶聲的喃喃的說，無力的坐在一條長凳上。

拉古爾洛夫站在他的對面，板上鎗機。

「哈，反革命！你敢說到蘇維埃政府和黨裁判你，並不要人民的法官，就由我，在現在而且用着我自己的法庭。要是你不寫，我就把你當做一個危險的毒蟲槍殺，以後，我自己已投進監獄，坐十年牢，如果必需的話，我不許你侮辱蘇維埃政府，寫『供狀』寫好了嗎？現在寫：『我一個曾經和紅軍武裝應戰的以前活躍的白衛軍，收回……』寫好了嗎？……我對聯邦共產黨……」這幾個字用大楷寫。……和蘇維埃政府的不應有的侮辱的言語我請求他們，原諒，而且雖然我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立誓以後……」

「這樣的話我不願意寫！你在強迫我做什麼？」

「不，你要寫！你在想什麼？我被白黨打傷了，被他們弄成殘廢的我，會放過你嗎？你當我的面嘲弄蘇維埃政府，而我要一聲不響嗎？寫，要不然我要讓你的靈魂和這個世界告別。」

班尼克伏在桌上，於是，他手裏的鉛筆重新又在紙上困難的移動。拉古爾洛夫指頭扣在槍機上，慢慢的，發音清晰的口授：

「雖然我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我以後決不用言語，寫作和行動來危害爲一切勞苦大眾的血所建立，而且爲他們所尊重的蘇維埃政府。我決不咒罵牠或妨害牠，忍耐的等着世界革命，牠會把我們，牠的敵人，以一種世界的規模，全部消滅。我同時立誓不妨害蘇維埃政府的道路，不破壞播種計劃，而且，明天，一九三〇年三月四號，我要把我的……」

這時候，一個蘇維埃代表和三個集體農場的工人，走進房裏來了。

「在門口等一等。」拉古爾洛夫對他們說，於是，轉向班尼克繼續的說：

「……四十二普特種麥送到公共倉庫。謹此署名簽字」

班尼克的面孔漲得紅通，簽了字，站起身來。

「這事情你得負責任，瑪加爾·拉古爾洛夫……」

「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對於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但要是明天你不把種麥交來，我要殺死你！」拉古爾洛夫把供狀摺好，放進了他的茶褐色的襯衫的胸前的口袋裏，把手槍拋在桌上，看着班尼克走到了門邊。直到半夜他還在村蘇維埃。他吩咐民警不要走開，藉着他的幫忙，他監禁了另外三個不肯交出穀物的集體農場的農民，半夜以後，被疲勞和過去幾個鐘頭所經歷的神經的緊張累壞了，他才坐在蘇維埃的桌子旁邊，頭髮蓬鬆的頭伏在他的長長的手上，睡着了。整整的一夜他夢見一大羣的人穿著節日的衣服，好像春水在草原上氾濫一樣的不絕的走着。人和人的中間雜着騎兵。各種毛色的馬的蹄子踏在柔軟的草原的地面上，但是馬蹄的雷一樣隆隆的聲音是深沈的，而且生着回響，好像許多中隊在鐵板上面進軍一樣。突然，離瑪加爾很近，一個樂隊的銀的喇叭開始奏着國際歌，而瑪加爾，正像他清醒的時候常常感到的一樣，感到一種緊挾着他的胸口的興奮，一種在喉嚨裏的猛烈的痙攣。在進軍的中隊的末尾，他看見了他的死去了朋友米推卡·羅巴支，他是一八二〇年在卡訶夫卡一戰中，被弗倫格爾的兵士殺死了的。但是他並不驚異，倒很快樂，而且分開人們，自己向經過的中隊跑去。「米推卡，米推卡，停！停！」他叫着，沒有聽到他自己的聲音。米推卡從鞍上回轉身來，冷淡的望着瑪加爾，好像望着一個陌生人一樣，於是又急急馳去了。後來瑪加爾又看到同在一九二〇年在布羅達附近被波蘭人的槍彈打死了的他以前的傳令兵丟林姆騎着馬向他走來。丟林姆微笑的馳過，用右手挽着瑪加爾的馬的韁繩。這是和當年一樣的那匹生着白色的腿和瘦小的頭的馬，背上沒有騎人，頭高高的，驕傲的抬起，頸鬚聳着。

整夜被春風吹得不絕的擺動的窗板的軋拉的聲音，到瑪加爾的夢裏變成了音樂；鐵屋頂的格格地震響，變成馬蹄的隆隆聲。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拉茲米推洛夫來到蘇維埃的時候，他看到拉古爾洛夫還在酣睡。在那映着三月早晨的丁香色的曙光的瑪加爾的黃色臉頰上凝結着一種緊張的期待的微笑；他的眉毛帶着一種苦痛的緊張顫動着。拉茲米推洛夫搖着他，罵道：

「你鬧出了大亂子，而現在你却睡著麼？在做有趣的夢麼？那樣露着牙齒笑！你爲什麼要打班尼克？天亮的時候，他把種麥

送來，交割清楚以後，立刻騎了馬，拚命的跑到區裏去了。羅比西金跑去告訴我，班尼克已經到民警署控告你去了。你又這樣的幹了麼？達維多夫回來的時候，他會說什麼呢？噢，瑪加爾！

拉古爾洛夫用手掌擦着他那由於不安的睡眠浮腫起來的臉，沈思的微笑着。

「安德烈！」他說。「我剛才做了一個多美麗的夢。呵！一個極好的夢！」

「不要對我說你的夢吧！告訴我，你對班尼克做了什麼事？」

「我真不願意提起這樣一個毒蟲！你說他把種麥拿來了麼？那末，好極了！四十二普特種麥，這不是兒戲的事。要是每一個反革命被手槍敲了一記以後，就拿四十二普特種麥來的話，我真願意整整一生，到處走來幹這個打他們的勾當！照他所說的話，他的受罰還很不足。我沒有從他的屁股上面撕掉他的兩條腿，他應當知道感謝！」於是，帶着閃爍的眼睛，他忿怒的收束說：「那廢料參與過曼莫托夫將軍的軍隊。他和我們敵對，一直到我們叫他在黑海裏洗了個澡的時候。而且就是在現在他還要來防礙我們，來危害世界革命。你應該聽聽，他在我的面前對於蘇維埃政府和黨說了些什麼話，我被他羞辱得頭髮都豎立起來了！」

「那傢伙是不會說好話的！但是你不應該打他，你倒不如逮捕了他。」

「不，他應該殺掉，逮捕還不够！」拉古爾洛夫帶着一種失望的姿勢，攤開他的兩手。「爲什麼我沒有殺掉他呢？我不懂，我爲什麼沒有。這是我現在非常遺憾的事！」

「要是我叫你做傻子的話，你會生氣；但是你真是一個十足的傻子。達維多夫回來的時候，爲這件事，他會給你一頓教訓的。」

「他回來的時候，他會賞識我做的事。他並不是像你一樣的笨貨。」

拉茲米推洛夫笑着，用一個屈曲的指頭在桌上敲了一下，又在瑪加爾的前額上敲了一下，於是說道：「聲音完全一樣。」但是瑪加爾憤怒的推開他的手，開始穿上他的羊皮短衣。當他捏着門的把手的時候，他回轉頭來，嘆道：

「哦，你聰明，是不是放了那空房間裏的小資產階級罷，告訴他們今天就得把穀物拿來。我要去洗一個澡，要是他沒有拿來的話，我回來的時候，再要逮捕他們！」

在驚訝當中，拉茲米推洛夫的眼睛圓睜着。他跑到藏着村蘇維埃的案卷和去年全區農業展覽會裏的麥穗的標本的房間。打開門，他發現了三個集體農場的農民。他們在鋪在地板上的舊報紙上舒適的過了一夜，看到茲米推洛夫的時候，他們站了起來。

「公民們，我要……」安德烈開始說話。但是一個年紀大的哥薩克庫拉斯洛古多夫精力旺盛的打斷他的話：

「有什麼話說呢，安德烈·斯推潘尼支？我們錯了，沒有別的話說。放我們走吧，我們立刻把穀物拿來。在晚上我們大家談一下，我們決定交出穀物。我們用不着掩飾真相：我們想自己保留小麥——」

正要打算爲着拉古爾洛夫的欠考慮的行爲道歉的拉茲米推洛夫認識了這個形勢，立刻改變了他的策略。

「你們早就應當把穀物拿來的。」他說。「而且你們都是集體農場的農民，你們把穀物留起來，你們應該羞恥。」

「請放我們出去吧，我們要忘記過去……」安尼脫普·格拉支在他的深黑的鬍鬚裏害羞的浮着微笑。

拉茲米推洛夫把門完全敞開，自己走到桌子的前面。我們應當承認在那時候，他的腦子裏有着下面的念頭：

「但也許瑪加爾終於是對的。也許我們應當把他們捏得緊一點，這樣，他們就會在一天之內把所有的穀物通通交了出來。」

第二十五章

達維多夫在選擇農場帶着十二普特小麥，滿意他的成功，高興之極的回來了。女房東替他擺上晚餐的時候，告訴他，在他不在的時候，拉古爾洛夫打了格里哥·班尼克，而且把三個集體農場的農民在蘇維埃關了一夜。顯然，流言已經傳佈全村了。達維多夫急急的吃完他的晚飯，不安的跑到集體農場辦公處。在那裏這故事被證實了，而且還被補充了許多詳細的情形。對於拉古爾洛夫的行爲，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有的人贊成，有的人非難，更有的人保持着小心的沉默。譬如，像羅比西金，就完全站在拉古爾洛夫的一邊，而雅可夫·洛濟支却皺着他的嘴唇，露出憤怒的顏色，好像他親自嘗到了拉古爾洛夫的懲戒一樣。不久，瑪加爾自己來到辦公處。他好像比平常嚴厲一點，冷淡的問了達維多夫的好，但是帶着一種隱隱的不安和期待望着他。當他們剩下祇有

兩個人在一道的時候，按納不住的達維多夫嚴厲的問道：

「你玩的這個新花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你已經聽到了，幹嗎還要問？」

「這就是你開始用來徵收穀物種子的宣傳嗎？」

「那末，不要讓他對我說那些侮辱的話！我從來沒有立誓要忍受一個敵人，一個白黨的毒蟲的嘲弄。」

「但是你沒有想想這事情會引別人的怎樣的反應，在政治方面看來會怎樣麼？」

「那時候沒有時間想。」

「這不是回答。事實如此！爲着他侮辱政府你可以逮捕他，但是你不應當打他。這是一種辱沒了共產黨員的行爲。事實如此！今天在支部會議上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看你是怎樣的用你的行爲害了我們！我們一定要責罰你，而且我告訴你，不等區委會的決定，我要在集體農場的大會上談到這事，對這件事，要是我們不說話，集體農場的工人們會以爲我們和你一氣，以爲我們容許你的這種行爲。不兄弟！我們要和你分開，而且要責罰你。你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你却幹出像一個憲兵的行徑。這是沒有面子的。你見了鬼，鬼使你幹出這樣的事！」

但是拉古爾洛夫好像一隻公牛一樣頑固；對於達維多夫想要說服他，說他這種行爲在政治上很有害，對於一個共產黨員是不容許的這種企圖，他回答道：

「我打他是不错的，而且這還不算打他。我僅僅打了他一記，我應當再多打他幾下！不要管我吧！再教育我，現在是太遲了，我是一個遊擊隊隊員，我很清楚的知道，在這種廢料的攻擊之下我應當怎樣去保衛我的黨。」

「但是，我並不是說班尼克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我咒他！我是說你不應當打他。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防禦敵人對黨的侮辱。事實如此！你去冷靜一點，把這事情想一想，這樣晚上你到支部會來的時候，你會說我是對的。事實如此！」

那天晚上，支部會議開會以前，瑪加爾皺着眉頭走近房間來的時候，達維多夫立即問他：

「想過嗎？」

「想過。」

「怎麼樣？」

「我還沒有打够他，那畜生！我應當把他殺了的！」

宣傳隊的突擊隊全體站在達維多夫的一邊，大家票決要給拉古爾洛夫以嚴重的譴責處分。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放棄了表決權，而且在討論當中，他完全沒有說話。但是當瑪加爾一面走出會場，一面嚷着，「我堅持我的正確的意見」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跳了起來，跑出房間，狂怒的吐着唾沫，咒罵着。

當他們站在黑暗的門口，燃點着香煙的時候，藉着火柴的光焰，達維多夫審察着拉古爾洛夫的愠怒的面孔，用一種和睦的音調說道：

「生我們的氣是沒有用的，瑪加爾，事實如此！」

「我沒有生氣。」

「你還用着古老的遊擊隊的方法，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我們需要的不是奇襲，而是壕溝戰。我們都患着遊擊隊的毛病，特別是我們海軍裏面的人們，當然，連我自己也在內。你雖然患着神經上的毛病，可是你應當，我的親愛的瑪加爾，你應當更加抑制你自己，你不應當嗎？你看看我們的後繼者吧；看看我們宣傳隊裏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凡尼亞·內丁洛夫所造成的奇蹟吧。他在他的區裏得到的穀物種子比我們任何人多；他差不多把他的一區的穀物種子全部收到了。看起來，他並不見得十分有生氣，他個子很小，生一臉雀斑，但是他工作得比我們所有其餘的人合起來一道都要好。他一家一家的走去談話，這魔鬼，他們說他對農民們談了許多奇異的故事。而他們都把穀物拿來交給他，用不着打壞什麼人的頭，也沒有把什麼人關在冷的房間裏。事實如此！」達維多夫說到內丁洛夫的時候，一種微笑和一種溫暖的調子，爬進了他的聲音裏，而拉古爾洛夫對於這位能幹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感到一種近於嫉妬的感情。「爲了好奇，你明天可以同他一道去看看他是怎樣的工作吧。」達維多夫繼續的說。「這樣的提議對於你決不是一種侮辱，絕對不是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於從少年們身上也可以學到許多事物。事實如此！他們的成長和我們完全兩樣，他們好像更能適應……」

拉古爾洛夫沒有做聲，但是第二天早晨，他找到凡尼亞·內丁洛夫，而且好像滿不在乎的對他說道：

「我今天沒有什麼事情，我願意和你一道出去，幫幫你的忙。你們第二隊還有多少穀物要收呢？」

「沒有多少了，拉古爾洛夫同志。走吧，我們兩個人一道，一定更有趣。」

他們出發了。內丁洛夫的身體，好像一隻野鴨一樣的兩邊擺動，用一種拉古爾洛夫沒有習慣的速度走着路。他的皮短衣完全敞開，發出強烈的向瓜子油的氣味；他的格子布的小帽低低的壓在他的眉邊。拉古爾洛夫好奇的斜眼看着這位被達維多夫昨夜帶着那麼異樣的親切談及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的普通的雀斑面孔。也許是因為張大的，有着小斑點的灰色眼睛的緣故，也許是因為剛毅的突出來的，年青的圓下巴的緣故吧，他的臉上的表情，是異樣的親切，迷人，使人愛慕。

他們到了以前的「餵雞者」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的家裏，他們全家正在吃早飯。老頭子自己正坐在桌子的很遠一端的神像的下面；他的旁邊是他的兒子安金姆，他是四十歲左右的人，大家都叫他做小安金姆和他的父親區別。小安金姆的老婆和他的老寡婦岳母坐在他的右邊，兩個已經長大了的女兒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桌子的兩邊，像粘在牆上的蒼蠅一樣的坐着小孩們。

「你們好，我的老闆們！」內丁洛夫脫了他的油污的帽子，撫平了他的豎立起來的額髮。

「你好，要是你不是開玩笑的話，」老是很樸實，很快活的小安金姆浮着一種差不多覺察不到的微笑回答。

爲了回答這個戲謔的寒暄，拉古爾洛夫本來要揚起他的眉毛，而且要帶着一種傲慢的嚴厲說：「我們沒有時間開玩笑。你爲什麼不把穀物種子拿去？」但是內丁洛夫微笑着，而且好像沒有注意到他們臉上的冷淡的抑制的表情一樣的说道：

「胃口好！」

小安金姆本想不請客人吃飯，只是吝嗇的說句「謝謝你，」或是用下面這種拙笨的戲謔去擺脫他們：「我們在吃飯，但是我們在吃我們自己的飯，請你們瞧着我們吃完吧。」但是他來不及這樣說出來。因那內丁洛夫急劇的繼續說道：

「但是請不要客氣，不要爲着我們起身罷。用不着。要我們坐下來陪你們吃一點點飯，我們倒沒有什麼不可以的。老實說我今天還沒有吃飯。拉古爾洛夫是本地人，當然他自己已塞飽了。但是我們却要到天黑才吃飯，好像『天空的鳥雀』一樣。」

「你不播種也不收割，但是你的肚皮總是吃得飽飽的。」小安金姆笑着。

「我們不管肚皮飽不飽，我們老是快活的。」說着這些話，內丁洛夫，使拉古爾洛夫吃驚不小的，突然脫下他的皮短衣，在餐桌旁邊坐下了。看着這樣一個不客氣的客人，老安金姆咕噥着，但是小安金姆却大笑起來。

「唔，這是道地的丘八方式，」他說。「你的話在我的話以前說出來，你真幸運，我的孩子，你說着『胃口好』的時候，我本來想說，『我們吃的是我們自己的飯，請你們瞧着我們吃完吧。』姑娘們，給他一個湯匙！」

姑娘中間的一個跳了起來，險藏在她的圍巾裏吃吃的笑，走到火爐上面的膳棚那裏去拿湯匙。但是他把湯匙遞給內丁洛夫的時候，她帶着對一個男子應有的尊敬，鞠了一躬，大家都變得很有生氣，很快樂了。小安金姆請拉古爾洛夫也上來同他們吃點東西。但是他辭謝了，在大櫃上坐着。安金姆的白眉毛老婆，含笑的遞給客人一塊麵包，拿湯匙的姑娘又跑到居室裏，拿來一條乾淨的手巾，鋪在內丁洛夫的膝頭上。小安金姆帶着顯然的嘉許，好奇的望着這位比村裏任何青年都要勇敢得多的少年的雀斑面孔，說道：

「你看，同志，我的女兒看上了你。她生平從來沒有拿過一條乾淨的手巾給她父親，而你還沒有在桌子上坐穩就得到了一條。如果你要她的話，我們立刻把她嫁給你。」

姑娘聽着她父親的戲謔，臉漲紅了，用她的手掩着她的臉，從桌上站了起來。但是內丁洛夫對於這種快樂的聚圍氣再添着玩笑的還報道：

「她是不會看上一個雀斑面孔的。我祇有在天黑以後才能够訂婚，在黑闇裏我很漂亮，姑娘們都會歡喜我。」

餐桌上來了一碟糖煮的水菓。一切談話都停止了。口顎的咀嚼聲，和木製的湯匙在菜盆底上搔括的聲音，是可以聽見的。僅有的音響，祇有在一個年幼的小孩子用湯匙在盆子裏面劃着圈圈去搜索糖煮的梨的時候，沉默才被打破了。那時候老安金姆舐乾淨了他的湯匙，用牠在那小犯人的前額上噉咄一擊，訓誡他道：

「不要老揀着最好的吃！」

「這裏真像教堂裏一樣的平靜，」女主人說。

「教堂並不是常常平靜的！」凡尼亞一面大量的吃着蕎麥粥和水菓，一面說。「我想起了復活節以前我們城裏發生的一件事——你們聽了，腰都會笑斷！」

女主人停止收拾餐桌，小安金姆捲着一枝香煙坐在一條長凳上，準備來聽，連老安金姆也一面噙着氣，劃着十字，一面豎起耳朵來聽內丁洛夫的話。拉古爾洛夫開始表露着明顯的不耐煩的模樣。他心裏想：「但是他要到什麼時候才開始談到穀物的事呢？很明顯的我們在這裏很少希望。而且安金姆一家人並不是很快能夠使他們轉變的，他們是格內米雅，其全村最頑固的傢伙。同時你也不能怎樣威嚇他們，小安金姆在紅軍裏服過務，而且完完全全是我們一邊的人。但是他不願意把他的穀物拿出來，因為他太慳吝，太顧戀他的私有財產了。你就是在冬天向他要一點雪，他也不會給你，不管你怎樣的討我知道他。」

同時，內丁洛夫停了一停，於是說道：

「我生長在塔金斯克區，有一次舉行復活祭的時候，信教的人都聚集在教堂裏，人羣擠得大家透不過氣。當然，牧師和執事都在唱着讚美歌，朗讀着聖經，而孩子們都在教堂裏地裏遊戲。村裏有一隻不到兩歲的小牛，這小牛是這樣的愛用角來撞人，你祇要觸牠一下，牠就會像梭魚一樣的跳起來，用牠的角來抵你。這隻小牛平靜的在教堂墓地的外面吃草，但是小孩們一次又一次的挑逗牠，終於惹起牠來追逐他們中間的一個，差一點要追上他了。小孩子跑過墓地，小牛追過墓地，小孩子跑進門口，小牛也追進了門口。人們緊緊的堵塞在門口，但是小牛衝散了他們，向小孩的屁股後面猛力一撞。小孩向前飛去，竄進了一個老太婆的腳下。老太婆倒了，後腦碰在地板上，她叫起來，「救命呀，好人！哦，我遭殃了！」老太婆的丈夫用手杖在小孩的背上重重的敲了一記，罵道：「你會在地獄裏裏燒死，你這小惡魔！」但是小牛怒吼着，用角去撞那老頭子。你可以想見那時候的紛擾了。站在祭壇附近的人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但是他們聽到了門口的喧鬧，他們都停止禱告，一陣利害一陣的激動起來，互相的問着，喧鬧到底底是怎麼一回事。」凡尼亞說得起勁了，他做着手勢把他的驚惶失措的同村人怎樣互相耳語的情形，形容得這麼逼真，使小安金姆忍不住大聲的笑了。「這隻小牛惹起了擾亂，不錯的！」他說。

凡尼亞露出他的雪白的牙齒，微笑着，繼續的說：

「有一個人開玩笑的對他的鄰近的人說：『也許一隻狗跑進了教堂，應當趕牠出去！』他的旁邊站着一個懷孕的女人，她

怕極了，聲音響徹了整個教堂的叫道：「哦，我的親娘！狗會把我們通通咬死！」站在後面的人擠着站在前面的人，燭台擠翻了，於是發出冒煙的燭心的臭味。教堂變成了黑暗。於是自然有人叫嚷起來：「失火了！」於是大家鬧翻了「瘋狗」「火火」「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的末日到了！」「什麼？世界的末日到了？我的太太，快讓我們回家去罷！」他們湧到側門口，他們都緊緊的擠在那裏，一個人也擠不出去。放蠟燭的架子打翻了，許多五哥比的銅錢撒在地上，教堂庶務倒了下來，大聲的叫着「有賊！」女人們像一羣羊一樣的擠到祭壇的前面，但是執事用香爐打着她們的頭，叫道：「呸！你們這些罪人，你們要到哪裏去？你們是污穢的，你們不知道女人是不准到祭壇上來的麼？」村長——他是一個胖子，他的肚皮上面橫着一根錢鍊——他擠到門邊，分開衆人，咆哮的叫道：「讓我出去！讓我出去，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這是我，是村長！」但是當這「世界的末日到了」的時候，他們怎麼可以讓他出去呢？」

在大笑的當中，凡尼亞結束他的故事道：

「我們村裏有一個名叫阿爾希普·邱訶夫的盜馬賊。他每一個禮拜都要盜馬，但是沒有人能够當場捉住他。他正在教堂裏爲他的罪惡祈禱。他們叫着「世界的末日到了！」「我們毀滅了，兄弟們！」的時候，阿爾希普向一個窗子那裏奔去，打破窗，準備從那裏逃走。但是窗是從外面門好了的。所有的人都塞在門邊，阿爾希普在教堂裏走上走下，於是站住了，攤開他的手臂，說道：「哦，我終於被捉住了！我被捉住了，我終於被捉住了！」」

小安金姆，他的老婆和兩個女兒，都笑得眼淚滾下了他們的臉頰，而且都笑得打噎了。老安金姆也沒有發聲的露出了他的沒有牙齒的牙牀。祇有老太婆，因爲耳聾，沒有聽懂故事的一半，沒來由的哭泣起來，而且揩了揩她的紅色的，淚水盈盈的眼睛，含糊的說道：

「那末，他被捉住了麼，可憐的人！聖母娘娘！他們把他怎麼了呢？」

「把誰，老祖母？」

「什麼，不是那位聖者麼？」

「什麼聖者，老祖宗？」

「就是你們剛剛談起的那一位，那一位巡禮的人。」

「但是什麼巡禮的人呀？」

「我不知道。我的耳朵有一點點聾，我的孩子。我沒有完全聽清楚……」

又是一陣大笑。小安金姆一面揩乾了他的眼淚，一面不斷的這樣問了五次。

「他說什麼，你的那賦？」現在我終於被捉到了。」唔，我的小伙，你對我們講了一個怪好笑的笑話！」他拍拍凡尼亞的背，帶着天真的狂喜說。但是內丁洛夫很快的變得很嚴肅了，嘆息道：

「是的，這的確是一個好笑的笑話，但是這幾天發生了許多使我們笑不得的事情。今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件事，使我的心都沉下去了……」

「心都沉下去了？」安金姆問，希望着又是一個笑話。

「是的，因為我讀到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人類被殘酷的拷問，遭受野獸般的虐待的事，我的心都沉下去了。我讀到在羅馬尼亞，有兩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去喚醒農民，告訴他們應當奪取地主的土地，在自己中間實行分配。在羅馬尼亞，農民的生活是很苦的。」

「這是實在的，我知道，因為一九一七年我同我的聯隊在羅馬尼亞前線的時候，親眼看到了。」安金姆證實的說。

「因此，這兩個共產黨員正在宣傳推翻資本主義，在羅馬尼亞建立起蘇維埃制度來。但是野蠻的憲兵捉住了他們，打死了他們一個，開始拷打另外一個。他們挖了他的眼睛，拔了他的頭上所有的頭髮。於是他們燒紅一根細細的鐵棒，把牠插進他的指甲下面去……」

「這些惡魔！」安金姆的老婆嘆着氣，扭着她的兩隻手。「插進他的指甲下面去？」

「插進他的指甲下面去。他們要求他：『把你們支部的其他同志告訴我們，而且不要再做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了。』」我不告訴你們，你們這些吸血鬼，我永遠相信我的主義。」少年堅決的回答。於是憲兵們開始用他們的佩刀割掉他的耳朵，削下他的鼻子。「你說不說？」他們問。「不。」他說。「我可以死在你們的血污的手裏，但是我不說。××主義萬歲！」於是他們吊着他兩

隻手把他吊在天花板上，在他的下面燒起火來……」

「詛咒他們，這是些怎樣的屠戶！這是怎樣可怕的事！」小安金姆憤慨的說。

「他們用火去燒他，但是他僅僅流着含血的眼淚。他不願意告他任何同志的密，僅僅這樣的叫道：『××階級革命萬歲！××主義萬歲！』」

「勇敢的少年，會不告他的同志的密。這是真精神清白的死去，但是不告他的朋友們的密！聖經上說：『爲了你的朋友犧牲你的生命罷。』」老安金姆用拳頭敲着桌子，愆惡內丁洛夫繼續的說。「唔，以後怎樣呢？」

「他們拷打他，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鞠訊他，但是他不說。這樣從早晨一直弄到晚上。他昏了過去，但是憲兵們用水澆醒了他，又開始他們的工作。當他們看到那樣的幹再也問不出他的什麼的時候，他們走去逮捕了他的母親，把她帶進他們的辦公室。『看看我們是怎樣處置你的兒子，』他們對她說。『叫他屈服，要不然我們要殺死他，把他的肉拋給狗吃！』他的母親昏倒了，但是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撲到她的兒子身上，擁抱着他，吻他的染滿了血的手。凡尼亞臉色變得很蒼白，停止了說話，用他的張大的眼睛環視他的聽衆。姑娘們的張開的嘴變烏黑了，她們的眼睛裏留着眼淚。安金姆的老婆在她的圍巾裏清除着鼻涕，一面啜泣一面小聲的說：『可憐的母親看到自己的兒子這樣，怎樣過呵！』小安金姆突然呻吟了一聲，抓住他的煙盒，開始急急的捲一枝香煙。祇有坐在大櫃上的拉古爾洛夫保持着他的外表的平靜，但是在凡尼亞停止說話的時候，他的臉頰開始可怕的痙攣，他的嘴唇扭曲了。

「我的親兒爲了我的緣故，爲了你的母親的緣故，投降了他們，他們這些魔鬼吧，」她對他說。但是他聽到她的聲音，回答道：『不，我的媽，我不願意告我的同志們的密。我願意爲我的理想而死。你最好在我死以前吻一吻我，這樣我會比較容易的死去……』」

凡尼亞用顫動的聲音，說着這位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怎樣被憲兵劊子手們磨折死了，結束着他的故事。於是沉默了一會，終於安金姆的老婆兩頰滾着眼淚的問道：

「他有多大了，這位殉難者？」

「十七歲，」凡尼亞毫不躊躇的回答。立刻把他的格子布的小帽壓着眉毛戴起來。「是的，這位工人階級的英雄死了……我們親愛的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同志。他爲了爭取勞苦大眾的較好的生活死了。幫助他們推翻資本主義，建立一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是我們的任務。爲了這樣，我們一定要建立集體農場，鞏固集體農場的經濟。但是我們中間有些農民，因爲他們還知道得不够清楚，正幫助着憲兵們，妨礙集體農場建設的工作……他們不肯把穀物種子交出來。唔，多謝你們的早餐。現在談到我們到這裏來所要做的事情吧。你們應當立刻把你們的穀物種子交出來，你知道。你們一家，不多不少，應該供給七十七普特。快拿出來吧！」

「唔，我不知道……我們差不多沒有剩下什麼穀物，」小安金姆被這種沒有料到的襲擊弄得驚惶失措了，這樣躊躇的說。但是他的老婆憤怒的看了一看他，打斷他的話道：

「你支支吾吾的幹什麼？去把麥子裝在袋裏拿出來吧。」

「我們沒有七十普特。而且，還沒有篩好，」安金姆無力的反對着。

「拿出來吧，安金姆。我們應當交出來，你爲什麼不肯呢？」老安金姆支持着他的媳婦的意見。

「我們並不倨傲，我們可以幫忙你篩，」凡尼亞毫不費力的說。「你有篩子嗎？」

「有……不過要稍爲修理一下。」

「那糟了！但是我們可以把牠修好。快，老闆。我們的閑談已經花費不少的時間了……」

半個鐘頭以後，小安金姆從集體農場的畜舍裏取來了兩輛牛拉的轎子，而凡尼亞浮着好像雀斑一樣的滿臉的小粒汗珠，正在把那帶着純金一樣的紅色，結實而健全的篩好的小麥，從穀殼倉一袋一袋的拖到穀物倉的台階上去。

「你們爲什麼把你們的小麥藏穀殼倉裏呢？」凡尼亞帶着一個狡猾的眼色，向安金姆的女兒中間的一個，這樣的問。「你們有一個很好很大的穀物倉，而你們却要讓穀物那樣的放着壞掉！」

「這是父親的主意，」她困惑的回答。

普斯格內布洛夫把他的七十七普特小麥運到公共倉庫去，同時瑪加爾和凡尼亞向他們告辭了出來。在他們到第二個農

家的途中，拉古爾洛夫望着凡尼亞的疲憊的面孔，用一種歡喜的興奮的語調問道：

「那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故事，是你捏造的嗎？」

「不，」他茫然的回答。「這是以前什麼時候在『國際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的雜誌上讀到的。」

「但是你說你是今天讀到的哩。」

「那有什麼關係呢？要緊的是有這麼一個事件；這是很可憐的事，拉古爾洛夫同志。」

「是的，但是你……你不是添了些花草，使故事顯得更可憐了一點呢？」拉古爾洛夫固執的問。

「那不是要緊的，」凡尼亞不耐煩的避免談論這問題，他冷得顫慄起來，一面扣好他的皮短衣，一面說道：

「要緊的是應當使人們憎惡劊子手和資本主義制度，同情我們的戰士。要緊的是他們把穀物交了出來，此外一切，都不算什麼。而且，實在我也差不多沒有添說什麼。那糖煮的水菓像蜜一樣的甜。你不肯吃，你真是一個傻瓜，拉古爾洛夫同志。」

第二十六章

三月十號的傍晚，夜霧像一張絨毯一樣的落在格內米雅其。整個的晚上，融雪的水從家家的屋頂上潺潺的流下；從南方，從草原那面的一列小山上，溫和潮濕的風吹來了。迎接春天的最初的夜，蒙着漂流的霧和寂靜的黑絹面幕，被春天的微風吹拂着，籠罩在格內米其的上面。早晨很遲，薔薇色的夜霧吹開了，露出天空和太陽；從南方吹來的含着濕氣的風，有力的衝擊着；帶着轟聲和怒吼，大粒的雪珠凝積起來的雪，開始崩陷了，屋頂都變成了褐色，道路佈滿了黑色的大斑點。到中午，像淚珠一樣晶瑩的小山上面的水，滔滔的流下山峽和山谷，分成無數的奔流流進小溝，草地和菓園，沖洗着櫻桃樹的苦味的根，淹沒了河邊的蘆葦。

三天之內，風可以吹到的小山，都裸露了；山的浸潤了的斜坡上面，閃耀着潮濕的黏土，山上的水，變得混濁了，在那滾滾的起伏不平的水波之上，漂浮着繁多的泡沫的黃色的帽子，沖洗得乾乾淨淨的穀物的根，耕地上面的乾枯的廢物，和那連根拔了出來的叢生的小樹。

在格內米雅其村的附近，河水氾濫着。從河的上流的什麼地方，被太陽融瘦了的淡青色的冰塊，漂流了下來。在河流的每個轉彎處，冰塊被沖得離開了流水的中央，好像落在柔枝編織的魚網裏面的大魚一樣的迴旋，沖撞。有時，水流把牠們衝到陡峭的河岸上，有時，被那流到大河去的小溪帶來的冰塊，會沖進菓園，在羣樹中間漂浮着，擦着樹身，撞折樹苗，傷損着蘋果樹，屈曲着櫻桃樹的繁茂的嫩枝。

村莊外面，解除了雪的束縛的耕地，挑逗的呈顯着黑色。被犁頭翻了轉來的黏性的黑色土層，在太陽的溫暖之下，發散着蒸氣。中午時候，一種深遠的，可愛的寂靜，籠罩着草原。在耕地上面，是太陽，乳白色的霧，最早的雲雀的動人的歌，和用牠們成三角形飛翔的胸脯，貫穿沒有雲彩的天空的深藍的那鶴羣的勾引人心的啼叫。陵墓上面，一種由熱氣所形成的蜃樓，顫動着，漂流着。草葉的尖銳的綠刺，衝開死去了的，去年的莖，掙扎的向太陽伸去。被風吹乾了的冬麥，好像立在脚尖上一樣的豎立着，伸出牠們的葉去接受那燦爛的陽光。但是，草原裏還是看不見多少有生命的東西；土撥鼠還沒有從牠們的冬眠中醒來，田間的野獸，都跑到森林和山峪裏去了；間或一隻田鼠，會愉悅的跑進衰敗的草叢，一對一對的分開的鷓鴣，會飛到牠們的冬天的窠巢去。

到了三月十五號格內米雅其村的穀物種子，全部收齊了。個別的農民把他們的種麥藏在另外一個倉庫裏，這倉庫的鑰匙，保管在集體農場的辦公處。集體農場的農民，把穀物裝滿了六個公共倉庫，穀物的選別工作，日夜不停的進行着，在夜晚點起了三盞燈。在意坡里特·莎利的鐵工場，冶鐵風箱的寬闊的喉管，一天到晚在喘氣，金色穀粒一樣的火花在鐵槌下面四散的飛進，鐵砧和諧的震響着。莎利辛苦的工作，到三月十五號他修好了拿來給他修理的一切犁，耙，犁頭和播種機。十六號的晚上，在集合在學校裏的一大羣集體農場的工作者的前面，達維多夫把他從列寧格勒帶來的那些鐵工用具，獎給了這位鐵匠。作了下面這樣一場演說：

「給我們親愛的冶鐵工人，意坡里特·西多洛維支·莎利，爲了集體農場的一切其他的人都應當模倣的他的真正的突擊的工作，我們，集體農場管理委員會，把這些鐵工用具贈送給他。」

爲了舉行這次隆重的贈禮儀式，達維多夫特別把他的鬍鬚修得乾乾淨淨，穿了一件新近洗過的短上衣，他把那擺在一塊缸缸上面的鐵工用具從桌上拿起來，同時，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把那面孔漲得緋紅的意坡里特推到演台邊去。

「到今天，莎利同志已經百分之百的完成了農具修理的工作。事實如此，公民們他修好了五十四個犁頭，把十二架大小不同的播種機，十四具耙，和其他的機械通通修理得可以應用。事實如此！親愛的同志，把我們的友愛的禮物作為一種獎品收了吧，而且我們希望將來你還是一樣勤勉的工作，這樣，我們集體農場的農具會常常是十全十美的。而你們其他的公民們也要一樣勤勉的在田裏工作。祇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和我們集體農場的名字相稱，要不然，我們會受到全蘇維埃聯邦的恥笑和輕蔑。事實如此！」

達維多夫用三米突長的一塊紅綾包着獎品，把牠遞給了莎利。格內米雅其的居民，還沒有學到用拍手來表示讚許的事，當莎利用他的顫動的手，接着這個紅色的包裹的時候，學校裏起了一陣嘈雜的聲音：

「他應該得獎。他辛苦了。」

「他把沒有用的農具修成了有用的。」

「他得到了這麼多鐵工用具，他的老婆得到了一塊綢子做衣服！」

「意坡里特，怎麼樣，請我們大家喝酒吧，你這黑牛！」

「讓我們來把他舉起來吧！」

「不要發瘋吧！他已經在鐵砧的旁邊擺動得夠了！」

叫聲變成了一片，但是老西奚卡用他那女人一樣的尖銳的聲音突破了大家的騷擾：

「你好像啞吧一樣，站在那裏幹什麼？說話吧！你應當致答辭。他的爹娘都是木頭！」

西奚卡的意見受到許多人支持，於是半嚴肅半開玩笑的叫聲起來了：

「讓沉默的代米德代替他說吧！」

「意坡里特快說吧，不然你要倒了！」

「看啊，他的膝頭真的抖動起來了！」

「他高興得舌頭都吞掉了！」

「這個不像用鐵鏈。」

但是愛好各種各樣的典禮，而且是今天晚上的司儀的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制止了騷擾，鎮定了興奮的會眾。

「稍爲平靜一點，不行嗎？」他叫着。「你們那樣的亂叫幹什麼？叫春嗎？像文明人一樣的拍手吧，不要叫！請肅靜！讓那個人致答辭！」他轉身向着意坡里特，沒有被人看見的用臂彎擋着他，小聲的說：「滿滿的吸一口氣，說話吧，像一個有教養的人一樣，作一篇長長的演說。你是這個慶祝會的主角。按照一切規矩，你得有一篇演說，一篇長長的演說……」

但是，被這麼大大的注意弄得惶惑不安，有生以來沒有作過長長的演說，而且在以前，作爲他的工作的酬報，僅僅接受過伏特加酒的可憐的款待的意坡里特·莎利，完全困住了。獎賞和隆重的授與式的結果，使他失掉了一向的平衡。他緊緊的把包裹抱在懷裏的時候，他的手顫抖着，甚至於連他那在冶鐵工場裏總是那麼穩定，那麼寬寬的擺開的兩條腿子，也都顫抖起來了。他一面緊抱着包裹，一面用衣袖擦去了一滴眼淚，擦着他的面孔，他的面孔擦紅了，於是，嘶啞的說：

「自然，我們需要鐵工用具。我們感謝得很……向管理委員會爲了他們……謝謝，我再說一聲：謝謝。而我，既然是鐵匠，我可以……盡心盡意的永遠做集體農場的工人，像我在現在一樣……自然我的老婆一定會喜歡這綢子……」他的眼睛無力的向這擠滿了人的教堂四處探看，他在尋找他的老婆，暗暗希望她解救他的困難。但是他看不見她，於是嘆了一口氣，結束他那和長長的演說差得太遠了的演說道：「爲着鐵工用具……和綢子……同時，爲着我們的工作，謝謝你，達維多夫同志和集體農場。」

看到莎利的困惑的演說快要完結了，拉茲米推洛夫拚命的對這位流着汗的鐵工，做着手勢，但是沒有效力。莎利沒有注意到這些，於是，鞠了鞠躬，他離開了講演台，用伸開的兩個手臂抱着包裹，好像抱着一個睡了嬰孩一樣。

拉古爾洛夫急急的脫了帽子，揮着手。兩個吉卜西二絃琴和一個懷娥玲組織成功的音樂隊，奏着「國際歌。」

突擊隊的隊長們，多布佐夫，羅比西金和烏莎可夫，每天騎着馬到草原裏去檢看處女地和耕地是不是可以耕作和播種了。春天在風的乾燥的呼吸裏來到了草原。天氣轉晴了，第一突擊隊準備耕作那分配給他們耕種的灰色的沙地。

宣傳隊的隊員調到華意斯科華意村和總隊會合去了，但是依了拉古爾洛夫的請求，凡尼亞·內丁洛夫在播種期間還是留在格內米雅其。

沙利得了獎賞的第二天，拉古爾洛夫和他的老婆羅加里亞離開了她走去和那住在村外的她的蟻母同居，有兩天沒有在人的面前露面。後來，她在集體農場辦公處的附近偶然碰到了達維多夫，她叫住他。

「我現在怎樣過活呢，達維多夫同志，請你替我出主意，」她要求着。

「這問題，發問比回答容易，但是我們正在想着組織一個託兒所，來幫幫忙罷。」

「不，謝謝你！我自己沒有小孩子，在我這樣的年紀，要我去撫育人家的孩子麼？那真是一個好主意！」

「唔，去到一個突擊隊裏工作罷。」

「我不是一個做工的女人，我做田裏的工作的時候，我的頭要暈。」

「唔，你不是很嬌嫩麼？那麼你可以隨你自己的便去幹什麼，但是你不會有什麼東西吃。在我們這裏是：「不工作的人就沒有東西吃。」」

羅加里亞嘆了嘆氣，於是，把他的鞋子的尖頭掘進了潮濕的沙土，垂着她的頭。

「我的朋友鐵摩菲從北方哥托拉斯城寫了一封信給我，他對我說，他馬上就要回來。」她告訴他。

「唔，由他去說罷！」達維多夫微笑着。「但要是他回來，我們要把送到更遠的地方去。」

「那末，不能赦免他嗎？」

「不要想吧。而且不要偷懶。你得工作。事實如此！」達維多夫嚴厲的回答以後，要走了。但是羅加里亞微帶羞怯的，叫轉了他，聲音裏面帶着一種歡笑和挑戰的調子，她慢慢的問道：

「但是你也許可以替我找到一個隨便什麼的丈夫吧？」

達維多夫舉着憤憤的，回答道：

「這樣的事，我不內行再見！」

「等！等！還有一個問題。」

「唔？」

「你要我做你的老婆嗎？」她的聲音裏含着一種露骨的挑戰和嬉戲的調子。

這回輪到達維多夫感覺着羞怯了。他一直紅到了頭髮根。他的嘴唇靜靜的動着。

「你看看我，達維多夫同志！」她帶着一種佻裝的柔順繼續的說。「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很會戀愛。看一看我吧！我的眼睛很好看，我的眉毛，我的腿子，至於別的一切……」她用她的指尖，微微提起她的綠色的毛的織裙邊，於是，兩手撐在腰上，在驚惶失措的達維多夫的面前旋轉着身體。「我難看嗎？照直說，你怎樣想……」

達維多夫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姿勢，把他的帽子推到腦後。

「你是一個漂亮的姑娘，」他說，「那是沒有別的話說的。你腿子很美麗，祇是……祇是你沒有用着牠們向你應當去的地方走。這是事實！」

「我要向我願意去的地方走。那末我不能對你有什麼希望嗎？」

「你最好不！」

「不要以為我在想你，或者是要和你勾搭。我不過是可憐你。我想着：「一個年紀輕輕的人，沒有結婚，一個獨身漢，和女人沒有關係。」我很可憐你，你那樣的看我，你的眼睛裏面充滿了饑餓的神色。」

「你……你是一個女妖精……唔，再見！我沒有工夫和你胡鬧。」於是他戲謔的加着說：「等到我們播種完了以後，你再來進攻這個老水兵罷，不過，你首先要得到瑪加爾的許可。事實如此！」

羅加里亞大笑着，當他走開的時候她對她叫道：

「瑪加爾老是用世界革命的盾牌來擋我，而你却躲在播種的盾牌後面！但是不要再提這事了吧！我不需要像你們這樣的人。我需要熱烈的愛情，而你們有什麼呢？爲了工作，你們的血發了黴，你們的心在可憐的軀殼裏凍硬了。」

嘴唇上浮着一種迷惑的微笑，達維多夫走進了辦公處。最初，他想着：「我們總得替她找一點工作，要不然，這女人會走到邪

路上去。在工作日，她那樣的修飾着，而且談些那樣的話……！但是以後，他在心裏擺脫着她：「哦，由她去罷！她不是一个小孩子，她應該懂得。我是一個什麼人呢，一個做做慈善事業的資產階級太太嗎？我分配了她的工作，她不要，那末隨她去吧。」

他簡單的問拉古爾洛夫：

「和你老婆離開了嗎？」

「請不要來盤問吧！」瑪加爾喃喃的說，帶着不必要的注意，注視着他的長長的指頭的指甲。

「但是我不過……」

「唔，我也不過……」

「哦，見你的鬼！我現在連問也問不得了。事實如此！」

「現在是第一突擊隊開始工作的時候了，而他們却在找着拖延時日的口實。」

「你應當把羅加里亞引到正路上來。她現在到處漂蕩着，她會走到邪路上去。」

「我是她的牧師，或是什麼嗎？不要談起這件事了吧。我說第一突擊隊明天應該出發工作了……」

「是明天應該出發工作了。但是你以為事情是這樣簡單嗎？你們離開了，就這樣了結了麼？你為什麼不按照共產黨的路線去教育這女人？你常常惹起不幸的事。事實如此！」

「明天我自己要和第一突擊隊到田裏去。你為什麼老像粟子殼一樣的釘着我？『教育，教育！』我自己也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我怎樣可以教育她呢？唔，我們離開了，你再要怎樣呢？你好像一個疔瘡一樣腐蝕着。我有了班尼克的麻煩，我詛咒他！我已經够受了，而你又拿我以前的老婆的事來責備我！」

達維多夫正要回答他，但是院子裏傳來了一聲汽車喇叭。車體搖擺着，車輪飛濺着污水池裏的融雪的水，區執行委員會的福特汽車開來了。區監察委員會主席，山莫欣推開車門，走了出來。

「他是爲着我的事情來的，」拉古爾洛夫蹙着眉毛，憤怒的望着達維多夫。「注意，不要把這女人的事講給他聽，不然的話，你就是等於把我送進修道院。」山莫欣的爲人，你知不知道？他會說：『做什麼和你老婆離開，什麼理由？』一個共產黨員脫離了他

的老婆，就好像一把尖刀刺着他一樣。他是一個牧師，簡直不是工人和農民的監察委員！我受不了他的氣，這個豬頭三哦，班尼克那傢伙……我可以殺死那毒虫，而……」

緊緊的挾着他的帆布文件包，山莫欣走進了屋子，於是，沒有寒暄一聲，就半開玩笑的說道：

「唔，拉古爾洛夫，你現在幹了一件好事，是嗎？我是爲了你急急的趕來的。這位同志是誰？達維多夫，是嗎？早安。」他和拉古爾洛夫，達維多夫都握了手，在桌旁坐了下來。「請離開我們半點鐘光景，達維多夫同志；我要和這個怪傢伙談一談。」他一面說，一面向拉古爾洛夫那一方面做了一個手勢。

「好，你們談吧。」達維多夫說。當他站了起來的時候，使他很驚訝，他聽到剛剛要求他不要提起他和老婆分離的事件的拉古爾洛夫，顯然抱着總歸是一樣要受責罰的決心，坦率的說道：

「我打了一個反革命，那是實實在在的。現在還有一件事情，山莫欣……」

「唔，還有什麼事？」

「我把我的老婆趕走了。」

「你說什麼？」高額的，消瘦的山莫欣，用一種驚訝的聲調，慢慢的說。於是他可怕的噴着鼻子，在他的文件包裹搜索着，使得公文沙沙的響，沒有再說話。

第二十七章

一個深夜，雅可夫·洛濟支在睡夢中聽到了人的脚步声，有什麼人走到了大門口。但是他不能夠醒轉來。當他竭力擺脫睡覺的時候，他很清楚的聽到了圍牆上面的一塊木板，在一個人的身體的重量之下軋拉的響，而且還有一種金屬的聲音。他急急的跑到窗邊，臉貼在窗的玻璃板上，向外面看。在黎明之前的深藍色的陰闇裏，他看到一個很大很重的什麼人跳過了圍牆，他聽到了跳落到地的沉重的聲音。看着在夜裏閃耀着白光的皮帽，他猜到這是波羅夫則夫。他披上他的短衣，穿了他那放在火爐上

面的靴靴走了出來。波羅夫則夫把他的車牽進了耳門，而且已經把大門門好了。雅可夫·洛濟支從他的手裏接過了馬韁。馬連肩骨都濕透了，牠的身體擺搖着，從肚皮的深處喘着氣。波羅夫則夫沒有還答雅可夫夫的問候，用一種嘶啞的小聲問道：

「他……廖切夫斯基還在這裏嗎？」

「他睡了。他給了我們很多麻煩。他一天到晚祇喝伏特加酒……」

「詛咒他這豬獠！我害怕，我的馬跑得過度了。」

波羅夫則夫說話帶着一種不能聽清的低聲。雅可夫·洛濟支感覺到他的聲調裏面，含着過度的緊張，巨大的不安和疲倦。在小房間裏，波羅夫則夫脫掉了他的長靴，從鞍囊裏取出一條青色的，有條紋的哥薩克褲子，穿上了，於是把剛剛穿着一條直襪到了高高的，在後面縫合的皮帶邊上的褲子掛在火爐上面去烘乾。雅可夫·洛濟支站在門邊，注視着他的上司的不慌不忙的動作。隊長在火爐後面的睡榻上坐了下來。兩臂抱着膝頭，溫暖着他的赤腳的脚底。他微微的睡了一會。顯然他非常想睡，但是他竭力睜開他的眼睛，望着那醉了酒，正濃睡着的廖切夫斯基問道：

「他喝酒喝得很長久了麼？」

「他來的時候，就喝起的。他喝得太多了。這使我在別的人們的面前很為難，因為我每天要去買伏特加酒。他們會懷疑起來。」

「這個豬獠！」波羅夫則夫在他那咬緊的牙齒縫裏吁出一聲可怕的輕蔑的音調。他又坐在那裏睡着了，點着他的巨大的，斑白的頭。但是幾分鐘朦朧的微睡以後，他震顫着，讓他的腿子從睡榻上垂了下來，睜開了他的眼睛。

「我有三天沒有睡……河裏漲水了。我得游過你們格內米雅其的河。」

「你躺下休息休息吧，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

「我會的。給我一點煙吧。我的浸濕了。」

貪饑的吸了兩口煙以後，波羅夫則夫恢復了一點元氣。睡意從他眼睛裏面消逝了，他的聲音也大了一點。

「唔，這裏的情形怎麼樣？」他問。

雅可夫·洛濟支簡要的報告了這邊的形勢，於是反問道：

「你的結果怎樣呢？現在快了嗎？」

「或者是祇要再過幾天，或者是……完全完結了。明天晚上你和我一道到華意斯科華意去。我們要在那裏起事。那裏離開區鎮比較的近，宣傳隊現在正在那裏，我們就拿他們來着手。這次旅行我非要你不可。那裏的哥薩克知道你。你的話對他們很有效力。」波羅夫則夫沈默了，同時用他的大手掌長長的，輕柔的撫着那跳到了他的膝頭上面的黑貓。於是他又小聲的說，在他的聲音裏，有一種不平常的溫暖與柔和：

「小猫，小猫，你這小小的小傢伙！你看你多麼黑！我愛貓，洛濟支。馬和貓是最清潔的動物。我家裏有一隻西伯利亞貓，是一隻很大的，絨毛蓬鬆的傢伙。牠常常伴着我睡……牠的顏色是……」波羅夫則夫沈思的細眯着他的眼睛，微笑着，輕輕的移動他的手指。「作煙霧一樣的灰色，帶白斑點。是一隻奇異的貓。但是你不愛貓麼，洛濟支？我不愛狗。我恨狗。你知道，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想大概是八歲光景吧，我們有一隻很小的，小狗，有一天我和牠玩，我一定是傷害了他。他咬住我的手指，直咬出血來了。我發了脾氣，拿了一根棒子去打他，他逃，我追去打……我打得很痛快！他逃到了穀物倉下面，我也追到那裏。他鑽進了門廊下面，但是我趕了他出來，繼續的打。我打得他這樣利害，使他滿身被他的尿濕透了，他再不叫了，祇是喘着氣，嗚咽着。於是，我提起他來。」波羅夫則夫僅僅在一個嘴唇角上，微帶歉仄的，羞愧的浮着微笑。「我提起他來，是這樣可憐他的哭泣着，使我的心臟都差不多破裂了。我忍不住戰慄。我的母親跑了出來，但是我倒在地下，躺在馬車間附近小狗的旁邊，我的腿子亂踢。自從那次以後，我就看不慣狗。但是我非常歡喜貓。還有小孩子。小東西，我非常愛他們，我愛他們差不多愛到心裏痛。我看得不得小孩子的眼淚，看要使我的胸底都要翻轉來。但是你愛不愛貓，老頭兒？」

雅可夫·洛濟支聽到他的上司這種不平常的談話，這種單純的，人類的感情的表露，他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因為他知道，就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已經是以對待他部下的哥薩克的殘酷馳名的強情的中年將校。波羅夫則夫默不作聲，他的面孔變成嚴厲了，用一種冷淡的，事務式的調子，他問道：

「這裏最近有郵差來嗎？」

「到處漲水，所有的山谷都漲了水，路被淹沒了。我們已經有十天沒有郵差來了。」

「村裏還沒有關於斯達林的論文的消息嗎？」

「什麼論文？」

「他有一篇關於集體農場的論文，登在報上。」

「不，我們還沒有聽到這個。我們還沒有收到這報紙。但是論文上講些什麼，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

「哦，沒有什麼……那對於你沒有什麼味道。唔，去睡一睡罷。三點鐘以後，給馬喝一點水。明天晚上弄兩匹集體農場的馬，天一黑，我們就騎馬到華意斯科華意去。路不十分遠。」

第二天早晨，波羅夫則夫和醒了酒的廖切夫斯基談了很久。談過話以後，廖切夫斯基走進了廚房，臉上現着蒼白和憤怒的顏色。

「你也許要喝一杯酒吧？」雅可夫·洛濟支先發制人的問。但是廖切夫斯基望着他的頭上的什麼地方，強調的回答道：

「我現在不要什麼。」他回到他的房間裏去了。

那天晚上，被雅可夫·洛濟支說服加入了「頓區解放大同盟」的哥薩克之一，伊凡·巴塔西溪可夫在集體農場的馬廄值夜。但是雅可夫·洛濟支就是對這個人，也沒有說起他爲了什麼事情要到什麼地方去。「我爲了我們的事情要有一次短短的旅行。」他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伊凡的問話。伊凡毫不躊躇的解了兩匹最好的馬。洛濟支牽着牠們走到打穀場後面，繫在河邊的樹林中間，於是走去叫波羅夫則夫。當他走近隊長房間的門口時，他聽到廖切夫斯基叫道：「但是那會使得我們不免要失敗的，你看不到嗎？」波羅夫則夫用他那深沈的低音嚴峻的回答了他的這問話，被一種不吉的豫感重壓着，雅可夫·洛濟支輕輕的敲了敲門。

波羅夫則夫帶了他自己的馬鞍。他們走到馬那裏，立刻出發了。他們走出村莊以後，涉過了那條小河。在途中，波羅夫則夫一直沉默着，他禁止吸煙，而且主張不在路上走，而在離開路邊二十碼左右的地方走着。

華意斯科華意的人在等待他們。在雅可夫認識的一個哥薩克的廚房裏，約莫有二十個村民集合着。大都是老年人。波羅夫

則夫和他們一一握了手，於是和他們中間的一個走到窗邊，低聲的談了五分鐘左右的話。其他的人最初默默的望着波羅夫則夫，後來又望着雅可夫·洛濟支。而坐在門邊的雅可夫，在這些陌生的或者祇是略略相識的哥薩克當中，感覺着迷惑和不安。

窗子用製義的粗布，從裏面毫無間隙的遮掩了，窗板都緊緊的關着，屋主人的女婿站在院子裏望風。但是，雖然有這一切警戒，波羅夫則夫還是小聲的說着話。

「唔，哥薩克們，」他說，「時候到了。我們做奴隸的日子，快要終結，是行動的時候了。我們的戰鬥組織已經準備好。後天晚上我們就要行動起來。騎兵的半個中隊要開進華意斯科華意。聽到第一聲鎗響的時候，你們就要跑到宣傳隊員的住處，把他們通通抓了。不要讓他們中間的一個活的逃走了！我叫馬林少尉指揮你們這一隊人。起事以前，我勸你們在帽子上面縫一條白色的帶子，這樣，不致於在黑闇裏和敵人分辨不出。每一個人都要準備他的馬，和他所有的武器，劍，來福槍和獵槍和三天的糧食。你們處置了宣傳員和你們這地方的共產黨以後，你們的隊伍就要和那派來援助你們的半個騎兵中隊聯合；到那時，指揮權要交給中隊司令。在他的命令之下，你們要開到他領導你們去的地方去。」

波羅夫則夫深深的嘆息着，把他的左手的指頭從他的襯衣的腰帶間抽出來，用手背揩去他額上的汗，用大一點的聲音繼續說道：

「我從格內米雅其帶了一個你們大家知道的哥薩克來，他就是我的聯隊裏的舊同伴，雅可夫·洛濟支。他要對諸位證明，格內米雅其大部分的哥薩克都準備在解除頓區的共產黨的壓制的偉大任務中，和我們一同行動。說話吧，阿斯托洛夫羅夫！」

波羅夫則夫的有重量的視線使雅可夫·洛濟支，從他坐着的長櫈上站起來。他很快的站起來，感到他的身體裏面有一種不平常的重量，他的乾燥的喉嚨裏面有一種火一樣的燒灼。但是他沒有說話的機會，因為他被一個樣子像是在場的人們中，年紀最大的哥薩克阻截了，這老人是本地教會評議員，大戰以前，他是華意斯科華意教堂日校的常任主事。他和洛濟支一道站起來，使他沒有說一句話的機會。

「但是你聽到了嗎，大人隊長，」他問「……你來以前，我們大家商量過……我們接到了一張很有趣味的報紙……」

「什麼？你說什麼，老伯伯？」波羅夫則夫用一種嘶啞的調子慢慢的問。

「我說，從莫斯科來了一張報紙，上面登了全黨的主席的一封信……」

「總書記」聚集在火爐旁邊的人們中間的一個糾正他的話。

「唔，那麼，全黨的總書記，斯達林同志，報紙在這裏，是這一個月四號的報。」老頭兒用他的年老的次中音，不慌不忙的回答。從他的短衣的裏面口袋裏，他拖出一張小小的折成四疊的報紙。「在你到來以前不久，我們對大家大聲的讀了一遍，而……這張報紙要使得我們和你分手了。顯然現在我們農民有了另外一條生活的路。我們昨天聽見人說到這張報紙，今天早晨，我騎着我的馬，沒有顧及我的年紀，我跑到區鎮去。我要騎着馬游過一個漲了水的山峪；我走着的時候，我的眼睛裏含着眼淚，但是我過去了。我懇求一個我所認識的人，爲了基督的愛，把這張報紙讓給我；我從他手裏把牠買了，付了錢。我付了十五個盧布，後來，我看那上面所標的價目卻是五個科比克。但是他們大家正在替我募集這筆錢，每家攤派十個科比克，我們是這樣決定的。但是這張報紙的確可以值得這些錢，我想甚至於還要值多一點……」

「你在說些什麼，老伯伯？你從頓區外面，從外國，給我們帶了一些什麼珍聞來？你老糊塗了嗎？誰給了你代表在座的一切的人說話的權利？」波羅夫則夫在他的聲音裏面帶着一種憤怒的顫動說。

一個矮胖的哥薩克起來說話。看他的外貌，大約有四十歲光景，生一副剪短了的金色鬍鬚和一個扁平的鼻子。他從那沿牆站着的人羣裏走了出來，挑戰的憤怒的說道：

「你不要對我們的老人家亂叫，舊軍官同志，你在以前已經對他們叫嚷够了。你對我們耀武揚威已經够了，現在你得客客氣氣的說話。在蘇維埃政府下面，我們已經受不了這種對待，你懂嗎？我們的老人家說的話是實實在在的，我們大家商量過，因爲看到了真理，報上的這篇論文，我們決定不暴動了。現在你的路和我們的路完全分開了。我們村裏的當局，過去都很蠢笨；他們把我們中間有些人趕進集體農場，他們很不公平的把許多中農當作富農看待，而且我們的政府不懂得那祇能够嚇嚇姑娘們，但是不能夠對大家都是那樣。我們的蘇維埃的主席這樣的箝制我們，在會場上不許我說一句反對他的話。他們把肚帶拉得這樣的緊，使我們連氣都透不過來；但是一個很懂得駕駛馬匹的人走過沙地或是難走的路的時候，他會鬆了馬的肚帶，竭力使她感到比較的舒服。唔，我們曾經這樣的想，自然那命令是由中央當局發下來，來榨取我們的脂肪的，我們以爲這種宣傳是共產黨中

央委員會發動的，我們說過，沒有風，風車是轉不動的。因此，你知道，這就是我們決定暴動，決定加入你的同盟的道理。但是現在，事實是這樣，斯達林要把強迫人民加入集體農場，不問什麼理由，封閉教堂的各地共產黨，通通撤銷工作。農民好像要比較容易過活了，他們鬆了他的肚帶。要是你願意，你可以加入集體農場，但要是你願意，你還是可以做一個個別的農民。因此，我們決定和你分手。請你把我們糊裏糊塗簽了字，交給了你的那張文書還給我們，你到你願意去的地方去吧。我們一點都不危害你。因為我們也有錯……」

波羅夫則夫走到窗邊，背靠着窗柱，臉變得這樣的蒼白，誰都看得見。但是他的聲音裏帶着堅定和冷淡的調子，他把大家通通看了一眼，這樣問着：

「這算什麼，哥薩克叛變嗎？」

「隨便你怎樣叫吧。」另外一個老人回答。「隨便你怎樣叫，但是現在你和我們不同路了。主人既然親自出來保護我們，我們爲什麼要投靠旁人去呢？他們毫無理由的褫奪了我的選舉權，而且要把我驅逐出境。但是我有一個兒子在紅軍裏，因此我可以恢復我的選舉權。我們并不反對蘇維埃政府，祇反對我們自己村裏亂七八糟的事。但是你却慫恿我們反對政府，那不行的！把我們的文書給我們吧，我們好意的要求你……」

另外一個中年的哥薩克起來說話，他用他的左手慢慢的撫着他的鬚曲的小鬚鬚。

「我們錯了，波羅夫則夫同志……上帝知道，我們錯了。我們不該和你聯合。但是試探一下也沒有什麼害處，現在我們可以毫不動搖的走着。上一次我們聽着你答應了我們許多金山。我們奇怪：你也許答應得太多了。一點吧！你說，要是暴動起來了，我們的同盟國立刻會送軍火和一切軍需品來。我們祇要槍殺共產黨就行了。但是後來我們想了一想，我們會走到什麼地方去呢？不錯，他們會送軍火來，那是够便宜的；但是他們自己會到我們國土裏面來嗎？而且就是他們來了，我們以後再也擺不脫他們。我們還得用槍去把他們趕出俄羅斯的領土。共產黨是我們自己人，他們是像我們一樣的俄羅斯人。但是那些別的人呢，鬼知道他們說一口什麼話。他們的架子都很大，就是在冬天你向他們討點雪，他們也不會給你。不管你是怎樣的要求你，一旦落到他們手裏，就不要再希望任何仁慈。一九二〇年我在外國，我在加利波利吃了法蘭西麵包，我那時從來沒有希望，我能够再回老家。他們的

麵包是很苦的，我看了許多國家的國民，我要說，沒有比俄國人再好，再仁慈的國民了。我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的許多海港做工，英國人、法國人我都看够了。那些衣服燙得整整齊齊的畜生，從你的身邊走過，因為你鬍鬚也沒有刮，好像污泥一樣的惡濁，而且身上有臭味，他會做鬼臉；他看着你，好像他要把你殺死一樣。他好像軍官的小馬，從頭到尾洗過，擦過，他就拿來驕傲，看不起你。在酒店裏，他們的水手要戲弄我們，要是我們還他們一兩句嘴的話，他們就要用拳頭打起來。但是我們頓和古班的哥薩克在外國稍為習慣了一點，開始給他們曉得一點利害。」哥薩克微笑着，他的牙齒像青色的刀口一樣在他的鬍鬚裏面閃爍着。「我們中間有一個人，給了一個英國人一頓俄國式的痛打，他倒在地上，兩手抱着頭，喘着氣。在俄國人的拳頭下面，他們太嫩了，他們雖然吃得好，他們可沒有力。我們嘗過這些同盟國的味道！無論如何，我們要和我們自己的政府要好起來，我們不想把家說外揚。請把我們的文書還給我們吧。」

「他會馬上從窗口跳出去，而我會好像一條留在淺水裏面的魚一樣。」雅可夫·洛濟支心裏想。「我糟透了！哦，我的娘，你是在一個不吉的時辰生下我來的。我和一個魔鬼聯合了，不潔的精靈迷了我。」他坐在長櫂上，傷促不安，眼睛老看着波羅夫則夫。但是隊長鎮靜的站在窗邊，他的臉頰不再蒼白，却帶着憤怒和決斷，漲成了深紅色。兩條青筋浮在他的前額上；兩手緊緊的捏着窗檻。

「唔，哥薩克，隨你們的便吧！要是你們不願意和我們一道走的話，我們不會懇求你們，我們不會跪下來請求你們。那證書，我不退還。我沒有帶在身邊，都放在總部。但是你們用不着害怕，我不會到政治警察局去告你們的密……」

「那是對的，」一個老頭子同意的說。

「而且你們要怕的，並不是政治警察局。」在這以前是慢慢的，低聲的說着話的波羅夫則夫，突然開始儘量大聲的叫道。「你們要怕的，是我們！我們要把你們當做叛徒鎗殺。唔，滾開！站在旁邊，滾到牆邊去！」他拔出他的手槍，拿在伸了出來的手裏，向門邊走去。

哥薩克急急的讓路給他，同時，雅可夫·洛濟支走在波羅夫則夫的前面，用他的肩膀突開了門，好像一塊從石弩上放射出來的石頭一樣的奔到了門口。

在黑闇中，他們解了馬，急急的馳去了。屋子裏面透出一陣激動的聲音。但是沒有人走出來，沒有一個哥薩克想去阻留他們。他們跑回了格內米雅其村，雅可夫·洛濟支把那發散着熱氣的馬牽回了集體農場的馬廄。波羅夫則夫走進屋子的時候，他沒有脫掉他的羊皮短衣和毛皮帽，却立刻吩咐廖切夫斯基準備動身，讀了他不在的時候騎馬的差人送來的一封信，把牠投在火裏燒了，開始把他的東西檢進他的鞍囊裏。

雅可夫·洛濟支從馬廄回來的時候，波羅夫則夫把他叫進他的房間。他看見隊長坐在桌邊，眼睛閃爍着，廖切夫斯基在擦着一枝手鎗，用迅速的正確的動作在把塗了油的機件配合起來。聽到門的軋拉的響聲，波羅夫則夫移開了他的額上的手，轉身向着洛濟支，雅可夫看到眼淚從隊長的深深陷落的，帶着血絲的眼睛裏滾了下來，在他的寬闊的鼻梁上面閃爍着光輝。

「因為這一次……我們失敗了，我在哭，」波羅夫則夫高聲的說。他急劇的脫下他的白色的羊毛帽，拿牠來揩乾了他的眼睛。「頓區真正的哥薩克不多了，豬獠、叛徒和惡棍却很多。我們馬上要離開這裏了，洛濟支，但是我們還要回來的。我剛剛接了這封信……在拖濱斯科和我自己那一區的哥薩克也都不肯暴動了。斯達林用他的論文籠絡了他們。現在，我真想把這個人，我真想……」波羅夫則夫的喉管裏有一種咯咯的聲音，筋肉在他的頰骨下面痠癢着，他的強壯的手的指頭屈曲着，緊緊的握在他的手掌裏，指關節通通突出來。他深深的，嘶啞的嘆息着，慢慢的張開他的手指，嘴唇的一角浮着微笑。「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呵！廢料！被上帝詛咒的蠢漢！他們不知道這篇論文是一個可恥的詭計，一種欺人的手段。他們好像小孩子一樣的相信牠，詛咒他們！他們是人類的廢料，爲了大的政治策略的緣故這些蠢漢，被他們當做上了鈎的魚一樣的搬弄，肚帶鬆了一點，這樣使他們不至於窒死，而他們都老老實實的相信了。唔，好！他們會懂得，而且會懊悔的。但是到那時已經太遲了。我們走了，雅可夫·洛濟支。願基督拯救你，爲了你的款待，爲了你所做的一切。這是我給你的命令：不要退出集體農場，在裏面儘你可能的危害牠把我的堅決的話告訴那些加入了我們的「同盟」的人。我們暫時退却，但是我們決不是粉碎了。我們還要再來，而那些離開我們，出賣我們和我們的事業……出賣我們從國際的猶太人的政府之下，拯救祖國和頓區的偉大事業的人們會有禍的，爲了償付他們的罪，他們要死在哥薩克人的刀下，告訴他們！」

「我會告訴他們的。」雅可夫·洛濟支小聲的說。

波羅夫則夫的話和眼淚，深深的感動了洛濟支，但是他的心裏又非常歡喜，因為他擺脫了他的危險的客人，以後，一切都完結了，再不要拿他的性命財產去冒危險了。

「我會告訴他們的，」他重覆的說，大着胆子的問道：

「但是你到哪裏去，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

「你爲什麼要知道？」波羅夫則夫謹慎的問。

「也許需要，也許有什麼人來找你。」

波羅夫則夫搖搖他的頭，站了起來。

「不，」他說。「我不能告訴你。但是三個禮拜以後，你可以再看見我。再見罷。」他向洛濟支伸出他的冰冷的手。

他親自把馬鞍放在馬上，叮嚀的撫平鞍衣上面的皺紋，拉緊肚帶。廖切夫斯基一直走到院子裏才向洛濟支告別，於是把兩張鈔票放在他的手裏。

「你走路去嗎？」雅可夫問他。

「我祇是走出你的院子，我的自備汽車停在街上等我，」並不懊喪的中尉這樣開着玩笑，等到波羅夫則夫坐上了馬鞍，他抓着燈草。「唔，去罷，王子，衝到敵人的營裏去，我徒步跟着你。」他說。

雅可夫·洛濟支看着他們走出了院子，於是帶着一種非常安心的感覺，他門好了門，在自己的身上劃着十字。他急急的從口袋裏掏出廖切夫斯基給他的鈔票來，他在天亮以前的薄闇裏，很費力的去辨別牠的數值，用指頭摸索牠，看牠是不是僞幣。

第二十八章

三月二十號的早晨，郵差把那被春水阻隔了的，登載着斯達林的論文，「成功的眩惑」的報紙，送到了格內米雅其村。三月四號的三份鐵錘，傳遍了村裏的一切人家，到晚上，這報紙變成了潮濕，油污，破碎的紙片。格內米雅其有生以來，從來沒有一張報

紙，號召了這麼多的讀者和聽衆，聚在自己的週圍，像在那天一樣。在家裏，在街角，在畜舍的後面，在穀物倉的入口，人們一羣羣的聚集着。一個人朗誦，其他的人聽，生怕聽落一個字，盡一切可能的保持着肅靜。論文在到處引起巨大的論爭。每一個人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解釋牠，大抵是依照他自己的願望。差不多在每一個地方，要是拉古爾洛夫和達維多夫露面了不知道爲什麼，這報紙會急速的從一個人的手裏傳到另外一個人的手裏，像一隻白鳥一樣的掠過人羣，一直到消逝在什麼人的寬大的口袋裏去的時候。

「唔，現在集體農場要像破爛的衣服一樣在縫線上破裂了，」狂喜的班尼克最先大聲的發表他的意見。

「廢物會沖掉，但是比較重一點的東西都會留着，」頓姆卡·烏莎可夫回答他。

「你當心將來的情形不要恰恰是你說的反面哩，」班尼克懷恨的說，於是跑到另外一個地方，找着比較可靠的哥薩克，對他小聲的說：「趁他們宣佈農奴的自由的時候，鬧起來，脫離集體農場吧！」

「中農動搖了他！一隻腳站在集體農場，但是提起另外一隻，拚命想怎樣可以從集體農場逃回自己的農場，」帕維爾·羅比西金對阿卡提說。他指着一羣站在那裏興奮的談着話的，參加了集體農場的哥薩克中農。

對於這件事情沒有十分理解的女人們，用她們女性的方式在忙着猜想和推量。謠言佈滿了全村：

「集體農場解散了！」

「莫斯科來了命令，牛要發還！」

「富農要回來參加集體農場了。」

「褫奪了選舉權的人要復權了。」

「拖濱斯科的教堂啟封了，放在裏面的穀物種子，分給了集體農場的農民作食穀。」

巨大的事件迫近了。每個人都這樣的感覺着。晚上，在黨的支部的祕密會議上，達維多夫帶着顯著的焦慮說道：

「斯達林同志的論文無疑的是非常應時的。譬如，牠打了瑪加爾一記，不是打在兩眼的中間，而是恰恰打在眼睛上。瑪加爾的腦子早帶着成功的眩惑，而我們的腦子，也一樣有一點暈眩了。那麼，同志們，我們應當糾正我們的政策的哪幾點，請提議罷。我

們已經把家禽發還了，我們及時看清了這種必要。但是羊和牛怎麼辦呢？我們把牠們怎麼辦，我問你們對於這事情，如果我們不政治的行動，我們會使得……我們會使得一種警告很快的傳佈：『能够救自己的快救自己吧！』『逃出集體農場吧！』事實如此，他們會帶了一切家畜逃走，而我們會祇剩下一個破爛的秣槽，那是一定的！

最後到會的拉古爾洛夫站了起來，用他那淚水盈盈的，充滿了血絲的眼睛，頑強的望着達維多夫。當他開始說話的時候，達維多夫從他那裏，聞到了伏特加的刺鼻的臭味。

「那麼你說那篇論文打着了我的眼睛麼？」他問。「但是你錯了；牠不是打在我的眼睛上，而是刺着了我的心，把我的心刺穿了，我的腦子的暈眩，不是在建立集體農場的時候，却正是在現在，在讀了他的這篇論文以後……」

「喝了一瓶伏特加酒，凡尼亞·內丁洛夫低聲的插着說。

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同情的曇着眼睛，達維多夫的頭垂在桌上。但是瑪加爾張大他的鼻孔，蒙着一層薄膜的眼睛閃爍着憤怒，他叫道：

「你要教育我，給我教訓，你還太年青了！我爲着蘇維埃政府作戰，參加黨的時候，你的肚臍還沒有乾。就是這樣；但是我今天喝了酒，正像我們的達維多夫的口頭禪一樣：事實如此，而且不祇一瓶，却是兩瓶。」

「你自吹自擂得好！這就是你所以要說這些無意思的話的理由，」拉茲米推夫憤怒的說。

瑪加爾僅僅斜着眼睛看了看他，却比較冷靜的繼續的說，而且不再無意思的揮着手，却把手緊緊的按着他的胸口。他就這樣站着，一直到他的這篇不相聯貫的，激烈的演說結束的時候。

「我現在並不是說的無意思的話，你說說，安德烈！我喝酒是因爲斯達林的這篇論文像槍彈一樣的打穿了我的胸口，熱血在我的身體裏面沸騰了！」瑪加爾的聲音顫動着，聲調更低了。「我是這裏的支部書記，對不對呢？我說服了人民和你們，你們這些魔鬼，把鷄和鵝趕到了集體農場，是不是呢？我是怎樣的爲集體農場宣傳呢？是這樣：我對我們的幾個被看做中農的惡棍直截了當的說：『這樣，你們是不願意加入集體農場麼？這樣，你反對蘇維埃政府嗎？你們在一九一九年和我們對敵，反對我們，而你們現在還是反對我們麼？唔，那末你們不要想得到我的什麼饞想！我要打得你們稀爛，連魔鬼看了都要作嘔！』我不是這樣說過麼？」

我說過，我甚至於把我的手鎗在桌子上敲打。我不否認這件事不錯，我並沒有對所有的人都這樣說，僅僅對那些在心裏特別反對我們的人說過。我現在不醉了，因此，請你不要瞎說，謝謝你那篇論文我受不了，而且因為這個，我六個月以來第一次出去喝了酒。那篇論文是什麼呢？那是我們的斯達林同志寫的，牠打擊了我，瑪加爾·拉古爾洛夫，打中了！打得倒在地上，臉伏在污泥裏，腳折斷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我同意在雞和旁的家畜的事情上，我太左了。但是兄弟們，兄弟們，我為什麼會太左呢？你們為什麼把托洛斯基的頭銜加在我的頭上，把我和他相提並論呢？你達維多夫，你老是當面責罵我是左翼托洛斯基主義者。但是我沒有托洛斯基那樣的學問，我不像他……我並不像有學問的軟骨頭一樣和黨結合，而是用我的心，我的爲了黨流過的血參加黨的。」

「說到本題上面來吧，瑪加爾在時間這樣寶貴的時候，你爲什麼要講這許多不相干的閑話呢？時候不早了；請提議吧，我們怎樣來糾正我們大家的錯誤，現在你說話，正和托洛斯基一樣：「我是屬於黨的，我和黨……」

「讓我說！」瑪加爾突然發了脾氣，用他的右手更緊的按着他的胸膛，開始咆哮起來了。「我藐視托洛斯基！要我和他並肩相比，對於我是一種恥辱。我不是叛徒，我預先警告你們：隨便什麼人叫我做托洛斯基主義者，我要打碎他的頭！我要把他打成肉醬！在雞的事情上，我的過於左傾，並不是因爲托洛斯基，而是因爲我急於要求世界革命。因爲這樣，我總想把一切事情快快的辦好，把私有財產者，小資產階級束縛得更緊！使每一樣事情都是和打破世界資本主義的目的更進一步！唔？你們爲什麼一聲不響？可是現在，依照斯達林的論文，我是什麼人呢？這篇論文的中段寫着：「瑪加爾從他的羊皮短衣裏取出了一張真理報，打開來開始慢慢的誦讀：『對於集體農場運動的這種種歪曲，這種官僚的命令，這種種的對農民的無價值的威嚇，是爲了誰的利益？不過是爲了我們的敵人！這種種歪曲，會引起怎樣的結果？這祇會增強我們的敵人的勢力，使集體農場運動的理想失墜。這些歪曲的創造家，他們自己想，他們是左翼，實際上，他們是供給右傾機會主義的水車的水的人，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嗎？』這樣看來，我是一個發號施令的官僚和創造家，我使得集體農場的理想失墜了，而且供給了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水，使得他們的水車能夠轉動。這一切都不過是爲了幾隻可憐的羊和雞，詛咒牠們！而且因爲我恐嚇了混入集體農場來搗亂的幾個從前的白黨，這是不對的！我們建立了集體農場，而現在那篇論文却要退却。我曾指揮過一個騎兵中隊去攻打波蘭人和弗侖格爾，我知道，你一旦開始進攻，

就不能中途退却。」

「現在，你真像一個隊長一樣的在你的中隊的前面馳走！」成爲了達維多夫的堅決的支持者的拉茲米推洛夫皺着眉說。「請結束你的演說吧，瑪加爾，我們得開始談談正經的事了！當你被選做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的時候，你可以這樣沒頭沒腦的攻擊。但是現在，你是一個小兵，你得守着自己的行伍，不然，我們立刻要制止你了！」

「不要打斷我的話，安德烈！我服從黨的任何命令。但是現在我要說話，並不是想要反對我自己的黨，而是因爲我希望牠好。斯達林同志說過，考慮着地方上的情形去工作，是必要的，他不是說過呢？那末爲什麼你，達維多夫，說這篇論文打中了我的眼睛呢？上面並沒有寫着瑪加爾·拉古爾洛夫是一位創造家，一個官僚，是不是也？也許，那些話，並不是指着我說的。要是斯達林同志來到了格內米雅其村，我要對他說：『親愛的奧西普·維沙里奧洛維支！你反對我們監督中農嗎？你要邀請他們來，好意的去說服他們嗎？但是倘使有一個中農是舊時代的白黨哥薩克，而且還是令人萬難相信的留戀着他的財產，那末我們拿他怎辦呢？我們怎樣去迎合他，使他參加集體農場，忍耐的把他引向世界革命呢？這種中農參入了集體農場，他還是不能夠放棄他的財產，始終想要給自己的家畜吃得有一點。他就是這樣的！』唔，但是倘使，看了這人以後，斯達林同志還是固執的說我造成了歪曲，說我使集體農場的農民失掉了信用，那末我就要直截了當的對他說：『讓魔鬼去相信他們吧，斯達林同志，但是因爲我在前線上損壞了我的健康，我是再也不能忍受了。讓我到×國國境去吧，我可以大大的幫助那裏的黨。讓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來推動格內米雅其的集體化運動罷。他的腰可以彎，他可以乖乖的對以前的白黨鞠躬，而且流眼淚……他可以那樣。』」

「不要扯上我來吧，要不然，我也可以給你一點利害的……」

「哦，唔，够了，今天很够了。」達維多夫站起來，一直走到瑪加爾的面前，聲音裏面帶着一種平常沒有的冷淡問他：「拉古爾洛夫同志，斯達林的論文是中央委員會的路線。你是要說，你不能同意這篇論文嗎？」

「不，我不能同意。」

「但是你承認你的錯誤嗎？比如說，我就承認了我的錯誤。你不能夠反對事實，你不能夠蠻幹。我不但承認，把小家禽和小牛作爲公有的時候，我們太過火，而且，我要改正我的錯誤。我們太醉心集體化的比率了，雖然這也是區委會的錯誤，我們使得集體

農場自身鞏固起來的工作，做得太少。你承認這點嗎，拉古爾洛夫同志？」

「我承認。」

「那末有什麼問題呢？」

「論文是錯誤的……」

達維多夫暫時間用他的手掌，撫着桌上的污穢的法蘭西漆布，不必要的捲起正在繼續燃點着的燈芯。顯然他是在竭力想抑制他的興奮，但是他不能夠。

「你是一個蠢材，你這魔鬼！你說那樣的話，在別的地方，他們早把你驅逐出黨了！事實如此！你瘋了麼？你得立刻停止你的：你的反對論調，要不然，我們要給你……事實如此！我們已經聽够了你的聲言，要是你認真固執你的這種意見的話，那末好！我們要把你反對黨的路線的事，正式報告區委會。」

「那末，報告他們好了！我自己也要報告他們。班尼克和其他一切的事，我一併負責。」

達維多夫聽到了瑪加爾的窒息的聲音的時候，他稍微冷靜了一點，但是，帶着沒有平息的憤怒，聳了他的肩，他說：

「你懂得你自己說的話嗎，瑪加爾？你去睡一睡吧，以後我們再和你認真的談。現在，我們好像在白牛的故事裏面一樣：『不是你和我一道去的嗎？』我們一道去的。」「我們找着了一件羊皮衣嗎？』我們找着了。」「那末，讓我們依照條約來分羊皮衣吧。」「什麼羊皮衣？』但不是你和我一一道去的嗎？』我們一道去的……』這樣沒有盡頭的繼續下去！一會兒你說你承認你的錯誤，再過一會兒，你聲明那篇論文是錯誤的。要是照你看來，那篇論文是錯誤的，你是承認的什麼錯誤呢？你弄得糊裏糊塗了！事實如此！還有一件事，從什麼時候起，有什麼黨的支部書記開始喝醉了酒來出席支部會議呢？這算什麼，你知道嗎，拉古爾洛夫？這是對於黨的一種罪惡！你是一個老黨員，一個赤色遊擊隊，一個紅旗勳章的獲得者，而你突然這樣……這裏有內丁洛夫，我們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看了你的這種樣子，他會怎樣想呢？如果監察委員會知道你喝酒，而且是在這種嚴重的時候，你不但手拿武器威嚇了中農，而且對於你的歪曲，你採取一種非布爾雪維克的態度，甚至於還要反對黨的路線，那對於你會有很悲慘的結果的，拉古爾洛夫！你不但不能再做支部書記，而且會不能做一個黨員，請理解吧！我告訴你的是實在的話！』他把頭髮

拂到後面，沉默了，感到他已經打中了他的心坎。於是他繼續的說：「對於那篇論文來發起一個討論是不必要的。你不會使黨接受你的觀點；牠把那比你還強一點的人都打敗了，使他們屈服了。你不知道嗎？」

「不要爲着他再白費時間了！他的嘮叨已經佔去了許多時候，却沒有什麼值得聽的。讓他睡去吧，去吧，瑪加爾！你羞呵！你自己去照照鏡子看，你會害怕起來：你的臉全腫起來了，你的眼睛像一隻瘋狗的眼睛一樣。你爲什麼要弄得這樣滾吧！」拉茲米推洛夫跳了起來，猛烈的搖着瑪加爾的肩。但是用一種沒有精神，沒有生命的動作，瑪加爾移開了他的手，身體更加縮下去了。

在接着的難堪的沈默當中，達維多夫用他的手指在桌上揮着。坐在那裏，臉上浮着爲難的微笑，不住的望着拉古爾洛夫的凡尼亞·內丁斯夫要求道：

「我們繼續吧，達維多夫同志。」

「唔，那末，同志們！」達維多夫比較快活了一點，說道：「我提議，我們把小一點的家畜和母牛發還集體農場的農民，但是那些交出了兩隻母牛的人，我們一定要竭力說服他，要他留一隻在集體農場的公共畜舍。明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要召集一次大會，說明形勢。到那時，我們一定要用所有的力量去說明。我害怕他們會開始總批脫離集體農場。而現在，一兩天以內，我們就得開始到田裏去了。這是你表露你的氣力的地方，瑪加爾！說服他們不要脫離集體農場，但是不要用手槍，這是值得去做的事。唔，那末，我們要表決我的提議嗎？誰贊成你放棄表決權嗎？瑪加爾，唔，寫在記事錄上，有一個人棄權。」

拉茲米推洛夫提議，第二天就開始撲滅「土撥鼠」。爲了這個工作，會議決定了動員幾個不做田間工作的集體農場的農民，分配他們幾對公牛去運水。他們還要請小學校的校長帶了他的學生到田裏去，讓小孩子去淹死那些動物。

達維多夫猶豫了一下，他要不要制裁拉古爾洛夫。他應不應當提起，爲了他對斯達林的論文的攻擊，爲了他對於在集體農場建立的時候，他所犯的過左的錯誤的不願糾正，要他對黨負責？但是在閉會的時候，牠看着瑪加爾的流汗的，死人一樣蒼白的臉孔，看着他兩邊太陽穴上浮起筋絡，於是決定道：「不，還是不罷！他自己會懂得的。讓他並不受一點壓迫的承認他的錯誤罷。他犯了錯誤，但是這是可怕的，他究竟是我們中間的一個。而且還有他的病，他的癩病。我們不要提起這件事情了。」

但是瑪加爾默不作聲的坐着，一直到會議完了以後，沒有露出他的激動的樣子。僅僅有一次，當達維多夫看着他的時候，他

看見瑪加爾的手，無力的放在他的膝上，可怕的顫動着。

「你帶瑪加爾回去過夜，當心不要讓他喝酒，」達維多夫對拉茲米推洛夫小聲說。安德烈同意的點了點頭。

達維多夫一個人走回家去。他從一羣哥薩克那裏走過，他們坐在羅加西卡·溪巴可夫的院子外面的一列倒了的柔枝編造的籬笆上，在暢快的談着話。達維多夫在路的對面走着，走到和他們並排的時候，在黑闇裏，他聽到一個不熟悉的聲音，在那深沉的音調裏，含着的一種微笑，很有自信的說：

「……不管你交多少，不管你付多少，他們總是覺得太少的。」

另外一個低低的聲音加着說：

「蘇維埃政府現在已經有兩翼，一右一左。牠到什麼時候會離開我們，飛到魔鬼那裏去呢？」

從好幾個人的喉嚨裏爆發着一陣大笑，於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然沈默了。「唏！達維多夫！一個不安的小聲說。立刻，那同一的低音，用一種假裝的，事務式的調子，不帶半點幽默，懶聲懶氣的說道：

「是的，要是再不下雨，我們的播種馬上要完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地面這樣的乾燥。唔，兄弟們，是睡覺的時候了，我想，晚安，諸位。」

一聲咳嗽，許多脚步声……

第二十九章

第二天，有二十三個哥薩克，遞進了退出集體農場的請求書。這中間的大部分，是最後加入集體農場，在會場上老是默不做聲的坐着，不斷的和監工爭辯，而且不願意工作的中農。關於他們，拉古爾洛夫這樣的說過：「你叫他們做集體農場的農民麼？他們是些四不像！」退出的人，實際上是突擊隊的一種最重的負擔，他們的加入，成者是害怕得罪了政府，或者是被正月以來的有力的社會潮流捲入集體農場的。

達維多夫接到這些請求書的時候，他企圖和他們辯解，請他們想一想，稍爲等一下。但是他們固執不移，終於他揮着他的手：「好罷，公民們！但是記着，當你們要求重新加入集體農場的時候，我們收不收你們，是要再三考慮的。」

「我們大概不會要求重新加入了！我們希望，不要集體農場，也還是能够生活。你知道，達維多夫，以前沒有牠我們也設法生活下來了，我們沒有餓死，我們是我們自己的財產的主人，別的人不會指揮我怎樣去耕田，怎樣去播種，我們從來沒有在奴隸的驅使者的手下，這樣，我們想，我們沒有集體農場過活下去，不會後悔。」伊凡·巴搭西溪可夫代替大家這樣的回答，他的鬚曲的栗色的鬚髮裏浮着微笑。

「我們沒有你們，也會過下去！我們不會爲了你們的退出，哭泣，傷心，事實如此！女人下了車子，馬要輕鬆多了，」達維多夫反駁着。

「那末，我們最好是好好的分手罷。杯子碰杯子，都沒有傷損的分開，是可喜的事。我們可以從突擊隊裏取回我們的家畜嗎？」

「不，我們要在管理委員會提起這個問題，請等到明天罷。」

「我們沒有工夫等。你們在集體農場，也許可以在降靈節以後開始播種，但是我們一定要到田裏去了。我們可以等到明天，但是到明天你們還要扣留我們的牛，我們就自動去牽了。」

在巴搭西溪夫的語調裏，含着一种露骨的威嚇，達維多夫帶着忿怒，微微漲紅了臉，回答道：

「我要看你不讓管理委員會知道，怎樣設法從集體農場的馬廄帶走一點什麼！第一，我們不會把牠們交給你們，第二，要是你們取了去，你們要受審判。」

「爲了我們自己的家畜？」

「現在牠們還是集體農場的家畜。」

達維多夫讓這些人走了一點也不覺得惋惜，但是沉默的代米德的退出的請求書，却使他感到不愉快了。快要天黑的時候，代米德來了，喝得很醉，却和平常一樣的沉默。沒有寒暄一句，他拿出一張報紙，在報紙的鉛字上面寫着上面幾個字：「讓我脫離集體農場。」

達維多夫把這簡單的請求書在他的手上翻轉，他的聲音裏帶着一些驚訝和不滿，他問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要離開了，」代米德叫着。

「到哪裏去？爲什麼？」

「離開集體農場，就是這樣。」

「但是你爲什麼要離開？你到哪裏去？」

代米德沒有做聲，大大的伸開他的手臂。

「你要到地球的四方八面去麼？」拉茲米推洛夫翻譯他的手勢。

「是的。」

「但是你爲什麼要離開？」達維多夫固執的問，被一個貧農和積極的工人的退出所驚駭了。

「別的人在離開——我跟着他們。」

「但是假使別的人從山崖上倒栽下去，你也要照樣做嗎？」拉茲米推洛夫帶着靜靜的微笑問。

「唔，那倒不一定，兄弟。」代米德爆發一陣深沉的大笑。他的笑聲十分像一隻空的琵琶桶裏的隆隆的聲音。

「那末好，去吧，」達維多夫嘆了一口氣。「你可以把你的母牛帶去。因爲你是一個貧農，我們用不着什麼討論就可以把牛發還你。事實如此！我們要發還他嗎，拉茲米推洛夫？」

「我們應當發還他。」拉茲米推洛夫同意了，但是代米德又發出一陣巨大的笑聲，嚷道：

「我拿了母牛沒有用。我把牠送給集體農場。我要去替我的女婿做工。對這件事，你們怎麼樣想？你們覺得奇怪嗎？」他沒有告別的走了出去。

達維多夫從窗口向外望去，看見代米德一動不動的站在門口。深紅色的落日，映在他的熊一樣的背上，他的褐色的，強大的頸子上，鬚曲的金髮一直垂到他的領上。集體農場的院子裏充滿了融雪的水。一個巨大的污水潭從門口一直伸展到穀物倉。從

台階通到柔枝編造的籬笆，邊崩裂的雪上踏出了一條小路。爲了繞過污水潭，人們總是沿着籬笆走，手扶着木樁。代米德站在那裏，沉入了深深的、沉重的默想。於是他搖擺着身體，突然帶着一種醉漢的不介意的樣子，一直踏進水裏，慢慢的，搖搖不定的向穀物倉走去。

當他很感到興趣的望着他的時候，達維多夫看見代米德撿起一個放在穀物倉的台階上面的鐵錘，於是向大門走來。

「他不是存心要來打我們，這魔鬼？」走到了窗口的拉茲米推洛夫帶笑的問。他對於代米德總是懷着一種溫暖的、友愛的感情，對這個人的體力，抱着一種隱隱的、不能抑制的尊敬。

代米德把大門打開一半，這樣用力的把鐵錘向一個冰凍的雪堆一擲，他敲下了約莫三普特重的一塊巨大的冰。冰的碎片好像雪雹一樣，拍撞拍撞的打在門上，於是，從鐵槌擊成的小溝裏，水靜靜的從院子裏流了出去。

「唔，他會回到集體農場來的。」拉茲米推洛夫抓着達維多夫的肩膀，指着代米德，這樣的說。「他看了什麼地方不對，他把槌弄好了再走。這就是說，他的心還是留在集體農場。你不這樣想嗎？」

登載着斯達林的論文的報紙送到村裏以後不久，區委會就給了格內米雅其黨的支部一封關於這個問題的長長的指示信。但是這封信僅僅含糊的，令人難解的說了說強迫集體化影響的清算的問題，顯然，區委會弄得完全迷亂了，區當局沒有一個人在任何集體農場露面。當地方上的工作者寫信去問，那些脫離了集體農場的人的財產應當怎樣處理的時候，區委會和農業聯合會區分會都沒有任何回答。祇有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關於對集體農場運動中黨的路線的歪曲的鬥爭」頒佈以後，區委會才奮發起來。於是，火速開出沒收了財產的富農的名單，把小家畜和家禽發還原主，修正褫奪了選舉權的人的名單的種種指令，一道又一道的降到了格內米雅其村。同時，還收到了一個要拉古爾洛夫在三月二十八號上午十時出席區委書記局和區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正式通知。

第三十章

在一個禮拜當中，格內米雅其村約莫有一百農家退出了集體農場。第二突擊隊退出的人特別多，這一隊僅備剩下了二十九家農家。就是這二十九家當中，也還有許多像突擊隊長羅比西金所說的「準備着逃」的哥薩克。

村莊被各種各樣的事件震撼了。每天都給達維多夫帶來了新的不快。耕牛和農具要立刻發還那些退出集體農場的人呢，還是要到播種以後再說，對於他的這個再度的詢問，農業聯合會區分會和黨的區委會回答了一個雷厲風行的指令，裏面的意旨，是要格內米雅其的工作者用一切手段，儘他們所有的力量，去防止集體農場的崩潰，去儘可能的遏止更多的人的退出，去把那包括發還財產在內的對於脫離集體農場者的各種清算，遷延到秋天。

不久，區農業部的部長兼區委書記局的局員培格里夫到了格內米雅其。因為在那一天他要訪問好幾個農場，他匆匆的問明了地方上的形勢以後，於是說道：

「無論如何，你們不要把家畜和農具發還脫離農場的人。留到秋天，到那時我們再看。」

「但是他們要藉此來兇猛的攻擊我們。」達維多夫企圖反對。堅定和果斷的培格里夫僅僅微微一笑。

「那末你們也去兇猛的攻擊他們好了。」他回答，「當然，我們應當發還他們的財產，但是地方委員會採取了這樣的態度，就是遵守着階級的原則，祇有在特別的場合才發還他們。」

「什麼意思？」

「唔，你應當不問『什麼意思』都懂得的。把貧農的家畜發還，但是答應中農，到秋天他們可以領回他們的家畜。現在，明白了嗎？」

「但是這不會發生和百分之百的集體化相同的情形嗎，培格里夫？區委會採取過這樣的態度，要我們犧牲一切，儘快的趕到百分之百，於是我們眩惑了。要是我們不發還中農的家畜，那就是說，事實上我們在壓迫他們，不是麼？他們用什麼來耕種呢？」

「那用不着你擔心。你不要關心個別的農民，關心你的集體農場吧。你把家畜發還了以後，你用什麼去工作？而且，這不是我們的提議，而是地方委員會的提議。作為革命的兵士，我們有絕對服從的義務。要是你的家畜的百分之五十交還了個別的農民，你怎樣實現你的計劃？不要空談，不要議論吧！牢牢的保住家畜，要是你不實現你的播種計劃的話，你的頭都會砍掉！」

當他坐上他的四輪馬車的時候，他隨隨便便的說道：

「整個的說，情形是困難的。我們一定會爲了歪曲而受到懲罰，兄弟，一定會有人做犧牲。這是制度。我們區委會的人準備撕碎拉古爾洛夫的皮。他在這裏幹了些什麼？我聽到他打了一個中農，逮捕了他，用手槍威脅了他。山莫欣這樣的告訴了我。他已經收集了關於這個案件的整批文件。是的，拉古爾洛夫竟是一個極左的『左翼』。你知道現在黨的態度是怎樣麼？嚴重的處罰，必要的時候，開除黨籍！唔，再見！要保住家畜！」

培格里夫向華意斯科華意駛去了。風還沒有把他的四輪馬車的車轍吹乾的時候，第三突擊隊隊長阿加芬·多布佐夫非常興奮的跑了進來。

「達維多夫同志！」他叫道。「他們把牛和馬從我的手裏劫去了——那些退出了集體農場的人。他們是強劫去的。」

「你是什麼意思，『劫去了』？」達維多夫臉色轉青的叫着。

「就是我說的意思。他們把牛馬劫去了。他們把看牛的人鎖在乾草棚，解開了牛的韁繩，把牠們趕進了草原。我們怎麼辦？」

「哦，你……你做什麼的？你到哪裏去了？你爲什麼由他們去？你死到哪裏去了……唔？」

阿加芬的滿是麻點的臉上露出了白色的斑點，他也提高了他的聲音：

「我並沒有睡在馬廄和牛舍裏面的義務。你不要對我叫嚷！要是你自己是這樣勇敢的話，那末，你去把牛弄回來罷！你的背脊上也許要吃一棍的。」

一直到下午很晚，牛才從牠們以前的主人的嚴重的警戒之下的草原牧地，趕了回來。羅比西金、阿加芬和第三突擊隊的六個隊員騎着馬，跑到了草原裏，看見牛在很遠的一個山谷的斜坡上吃草，羅比西金把他的小小的部隊分成兩隊。

「阿加芬，你帶三個人飛步跑過山谷，從右邊去兜牠們，我從左邊去兜捕。」羅比西金撫了撫他的烏鴉一樣黑的鬍鬚，發令道：「鬆了你們的馬的韁繩！跟着我，跑步，前進！」

不是經過一次爭鬥，這事情不會了結。羅比西金的堂兄弟查哈爾，同另外三個脫離了集體農場的農民一道在看守牛，他設法抓住了繞着牛羣跑去的密西卡·意格蘭頓洛克的脚。把他拉下馬來，拖了他擦着地面走，把他很利害的擦傷了，把他背上的

襯衫完全擦破。同時，羅比西金坐在馬上，用一根長長的粗大的鞭子抽打他的堂兄弟，其他的人趕開了牧人，捉住牛，帶着牠們跑回了村莊。

達維多夫吩咐牛舍和馬廄在晚上都下了鎖，從集體農場的農民中派出了許多步哨。但是雖然有這一切守護家畜的方法，在兩天以內，還是有七對牛和三匹馬被脫離了集體農場的農民劫去了。這些劫去的牛馬，被趕到草原裏的遠遠的山谷間去了，而且，爲了使成人不從村裏消失，免得引起注意，小孩子被派了去做那些牛馬的牧人。

從早到晚，總是有大羣的人擠在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和村蘇維埃。管理委員會感到牠已經直面着脫離者將要奪取集體農場的土地的進一步的威嚇。

「立刻分派土地給我們吧，要不然，我們要開始耕種我們以前的田地了！」他們要挾達維多夫。

「我們會分派土地給你們的，不要興奮吧，公民們！我們明天就開始分派。到阿斯托洛夫羅夫那裏去。這事情，是由他辦理，我說的是真話！」達維多夫竭力想勸慰他們。

「但是打算把什麼地方的土地，怎樣的土地，分給我們呢？」

「那些空着的土地。」

「但要是空着的是村莊最盡頭的土地，怎麼辦呢？」

「不要開玩笑吧，達維多夫同志！村莊近邊的所有的土地都被集體農場佔去了，這樣，我們的土地要在很遠的地方，是不是？你們不肯發還我們的家畜，這樣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手或母牛去耕種，而現在你們還要分給我們離開很遠的土地麼？這就是我們所得到的正直的政府！」

達維多夫爭辯着，說明他不能夠恰恰把他們想要的土地分派他們，因爲他不能把一望相連的集體農場的土壤分裂，或是割成不規則形，這樣來違背去年秋天規定的耕地排列。脫離者喃喃的走了出去。但是沒有多久，另外一羣人又湧了進來，一面跨過門檻，一面叫道：

「把土地給我們！你們這算什麼？你們有什麼權利扣押我們的土地？這就是說，你們不讓我們耕種關於我們的事，斯達林同

志寫過怎樣的話？我們要寫信去告訴他，說你們不但不肯發還我們的家畜，而且不肯把土地發還我們。你們奪去了我們一切生存的權利。爲這種事，他是不會稱讚你們的！」

「雅可夫·洛濟支，明天早晨把拉溪池對面的土地，分給他們罷。」達維多夫吩咐着。

「是那塊處女地麼？」他們向他叫嚷。

「那是休耕地。你們怎麼叫牠做處女地呢？那是耕種過的，不過是在很久以前，大約是在十五年以前。」雅可夫·洛濟支說明着。

於是立刻起了一陣沸騰的，激烈的叫聲：「我們不要硬地！」

「我們用什麼來耕種呀？用養小孩的那傢伙麼？」

「把那比較容易耕種的土地給我們罷。」

「把家畜發還我們，這樣，我們可以去耕硬地！」

「我們要派代表到莫斯科去，去見斯達林本人！」

「你們打算要我們的命麼？」

女人們憤慨極了。哥薩克都高興的，猛力的支持她們，總是要費很大的力才壓平了騷亂。到末了，總是達維多夫發了脾氣，這樣叫道：

「你們要我們把最好的土地分給你們嗎？你們莫想到得事實如此！蘇維埃政府要把一切優先權給與集體農場，並不給與那些反對集體農場的人。從這裏滾出去吧，死出去吧！」

個別的農民開始在到處耕種以前屬於他們，但後來併入了集體農場的土地。羅比西金把他們逐出了田野，雅可夫·洛濟支拿着一根木尺，花了兩天的工夫，在拉溪池的對面，替個別農民量好了分配給他們的土地。

三月二十五號，頓姆卡·烏莎可夫的突擊隊，出發耕種灰色的沙地了。達維多夫把集體農場最強壯的人派給突擊隊的隊長們指揮，按照着各人的力量配置着他們。大部分的老人，都願意跟着突擊隊一道出去照料播種機、犁和耙。他們決定了不用手

播種。就連以前的「餓鷄者」，衰老的安金娜·普斯格內布洛夫也表示願意去照料一架播種機。達維多夫委派了西奚卡做集體農場辦公處的馬夫。一切都準備好了。但是播種又被不斷的大雨遲延了。經過了兩天兩晚，雨豪爽的浸透了每天早晨被一層白色的霧的天幕籠罩着的格內米雅其的耕地和高地。

退出集體農場的運動停止了。可靠的中堅分子都留着在裏面。退出農場的最後的一個是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的情婦，瑪利娜·波雅可娃。不知道怎樣，最近幾個月以來，他們的同居生活很不順遂。瑪利娜接近了宗教，成了信神家。在整個的四旬齋期，她都齋戒着，在第三個禮拜當中，她每天到拖濱斯科教堂去做禱告，她懺悔了，舉行了聖餐禮。她靜靜的，溫柔的忍受着安德烈的責難，不回答他的咒罵，變得更加沉默了。爲的是要不致褻瀆了聖餐禮。安德烈有天晚上很遲的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看見居室裏點着一盞神燈。他沒有怎樣考慮，就走進那房間，拿起燈來，把菜油倒在手掌裏，仔細的抹在他的硬皮長靴上。於是他在後跟上把燈敲碎了。

「蠢貨們一次又一次的聽人家說了這是鴉片，是一種心靈的迷藥。還是沒有用！他們繼續的向他們的木偶禱告，點着油燈，把蠟做成蠟燭。噢，你要嚐一嚐鞭子的味道了，瑪利娜！你這樣突然的到教堂去，一定還有什麼隱情！」

確有什麼隱情！三月二十六號，瑪利娜遞進了退出集體農場的請求書，理由是在裏面要「違背上帝。」

「但是你和安德烈同睡在一張牀上，倒不違背上帝嗎？」羅比西金含着微笑的問。「或者這不過是一種「愉快的小小的罪過？」」

瑪利娜還是沒有做聲。顯然，再過幾分點，她的耐心會消失，而她自己就會「褻瀆聖餐」的。

但是安德烈，蒼白而憤怒的，從村蘇維埃跑來了，用衣袖揩拭了他的有着傷痕的額上的汗，他在達維多夫和雅可夫·洛濟支的面前叫道：

「瑪利娜我的親愛的！不要毀滅我，不要辱沒我罷！你爲什麼要脫離集體農場？我沒有憐憫你，沒有愛你嗎，你這魔鬼？他們把母牛發還了你……你還要什麼？要是你渴想着個別農場的生活，我以後怎麼能夠愛你呢？他們把你的鷄和家禽，你的裸頸的雄鷄交還了你……而你那麼傷心的哭過的荷蘭雄鷄，又在你的院子裏了。你還要什麼呢？收回你的退出請求書罷！」

「決不決不！」瑪利娜憤怒的細眯着她的斜眼睛，這樣的叫。「我不願意，所以你用不着對我說！我不願意留在集體農場，我不願意和你們一同犯罪！還我的車子，犁和耙！」

「瑪利娜，想一想罷！要不然我得和你分開了！」

「滾你的蛋，你這黃頭髮魔鬼！你這蕩子，你這該詛咒的狗！你在雲眼睛麼，你這不潔的幽靈？你睜着你的發瘋的眼睛麼？但是，昨天晚上，是誰和瑪娜西卡·意格蘭頓可娃站在小巷子裏？不是你麼，是你！噢，你這魔鬼，你這畜生！你拋棄我，沒有你，我也得生活下去。你早就想這樣的，我知道！」

「瑪利娜，我的可愛的人，這故事你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同什麼瑪娜西卡？我生平從來沒有和她在一道站過一次。而且，無論怎樣，那和集體農場有什麼關係呢？」安德烈用兩手緊抱着頭，沉默着，顯然是窮於辯解了。

「不要向她這母狗低頭罷！」羅比西金憤慨的插着說。「不要哀求她；顧一顧自己的體面罷。記着你是一個赤色遊擊隊。你爲什麼要哀求她，仰她的鼻息？打她一個耳光，給她一頓痛打，她立刻會安靜下來的！」

瑪利娜面孔上泛着深紅色的斑點，好像被刺痛了一樣的飛跳起來。她搖搖擺擺的向羅比西金走去，挺着她的發達的胸部，她的寬闊的肩膀震動着，而且，好像個男子一樣，她準備要打架一樣的捲起她的袖子。

「你爲什麼要管人家的閑事，你這蛇脫的皮，你這吉卜西賤胎，你這黑色木偶，你這怪物！我要首先打壞你的臉！我不怕你是一個突擊隊長，像你這樣的傢伙，我也見過的，而且曾經把他們拋過我的肩頭！」

「我首先要把你拋過我的肩頭！我要打得你一身肥肉通通掉光！」羅比西金一面陰沉的咆哮着，一面退到角落裏，提防着可能降臨到他身上的任何不快意的襲擊，他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在拖濱斯科的製麵所，瑪利娜怎樣和頓河那面的一個樣子好像很強壯的哥薩克打起架來，使旁觀的人都感到很大的滿足的，她把他打倒在地，很利害的打了他一頓，完全打敗了他以後，她連譏帶刺的說：「你占不到女人的便宜，老爹！」換了一口氣以後，她加着說：「用你小小的力氣和精力，你只配躺在女人的屁股下面喘氣！」於是，整好了在掙扎當中從她的頭巾裏披落下來的頭髮，她跑到掌秤人那裏去了。羅比西金記得，那個哥薩克身上站滿了撒在地上的麵粉和馬糞，爬了起來的時候，他的面孔是怎樣的發青呵。因此，羅比西金的左臂的肘彎曲起來，警告她道：

「不要動手罷，要不然，我真會把你打得粉碎的滾開。」

「你喫到過你的淫蕩的婆娘的這個嗎？」一會兒，瑪利娜差不多憤怒得發瘋了，高高的提起她的裙子，把她在羅比西金的鼻子面前揮着。她的豐滿的薔薇色的膝蓋，和她那好像鑄造的模型一樣強壯結實的肉體的乳酪一樣的黃色，在他的眼前閃過。就是生平曾經見過不少世面的羅比西金，也被她的肉體的潔白和威力弄昏眩了，他一面向後面退，一面吃驚的含糊的說道：

「你瘋了！你這魔鬼！你是一匹種馬，不是女人！退，我咒你！」他從側面溜過了憤怒的尖叫着的瑪利娜，走到門口，吐着口水，詛咒着。

達維多夫笑倒了，頭垂在桌上，細眯着他的眼睛。拉茲米推洛夫跟着羅比西金跑了出去，砰的一聲把門帶關了，雅可夫·洛濟支一個人竭力想使這位狂怒的伍長夫人恢復理性。

「你那樣的叫做什麼？是一個怎樣不害羞的女人呀！真是一個好主意！扯起你的裙子！在我這樣一個老頭子的面前你至少應當比這莊重一點！」

「住嘴！」瑪利娜對他叫着，轉身向着門。「我知道你是怎樣一個老頭子！去年夏天三一節，我們在運乾草的時候，你對我說了什麼話？你忘記了嗎？你和他們其餘的人一樣壞！」

她好像一朵烏雲一樣的飄過了院子。雅可夫·洛濟支目送着她，困惑的咳了咳嗽，非難的搖着他的頭。約莫半個鐘頭以後，他看見瑪利娜親自挽着她的車子，毫不費力的把犁和耙從第一突擊隊的院子裏運走了。因為雨的緣故從田裏回來了，的頓姆卡·烏莎可夫，也許是不敢走到離她比較的近，却又比較危險的地帶罷，他離開他相當的遠的跟在她的後面，叫她道：

「瑪利娜！嘿，公民波雅可娃，你聽見嗎？瑪利娜！你的財產還編在我的財產目錄上的時候，我是不能把牠交還你的。」

「你試試看！」

「你不懂嗎？你這傻瓜，那是已經公有了的請拿回來罷，不要開玩笑了。你是人呢還是什麼？你爲什麼把牠偷了去？你幹這種無法無天的事，你要受審判的。沒有達維多夫的簽字，我是什麼都不能發還的。」

「你試試看！」瑪利娜簡單的回答。

頓姆卡的眼睛倉皇失措的斜着，他的兩手懇求似的壓在他的胸口上。但是瑪利娜，流着汗，臉頰上泛着一種燃燒着的紅暈，堅決的拖着她的車子走去，把在牠的旁邊搓擊着，哀悽的發出軋拉的響響。

「我應該奪下她的車子來，這樣，可以教訓她怎樣說話。但是我怎麼能夠呢？你祇要觸一觸她，你就要吃苦頭了。」雅可夫·洛濟支想着，謹慎的轉到小路去了。

第二天，拉茲米推洛夫把他的什物，他的來福槍，子彈袋和文件搬出了瑪利娜的小屋。搬到了家裏。和她決裂，他深深的感到難受，他避免着孤寂。爲了這樣，他走到拉古爾洛夫家裏去談天，去「排遣他的懷戀。」

夜降臨到了格內米雅其村。雨洗過的新月，好像一個燦爛發光的切口一樣，停留在西邊的天上。僅僅被春水溪流輕輕密語衝破着的黑色的三月的寂靜，幽禁着村莊。安德烈從凍固的泥濘裏一步一步，艱難的拖曳他的腳，靜靜的走着，想着他的心事。在潮濕的空氣裏，春的蕩人心魄的芳香已經可以覺到了。大地吐出苦味的濕氣，打穀場發出一種發微的氣味，而一種刺鼻的葡萄酒樣的香氣充滿了果園。柔枝編造的籬笆邊上生長起來的新草，發散出強烈的醉人的，青春的香味。

安德烈貪饞的呼吸着這種種樣樣的夜晚的芳香，看着他腳下的污水潭裏的破碎散亂的星星的反影，想着瑪利娜，感到忿怒和懷戀的苦淚燒灼着他的眼睛。

第三十一章

老西奚卡熱情的接受了集體農場辦公處的常任馬夫的委任。當雅可夫·洛濟支把以前是富農的私產，現在派做管理委員會公用的兩匹種馬付託給他的時候，這樣說道：

「好像是你的瞳神一樣的照料牠們罷！要讓牠們常常很健康，不要把牠們趕得過度了。那個原是屬於鐵推克的灰色種馬，是一匹純良的種馬，那匹栗色馬是頓區的良種。我們要用馬拉車的時候並不多，不久我們就要把牠們和母馬交合了。你要對牠

們負責。」

「用不着你說！」老西奚卡回答道。「你以為我不知道怎樣照料馬嗎？我年紀輕的時候早就看够了馬！經過我的手的馬，比一個人的頭上的頭髮還多哩！」

但其實，在西奚卡整整的一生當中，一共祇有兩匹小馬。經過他的手。裏面有一匹他拿去換了一隻母牛，至於另外一匹……大約二十年前，西奚卡在一種愉快的陶醉的狀態中從蕙意斯科華走了回來，他用三十盧布從一個過路的吉卜西人手裏買了一匹馬。當他在買就以前查看着牠的時候，他看到這匹馬很肥大，帶鼠灰色，耳朵是垂下的，有一隻有白色眼障的眼睛，但是很快捷。西奚卡和那吉卜西人爭價一直爭到了中午。有四十次，他們拍着手，談判決裂，於是又談了攏來。

「她是純金，不是母馬！她跑得這樣的快，要是你閉上眼睛，你簡直感覺不到她的蹄子下面的地面。她好像一隻飛鳥一樣的快！」吉卜西人濺着口水，抓住疲倦透了的西奚卡的上衣的邊緣，發誓的向他保證。

「牠的白齒差不多一個都不剩了，牠的一隻眼睛有白眼障，牠的蹄子通通破了，牠是一個大肚皮。金子在什麼地方？這是苦淚，不是金子！」西奚卡貶着馬的價值，非常渴望的想使吉卜西人減去他們爭執着的最後一個盧布。

「但是你要牙齒做什麼？這樣還可以吃少一點東西。她是一匹小母馬，的確是真的！她是一匹小駒，不是母馬。因為一次偶然，她的牙齒掉了。她有一隻有白眼障的眼睛，和你有什麼關係？何況她並沒有白眼障，那是一個斜眼睛，她的蹄子會長好的。她是一匹灰色母馬，不十分漂亮，但你並不是要和她睡覺，而是要她去耕田的。是不是呢？請你看她的肚皮為什麼那末大？那是因為她的力氣。她跑的時候，地面都要顫動；她倒下來的时候，她會躺三個整天……噢，老爹！顯然你是想要用你那三十個盧布買一匹賽跑的馬。用這點錢，你買不到一匹活的，但是如果是一匹死的，那他們可以把肉送給你，不要你的錢。」

幸虧這個吉卜西人是位好好先生，爭了一陣價錢以後，他減少了最後一個盧布，把韉繩交給西奚卡，甚至於假裝哭泣起來，用他那件淺藍色的衣裾很長的上衣的袖口，揩拭他的褐色的前額。

西奚卡把韉繩接到手裏的時候，馬早就失掉她所有的元氣了。她的爪子一樣的腿子困苦的向前移動，她勉強順從着他拉她跟着他走的巨大的努力。到這時，吉卜西人才露出他的緊密的雪白的牙齒，大笑着。他在西奚卡後面叫道：

「嘿，老爹！頓河的哥薩克請不要忘記我的好意！那匹馬給我服務了四十年，她也會供你使用那麼長久的。可是一個禮拜祇要餵她一次，要不然，她會發瘋哩。我的父親從羅馬尼亞騎了她回來，他是從退出莫斯科的法國人手裏得來的。她是一匹名貴的馬呀！」他還在西奚卡的後邊喊了些什麼，當這位老人牽着他買的馬走去的時候。在帳幕的周圍，在吉卜西人的腿子中間，喧鬧的黧黑的小孩子們叫嚷着，吉卜西女人們吹着口哨，高笑着。但是老西奚卡誰也不看，向前走去，而且溫厚的想着：「我自己懂得我買了一匹什麼樣的牲畜。要是我有錢，我就不會買一匹這樣的馬了。那個吉卜西人愛開玩笑，他和我一樣，是一個有趣的傢伙。唔，我已經買了一匹馬。禮拜天我可以帶着老婆趕車到區鎮上的市場去了。」

但是他還沒有走到拖濱斯科，奇蹟就開始在馬的身上發生了。他偶然回頭一看，他驚駭極了：牽在他的後面的，並不是他買的那匹大肚皮，養得很好的母馬，而是一匹肚皮和腰窩都深深的陷了下去的消瘦的老馬。半個鐘頭的光景，她竟瘦了一半。西奚卡劃着十字，小聲叫着：「上帝，上帝，上帝！」讓韁繩從他的手裏落下，站在那裏，感到他的沈醉好像被一隻手移去了一樣的消散了。祇有當他繞着母馬走了一遍的時候，他才發見了瘦得這樣令人難於相信的神速的原因。從她那毫不害臊的向上面，向兩邊扭動的細絲的尾巴下面，一股惡氣和水一樣的大便的飛沫，伴着一種嗚嗚的噝噝的聲音，噴了出來。「原來是這樣的！」西奚卡抱着他的頭，呻吟着，抓住韁繩，他用了十倍的氣力牽着母馬向前走。直到拖濱斯科，他肚皮裏面迸發出來的排泄物，一路繼續着，留下了一線可羞的痕跡。西奚卡本來可以不再發生變故的達到格內米雅其，但是當他快要走近那住了他的孩子的教父和許多相識的人的拖濱斯科的第一家人家的時候，他決定騎在馬上走，縱令是慢慢的走也比牽着馬走好一點。一種從來沒有的驕傲，突然在他心裏覺醒了，同時還引動了他多年的慾望：他要去誇耀，去表露他，西奚卡，現在已經從貧困中間掙扎出來了，而且正騎在自己的馬上，雖然這是一匹可憐的小馬。「停停，你這魔鬼！你總是這樣的貪玩！」他憤怒的叫着，當他從眼角上看見一個相識的哥薩克正從對面小屋裏出來的時候，他一面說話，一面拉起韁繩，竭力裝作莊嚴的樣子。他的馬的貪玩和暴跳的慾望，老早就和她的童年一道消失了，她現在一點也沒有想到要貪玩。她站住了，毫無生氣的垂着她的頭，交叉着她的後腿。

「我要騎着馬在我的朋友面前經過，讓他有機會看到我。」西奚卡想着。他跳上去，匍匐在這馬的瘦削的背脊上。他立刻遭受了不幸和屈辱，這事情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後，還是拖濱斯科的哥薩克們的談料，成爲了區裏流傳的故事，而且，恐怕還要傳到

後代去。當他貼着這母馬，橫伏在她的背上，想要騎坐起來的時候，脚剛剛離開地面，那牲畜的身體就搖擺起來了。一種隆隆的聲音開始從她的肚皮裏面發出。她舉起她的尾巴，就在她站着的地方縮下去了。西奚卡兩臂張開，撲過道路，伸長身體的倒在那滿是塵土的路邊的草上。他狂怒的跳了起來，於是，注意到那個哥薩克已經看到了他的沒有面子的事情，竭力想裝裝面子，叫道：「你這魔鬼！你總是這樣的暴跳！」他用兩隻脚去踢馬。母馬站了起來，於是，好像沒有這麼一回事一樣的，把她的鼻子伸到路旁的枯草上。

看到了西奚卡的不幸的哥薩克，是一個大滑稽家。他跳過柔枝編造的籬笆，跑到西奚卡的面前，說着：「你好，西奚卡！你莫非買了一匹馬？」

「是的，我買了一匹馬，但是我害怕我做錯了一點？買了這麼一個難於駕駛的傢伙！你剛剛騎上去，她就會暴跳起來，把你拋在地上。看來她還是沒有騎過人的新馬。」

那個哥薩克細眯着他的眼睛，繞着那母馬走了兩遍，順便看了一看她的牙齒，用一種非常嚴肅的聲調說道：

「唔，當然，她還沒有騎過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她是良種。照她的牙齒看來，她一定有五十歲，一天也不會少；但是因為她是匹良種，所以沒有人能夠駕御得了她。」

看到哥薩克的同情的態度，西奚卡大着膽子問道：

「但是，告訴我，意格拉第·坡菲里奚，她為什麼瘦得這樣快？我牽着她走的時候，她就在我眼前溶化了。她發出一種惡劣的臭味，大便好像從鎗口射出一樣的噴射出來。她撒了一路的糞。」

「但是你是從哪裏買到她的？該不是從那些吉卜西人的手裏買到的吧！」

「是的，我是從他們手裏買的。就在你們村莊外面，有他們一個帳幕。」

「唔，那就可以找着她瘦下去的道理了。」非常熟悉馬和吉卜西人的這位哥薩克，開始解釋。「他們拿她賣給你以前，把她吹大了。當一匹馬年紀大了，瘦了下去的時候，在賣她以前，他們拿一根空的蘆管插進她的肛門，於是他們大家輪流來吹她，一直吹得她兩邊脹大起來，於是看去好像養得很好，長得很肥一樣。他們把她吹得好像牛的尿泡一樣的時候，他們拔出蘆管，立刻在

那個地方塞進一球塗了柏油的碎布或是一種塞子去堵住空氣。一定是塞子在路上掉了，於是你的母馬就開始瘦了起來。你回轉去把那塞子找來罷，我們一息息工夫就可以給你把她再吹起來。」

「這些該死的東西！」西奚卡絕望的叫着，急急的回轉去尋找吉卜西人的帳幕。但是當他走到他最初碰到他們的山谷的斜坡上面的時候，他再也看不見河邊的帳幕和蓬車了。篝火、青煙，還在那張過帳幕的地方上升，但是遠遠的，有一陣灰色的塵埃從夏天的車道上捲了起來，又在風裏吹散了。吉卜西人好像童話裏面的人物一樣的消逝了。西奚卡哭泣着走了回來。好心的塞格拉第·坡非里奚又從他的小屋裏走了出來。「我用我的肩膀頂住她的肚皮，這樣她不會再發脾氣倒下去，你就騎上去。」他提議道。被羞恥、悲痛、汗和眼淚濕透了的西奚卡，聽了他的話，設法騎到了馬上。但是他的災難還沒有完結。這一次，這母馬沒有倒下，但是却被發見，她的跳走的方式是令人難於相信的特別。她好像要急奔一樣的邁出她的前脚，却把後脚踢得比她的背脊還高。就這樣，她載着西奚卡，走到了最初的轉角的地方。在這劇烈的急奔的當中，他的帽子落掉了，而那可怕的震動使得他的身體裏面有着什麼東西在跳動，而且似乎要爆裂了。「我的上帝，我不能再這樣騎着走了！」他決定着，於是跳下馬來，那馬還是向前跑着。他回轉去找他的帽子，但是看見有一羣人正沿着小路由他急急的走來的時候，他趕快轉過身去，把那顯出了那樣意料不到的速力的不幸的馬，牽出了村外。一大羣小孩子跟着他一直走到了風車場，好容易他們放棄了他。但是西奚卡再也不敢騎這吉卜西的「寶物」了。他橫過小山繞着村莊兜了一個大圈子，他牽着馬走覺得厭倦起來了，他決定趕着他走。於是他看出了，他鬧了這麼多的麻煩買來的馬，原來兩隻眼睛是瞎的。他向着溝壑和溪流，一直走去，沒有跳越，却跌倒在裏面。於是，用她的抖顫的前蹄支起身軀，爬了上去，艱苦的喘着氣，繼續的向前走去。但是她取着一種特別的姿勢走着，不斷的劃着圓圈。被新的發見震驚了，西奚卡完全讓她自由，站在那裏看着她。她劃了一個圓圈，於是又來一個，這樣不斷的沿着一個看不見的螺旋走去。於是他猜想這匹母馬一定是在一架抽水機邊銷度了她的長長的一生，而在那抽水機邊工作的時候，她瞎了她的眼睛，老了。

白天走進格內米雅，他很怕羞，他讓馬在高地的斜坡上吃草，一直到黃昏到來的時候，晚上他才趕着她回家。他是怎樣的被他的老婆，一個惡毒的強健的女人所接待，以及爲了他的不幸的買賣，懦弱的西奚卡受了什麼災難的事，正像他的朋友鞋匠羅卡提夫所說的一樣，「被不可知的黑暗掩蔽了。」所知道的只是不久以後，這母馬生了疥癬，毛掉光了就是以這樣一種不堪

入目的樣子，在一個半夜裏，靜靜的在院子裏死去了。藉着他的朋友羅卡提夫的幫助，西奚卡把那賣馬皮得來的錢喝酒喝掉了。當他向雅可夫·洛濟支保證，在他生平有不少的馬經過他的手的時候，老西奚卡一定是知道雅可夫·洛濟支不會相信他的，因為他的一大半生活都是在雅可夫的眼前度過的。但是他生性是這樣：他沒有法子不吹牛皮，不說謊話。一種不能抵抗的力，迫得他要說那些幾分鐘以後他就要欣然取消的事情。

總之，西奚卡是同時做了馬夫和車夫了。而且應該說明一下，他執行他的這個簡單的職務決不算壞。喜歡讓車子跑得很快，的拉古爾洛夫在他身上發覺的唯一的缺點，是他常常的停車。他們剛剛馳出院子，他就帶住韁繩，來一聲「停停，我的小傢伙！」「你爲什麼停住車子？」拉古爾洛夫會問。「馬要小便了，」老西奚卡會這樣的回答，而且會坐在那裏誘導的吹着口哨，一直到拉古爾洛夫從車夫坐位的下面抽出鞭子來，在馬的背上抽了一記的時候。「現在不是沙皇時代了，」西奚卡會向哥薩克們誇口：「那時候，車夫坐在車夫的座位上，乘客在他後面的軟墊上搖擺着。我現在是一個車夫，但是我就坐在達維多夫同志的旁邊。我要抽煙的時候，我說，『喂，請你掌一掌韁繩，我要捲一枝香煙。』好的，好的。」他這樣的回答。他接着韁繩，他也許能够趕一個鐘頭的車，我却大搖大擺的坐在那裏看風景。」他的確學到了大搖大擺的模樣，甚至於連話也說得少了起來。不顧春天的寒冷，他去睡在馬廄裏，和馬接近着。但是這樣過了一個禮拜以後，他的老太婆把他拖了回去，兇狠的打他，粗鄙的罵他，因爲他說有年青的女人在晚上去找他。年青的人騙她，替他散播了這種可惡的醜聞。他並不和她爭辯，就搬回了家裏，於是，由他的嫉妒的夫人護衛着，他每天晚上要走去兩趟去看馬。

他學會了把馬套得很快，快到可以和格內米雅其的救火隊的速率媲美了。當他牽出牠們來，把牠們套上車轅的時候，他總是用下面這種不斷的嘶聲的叫喚，撫慰着難於駕駛的，噴着鼻息的馬匹：「停停！停停！竟這樣的嘶叫，你們這些魔鬼！那不是母馬，牠也是雄馬，和你一樣的呀！」當他套好了馬，坐到了車上的時候，他就會滿足的說道：「唔，我們要動身了，我可以賺到一小點了（在一九三〇年突擊隊員工作一天，突擊隊長就在帳簿上記上一小點。）我開始喜歡這種生活了，兄弟們！」

三月二十七號，達維多夫決定乘車到第一突擊隊工作的田野去，去看他們是不是沒有聽他的指示，沿着犁溝却不橫過犁

溝的在耙田。鐵匠意坡里特·莎利曾經出去修理一架播種機，他立刻回到村裏，走到集體農場的辦公處。他緊緊的握着達維多夫的手，樣子很難看的告訴他道：

「第一突擊隊正在沿着犁溝耙田。那樣耙法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你自己去看看，教他們適當的工作罷。我把這個指點他們聽，但是那個斜眼鬼烏莎可夫却對我說：『你的工作是打鐵砧，拉風箱。不要到這裏來管閑事罷，要不然我們會用犁頭敲你一頓。』我這樣回答他：『我去拉風箱以前，我首先要把你拉倒，你這斜眼睛！』我們差不多打起來了。」

達維多夫叫了西奚卡來，叫他套一匹馬在馬車上。但是他不能夠等待，親自走去幫他。他們驅着車走去。陰雲滿佈的天空和西南吹來的濕風，預告着雨的到來。第一突擊隊是在灰色沙地的最遠一區工作。離開村莊約莫有十個啟羅米突，靠近小山邊上的羅提池。突擊隊正在把他犁好，預備播種穀物，犁溝要小心，是非常重要的，這樣那耕得很平滑的耕地上可以保存雨水的潮濕。不然的話，牠會深深的滲進犁溝裏面去。

「快點，快點，老爹！」達維多夫望着那濃密的雲層，催促着。

「我是在趕快呀。那匹灰色的馬已經冒着汗的白泡了。」

離開夏天的車道不遠的一個山坡上，許多小學生被他們的年長的教師咬維尼帶領着，成單行的在走着。在他們後面跟着四輛載着水桶的車子。

「那些小孩子是出來捉土撥鼠的，」西奚卡用他的馬鞭指着說。

達維多夫嘴唇上浮着一種抑制着的微笑，看着孩子們。當馬車走到和他們並排的時候，他叫西奚卡停下車來，望着一個七歲大的白頭赤足的孩子，他叫他道：

「到這裏來罷！」

「來幹嗎？」那孩子用一種獨立不羈的調子問着，把那有一根紅帶，帽的遮簷的上面還留着徽章的褪色的痕跡的他父親的帽子，推到他的腦後。

「你殺了多少土撥鼠？」

「十四隻。」

「你叫什麼名字？」

「費多推·德米提奚·烏莎可夫。」

「唔，上來罷，費多推·德米提奚，我們請你坐車。你也上來罷。」達維多夫指着一個繫着頭巾的女孩說。叫他們坐在馬車上，他吩咐西奚卡繼續的趕着車子前進，於是問那男孩子：

「你在幾年級？」

「一年級。」

「一年級？那麼，你應當把你鼻子上的鼻涕揩掉。事實如此！」

「我不能夠。我受了涼。」

「爲什麼你不能夠？把你的鼻子伸過來！」達維多夫小心的把他的手指在褲子上擦着，嘆了嘆氣。「什麼時候到集體農場
的辦公處來看我罷，我給你一塊巧克力。你吃過巧克力嗎？」

「沒有。」

「唔，你到辦公處來罷，我請你吃。」

「但是我不要吃你的什麼巧克力。」

「你不要？但是爲什麼不要？費多推·德米提奚？」

「我的牙齒壞了，下面的已經掉了。你看！」那孩子張開他的大紅的嘴，他下面的牙齒的確掉了兩個。

「那麼，換一句話說，你是一個缺牙齒了？費多推·德米提奚？」

「你自己是一個缺牙齒呀！」

「哼！你這小鬼！你已經看到了嗎？」

「我的還會再長，但是我想你的是不會了！哈哈！」

「唔，你倒玩皮，我的孩子！我的也會再長的。事實如此！」

「你撒謊！大人的牙齒是不會再長的。我還能够用我的上牙來咬；我真能够！」

「你怎麼能够？」

「你不相信我嗎？讓我咬一咬你的指頭看。」

達維多夫微笑着，伸出他的食指。但是他「啞」的一聲抽了回來。食指的前一節上咬了一個青色的齒印。

「唔，費多推，現在讓我來咬咬你的指頭看。」他提議。但是那孩子猶豫了一下，突然，在車子繼續走着的時候，他跳下去了，於是像一隻大的灰色蚱蜢一樣的用一隻腳跳着，他叫道：

「你也想咬人麼？但是這次你可咬不到！」

達維多夫大笑起來，把那小女孩扶下了車，站在那裏對那遠遠的費多推的帽子的紅帶看了一會。他微笑着，他的心裏感到一種稀有的溫暖，他的眼睛潮濕了。「我們要爲着他們建立一種好的生活。事實如此！」他想着。「現在費多推戴着他父親的舊薩克帽子在那裏跑，但是再過二十年，他也許可以用一架電耕機來耕種這同一的地面。我相信他永遠不會去做我在母親死了以後所做的事。洗我的妹妹的衣服，補衣，燒飯，還要到了廠去作工。費多推們將是幸福的事實如此！」他用他的眼睛環視着那無邊的柔軟的綠色草原。有一會兒，他站在那裏，傾聽着雲雀的歌聲，看着遠遠的有一個扶犁人正彎腰向着他的犁，而一個趕牛人在牛的旁邊，在犁溝裏顛躓的走着。他從心底嘆了一口氣。「機器要代替人去作一切繁重的工作。我相信，那時候的人會忘記汗的氣味。無論怎樣我總想活到那時候，只要看一看那時是怎樣的情形都好呵！但是你會死去，而且不會有費多推記着你。你會死去，達維多夫兄弟，這正像你活着一樣的確實。你沒有子孫，只留着格內米雅其的集體農場。集體農場會變成一個公社，於是你看罷，他們會替牠起個名字，叫作「布替洛夫工廠的金屬工人綏明·達維多夫……」想着他的思想的好笑的轉向，他微笑着，於是問西奚卡：

「現在我們快要到了嗎？」

「越過第三個小坡就是。」

「看看你們荒廢着的田地罷。這是一種大的恥辱！兩個五年計劃之後，我們要在這裏建立工廠了。一切都屬於我們，一切都屬於我們的掌握。事實如此！你振作起來，再活十年罷，那時你會不再挽韁繩，要掌舵輪了。你會利用蒸汽走路；這是沒有法想的！」

西奚卡嘆了嘆氣，回答道：

「現在是稍爲遲了一點！要是四十年前我是工人的話，我也許成了一個完全兩樣的人！我做一個農民從來沒有走過好運。從小孩子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我的一生都不順利。我的整個的一生好像都是被風吹打着一樣，風扭曲我，激盪我，有時把我吹得亂滾。」

「但是爲什麼這樣呢？」達維多夫問。

「等一等，我要通通告訴你聽。讓馬匹自己隨便走去吧，我要把我所有的不幸都告訴你。你是一個陰鬱的人，可是你應當理解，而且表露一點同情。我的一生當中發生了好幾次嚴重的事。就在開始在我生下來的時候，接生婆立刻告訴我的母親：『你的兒子長大起來會做將軍。看他一切的模樣他將來一定是一個將軍：他生着狹窄的頭額，一個南瓜一樣的頭，他的肚皮很大，他還有一種深沉的聲音。快活起來吧，卡推林娜！』但是過了兩個禮拜，一切都和那女人所說的相反。我是在聖雅夫多基亞日生的，但是在那一天，不但一切都是這樣的冰凍，使得雞都沒有水喝，我的母親這樣說，就連麻雀飛起來的時候，都要凍死。他們帶我到拖濱斯利去受洗禮。但是你想罷，這樣大冷的天氣，把一個嬰孩浸到一個洗禮盆裏去，是合理的嗎？於是他們把水燒開，但是助祭和牧師兩個人都喝得大醉特醉。他們一個人把開水倒進洗盆裏，另外一個也不試一下，就開始唱道：『我主耶穌，我們給上帝的這個奴僕施洗……』於是把我沒頭沒腦的浸在開水裏。我的皮通通燙掉了。他們把我帶回家去，我渾身都起了泡。唔，因爲痛哭和激動得過於利害，結果是我得了脫腸症，以後我就常常害病。這都是因爲我生在農民的家裏。我九歲以前，狗咬傷了我，鵝使人難堪的對我嘶叫，還有一匹小馬用後腿把我踢得這樣利害，被人扶起來的時候，像是死了。九歲以後，更多更多的嚴重事故，開始降臨到我的頭上。剛過九歲，我被一個鈎子鈎住了……」

「什麼樣的鈎子？」達維多夫吃驚的問，他頗注意的在聽着西奚卡的故事。

「就是一種普通的鈎子，他們用來釣魚的那一種。那時候，有一個名叫可普爾的聾耳朵，白頭髮的老頭子住在格內米雅其。

冬天他住在一個帳篷裏，用網去捕鵝，到夏天，他所有的時間用鉤子在河裏釣魚。那時候我們的河比較深一點，就是拉普西洛夫的小磨坊也在河岸上。鯉魚和大梭魚都住在磨坊水閣下面，所以那個老頭子拿他的鉤子坐在柳樹叢的近邊。他用七個鉤子釣魚，有些安置着蚯蚓，有些安置着生麵團，還有一些安置着小魚去捕梭子魚。我們孩子們常常竭力想法把他的鉤子咬掉。老頭子覺得像石頭一樣，你就是在他的耳朵裏面小便，他也聽不到你。我們就在河邊聚集，在靠近他的樹叢後面脫掉衣服，然後我們之中就有一個人輕輕的溜進水裏，不讓水起點什麼波浪，潛水游到老頭子的魚鉤那裏，用牙齒把那鉤絲咬斷，於是又游回樹叢。老頭子會提起他的釣竿，全身都顫抖着，咕嚕的說：「又咬掉了一個，該死的東西！噢，聖母！」你知道，他以為是一條梭子魚咬掉的，自然，他很生氣，因為他失掉了一個鉤子。他可以到店裏去買鉤子，但是我們沒有錢去買，所以我們就靠這老頭供給。有一天，我已經找到一個鉤子，還想找一個。我看見他正忙着一個鉤子上上魚餌，我就游到水裏去。我剛剛輕輕的抓住了釣絲，用嘴去啣的時候，他就猛力的拉着釣竿。釣絲從我的手指中間滑過，而鉤子鉤進了我的上唇。我叫着，但是水湧進了我的口，老頭子繼續的拉着釣竿，竭力想把我拉出水來。自然劇痛使得我的腳踢着，我被鉤子一直拉上，而且感到他把他的肩斗伸到水裏，伸到了我的下面。唔，自然，我冒出水來，儘量的叫嚷。那老頭子嚇僵了；他竭力想在身上劃一劃十字，但是不能夠，他的臉嚇得比鍋子還黑。他的吃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鉤住了一條梭子魚，拉上來一看却是一個小孩子！他站着，站着，突然，你看吧，他逃了他的腳上的長統靴都差不多跑掉了！我回到家裏去，魚鉤還掛在我的嘴唇上，我的父親把我的唇割開，把鉤子取出，於是把我打得昏了過去。但是我問你，那有什麼用處？我的嘴唇好了，但是這就是為什麼從那時以後我得到了西奚卡（俄文梭子魚讀西奚卡）這個混名的道理。

「第二年春天，我趕着一羣鵝到風車旁邊去打青，風車正在轉動，我的鵝就在風車的附近覓食，在牠們的上面一隻鵝在飛。小鵝是黃色的，而且很可愛，我想抓到一個。但是，自然，我在看守着，不斷的噓噓的叫嚷，去趕跑牠。我有幾個小朋友走來了。於是我們開始騎在風車的風帆上。我們握住一扇風帆，讓牠把我們舉得離開地面兩碼高，於是我們放手跳下來，一動不動的躺着，不然的話，另外的帆翼會打着我們。但是那些小孩子是一些真正的惡魔！他們想出一種玩法，看誰能够在帆上升得最高；升得最高的就是沙皇，他可以騎在別人的背上，從風車那裏一直走到打穀場。唔，我們都想做沙皇。我想，我一定要升得最高，把那些鵝完全

忘掉了。風帆把我舉了上去，但是我偶然看一看，那隻鷺正在攫走一隻小鵝。我慌了，因為我知道，要是我失掉一隻鵝，我會挨一頓飽打的。「朋友們，」我叫着。「鷺趕開那隻鷺！」暫時間，我忘記自己是在風車的風帆上。當我再想到的時候，我已經離開地面不知道有多高了！跳下去太可怕，再騎着升上去更加可怕。但是我怎麼辦？當我在想着我會遭遇到什麼的時候，風帆已達到了頂上。我兩足朝天的直豎在上面。但當牠開始重新向地下轉動的時候，我鬆了手，我不知道經過多久才落到地面。我只知道對於我那似乎是太長久了。但是我終於落到地上了，而且，自然，我跌得很重。我立刻跳起來，看看我的手，我看見腕上的骨頭突出了皮膚，我痛得那麼兇，使得我失掉了對於一切的關心。那鷺攫去了一隻小鵝，但是我一點也不關心。接骨家把我的骨頭安放在原處，但是那有什麼意思？第二年骨頭又跌了出來，而且我差一點兒被一架收割機軋成了碎片。剛剛過了聖彼得祭，我和我的哥哥出去收割裸麥。我趕着馬，我的哥哥卻從車台上把刈倒來的麥拋出去。我坐在車上趕着馬，許多馬虻在馬的上面飛着，天上是一輪白色的太陽，是這樣的熱，使得我想着，我會打着瞌睡，從座位上倒了下去。我們走着的時候，我睜開眼睛，看見一隻很大很大的，有鬚的野雁像一條鞭子一樣的拉長着身體，躺在我旁邊的犁溝裏。我把馬停下，我的哥哥說他要用叉耙去打了牠，但是我說：「讓我跳過去，活的捉了牠。」「好吧，」他說。唔，我跳過去，橫腰抱住了那蠢貨，牠是怎樣的想掙脫呵！牠張開牠的翅膀，用牠們撲打我的頭，牠跳着，拉着我走。因為吃驚的緣故，（牠一定非常吃驚的。）牠把牠水一樣的糞撒滿我一身，像一匹難於駕駛的馬拖着一架把一樣的拉着我走。牠為什麼要回轉過來，我不知道。但是他回轉過來了，於是牠撲到馬腳下面，然後又撲到一邊去。馬吃驚了。牠們從我的身上跳過去，噴着鼻子向前奔跑。而我就被軋在收割機的下面了。我的哥哥立刻扯起槓桿，把刀子升高。我被撞倒在車台下面，就在那底下被拖着走。有一匹馬的腿子，一直割齊了骨頭，筋都斷了，我被割切得一塌糊塗。我的哥哥終於制止了馬，卸下一匹，把我橫放在牠的背上，馱回了村莊。我昏了過去，滿身都是鳥糞和泥土，而那隻光棍野雁却飛走了。那一次我病了很久。不到半年，我從一個隣人的家裏走出來，村裏一隻種牛攔住了我的去路。我繞着牠走過去，但是牠好像一隻猛虎一樣的搖着牠的尾巴，低着頭向我衝來。你想我很高興被牠的角衝死嗎？我回轉來逃，但是他趕上了我，在我下面一根肋骨上觸了一角，把我拋過了籬笆。那根肋骨被觸斷了。要是我有一百根肋骨，那倒不算什麼一回事，但是無緣無故的損失一根肋骨，是怪可惜的。這樣當我召去服兵役的時候，他們沒有要我。其他的牲口，還給了我數不清的不幸。你會說我是被魔鬼做了記號的，要是一隻狗掙脫了

牠的鎖鍊的話，不管牠跑到哪裏去，牠都會向我奔上或者我會在不知不覺間碰到牠。而牠會撕碎我的衣服，咬破我的褲子。那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我會被臭貓從烏查機拉山谷追到大路上。在草原裏，野豬襲擊過我。有一次，因為牛的緣故，我被人打了一頓，而且失去了我的長靴。有一天晚上，我從村裏走過，走到多內茲可夫家的附近的時候，我又碰到牛了。牠咆哮着，而且用牠的尾巴擊着肚皮。『不，我想，你這該死的畜生，我已經學會不和你這樣的傢伙周旋了。』我向那房子跑去，牛跟着我。我開始跑，牠就在我的背後噴着鼻子。那房子的窗子當衝開着，我好像一隻蝙蝠一樣的飛了進去。我四圍一看，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我想我不要驚動什麼人，可以從窗裏爬了出去。牛可怕的咆哮着，用牠的角碰着牆壁，於是走了。我正在從窗口爬到街上去的時候，我感到有一隻手抓住了我的手臂，什麼硬的東西打在我的頭上。那是那一家的主人，老多內茲可夫聽到了聲音，走來抓住了我。『你在這裏幹什麼，青年人？』他問。『我是在躲一匹牛。』我告訴他。『你不是躲牛。』他說。『我們很知道你們這些牛！你想偷偷的爬到我的媳婦，我們的奧尼亞那裏去。』於是他開始打我，起初是半開玩笑的，但是愈來愈重了。他是一個強壯的老頭子，他自己和他的媳婦勾搭着，這樣他打落了我兩個門牙。於是他說：『還要到我們的奧尼亞這裏來嗎？』『不。』我說。『我不！你可以把你的奧尼亞掛在你的頸子上，代替十字架。』『唔，脫下你的靴子。』他說。『要不然，我再打你。』我就恭恭敬敬的失掉了我的僅有的一雙長靴。我恨那奧尼亞，恨了五年，但是那有什麼意思呢？這樣的事情不斷的發生着。舉一個例：當你和我把鐵推克當做一個富農逐出他的農場的時候，爲什麼，我問你，他那隻狗撕破了我的羊皮衣，却不去撕別人的呢？牠可以向瑪加爾或是羅比西金撲去，但是牠不，鬼使牠繞着院子跑，使牠又找到我。幸虧牠還沒有咬着我的喉管，要不然，牠在那裏咬兩口，你就得把西奚卡放進你的亡友的名單裏去了。這種事情我們都知道。自然，那樣的收場，是因爲我沒有一枝手槍。要是我有一枝手槍的話，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呢？會發生流血大慘案。我動了火的時候，我是一個很利害的人。那時候，我會結果那狗和鐵推克的老婆的命，會把所有其餘的槍彈通通送進鐵推克的腦袋。就那樣發生了慘殺案，而西奚卡就要被捉去坐牢。我不想去坐牢，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是……我就成了這樣一位將軍。要是那個接生婆還活着的話，我要把她生的吃掉。不要亂講，我要說。不要迷惑孩子們。唔，那裏就是突擊隊。我們到了。』

當拉茲米推洛夫站在門口，用濕的掃帚拂拭他的長靴上面黏性的泥塊的時候，他可以看到從拉古爾洛夫的房間門隙裏透漏出來的一抹斜斜的光線。「看來他還沒有睡覺；他爲什麼還不睡呢？」安德烈這樣想着，靜靜的把門推開。

用燒焦的報紙燈罩遮掩着的小洋油燈，朦朧的照着角落裏的桌子和一本開着放在桌子上的書，瑪加爾的蓬亂的頭髮心的俯在那桌子上。他的右手支着他的臉頰，左手的指頭用力的抓着他的額髮。

「喂，瑪加爾！你爲什麼還沒有睡？」拉茲米推洛夫問。

拉古爾洛夫抬起頭來，不滿的看着安德烈。

「你要做什麼？」他問。

「我是要來談談天的。會攪擾你嗎？」

「也許；但是請坐罷，我還不會把你趕出去。」

「你在讀什麼？」

「我不過是找了點事情做做。」瑪加爾用手把書本掩蓋起來，挑戰的凝視安德烈。

「我和瑪利娜離開了。永遠……」安德烈嘆了嘆氣，沉重的坐在一條凳子上。

「你早就應該這樣做的。」

「爲什麼？」

「她妨礙了你，而現在，生活是這樣的，我們應該把一切不必要的累贅擺脫。現在不是我們共產黨員拿種種不關緊要的事情娛樂自己的時候。」

「你怎麼說這是不關緊要的事情？我們是互相愛着的呀。」

「這算什麼愛？這是掛在你的頸上一塊磨石，不是愛。你在開會，她的眼睛老不離開你，老是嫉妬的坐在那裏。這不是愛，兄弟，這只是一種刑罰！」

「那麼，照你的意見，共產黨員就不應該和女子接觸麼？他們應該用棉布紮起來，像閹割了的公牛或是什麼一樣的過活麼？」

「那麼，你以為這是不可能的嗎？那些早結了婚的自誤的傢伙，我可以讓他們和他們的老婆一道過活；但是我真想通過一條法律，禁止年青的人結婚。如果他們老是吊在女人的裙子上，他們還成什麼革命家？女人對於我們就好像蜂蜜對於一隻貪嘴的蒼蠅一樣。我們立刻黏住了。在我自己的事情上看到了這點，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我想在晚上去讀書，去發展自己，而我的老婆却要躺下睡覺，我讀了一點書，於是也躺了下去，而她卻又翻轉身去，屁股對着我。於是我感到被她這種種的姿勢侮辱了，我或者開始咒罵她，或是點起一枝香煙，氣憤着她的侮辱，睡不着覺。這樣我就得不到充分的睡眠，到早晨，我的頭很重，而且要犯什麼政治錯誤。這味道，我嘗過一點！至於那些有了小孩子的人，他們對於黨完全像死了一樣。他們立即學會了怎樣去照顧他們的小孩子，聞慣了小孩子的乳臭；於是，他們完結了！他們成了壞的戰士，沒有希望的工作者。在沙皇時代，我常常教練青年哥薩克新兵，我看到獨身青年的面孔總是喜氣揚揚，而且樣子很聰明。但是如果他們是離開了他們的年輕老婆來參加聯隊的，他們就要因為懷戀變得愚蠢，變成癡漢了。你對他們會祇感到頭昏，你教不會他們一樣事情。你把服役章程講給他們聽，而他們的眼睛會像鈕扣一樣。這些豬獯也許在望着你罷，但其實他們的眼睛是向着他們自己的內心的，這些毒蟲在看着他們的親愛的小小的老婆。這樣行嗎？不親愛的同志，在從前，你可以隨你自己便去過活。但是現在，你入了黨，你應該拋掉一切蠢事。世界革命成功以後，你就是死在女人的身上，也和我毫無關係，但是現在你得爲了革命，盡心盡力的工作。」

瑪加爾站起來，伸着腰，伸直他的寬大的，漂亮的背部，拍了拍拉茲米推洛夫的肩膀，浮着一種幾乎看不出的微笑。「我想你大概是想來對我訴苦，想得到我的同情的罷。你大概是希望我說：『是的，你真不幸，安德烈。沒有了老婆你一定是很難受的。你怎麼能夠忍受，怎麼能夠挨過這種難受呢？』你不是這樣想嗎？但是，不，安德烈，其他隨便什麼都可以，但是你絕對不能夠從我這裏

聽到這些話的。你和你的那位伍長的寡妻離開了，我只覺得太高興了！她的肥大的屁股，早就應該用麵棒飽打一頓。譬如我和羅加里亞分開了，我覺得非常痛快。沒有誰來妨礙我了，我好像一把尖銳的鎗刺，伸進了反富農，反共產主義的敵人鬥爭裏面一樣。而且甚至於還能夠學習，能夠教育我自己。」

「你在研究什麼？是一種科學嗎？」拉茲米推洛夫冷冷的，刻毒的問。他被瑪加爾的話，被他對他的煩惱，不但不表示同情，而且還很快慰，而且在安德烈看來，他對於結婚問題說了許多沒有人情的無意思的話的這事實，深深的激怒了。當他聽到瑪加爾的嚴肅的眞摯的話的時候，有一瞬間，他微微帶着恐怖的想法：「好在一隻大肚皮的母牛沒有生角，因為要是瑪加爾有權力的話，他會幹出些什麼事來呢？依照他的見解，他會把一切都弄得顛倒，倒的。而且爲着要使人們不離開社會主義，他會決定把一切的男子通通關掉！」

「我在研究什麼嗎？」瑪加爾反問着，他拍鍵一聲把他的書本關了。「英文。」

「什麼？」

「英文。這是一本自學書。」拉古爾洛夫銳利的看了看安德烈，害怕他會顯出輕蔑的臉色來。但是安德烈是這樣的被這個意外的消息壓倒了，在他那忿怒的大大的睜開着的眼睛裏，除開驚愕以外，什麼也看不出來。

「什麼……你已經能夠用英文讀書或說話了嗎？」安德烈問。

拉古爾洛夫感到暗暗的驕傲答道：

「不，我還不能夠說話。那不是馬上可以學會的。但是，我首先在想法理解他們的書籍。我已經學了四個月。」

「很難學罷？」安德烈問，吞掉口水，帶着一種不能自禁的尊敬，看看瑪加爾，又看看書本。

看到拉茲米推洛夫對自己的研究表示着強烈的興趣，瑪加爾放棄了他的警戒，歡喜的回答道：

「難極了！在這四個月中間，我僅僅學會了四句話。但是這種言語本身和我們的話有些相像。他們採取了我們很多的字，不過他們都添上了他們自己的語尾。譬如，我們說『普羅列塔利亞特』、『雷涅羅興』和『康敏尼茲姆』，他們也是這樣說。他們在許多字眼的尾巴上加上一種『嘶嘶』的聲音，好像他們討厭那些字眼一樣，可是你却不能不用那些字。牠們已經全世界生

了根，不管你喜不喜歡牠們，你非說牠們不可。」

「那麼你是在學習嗎？可是你要學這種特別的文字做什麼用呢？瑪加爾？」拉茲米推洛夫終於這樣的問。

瑪加爾現出一種謙讓的微笑答道：

「你問得太奇怪了，安德烈！你的缺乏理解真使我喫驚。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不是嗎？而英國將來也一定會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的，不會嗎？你點着頭，那麼顯然你想是會的罷。而能够說英文的俄國共產黨員有多少呢？那就是呀，不到幾個。但是英國資產階級征服了印度，征服了差不多半個世界，而且還壓迫着黑色人種和褐色人種。你想，這是怎樣一種現象？英國要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但是許多英國共產黨員，却認不清楚階級的敵人到底是像什麼，而且因為他們沒有習慣，他們不曉得怎樣得當的對付他們。到那時，我就要請求到他們那裏去，去教導他們。因為我懂得他們的言語，我到了那裏，馬上就工作起來。我要問你們已經發生了『雷澤羅興』麼？『康敏尼斯托的』麼？把資本家和將軍們像虱子一樣的壓潰吧，朋友們。在一九一七年，我們在俄國過於老實的把他們那些毒蟲放走了，後來却開始割起我們的血管來了。把他們壓潰罷，這樣你們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而一切都會『Heil』。瑪加爾張大着他的鼻孔，對安德烈鑿着眼睛：「這就是我要學他們的語言的緣故，明白了沒有？我可以通夜不睡，我可以糟塌我的整個健康，但是……」他咬着他那整齊的小小的牙齒，結束道：「但是我要學會這種語言！我要用英文不客氣的向全世界的反革命者說話！讓那些毒蟲發抖罷！他們會知道瑪加爾·拉古爾洛夫是瑪加爾·拉古爾洛夫，不是別的人。他是不會慈悲的，『那麼你們吸了你們英國工人階級的血液，吸了印度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血液嗎？那麼你們榨取了別人的勞動嗎？站在牆邊去，你們這些吸血的毒蟲！』這將是我要和他們說的一切的話。我首先要學好這幾句話！這樣，我可以一點也不躊躇的說出來。」

以後他們東扯西拉的說了半個鐘頭的話，於是安德烈回家去了，拉古爾洛夫又埋頭在他那自學書裏。他慢慢的動着他的嘴唇，帶着努力的緊張，他蹙着眉，流着汗，坐在那裏學英文，一直到兩點半鐘以後。

第二天他很早起來，喝了兩杯牛奶，於是走到集體農場的馬廄去。

「給我一匹馬——一匹很強壯的。」他對值班的人說。

那個值班的牽出一匹以強壯和耐久力出名的黃褐色，橫腹易屈的小馬問道：

「到很遠的地方去嗎？」

「到區裏去。告訴達維多夫，我今天晚上回來。」

「你騎馬去嗎？」

「是的，你拿一個馬鞍來。」

瑪加爾把馬鞍放在馬上，拿掉了馬的頭絡，把那從前屬於鐵推克的樣子很漂亮的馬勒套上，熟練的踏上鋸齒狀的腳鏢。小馬跳着跑起來。但當她離開大門的時候，她突然顛躓着，兩膝觸到地，幾乎倒了下去；於是敏捷的爬了起來，恢復了原狀。

「你觸到了地沒有，你這惡濁的魔鬼？」瑪加爾生氣的叫喊，用鞭子打着馬。

「轉來，拉古爾洛夫同志，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走近門邊的老西奚卡，一面躲着瑪加爾的路，一面說。

拉古爾洛夫沒有答話，穿過村莊走到大路去。在村蘇維埃的旁邊，有一二十個女人，在那裏嘈嘈雜雜的興奮的議論着什麼。

「滾開罷，小鶻子們，要不然我的馬會在你們的身上踏過去！」瑪加爾開玩笑的叫着。

女人們默默的躲到一邊。當他走過了她們的時候，他聽到一個被憤怒弄得嘶啞了的聲音在他的背後說：

「當心你自己給馬踏死呀，該死的東西！當心，要不然你自己會踏死的！」

區委書記局會議，在十一點鐘開始了。議事日程包含一項區農業部長培格里夫的關於最初五日間播種進行狀態的報告。除開書記局職員之外，區監察委員會主席山莫欣和區檢察官也出席參加了。

「不要離開這房間，你的問題要提到許多次。」組織部長賀牟托夫警告着拉古爾洛夫。

培格里夫的報告佔去了半個鐘頭，大家在一種緊張的壓抑的沉默裏傾聽着。區裏的有些地方，雖然土地已經耕作好了，但是播種還沒有開始；有些村蘇維埃，連種麥都沒有完全收集起來；在華育斯科華意，退出了集體農場的農民，把收集了的種麥差不多全部拿掉了；在奧爾賀瓦斯克，集體農場的管理委員會自己把種麥發還了退出集體農場的農民。報告者詳細的檢討了播

種情形這樣不如人意的許多原因以後，結束着說。

「同志們，我們播種運動的進行遲慢，我甚至於要說不是遲慢，而是我們老在同一個地點踏着步子的這種狀態，無疑的是因為在許多的村蘇維埃，集體農場的建立，是只注重集體化的表面數字的地方的工作者壓迫的結果，有些地方，像諸位所曉得的那樣，甚至於用手鎗脅迫人家加入集體農場。這樣脆弱的集體農場，現在就正像牆根被水沖洗着的土牆一樣開始崩壞了。他們總弄不好，因為集體農場的農民不願意到田裏去，或者就是去了，也不願意起勁的工作。」

區委書記用鉛筆警告的敲着玻璃水瓶的玻璃塞子，說道：

「你的時間到了！」

「再一刻工夫我就說完了，同志們。我把結論說出來罷。像我剛才已經報告的那樣，根據我們的材料，在最初的五日間，我們區裏播種了的土地只有三百八十三公頃。我認為，馬上動員全區的活動分子，派遣他們到集體農場去，是必要的。據我的意見，我們應該用盡一切手段來防止集體農場的農民的退出，而且必須強迫集體農場的經理和支部書記，每天在集體農場的農民間進行解釋的工作，他們的主要的任務是使集體農場的農民得到廣闊的啟發……而且要充分的說明國家給與集體農場的種種援助；在許多地方，這一點完全沒有被說明。就是現在，也還有許多集體農場的農民，不曉得集體農場已經被分派了怎樣的信用借款。此外，關於歪曲的責任者的事件，我提議作爲一個急切的問題加以審理，而且把責任者加以嚴重的黨的懲罰，歪曲是我們成功的解決播種問題的障礙，而且，根據三月十五號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歪曲者應該撤消工作。我的話完了，同志們。」

「關於培格里夫的報告，有什麼人發表意見嗎？」區委書記這樣的問，眼睛掃射着全室，單單避免去看拉古爾洛夫。

「還有什麼說的事情是很明顯的？」書記局的一個職員嘆息着，這人是區的民警署長，是一位肥胖的，始終在流汗的，強壯的人；他穿着軍服，他的閃着光輝的，剃的光光的頭，有無數的傷疤。

「那麼我們就採取培格里夫的結論來做我們的決議的基礎，贊成嗎？」書記這樣的問。

「贊成。」

「那麼，現在討論拉古爾洛夫的事。」書記自從開會以來，第一次向拉古爾洛夫看了一眼，用一種猶移無定的，含着敵意的

眼色凝視了他幾秒鐘。「你們都曉得，他是格內米雅其的黨的支部書記，却犯了許多反黨的錯誤。無論是在集體化運動的時候，或是在收集麥種的時候，他都違反着區委會的指令，採取了過左的路線。他用他的手鎗打了一個個別的中農，把幾個集體農場

的農民關在一間冰冷的房裏關了一整夜。山莫欣同志親自到格內米雅其調查了這事件，發見了拉古爾洛夫的違反革命利益的非法暴行和他對於黨的路線的有害的歪曲。現在山莫欣同志就要報告的。山莫欣同志關於拉古爾洛夫的犯罪行為，你有怎樣的意見，請報告書記局罷。」

書記把他那肥腫的眼皮閉了起來，沉重的倚在他的肘上。

拉古爾洛夫從走進區委會場的那一瞬間起，就看到情況對自己不利，而且看到他是不期待任何原諒的了。區委會的書記帶着不平常的抑制的態度迎接了他，而且顯然不安的避免和他談話，馬上轉向區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那方面談什麼問題去了。

「我的問題會怎樣？」瑪加爾有點胆怯的問他。

「書記局會決定的。」書記不願意的回答他。

其餘的局員，都避開瑪加爾那種懇求的視線，而且躲避他無疑的，他的事件已經預先在中間決定了的。只有民警署長巴拉賓同情的向他微笑，真心誠意的和他握着手說：

「不要怕，拉古爾洛夫你錯了，走了錯路；但是究竟我們自己在政治上也不會怎樣好好的訓練。比你聰明的人也要犯錯誤的！」他搖着他那個強硬的光滑得像河裏的石頭的圓圓的頭，揩掉了他那深紅的短頸上的汗水，憐憫的嚮着嘴唇。瑪加爾鼓起了勇氣，看着巴拉賓的深紅的臉孔，感激的認識到這個人看透了他的心事，理解他，甚至於同情他。

「他們一定會給我嚴重的懲罰，會把我的書記免職。」他想着，當恐懼的望着山莫欣的時候。這個頂不高與人家離婚的，有着巨大的額的小男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利害的使他不安。當山莫欣從文件包的中間取出一疊厚厚的文書來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痛苦的感到一種警戒的尖銳的刺痛，他的心臟劇烈的跳動，血衝上了他的腦袋，太陽穴熱得像火燒一樣，一種輕微的暈醉的嘔氣湧上了他的喉管。這是在每一次他發癩病以前常有的微候。「只要不在現在發起癩病來就好啦！」他一面傾聽着

山莫欣的慢慢的話，一面心裏這樣戰慄着。

「受到區委會和區監察委員會的指令，我親自調查了這個案件。我訊問了拉古爾洛夫自己，訊問了在他手裏受過害的集體農場的農民和個別的農民，同時根據證人的申述，我這樣斷定：拉古爾洛夫同志無疑的是辜負了黨的信心，他的行為給了黨一種可怕的損害。譬如，在二月間集體化運動的時期，他一家一家的訪問，用手鎗威嚇農民，強迫他們加入農集體場。用這種方法他把七家中農『拉進了』集體農場。拉古爾洛夫自己也不否認這點……」

「他們是白黨中間最壞的白黨。」拉古爾洛夫從椅上站起來，嘶聲的說。

「我沒有叫你發言！請守秩序！」書記嚴厲的打斷了他的話。

「後來，在收集種麥的時候，他用手鎗去打一個個別的中農，打得他昏了過去，而且是在集體農場的農民們和村蘇維埃的代表們的面前幹的。他打那個人是爲着他不肯立刻把種麥繳來……」

「真丟臉！」區檢察官大聲的說。

拉古爾洛夫用手掌擦着喉嚨，臉蒼白了，但還是沉默着。

「在那同一天的晚上，同志們，他好像舊時代的什麼地方警察長一樣，他把三個集體農場的農民關在一間寒冷的房間裏，關了他們一夜，用手鎗恐嚇他們，因爲他們不肯立刻把種麥繳出……」

「我沒有恐嚇他們！」

「我是在引用他們的話，拉古爾洛夫同志，請你不要打斷我的話。還有，中農格雅夫像一個富農一樣的被沒收財產，被放逐，也是他的固執的主張。格雅夫這個人，從他的財產上看起來，無論怎樣也不能算是一個富農。但是依拉古爾洛夫的主張，因爲他在一九二八年僱用過人，他被當作一個富農看待了。可是，他到底僱傭了怎樣一個人呢？同志們，格雅夫在收穫時期從格內米雅其村僱了一位姑娘，幫忙了一個月；而且他僱了她，祇是因爲他的兒子在一九二七年秋天被徵到紅軍裏去了，而且有着許多孩子纏着格雅夫自己幹不過來。蘇維埃法律並不禁止這種僱傭勞動的使用。而且格雅夫是根據他和傭人委員會的談判去僱用那個姑娘的，工錢完全照給；這種事實我調查過。此外，拉古爾洛夫還過着一種放縱的性生活，這個，在黨員的品格上講，也是相當

重大的事。拉古爾洛夫和他老婆離開了，不與其說是離開，不如說是把老婆從家裏趕出去了，像趕狗一樣的。而且理由不過是爲着她有接受格內格雅其村一個青年的求愛的嫌疑。總之，爲着要使得他自己自由自在，他利用了這種謊言，把她趕出去了。他現在過着怎樣的生活，我不知道，但是依照我所得到的所有的情報，他在過着放縱的生活，同志們。不然的話，他爲什麼要驅逐他的老婆呢？拉古爾洛夫的住所的女房東告訴我，他每天晚上都很遲才回來。她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同志們，我們是知道他會到什麼地方去了的！我們不是小孩子，我們知道，一個把老婆趕跑了的男子，普通是在什麼地方消磨他的時間：從一個女人掉到一個女人的尋求淫樂。我們知道同志們，這就是這位可憐可笑的支部書記，在短期間內所完成的英雄勳業的大概（他的控告的演辭說到這裏的時候，山莫欣浮着惡意的微笑。）這一切會招致怎樣的結果呢？這種行爲的根源是在什麼地方呢？我得直截了當的說，這不是像我們的領袖斯達林同志所輝煌的打破的「成功的眩惑」，而是一種過左的輕舉妄動，一種對於黨的整個路線的侵犯。譬如，拉古爾洛夫，不但是够聰明的把中農當作富農對付，把他們趕進集體農場，而且通過了一個把家禽和一切乳牛和小家畜都收爲公有的決議案。據許多集體農場的農民說，他還想在集體農場中，設定一種就是在尼古拉暴帝時代也不會有的規約。」

「關於家禽和家畜，區委會並沒有指令。」拉古爾洛夫小聲的說。他站起來，伸直他的身體，左手痙攣的按住胸口。

「但是對不住！」書記冒火了。「區委會是有過指示的。你不能够那樣的怪人家！我們有勞動組合的規則，你並不是還在吃奶的小孩子，不能够從那上面獲得結論。」

「在格內米雅其集體農場，一切自我批判是被壓抑的。」山莫欣繼續的說。「拉古爾洛夫造成了一種恐怖，不讓任何人說一句話。他向農民叫嚷，蹬脚，用武器威嚇他們，却不執行說服的工作。因此，格內米雅其村『斯達林』集體農場，不絕的發出怨聲。在目前那裏正發生大批退出集體農場的風潮，他們剛剛開始播種，而且顯然不能處理這個任務。負有把那妨害我們的偉大的建設工作的一切腐敗分子，和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者從黨內肅清出去的使命的區監察委員會，關於拉古爾洛夫，無疑的將有牠自己的公正的結論。」

「完了嗎？」書記問。

「完了。」

「我叫拉古爾洛夫說話。讓他告訴我們，他怎麼過着這樣一種生活。說罷，拉古爾洛夫。」

在山莫欣的演說快要結束的時候，瑪加爾被一種可怕的忿怒所占據了。但是現在却突然完全消失，懷疑和恐怖代替了牠。他們在對我做什麼？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呢？他們會要把我埋葬！當他走向桌子那方面去的時候，他一時的迷亂的這樣想着。在山莫欣說話的時候準備好的一切憤慨的反駁，完全消失了。他的頭完全空了，他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

「革命以來我就加入了黨，同志們……」他開始說。「我曾經在紅軍裏服務過……」

「這些我們都知道說到本題上來罷！」書記不耐煩的打斷他的話。

「我在一戰線上和白軍打過仗……我在騎兵第一軍……我得了勳章……」

「但是請說到本題罷！」

「這不是本題嗎？」

「不要躲閃罷，拉古爾洛夫！你現在想憑靠過去是沒有用的。」區執行委員會主席插着嘴這樣說。

「讓同志說罷！你們為什麼要打斷他的話？」巴拉賓憤慨的叫，他那像石頭一樣的圓圓的頭的光滑的頭頂，一時顯出了腦充血性的紫色。

「那麼，就讓他扼要的說罷！」

拉古爾洛夫還是站那裏，把左手按在胸口上面。同時把他的右手慢慢的伸到他那帶着刺痛的乾燥變硬了的喉頭。他的臉色蒼白起來，困難的繼續說道：

「讓我說。我不是敵人，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我在軍隊裏的時候曾經受過傷……我在卡斯多納雅從一個大炸彈……」

受了擦傷……」他又沉默了，他那黑色的嘴唇在把空氣吸進肺部。巴拉賓急急的從玻璃水瓶裏倒了些水，把玻璃杯子遞給拉古爾洛夫，眼睛沒有看他。

書記看了看瑪加爾，又很快的把視線移開。瑪加爾接着玻璃杯子的時候，他的手不能抑制的抖擻着。在靜默中，杯子碰着他

的牙齒的聲音，可以清晰的被聽到。

「喂，不要興奮，說下去罷。」巴拉賓焦灼的說。

書記蹙着眉，一種自然而生的憐憫之情爬進他的心臟，但是他抑制了自己。他堅信拉古爾洛夫是一個對於黨的危險人物，不但應該撤職，而且應該開除黨籍。他的意見，除開巴拉賓以外，到會的人大家都同意。

瑪加爾一口喝乾了那杯水，吸了一口氣，於是又開始說道：

「我承認山莫欣所說的一切，我幹了那一切是不錯的。但不是因為我要侵犯黨。山莫欣在這一點是撒謊的！他好像狗一樣的撒謊。關於我的什麼『放縱』的話，也是一樣。那一切都是捏造的。我和女人沒有什麼關係，我用不着她們……」

「那就是你把你的老婆趕跑的原因嗎？」組織部長譏笑的說。

「是的，就是因為這樣。」瑪加爾非常嚴肅的回答。「但是我這樣做，都是爲着革命的利益。也許我錯了……我不知道。你們比我有教養。你們都進過學校，你們看事情，比較看得清楚。我並不想把自己的罪過形容得小一點。你們要怎樣判決就怎樣判決好了。我只要你們理解一件事……」他又窒息起來，說到一句話的中途停止了，沉默了一會。「兄弟們，請理解我所做的一切，並沒有任何反對黨的惡意。我打了班尼克，是因為他嘲笑黨，而且要拿種麥去喂豬……」

「由你說吧。」山莫欣嘲笑的說。

「我是說的實在的話。我現在還在後悔，我沒有把他殺死。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了。」

書記伸直腰身，椅子在他的下面軋拉的響。他一心只希望這個不愉快的事情盡可能的快點結束。他急急的說：

「唔，同志們，那末事情是十分明白的。拉古爾洛夫自己承認了。雖然他竭力想躲閃，想用一些瑣屑的事情來辯護自己，可是這種辯護一點也沒有說服力。隨便什麼人，在遭受到責難的時候，總想卸去一部分罪過，或是把責任推到人家身上去。拉古爾洛夫曾經惡意的破壞在集體農場的運動中的黨的路線，而且在私生活方面，是一個墮落的共產黨員，因此，我認爲應該開除他的黨籍。我們用不着考慮他過去的功績；那階段早過去了。我們應該把他當做一個警戒別人的例子加以處罰。我們應該無情的打擊一切企圖損害黨，把黨拉向左或右的人。對拉古爾洛夫以及像他這樣的人，我們不能採取姑息的處置。事實上我們已經容

忍他够久了。在去年組織同耕社的時候，他就犯着左傾幼稚病，當時我警告了他。他一點也沒有留心，讓他自作自受罷。我們來表決嗎？不待說，只是書記局的局員有表決權。四個人贊成，對嗎？你反對嗎？巴拉賓同志！

巴拉賓把手掌擊着桌面。血管的網顯露在他的太陽穴上。

「我不但是反對，而且要絕對的抗議，」他叫道。「你們作了一個根本錯誤的決議。」

「你可以保留你個人的意見，」書記冷冷的說。

「不，你要許可我發言！」

「那太遲了，巴拉賓。拉古爾洛夫開除黨籍的決議，已經由大多數通過了。」

「這樣對待一個人，是一種官僚的態度！原諒我，但是我不會讓這件事情就這樣算了。我要寫信到地方委員會去。開除一個老黨員，一個紅旗勳章的獲得者……你們不是瘋了，同志們！好像除了開除黨籍以外，沒有什麼別種處罰方法一樣！」

「關於這一點現在用不着討論了。我們已經表決了。」

「你們做出這樣的表決，應該打耳光！」巴拉賓的聲音變成了一種細小的尖聲，他的頸子膨脹着，好像用指頭輕輕一觸，血就要奔湧出來一樣。

「你最好不要說什麼打耳光這類的話！」組織部長賀率托夫暗諷的說，不高興的說，「這裏不是區民警署，而是黨的區委會。」

「我知道，不用你說。但是爲什麼你們不讓我發言！」

「因爲我認爲這是多餘的，」書記突然生氣了。他好像巴拉賓一樣的蒼白，抓着他的椅子的靠手。「我是這裏的區委書記！我不許你說話，如果你要說話，你可以到門口去。」

「巴拉賓，不要這樣發怒罷！你爲什麼要這樣興奮？要是你高興，你把你的意見寫給地方委員會好了。但我們現在已經表決了，打架打完了以後你才揮動你的拳頭。」區執行委員會主席企圖說服巴拉賓。他拉着這位警官的軍服的衣袖，把他拉到一個角落裏，低聲的對他說着話。

同時，被和巴拉賓的衝突激怒了，書記對瑪加爾抬起他那憤怒的閃着光輝的眼睛，帶着不能掩飾的敵意說道：

「話已經完了，拉古爾洛夫！依照書記局的決議，你從我們的隊伍中除名了。像你這樣的人，黨是不需要的。把你的黨證交出來。」書記用手掌拍着桌子。

拉古爾洛夫的臉色像死人一樣蒼白了。他的身子因為戰慄的發作搖動着，他的聲音差不多令人聽不見的說道：

「我不交出黨證。」

「我們要叫你交出來！」

「到地方委員會去罷，拉古爾洛夫！」巴拉賓從角落裏叫道。他在一句話的半途截斷了他和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談話，走了出去，砰的一聲把門帶關了。

「我不交出黨證，」瑪加爾重覆的說。他的聲音大了一點；一種帶淺藍色的蒼白，慢慢從他那顴骨突出的臉頰和前額消失。黨還是需要我……而我離開黨不能生活。我不服從你！黨證在這裏，藏在我胸前的這個口袋裏！來拿罷！我要切斷你的喉管！」

「現在，悲劇開始了！」區檢察官聳着肩說。「但願不要歇斯托里……！」

瑪加爾沒有注意他的話，凝視着書記，慢慢的，差不多像在夢裏一樣的說道：

「我離開了黨，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為什麼要去？我不交出我的黨證，我的整個的生命……我的整個的生命都獻給……」他突然像一個可憐的老人一樣，無目的的在桌上瞎摸着，上句不接下句的，急急的，含糊的說道：

「如果是這樣，倒不如叫兵士……把我鎗斃了好些……我什麼也沒有了……現在我的生命沒有用了，因此同時也把從人世間開除罷，我被需要過……但是我老了……把老狗趕出院子罷……！」

他的臉孔好像石膏，假面一樣的僵硬，只有嘴唇顫慄着，微微的動着。但是當他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長大成爲一個大人以來，第一次，眼淚從他那凝滯的眼睛裏像泉水樣的流溢出來。淚水豐饒的流過他的臉頰，落在他那長久沒有剃的濃厚的鬍鬚裏，於是變成黑色的水滴，滴髒了他的襯衫的胸口。

「够了！這樣也是沒有辦法的，同志！」書記痛苦的蹙着眉頭。

「你不是……我的同志！」拉古爾洛夫叫道。「你是一隻狼。在這裏的你們所有的人都是有毒的毒蟲。你們現在有着權柄！」

你們學會了說話說得漂亮！你爲什麼像一個婊子一樣露着牙齒，賀辛托夫？笑我的眼淚嗎？你……！你還記得在一九二一年，當福敏的匪徒在地方上到處搗亂的時候，你是怎樣的跑到地方委員會來的嗎？你記得嗎？你這母狗的尾巴？你走來交出黨證，說你要回去種田……你怕福敏，那就是你交出黨證的道理！但是後來你又像一隻滑溜溜的蛤蜊爬過石頭一樣的爬進黨裏來了！而現在你却贊成開除我的黨籍？你笑我的重大的悲哀麼？」

「够了，拉古爾洛夫，請不要叫了。我們還有其他許多事情要討論，」漂亮的，微黑色的組織部長賀辛托夫，用一種和解的聲調說。他一點也沒有被拉古爾洛夫的攻擊困窘，在他那黑色的鬚鬚下面，還是隱藏着微笑。

「對於你們是够了！但是我要辯明是非！我要到中央委員會去！」

「那好極了！你去罷！在那裏他們會馬上把一切解決的。他們現在在那裏等了你好久很久了。」賀辛托夫微笑着。

瑪加爾靜靜的走到門邊，額角撞在門柱上，呻吟着。

他最後一次的憤怒的爆發，使他完全失掉了氣力。他沒有思想，沒有感覺的走到院子的大門邊，從圍牆上解下了他的小馬，糊裏糊塗的拉了韁繩牽着牠走。走到市鎮的邊界上，他竭力想騎上馬去，但是不能夠。他四次舉腳踏到鞍轡上，每一次都好像酒醉了一樣的搖幌着，他祇得放鬆了馬鞍的前輪。

一個生氣勃勃的老人坐在最末一家小屋的牆壁的突出的邊緣上。他從哥薩克帽的剝落的帽簷下面，注意的望着瑪加爾竭力想騎上馬去的樣子，最後賞識的微笑着。

「好傢伙！」他說。「太陽還很高，他却連脚都舉不起來了！他爲什麼這樣早就喝醉了呢？今天是什麼節日嗎？」

「是的，斐多特老爹，」他的隣舍答應着，從柔枝編造的籬笆那邊窺看着。「今天是『懶鬼西蒙』的節日，他們要從一家酒館到一家酒館的巡禮。」

「難怪難怪，」那老人微笑着。「沒有一個青年會比酒還強的看吧，酒使得他連馬鞍都爬不上了！喂，拚命的爬吧，哥薩克！瑪加爾咬着他的牙齒，於是，僅僅輕輕的把靴尖點着鞍鞍，他好像一隻飛鳥一樣的躍上了馬鞍。」

第三十三章

那同一天早晨，二十三輛集體農場的載貨馬車從雅斯基村來到了格內米雅其村。當他們走到風車附近的時候，班尼克和他們碰着了。他把馬勒掛在肩上，正要回草原裏去找他的母馬。當第一輛載貨馬車經過身邊的時候，他和車夫打着招呼，那黑鬚鬚哥薩克回答着他。

「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班尼克問。

「從雅斯基來的。」

「爲什麼你們的馬都沒有尾巴？爲什麼你們把牠們弄得這麼難看呢？」

「停停畜生！我們割掉了她的尾巴，但她還是很活潑。你問爲什麼牠們都沒有尾巴嗎？我們把牠們割去賣了一筆很好的價錢！城裏的女人們要用馬尾趕蒼蠅。你有不有香煙？請我們吸罷，我們正沒有煙抽。」那哥薩克從他的四輪馬車上跳了下來。

一長列載貨馬車都停了下來。班尼克後悔他開始了談話。他很不願意的掏出他的煙盒，望着五六個男子離開了他們的馬車，一面把報紙扯成捲煙紙，一面走向他來。

「你們會把我的煙草通通用完哩！」吝嗇的班尼克埋怨的說。

「現在是集體農場的世界呀，你不曉得嗎？一切的東西都應該公有，」有鬚鬚的哥薩克嚴正的說。他盡量的取了一撮家種的煙草，好像那煙盒是他自己的一樣。

他們點起了香煙。班尼克急急的把他的煙盒塞進了褲袋裏，微笑着。他帶着一種挑剔的憐惜，瞻望那差不多齊着馬屁股上被斬掉了的馬尾巴。要喝血的馬虻在煩擾馬，停在牠們那汗濕的後臀上或是被馬軛擦傷了的頸子上。爲着要趕走馬虻，馬無心的搖動牠們的尾巴，但是那難看的沒有長毛的馬尾的殘根，却不中用。

「這馬的尾巴在指着什麼方向？」班尼克譏笑的問。

「老是指着集體農場的。他們還沒有把你們的馬的尾巴割掉嗎？」

「割了，但只割了四五寸。」

「這是我們村裏蘇維埃的主席吩咐這樣辦的。他還爲了這個得過獎賞，但是天氣熱起來的時候，馬就該死了。唔，我們要走。謝謝你的煙草。我們吸了一枝煙，我們感到很輕鬆了，一路因爲沒有煙吸，我們煩死了。」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到格內米雅其去。」

「那麼，是到我們的村裏來的了。做什麼呢？」

「來取麥種的。」

「什麼……你說什麼？」

「區裏派我們到你們這裏來取我們的種麥的：四百三十普特。唔，走罷！」

「我知道會這樣的。」班尼克叫着。他搖着馬勒，跑回村裏去了。

在雅斯基的載貨馬車還沒有到達集體團場辦公處的時候，村裏的半數農民已經曉得他們是來提取麥種的了。班尼克沒有讓自己的腿子休息，他家家戶戶通報了。

起先是一些女人們開始聚集在小巷裏，好像一羣受了驚的鷓鴣一樣的擾攘不安。

「親愛的朋友們，他們要把我們的種麥運去了。」

「我們沒有種子播了。」

「好心的人早就對我們說了，叫我們最好不要把種麥繳到公共倉庫。」

「如果哥薩克們聽了我們的話就好了。」

「我們現在應該去叫他們不要把穀物交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去看守！來罷，女人們，到倉庫那裏去。我們要拿着棍棒，不讓他們走近掛鎖。」

後來哥薩克也出來了。在他們中間也可以聽到上面這同樣的話。他們從小巷到小巷，從街道到街道，聚成一羣，向倉庫走去。在這時候，達維多夫看了雅斯基的人帶來的農業聯合會區分會的主席的通告書。「親愛的達維多夫同志，」他寫着。「你們村裏的倉庫裏，存着七十三『生的拿』（每生的拿約五十公斤）的小麥，那是在上一次穀物徵收以後沒有繳到區裏的。我請你把這小麥交給雅斯基村的集體農場，因為他們沒有充分的種麥。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得到了穀物合作社的同意。」

達維多夫讀完了這個通告書，就吩咐把穀物交出。雅斯基的農民們從集體農場辦公處的院子裏趕着馬車到倉庫這邊來了。可是倉庫附近的街道擠滿了人。一兩百女人和哥薩克把馬車團團的圍住了。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問。

「你們是來取我們的麥子的嗎？魔鬼要你們到這裏來的！」

「滾回去罷！」

「我們不給！」

頓姆卡·烏莎可夫慌忙去叫達維多夫，他跑到了倉庫邊。

「什麼事，公民們？」他問。「你們聚集在這裏幹嗎？」

「你爲什麼要把我們的穀物給雅斯基人？我們是收集攏來給他們的嗎？」

「什麼人給了你這種權力，達維多夫？」

「我們用什麼東西播種呢？」

達維多夫爬上了最接近的倉庫的階段上，平靜的說明，他接到了農業聯合會區分會的指令，他是把那沒有繳納的穀物稅交出來，並不是交出穀物種子。

「不要担心罷，公民們。」他說。「你們的種麥是不會被觸動的。你們不要閑蕩着，噓着向日葵子，你們應該到田裏去。不要忘記突擊隊長是會把那不去工作的人記錄起來的。我們要罰那些不去工作的人的錢。」

被達維多夫的說明安定了心思，一部分哥薩克走散了，許多的人到田裏去了。管倉庫的人開始把穀物量給雅斯基人，達維

多夫也回到了辦公處。但是不到半個鐘頭，留在倉庫旁邊監視着的女人們的態度，完全變化了。這一點雅可夫·洛濟支應該負責，因為他對幾個哥薩克小聲的說了：「達維多夫說，他們是拿種麥的。集體農場已經在播種，但是那些個別的農民交出來的種麥，在交給雅斯基的集體農場。」

女人們漸漸的激動起來了。班尼克，沉默的代米德，老多內茲可夫和其他三十來個哥薩克站在那裏議論了一下，於是向掌秤的地方走去。

「我們不要把穀物給雅斯基！」多內茲可夫代表大家這樣的宣稱。

「沒有人叫你說話！」頓姆卡·烏莎可夫怒聲的回答。

他們開始打起架來了。雅斯基的人幫着頓姆卡。班尼克請他吸過煙的那同一的黑鬍鬚哥薩克，挺直身軀站在馬車上，激烈的足足罵了五分鐘，於是叫道：

「你們爲什麼不服從政府的命令？你們爲什麼要使我们喫苦？我們在這麼熱的天氣趕了三十哩路，而你們却把國家的穀物扣押着。政治警察會給你們好處的！你們應該被放逐到索羅夫加的集中營去，你們這些畜生！你們好像盤據着馬槽的狗一樣，自己不能喫，又不肯人給別人喫。你們爲什麼不到田裏去？今天是休假日嗎？」

「你要怎樣？」小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夫咆哮着。「是不是你的鬍子在發癢？我們可以替你梳一梳馬！」他捲起衣袖，擠到馬車邊。

那個生着鬍鬚的雅斯基的哥薩克，從馬車上跳了下來。他沒有捲起他那褪了色的褐色襯衫的衣袖，但是他却給了安金姆的下顎這樣恰當的猛烈的一擊，使安金姆倒退了五碼來遠，他的兩臂好傷風車的帆翼一樣的揮動，把人羣衝散了。

於是，在格內米雅其很久沒有看到了的一種鬥爭起來了。雅斯基的人們受了嚴重的打擊，於是，流着血，他們把麥袋放下，爬上了他們的馬車。鞭着馬，他們衝開尖叫着的大羣女人們馳走了。

從這瞬間起，格內米雅其村變成了一個興奮的沸騰的漩渦。羣衆要向頓姆卡收回那藏着種麥的倉庫的鑰匙，但是機警的頓姆卡在打架的時候，已經從人羣溜了出去，慌忙的跑到了辦公處。

「這些鑰匙我們怎麼辦？」達維多夫同志」他問。「我們的人在打雅斯基人，等一下他們一定會到我們這裏來的。」

「把牠們給我，」達維多夫平靜的說。

他接着鑰匙，放進口袋裏，於是走到倉庫那邊去。同時，女人們把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從村蘇維埃拖了出來，正在固執的叫着：

「開會！」

「女人們！嬌娘們！媽媽們！我的寶貝們！現在並不要開什麼會。我們現在要播種，不要開會。你們爲什麼要開會？」開會」是一句丘八的話。你們要在戰壕裏蹲三年，才能够說這句話！你們得去打仗，餵虱子，然後可以說到開會。」拉茲米推洛夫企圖說服女人們。

但是她們不聽他的話，於是，吊着他的褲子，他的袖口，和他的皮帶下面的襯衣的邊緣，她們把燈着眉的安德烈拖進了學校裏，叫着：

「我們不要蹲戰壕！」

「我們不要去打仗！」

「開會，要不然，我們自己開起來了。」

「你這畜生，你說你不能開會，你說你是主席，所以你能夠。」

安德烈推開女人們，用手指塞着耳朵，想把她們的吵鬧壓倒，他大叫着：

「不要響，你們這些魔鬼！退後一點！你們幹嗎要開會？」

「關於麥子的事。關於麥子的事，我們要和你说話。」

最後他被迫着這樣宣告了：

「我宣佈開會。」

「讓我發言！」寡婦雅加德利娜·古里雅斯查雅要求。

「那末你說罷，鬼找着你！」

「你不要罵人，主席要不然，我就要打你……你得到了什麼人的許可，答應我們的麥子被人搬走呢？誰命令把麥子交給雅斯其人，而且爲什麼要下這個命令呢？」她兩手撐着腰，向前面灣着身子，等待着答覆。

安德烈把她好像一隻固執的蒼蠅一樣的揮開。

「達維多夫同志已經負責的對你們說了。而且我不是來開會，和你們談這些無意義的事情的，而是爲着……」他嘆了一口氣。「因爲親愛的女公民們，我們要盡全力來捕滅土撥鼠……」

但是安德烈的策略沒有奏效。

「什麼土撥鼠？」她們問。

「土撥鼠和我們沒有關係。」

「把麥子退還我們。」

「你真是一個漂亮的演說家，讓刺猯來刺你罷！去捉土撥鼠！但是關於麥子的事你怎麼說？」

「關於麥子的事，沒有什麼要說的。」

「什麼，沒有什麼要說的麼？把麥子發還我們！」

古里雅斯查雅爲首，女人們開始向講演台走去。安德烈站在鐵板做成的提示者的座位的旁邊。他微笑的望着女人們，但是心裏却微感到不安：因爲聚集在那好像白色的雛菊園一樣的女人們的頭巾的背後的哥薩克們的臉色，也有點可怕。

「你冬天夏天都穿着長靴子，跑來跑去，但是我們買一雙鞋子的錢都沒有。」一個女人這樣的叫。

「你已經變成一個委員老爺了！」

「你把馬利娜的丈夫的褲子穿破好久了呢？」

「你的嘴巴塞滿了！」

「把他的衣服剝下女人們！」

喊聲好像不規則的來福鎗聲一樣的響着。幾十個女人擁到講演台的前面。安烈德極力想使這個騷擾鎮靜下來，但沒有成功；他的聲音在騷擾中聽不見了。

「把他的長靴剝下來！上去，女人們，大家一道上去！」

立刻，無數的手伸到了講演台上。安烈德的左腿被抓着了。他攀着提示者的座位，憤怒得臉色蒼白了。但是靴子已經從他的腳上被剝下來，被拋擲過人羣的後面去了。後面的人傳遞着靴子，把他向更遠的地方拋擲，同時，爆發着惡意的、不愉快的笑聲。從後面的行列裏，送來了讚賞的男性的聲音：

「剝他的衣服！」

「讓他不要褲子走路罷！」

「把另外一隻靴子剝下來罷！」

「衝上去，女人們！把他打倒，這豬獠……！」

她們把安烈德的另外一隻靴子也剝下了。他把他的腳絆抖了下來，叫道：

「把紮腿布也拿去罷！給你們什麼人好作揩鼻布用！」

幾個青年人急急的擠到講演台邊。他們中間的一個，野斐姆·特魯巴佐夫，是一位厚嘴唇的青年，他父親曾經在亞達曼的聯隊裏服役；他自己有六尺多高，現在他把女人們推開，踏到講演台上。

「我們不要你的紮腿布！」他笑着，沉重的呼吸着說：「但是我們要脫下你的褲子……！」

「我們真需要褲子！貧農們都不穿褲子在外邊跑，而富農的褲子又不够分配。」另外一個青年，年紀更輕，身材也短一點，但是看來好像更愛惡作劇，而且像是一個首領，他慢慢的這樣的說明。

這個青年，渾名叫做「笛摩克」（煙），頭髮異樣的捲曲着。他那煙一樣的金髮，好像阿斯拉漢的毛皮，好像從來沒有梳過一樣，是這樣亂七八糟的捲成小環，從他的舊哥薩克帽子的邊緣擠了出來。他的父親在德國戰爭的時候戰死了，他的母親患瘧疾死了，因此「笛摩克」是由叔母照顧養大的。他從很早的孩童時代起，就常常要到人家的菜園裏面去偷黃瓜和

蘿蔔到菜園裏去偷楊梅和蘋果，或是到瓜田裏去一袋一袋的偷西瓜。到他長大了的時候，他發生了一種污損村裏的姑娘們的情熱，而且他的這種生活，使他得到這樣一個不愉快的醜名，以致沒有一個有着長成的女兒的格內米雅其的母親能夠沉靜的看見他那身材很小，但是像鷹的身材一樣勻稱的模樣的。隨便什麼時候，她們一看見他，就一定要吐着口水，輕蔑的嘶聲說道：

「他在那裏走，那個白眼睛的惡魔！他在那裏，那個好色的獵狗，在村裏到處走！」

向她們女兒們，她們會加着說：「唔，你爲什麼睜着眼睛朝外面看？你在窗邊幹嗎？你要是給我用裙子包一個小孩子回來，只要你敢，我會親手把他扼死！去拿點乾糞來燒火，你這狗婆娘，去看看母牛！」

但是穿着他的破皮鞋，像野獸一樣的輕輕的走着的「笛摩克」會在他的牙齒縫裏低低的吹着口哨，會走過籬笆或短牆，從他那彎曲的睫毛下面窺探着庭院和窗戶。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一個姑娘的頭中的瞬間的一現，懶散的從容的「笛摩克」就要變化了：他會帶着一種短促的，敏捷的動作，快得像鷹一樣的回轉頭去，挺直腰身。可是他那青白色的眼睛沒有掠奪的神情，却有一種溫柔的，深深的優雅的情味。在這種時候，甚至於連他的眼睛也好像變了顏色，變得和七月的天空一樣，深藍了。「斐克丁娜，我的親愛的，我的青色的花！天一黑我就到院子的後面來。你今晚睡在什麼地方？」「哦，不要發癡罷！」那姑娘會一面跑過去，一面用一種不能接近的嚴正的音調這樣的回答。

「笛摩克」會帶着一種理會的微笑看着她，於是走開了。在日落的時候，他會在公共倉庫的旁邊拉着從前是屬於他的被放逐了的朋友鐵摩菲的那個手風琴。但是一到了青色的陰影籠罩着菜園和樹林，人聲和家畜的鳴叫沉寂了的時候，他會從容的從小路走到斐克丁娜的院子裏去；那時候，和「笛摩克」自己一樣的寂寞，一樣的有着圓圓的面孔的月亮，會在那悲悽的細語着的白楊樹梢上，在那靜寂的村莊上走過。

姑娘們並不是「笛摩克」的生活中的唯一的慰藉物；他也喜歡伏特加酒，更喜歡打架。無論什麼地方打架，他總在場。起先，他會兩隻手緊緊的背在後面，頭低着站在旁邊看。不久，他的腿子便要開始在膝頭的地方抖戰起來，而這個抖戰要變得不可抑制，於是，不能壓伏那碎裂着他的全身的情熱，他會加入戰鬥。在他二十歲左右的時候，他被打落了半打牙齒。不祇一次，他被打到

吐血。他曾經爲着姑娘的事被打爲着干涉人家的打架被打。他會咳嗽和吐血，會在火爐上，在他那永遠哭泣着的叔母的旁邊整整的躺一個月。於是，他又會在晚唱會裏出現，而他的青色的眼睛會更加貪得無厭的閃耀着，他的指頭會更加敏捷的在手風琴的鍵上滑走。但是在病後，他的聲音要變得比較深沉，比較嘶啞，好像破舊的，古老的手風琴的風箱的嘆息一樣。

他好像有着一隻貓那麼多的生命力。他曾經從共產主義青年團開除出來，曾經爲着無賴的暴行和放火罪受過審判。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曾經不祇一次的爲了吵鬧逮捕過他，而且在夜裏把他鎖在蘇維埃的貨倉裏。「笛摩克」對拉茲米推洛夫早就懷着一種很大的憤恨，現在他爬上講演台，來和他算賬了。

他一步一步的迫近安德烈，他的膝頭抖戰着，這個使得他好像在跳舞一樣。

「我們要褲子！」他發響的吸着氣，這樣的說。「快脫下來！」

講演台上氾濫着女人們，伸出無數手來的羣衆又把安德烈包圍起來，在他的臉上和腦後強烈的吐着氣息，把他圍困在一個難於突破的圈圍裏。

「我是蘇維埃的主席！」他叫道，「你們在戲弄着我，你們在戲弄着蘇維埃政府。滾開！我不許你們去取種麥！我宣佈閉會。」

「我們自己取去。」

「呵呵，他閉會了！」

「那麼我們來開會！」

「我們找達維多夫去，把他也收拾一下！」

「走吧，到辦公處去！」

「我們應該先把拉茲米推洛夫關起來！」

「打他，孩子們！」

「你望着他幹嗎？」

「他反對斯達林！」

「把他關起來！」

女人中間的一個揭起主席台上的紅綢的桌布，從後面拋在拉茲米推洛夫的頭上。當他正在掙扎着要扯去那沾滿了塵埃，染滿了墨水的桌布的時候，「笛摩克」在他的心窩上順手打了一記。

把桌布拂開，因為疼痛和不管一切的憤怒喘着氣，安德烈從他的口袋裏拔出手鎗來。女人們尖聲的叫着向後面逃避；但是「笛摩克」和另外三個站在演講台上，面的哥薩克抓住了他的手臂，奪着他的武器。

「你想鎗殺人民麼！你這畜生！」他們中間的一個人，舉着拉茲米推洛夫那枝沒有裝子彈的手鎗，高興的大喊了起來……達維多夫聽到倉庫附近傳來的釀成一片的威嚇的咆哮聲，不覺把步伐放慢起來。一個女人的尖銳的叫喊高高的揚起在男人的沉重的喊聲之上。這聲音，從那大羣一聲音明確的顯露出來，恰像在秋霜初降的森林裏，一隻追蹤野獸的熱的氣味的行獵的母狗的嗚咽，熱情，激情的哀號，從一羣獵狗的一般的噪聲裏顯露出來一樣。

「最好把第二突擊隊叫來，要不然他們會把麥子拿走。」達維多夫想着。他決定回到辦公處，把倉庫的鑰匙藏在什麼地方。他看到頓姆卡·烏莎可夫迷惑的站在門邊。

「我要躲起來了，達維多夫同志。」他說：「他們會來問我要鑰匙。」

「那是你的私事。內丁洛夫在這裏嗎？」

「不，他和第二突擊隊在一道。」

「第二突擊隊的人有誰在這裏沒有？」

「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在這裏。」

「他在哪裏？他在這裏幹什麼？」

「他是到這裏拿麥種的他來了！」

梅譚尼可夫匆忙的向他們走來。他一面走近來，一面揮着他的鞭子，喊道：

「村裏的人把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捉了。他們把他關在地窖裏，現在正在跑到倉庫那邊去。你快躲到什麼地方去，達維

多夫同志，要不然，或許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的……人民都發瘋了。」

「我不發瘋了嗎？鑰匙交給你。你騎着馬快快跑回分隊去，叫羅比西金馬上派十五六個人騎馬到這裏來。你可以看到這裏出亂子了。你是坐什麼來的？」

「坐四輪馬車來的。」

「解下一匹馬，儘快的騎着跑回去。」

「那快極了。」梅譚尼可夫把鑰匙塞進口袋裏，從小路跑去了。

達維多夫慢慢的走到倉庫那裏。羣衆在等着他來的時候稍爲平靜了一點。「敵人來了！」有一個女人指着他，歇斯托里叫着。但是他慌不忙，在他們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地方，他站着去燃點香煙，轉身背着風去擦一根火柴。

「來呀來呀！你有充分的時間吸煙的！」

「你可以到來世去吸煙！」

「你帶了鑰匙來沒有？」

「他是帶了來的，我想他自己心裏總明白！」

吐着煙浪，兩手插進他的口袋裏，達維多夫走到了羣衆的前排的前面。他的沉着和從容自若的態度，在羣衆中間發生了兩種效果。一部分的人感覺到這是在表示着他的力和優越的意識，另一部分人却被他這種態度激怒了。吶喊像電雨打在鐵的屋頂上面一樣的連續的爆發。

「把鑰匙給我們！」

「把集體農場解散！」

「滾你的蛋！什麼人要你來的？」

「把種麥還給我們！」

「你爲什麼不讓我們播種？」

柔和的微風翻弄着女人們的頭巾的角，吹得倉庫屋頂一束束的草葉沙沙的響，而且從草原裏帶來正在乾涸的土地的淡薄的氣味，和那好像沒有發酵的葡萄酒一樣的嫩草的香氣。白楊樹新發的幼芽的蜜一樣的香氣，是那樣沁人心脾的甜蜜，使得達維多夫在開始說話的時候感到他的嘴唇黏住了，而且甚至於使他想像着他可以嘗到蜜的甜味。

「是什麼一回事，公民們？」他問：「你們為什麼不服從蘇維埃政府的指令？你們為什麼不讓雅斯基村的集體農場拿種麥？你們不知道爲了這個，爲了你們妨害春天播種的運動，你們要受審判嗎？你們是一定要受審判的！你們這樣，蘇維埃政府絕對不會饒恕你們！」

「這時候你的蘇維埃政府被捕了！牠好像是一個情人，乖乖的給關在地窖裏了！」米倫·多布羅漢夫，一個短小的，跛腳的，個別農民，這樣的回答。

有些人笑起來了；但是班尼克却走到前面來，憤怒的叫道：

「蘇維埃政府並沒有指令你們這樣的幹。我們不服從像你和瑪加爾·拉古爾洛夫所製造的這種蘇維埃政府。阻止農民播種是正當的嗎？這算什麼？這是一種對於黨的歪曲！」

「你說我們阻止了你們播種嗎？」達維多夫問。

「唔，不是嗎？」

「你把你的麥種繳入了公共倉庫嗎？」

「不錯，我繳入了。」

「你又取回去了沒有呢？」

「不錯，取回去了；但是怎樣？」

「那麼，什麼人阻止了你播種呢？你在倉庫的旁邊閑蕩幹嗎？」

班尼克被這個意料之外的對話的轉向，弄得稍爲有一點狼狽；但他還是竭力想補救他的論據。

「我並不是在担心着我的事，而是在担心那些脫離了集體農場，但沒有取回他們的種麥或財產的農民。就是這樣！而

且你分配了我一種什麼土地爲什麼那樣遠？」

「滾開！」達維多夫再也不能忍耐了。「我們等一下再和你說話！事實如此！你不要管集體農場的閑事，要不然你會喫虧的！你在煽動民衆滾開，我告訴你！」

班尼克喃喃的說了些威嚇的話，向後退開了。但接着許多女人便衝上前來填補了他的空位。她們在同一個時候一齊吶喊起來，不讓達維多夫說一句話。達維多夫竭力想遷延長時間，以便使羅比西金和他的人來得及趕到。然而女人們包圍着他，被哥薩克的同情的沉默支持着，尖聲的叫得令人耳朵都要聾去。

達維多夫向四周看了一下，他看到了瑪利娜·波雅可娃。她在離開他不遠的地方站着，兩隻有力的手臂裸露到肘上，盤曲在胸前。她在興奮的和一羣女人談話，她那青黑色的眉毛覺得幾乎在她的鼻子上面互相接觸了。達維多夫看到了她那種含有敵意的視線，差不多同時的，他看到站在她的身邊的是雅可夫·洛濟支。雅可夫浮着興奮的期待的微笑，在對沉默的代米德低聲的說些什麼。

「把鑰匙給我們！爲着你自己的好處，交出來罷，聽見沒有？」女人中間的一個抓着達維多夫的肩膀，把她的手探進他的褲袋裏去。

達維多夫猛烈的把她推開了。那個女人倒退了，仰天的倒在地下，歇斯托里的咆哮起來：「哦，他要殺死我，殺死我！親愛的朋友們，救救我罷！」

「這算什麼？」有一個人，在羣衆的背後用一種抖顫的次中音這樣的說。「那麼，他是開始打起來了嗎？那末好，我們要把他的鼻子打成肉醬！」

達維多夫走過去想扶起那個跌倒了的女人。但他的帽子被打掉了，臉上和背上都挨了幾下。她們抓住了他的手臂。他搖動肩膀，掀開了那些襲擊他的女人。可是一聲叫喊，她們又纏住了他，扯掉了他的襯衫的領子，在瞬息的中間她們搜查了他所有的口袋，把牠們都翻了轉來。

「他沒有帶鑰匙！」

「鑰匙在哪裏？」

「快拿出來！要不然我們會把吊鎖敲碎！」

密西卡·意格蘭頓洛克的母親，一個莊嚴的老太婆，一面喘着氣，激烈的咒罵着，一面擠到達維多夫的前面，在他的臉上吐着口水。

「對你要這樣，你這個惡魔！你這個無神論者！」

達維多夫面孔蒼白了，他用盡他所有的力量想掙脫他的手臂，但是他不能夠。顯然，有些哥薩克跑來幫助了女人們，因為他覺得一種有力的，堅硬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臂，好像用鐵鉗鉗着一樣，要把他的肘扭在背後。於是，他停止掙扎了。他看到事情已經鬧得太糟了，在他周圍的人是沒有一個會來幫他的忙。因此，他決定採取另外一種對付的手段。

「我沒有帶倉庫的鑰匙，公民們。鑰匙是在……」他停住了。他正要說他沒有收管鑰匙，但是他馬上想到，如果他這樣說了，羣衆一定會衝去找頓姆卡·烏莎可夫，而且一定會找到他。這樣一來，頓姆卡糟了，他也許會被他們殺死。「我說放在我的家裏罷，我到家裏去找。於是我說失掉了，他們是不敢殺死我的，同時羅比西金會到來。見他們的鬼去罷！」他這樣想着，他沉默着，用他的肩膀擦掉他的被抓破的臉頰上的血，於是說道：「鑰匙放在我的家裏，但是我不給你們。如果你們把吊鎖打壞了，你們一定要受到法律嚴重的處罰的。你們要知道事實如此！」

「帶我們到你家裏去。我們自己去找鑰匙。」意格蘭頓洛克的母親固執的說。她那鬆弛的兩頰和她的鼻上的大肉瘤，因為興奮顫動着，汗水不斷的從她那滿是皺紋的臉上流了下來。她是第一個推着達維多夫的人，達維多夫順從的但是慢慢的向他的小屋那邊走去。

「但是，鑰匙真在那裏嗎？也許你沒有記得清楚罷。」班尼克的老婆亞武朵蒂雅問他。

「是的，一點也沒有記錯，達維多夫對她保證，低着頭遮掩着他的微笑。」

四個女人抓着他的手臂，第五個是手裏拿根粗大槓子跟在他的背後，在他的右邊是不絕的抖戰着的老意格蘭頓洛克，用一種長長的男性的步伐走着，在他的左邊，女人們成一小羣一小羣的急急的走着。哥薩克們留在倉庫那裏等待鑰匙。

「放開我的手臂罷，嬌娘們！我不會逃走的！」達維多夫要求着。

「但是誰知道，也許你要逃走的！」

「不，我不逃！」

「跟着我們走，這樣對於你要平安一點！」

她們到了小屋，把柔枝編造的門和籬笆衝倒，衝進了院子。

「去拿鑰匙。如果不拿出來，我們便叫哥薩克來，他們會把你的頸子都扭歪！」

「噢，嬌娘們，你們很快就將把蘇維埃政府忘記了！但是你們這樣的幹，牠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我們總歸要受罰的！要我們爲着現在沒有什麼東西播種，到秋天去挨餓，或是現在爲了我們的行爲受刑罰，在我們都是一樣。你進去拿鑰匙！」

達維多夫走進他的房裏，知道她們看着他，裝着盡力在找的樣子。他把他的箱裏和桌上的一切都翻轉來，把一切的文件都抖了一遍，爬到了床底下和彎脚的桌子底下。

走到門口，他宣佈着：「我找不到鑰匙。」

「那麼，鑰匙在什麼地方呢？」

「我想是拉古爾洛夫拿去了……」他回答。

「但是他不在這裏。」

「那有什麼關係？他人去了，但是他也許把鑰匙留下了。事實上，我相信他一定把鑰匙留下了，因爲我們今天要拿種麥交給第二突擊隊的。」

她們把達維多夫帶到拉古爾洛夫的住所。在路上，她們開始打他了。最初她們只是咒罵他，輕輕的撞他，但是因爲他始終笑着，開着玩笑，漸漸的激怒了他們，她們開始認真打起他來了。

「女公民們！我的親愛的母山羊們！無論怎樣，請不要用棍子打我吧！」他掙着最接近他的女人們懇願着，同時低着他的頭。

勉強的裝着微笑。但是她們毫不容情的打着他的寬闊的彎着的背部。他只發出沉重喉音，聳聳他的肩膀，不管怎樣的痛疼，還是竭力的開着玩笑：

「女人們！你們快接近墳墓了，你們這樣的打我！讓我也來打你們一兩拳，呃？」

「你這個沒有感覺的木偶！你這個冰冷的石塊！」年青的娜斯蒂雅·多內茲可夫差不多流出淚來的咆哮着，當她拚命的用她那小小的但是很強的拳頭捶着達維多夫的背部的時候，「我差不多把自己的手都打壞了，可是他好像沒有事一樣……」

她們撕着他的耳朵，嘴唇，鼻子。但是他那腫了的嘴唇還是浮着微笑，露出缺了一個的上排牙齒，不慌不忙的，柔和的推開頂兇狠的女人。他被意格蘭頓洛克老太婆，那個憤怒得連鼻上的肉瘤都在戰慄着的老太婆可怕的苦惱着。她存心要打傷他的重重的打他，她竭力想打到他的鼻梁或是太陽穴。和別個女人不同，她用她那捏緊的拳頭上的指關節去打他。向前走着的時候，達維多夫竭力想背向着她，但是辦不到。她喘着氣，把別的女人們推開，跑到他的面前來，嘶啞的叫道：

「我要打他的臉，我要打他的臉！」

「你等着罷，你這個女魔鬼！」達維多夫一面避開她的拳頭，一面在一種冷冷的憤怒當中這樣想着。「等羅比西金來了，我要給你這樣一頓飽打，打得你亂滾的！」

但還是看不見羅比西金和他的馬隊的影子。同時女人們已經把他拖到了拉古爾洛夫的住所。這一回女人們和達維多夫一道走進房裏。她們到處搜索，把書籍，報紙，襯衣通通拋散了，甚至於爲了搜尋鑰匙，她們跑到女房東的房間裏搜索。自然，她們沒有找到，於是，她們把達維多夫推到門口。

「鑰匙在什麼地方？我們要殺死你！」她們咆哮着。

「阿斯托洛夫羅夫拿着。」達維多夫想起剛才在倉庫那邊的羣衆中間的集體農場的經理那種惡意的微笑，就這樣的回答。

「你說說我們已經問過他。他說鑰匙一定是你藏着！」

「女公民們！」他用手指觸觸他那腫得非常利害的鼻子，靜靜的微笑着。「女公民們！你們真冤枉打了我一頓！鑰匙放在辦

公處，放在我的桌子上。事實如此！我現在清清楚楚記起來了。」

「你在開我們的玩笑！」耶德加里娜·古里雅斯查雅尖聲的叫起來。

「帶我到那邊去罷；怎麼可以懷疑我是開玩笑呢？祇是請你們不要再打了罷！」達維多夫從門口走下了來。他喉嚨渴得要命，被一種無可奈何的憤激支配着。他被人家毆打，這回並不算是第一次，可是他從來沒有給女人們毆打過；因此，他被激怒了。「但是我不要倒下去才好啦，要不然她們會發瘋把我打死的那就死得太傻太無意義了！事實如此！」他這樣的想着，期望的張大他的眼睛望着小山那方面。可是，那兒的路上沒有因馬蹄而飛揚起來的塵粉，沒有什麼馬隊的影子。那小山一直連到遠遠的地平線上的塚山為止完全是空漠的。就是街上也一樣的空漠。什麼人都聚集到倉庫那邊去了，從那兒發出一種沉重的像遠雷似的無數的聲音來。

在她們走到辦公處的中間，達維多夫被打得幾乎站不住腳了。他已經不再說笑了，只是無緣無故的躑着又躑着，更常常的抱起頭來，而以一种低調的聲音懇求：

「够了罷！你們會把我殺死！我沒有鑰匙！不要打我的頭。你們可以把我拖着走都天黑，但是我沒有鑰匙。」

「走到天黑！」憤激的女人們叫着，於是好像水蛭一樣的又把絕望的達維多夫纏繞起來，抓他，打他，甚至咬他。

走到辦公處的院子外面，他在路的當中坐下了。他那帆布的襯衫被血水濡濕着，他那條臀部磨壞了的短短的都會式的褲子，在膝蓋的地方被扯破了，那微黑的，有鯨記的胸膛從扯破的襯衫裏呈露出來。他沉重的，喘息的呼吸着，顯出一副可憐的樣相。

「走，畜生！」老意格蘭頓洛克用腳踢他。

「都是爲了你們，你們這些畜生！」他意外的大聲說出來，把異樣的閃着光的眼睛掃射她們，「爲了你們，我們工作着！而你們却在殺死我！噢，你們這些畜生！我不給鑰匙你們。曉得嗎？我不給，這是事實！唔！」

「不要管他，姑娘們！」一個跑來的女人叫道。「哥薩克已經把吊鎖打壞，在拿麥子出來了。」

女人們把達維多夫丟在辦公處的門口，跑到倉庫那方面去了。他用巨大的努力爬起來，走進院子。他提了一桶微溫的水到門口，長長的喝了一口。於是用水從頭上淋下。他呻吟着，洗掉臉上和頸上的血，把身子在那掛在欄杆上面的馬衣上拭乾，於是坐

在門檻上。

院子裏沒有一個人。什麼地方有一隻小雞在不安的叫着。在歐掠鳥的巢箱的頂上，一隻黑雲雀昂着頭在喃喃的啼鳴。從草原裏，傳來土撥鼠的口笛一樣的叫聲。薄薄的、參差的山脊一樣的了香花色的雲層遮住了太陽，但是一種難堪的鬱悶的熱氣還是在大氣中籠罩着，連那在院子裏的灰色土堆上洗浴着的雀子，都躺在那裏不動，伸長着小小的頸項，時時撲着牠們那扇子樣的張開的小翅膀。

達維多夫聽到了一個沉重的、和緩的馬蹄聲，把頭抬起來了。一匹帶着馬鞍，橫腹易屈的暗褐色的小馬，以全速力奔進門裏來。牠突然旋轉換了方向，用後蹄蹴着地面，繞着院子跑起來，發出粗大的鼻息，同時從腿邊滴下白色的像泡沫的汗點在那蒸熱的地上。牠在馬廄的門邊停住了，開始在階台上嗅着。牠那漂亮的鑲着銀的馬勒已經破損，韁繩的末端垂着，馬鞍移動到肩頂上來，破損的胸革幾乎垂到地上，觸着牠那黑紫色的蹄子。牠的腹邊在起起落落的鼓動着，牠的薔薇色的鼻子張大着，褐色的去年的牛蒡的叢束，黏在牠的屁股上和絞結成絡的鬃毛上。

當達維多夫在錯愕的凝視這匹馬的時候，乾草小屋的門啞啞的響着，老西奚卡的頭探了出來。過了一兩分鐘他才全身出現，以極大的注意開着門，怯怯的向四面瞻望。他那汗濕的襯衫黏着許多乾草束，蓬亂的鬍子也黏着一些茅草，乾枯的草葉，樹葉，和荷蘭翹搖的黃色的花粉。他的臉孔紅得就像楊梅，而且印着無限恐懼的痕跡，汗水從太陽穴流下來，流過兩頰和鬍子。

「達維多夫同志！」他蹣跚走到門口，用一種懇求的聲音調低低的說，「快躲起來罷，我懇求你！他們一旦打起我們來，他們會把我們打死！他們怎麼把你打成這樣，我幾乎認不出你的臉孔了。我躲在乾草堆裏……那是令人氣悶的地方，我全身流透了汗，可是躲着心裏却安定得多！和我一道躲着，等這個騷動過去了再說罷，呢！一個人躲在裏頭真的有點可怕……不明不白的被殺死有什麼意思呢？聽罷，女人們怎樣在咆哮，簡直像黃蜂一樣，真該死她們把拉古爾洛夫幹掉了，這是很明白的，你看他的馬剛剛跑進來的樣子。他今早騎牠到區裏去。在門邊躑躅着幾乎把他拋落了，那時候我就對他說：『瑪加爾，不要去罷，這是個不好的兆頭！』可是這個人有過一次肯聽人家的話嗎？他一生就沒有聽過一次人家的忠告呵。他始終是自己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現在他把他殺死了。但是，如果他回來了，他恐怕也會像我一樣，躲藏起來的罷。」

「現在他或許在家裏罷，」達維多夫沒有把握的這樣說了。

「在家裏！但是，爲什麼他的馬獨自跑回來，好像聞到死屍的氣味似的在響動着鼻子呢？這些兆頭我曉得太清楚！那是非常明白的；他從區裏回來，看到他大家在拿倉庫裏的麥子，便阻止他們，他的熱血當然不能夠容忍這回事情。於是，他們把他殺死了！」

達維多夫沉默着。倉庫那邊還在發出無數的嘈雜的吶喊聲；他能夠聽到馬車的轆轤聲和車輪的軋軋聲。「他們正在拿走麥子，」他想。「但瑪加爾到底怎樣了呢？他們的確不會把他殺死了嗎？我去看看罷。」

他站了起來。西奚卡以爲達維多夫已經決心和他一齊躲在乾草小屋裏，他就他的旁邊騷動起來：

「來罷，快逃！不然，那些魔鬼一定會帶些人到這裏來，他們會找到我和你，把我們幹掉的！他們馬上可以把我幹掉呵！在乾草房裏真穩當，乾草的氣味令人聞着非常舒服和爽快，如果有人拿東西給我喫，那我可以安心在裏頭躲一個月。只有一隻山羊真把我嚇了一跳。我真想把這個討厭的畜生殺死。我聽到女人們在破壞集體農場，關於穀物的事在對你無禮的時候，我心裏這樣想着：『糟了，西奚卡，你一下就完了呵！』因爲這些女人，達維多夫同志，誰都曉得從革命的第一天起，站在那講台上的就只是我和你兩個人，又曉得在格內米雅其村建立集體農場也是我們，把鐵推克當做一個富農趕跑了也是我們呵。他們最初拿來開刀的還會是誰呢？那十分明白：我和你！我們的事情糟了，」我想。「我應該躲起來，不然他們要把達維多夫殺死，把我也幹掉的。這麼一來，在達維多夫死後，什麼人能够把事跡說給審查者知道呢？」於是，我就馬上鑽進乾草堆裏去，自己把乾草從頭頂掩蓋起來，靜靜地躺着，用力喘氣，還覺得可怕。過後，我聽到有什麼人在我上面的乾草堆輕步走着，他慢慢的走，而自然的他因土粉打起噴嚏來了。『我的媽！』我想，這一定是他在找我，他們一定是來殺我的！他走着又走着，後來竟踏到我的肚子上了。可是我躺着不動，我的靈魂和肉體因爲恐怖離開了，但我像死屍一樣的躺着，因爲我沒有別的地方好躲呀！一會兒，他竟踏上我的臉孔來了！我用手去摸，覺得是蹄子，而且是毛絨絨的，我的頭髮直豎起來，我的皮好像全要離開我的身體了。我恐怖得不能呼吸。你猜想當我摸着那個毛絨絨的蹄子的時候作何感想？這是一個魔鬼呵！我想。「乾草房是非常黑暗的，而不潔的幽靈就正喜歡黑暗。」他馬上會開始打我，把我磨折到死的罷。哼，我寧願給女人們去殺頭！對了，我是恐怖着，我不否認，但讓任何人處在我

的地位試試看罷，如果是個胆怯的小伙子，他一定會連心帶胆都嚇破的呵。這種事常常會在一個突然受了驚的時候發生的！但是我却只是全身變冷了一點，我還是躺着不動。後來我覺得那太像一隻山羊的氣味了；於是我想起鐵推克的山羊是養在乾草房裏的事來，我完全忘記了他這魔鬼！我從乾草堆裏向外面窺看，果然就是那東西：鐵推克的山羊在乾草堆上爬着找鼠尾草，在咀嚼苦蓬。唔，當然，我爬起來，給了他所應得的刑罰。我狠狠的打他，扯他的鬍子，還給了他天知道的別的什麼教訓。我對他喊着：『現在村裏正在發生暴動，不要在乾草堆上爬，你這個生着鬍子的惡魔！不要在這裏胡亂走動，你這臭鬼！』我冒火到想當場弄死他了，因為他雖然是畜生，他也應該知道怎麼樣，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他可以在乾草上面隨便走動，而在什麼時候他是應該不響不響的躲着不動的呀……但是你到什麼地方去呢，達維多夫同志！』

達維多夫沒有答覆他，走過乾草房的門口，走向大門那邊去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西奚卡胆怯的低聲的問。

通過那半開着的耳門，他看到達維多夫好像被烈風吹着似的走着，用一種敏捷的，却又不大穩當的步調走向公共倉庫那邊去了。

第三十四章

路旁有一座墳墓。被風吹掃過的墓頂上，去年的苦蓬和車軸草的赤裸裸的小枝，悲悽的發出沙沙的聲音，茶褐色的薊草的簇，憂鬱的向地上垂着頭。從墳脚到墳頂的斜面上，一簇簇黃色的，複葉的羽毛草，散亂的生長着。被太陽和雨褪了色，淒涼的沒有色澤，牠們在古老的雨打風吹的地面上，伸出了牠們那大麻一樣的莖。就是在春天，在各種各樣的草，繁發的開着花的時候，墳墓也好像老人一樣的沮喪，凋殘。祇有到秋天，牠才閃爍着光輝，氾濫着一種莊嚴的銀霜的純白。祇有在秋天，威風凜凜的墳墓，才好象披着一副鱗一樣的銀色瑣子甲，守衛着草原。

在夏天傍晚的落日的光輝裏，一隻草原的鷹，從墳頂上的浮雲下面飛來。牠的翅膀嗚嗚的響着，牠落在墳墓上，拙笨的跳了

兩步，於是停下來，用牠那彎曲的嘴，清理牠那扇子一樣的展開着的褐色的翼，牠滿載着鏽色的毛羽的前胸。於是牠沉沉欲睡的不動了，牠的頭垂着，牠的琥珀色的，有着黑圈的眼睛，凝望着永遠青色的天空。好像一塊礦石，這隻一動不動的，黃褐色的飛鷹，在牠的夜獵之前休息着。於是輕輕的突然離開地面，飛了開去。在日落以前，牠的凜然的翼的灰色的陰影，會一次又一次的在草原掠過。

冰冷的秋風會把牠帶到什麼地方去呢？帶到高加索的青色的羣山去嗎？帶到莫甘斯克的草原去嗎？帶到波斯或阿富汗去麼？

但是在冬天，當墳墓披上了一件貂皮一樣的雪的大氅的時候，在黎明以前的透明的灰色的陰影裏，一隻年老的，狡猾的狐狸走到了墳頂上。好像是用火焰模樣的黃色的喀拉拉（意大利的城市——譯註）大理石彫刻起來的一樣，他很久的站在那裏望着，他的紅色的叢毛的尾巴，橫在淡紫色的雪上，他的口邊的煙一樣的黑色的尖鼻，在風裏突了出來。那時候，在那融和着各種各樣的香氣的雄偉的世界裏，祇有他的潮濕的，瑪瑙一樣的鼻子活動着，他用他那張大的，顫動的鼻孔，貪饞的吸着潮濕的，無所不包的雪的氣味，被寒霜凍壞了的苦蘆的沒有消散的苦味，從附近的道路上漂來的混雜着乾草的馬糞的舒暢的氣味，和說不出的蕩人心魄而又差不多感覺不到的棲止在遙遠的灌木叢裏的鷓鴣的雛的氣味。

在鷓鴣的氣味裏，濃密的攪雜着那麼多的其他的香氣，因此，爲了滿足他的嗅覺，老狐狸要離開墳墓，要不從那燦爛的閃爍着光輝的雪上提起他的爪子，把他那沾滿了冰柱的，差不多沒有重量的軀體從那低低的野草上掠過的，走一百碼的光景。只有在那時候他的黑黑的，張開着的鼻孔，才聞到了那刺鼻的香氣，那氣味的長流，那新的鳥糞的酸味和羽毛的強烈的氣味。被雪濡濕了，和草接觸着的羽毛的尖端發散着苦蘆的苦味和薑蒿的辣味，同時在那還半黏着肉的青色的羽軸上發出溫暖的帶着鹽味的血腥氣。

乾燥的東風，浸蝕着墳墓的乾枯的，崩潰的泥土，中午的太陽燒着牠，大雨洗着牠，主顯節的寒霜碎裂牠。但是墳墓還是一樣的不可侵犯的統治着草原，還是和五百年前，當戰死的波羅夫茲王子的遺骸在這裏舉行軍葬，由他的妻妾們的微黑的，飾着手環的手和他的武士，親戚和奴隸們的手撮着泥土在他的遺骸上造成了牠的時候的姿態，一模一樣的。

墳墓是在離開格內米雅其村約莫五哩的一連小山上，自古以來，哥薩克們都叫牠做「死塚」，因為相傳有一天有一個受了傷的哥薩克死在墳墓的腳下。這個也許和下面這首古代民謠裏所歌頌着的英雄是同一個人。

鋼刀擊出了火花

移上了蓬的枯葉

勇士溫暖着泉水

洗滌着致命的深傷

「深傷呵深傷，

要是血流得太多時，

胸要悽苦的變弱了！」

離開區鎮以後，拉古爾洛夫約莫跑了十五哩，一直到「死塚」的附近，他才停住他那匹黃棕色的小馬。他在那裏下了馬用他的手掌抹去了他的馬的頸上的汗珠。

這暖氣在早春是異樣的優雅的。太陽好像在五月天一樣的燒灼着大地。在波一樣的起伏的地平線上，一個蜃氣樓像煙一樣的顫動着。風從遙遠的草原的池上吹來了鵝的興奮的叫聲，鴨的各種各樣的啼叫，和水鳥的哀婉的鳴聲。

瑪加爾解開了馬口裏的鐵嚼口，把韁繩繫在一隻前腳上，鬆了肚帶。馬貪饞的把牠的頸子伸到嫩草上，一面走，一面咬着那焦灼了的掃帚一樣的去年的茅草。

一羣野鴨飛過墳墓，發出一種沉重的，委婉的啼嘯。牠們落在水池上。瑪加爾無目的的望着牠們飛翔，看了牠們好像石頭一樣落在水池上，看了那被攪動的水，在小小的蘆葦的島嶼的周圍波動。一羣驚動了的，膽怯的野雁立刻從堤上飛了起來。

草原是悽慘的荒涼。瑪加爾在墳墓的腳下躺了很久。最初他可以聽見他的馬噴着鼻子，在那裏走動，牠的鐵嚼口叮噹的響

着。但是後來牠走進一個草比較茂盛一點的山谷裏去了，而草原被靜默籠罩着，這靜默祇有在不靜的晚秋時節，當人做完了他們的田間工作的時候才有的。

「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要和安德烈和達維多夫告別，穿了我從波蘭前線回來的時候穿着的那件緊身衣，於是自己用手槍打死。我對於人世已經沒有別的牽掛，而革命並不會因為我的死遭受到遺失。有很多的人爲着牠工作。多一個少一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瑪加爾匍匐的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凝視着苦蓬的糾結的莖，這樣的想着：「我想達維多夫一定會在我的墳墓上這樣說：『拉古爾洛夫雖然被黨開除了，但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我們不贊成他的自殺，那是事實；但是我們要完成他爲着牠和世界的反革命鬥爭過來的事業。』」瑪加爾非常鮮躍的想像着滿意的微笑的班尼克會怎樣的在人羣中間，撫着他的亞蘇色的鬚鬚，說着：「他們中間又倒了一個，謝天謝地，狗總會像狗一樣的死去的！」

「不，你不要想，你這血污的毒蟲！我不自殺！我首先要把你和你這樣的人收拾！」瑪加爾咬着他的牙齒，大聲的說。他好像被刺了一下一樣的跳了起來。想到班尼克，他完全改變了他的決定，於是，當他用眼睛四面尋找他的馬的時候，他想着：「決不！我首先要把你這些東西埋葬了，然後再來收拾我自己！你們是不會有慶祝我的死的機會的。至於黨的書記，他的話並不是最後的判決，是嗎？播種完了以後，我要到地方委員會去。他們會恢復我的黨籍。我要到省委會去，我要到莫斯科去，而且要是不恢復我的黨籍的話，那末我要作爲一個非黨員的工作者和反革命毒蟲鬥爭！」

用閃爍的眼睛，他望着在他周圍展開的世界。他已經想着，他的情況並不是兩三小時以前想着的那末難於補救和絕望。他急急的跑進了馬在徬徨着的山谷，一隻母狼被他的脚步驚動，從一個窪地的灌木叢裏站了起來。她把她的長長的頭伸出來，在那裏站了一會，凝視着人。於是她伏着耳朵，把她尾巴夾在兩腿間，向山谷間逃去了，她的黑色的，下垂的乳頭，在她那降落進去的肚皮下面鬆弛的搖擺着。

瑪加爾走到馬的近邊的時候，她立刻暴躁的昂起她的頭，扯斷了繫在她的腿上的韁繩。

「停停，華西亞停停！」瑪加爾小聲的叫着，竭力想從後面走近這匹暴跳的母馬，去抓住她的鬃毛或鞍轡。這匹黃棕色的馬，搖搖她的頭，急急的跑開，斜眼的看着她，騎者。瑪加爾也跑着去追，但是她不讓他走近她，踢起她的後脚，用一種猛烈的，震響的

跑步，奔過大路，向村莊奔去了。

瑪加爾一面罵，一面跟着她。有兩三哩的光景，他走過田野，向那村莊外面的耕地走去。從深草裏面，飛起了野雁和一對對的鷓鴣；再遠一點，在一個山坡上，有一隻很大的野雁在走着，守衛着正在孵卵的他的配偶。被一種不能克服的性慾侵襲着，他把他那有着鏽色和亞麻色的襯裏的，短短的，紅色的尾巴，像扇子一樣的展開，他張開他的兩翼，用牠們擦着乾燥的地面，把那羽根上飾着薔薇色的絨毛的羽毛撒落了下來。

一種偉大的滋生繁衍的工作正在草原裏面進行着。草都在繁茂的生長，鳥類和動物都到了交尾期。祇有被委棄的耕地，把牠們那沒有播種的，發散着蒸氣的田野默默的伸展着，一直連接到天涯。

帶着一種悽愴的憤怒，瑪加爾跨過那乾燥的，土壤壟壘的耕地。他敏捷的彎下腰去，抓起一些泥土，把牠放在手裏捏碎。含着枯草的易脆的莖的黑色泥土，是乾燥而且發熱的。土地休閑得太久了！牠需要立刻用三四架耙去耙牠那易脆的，多草的地面，讓耙的鐵齒搔破這躺了很久的土地，於是讓播種機駛過這細碎的犁溝，這樣，金黃的麥種會比較深一點的落到土裏去。

「我們太遲了！我們糟塌了土地！」瑪加爾心裏想，帶着感徹了心臟的惋惜，望過那裸露得可怕的，沒有耕作的黑色的耕地。「再過一兩天，耕地會沒有用了。土地像母馬一樣；當她正在憤怒最深的时候，你得急急的把種馬趕去，因為當她這種時機過的時候，她會看也不看他了。人對於土地也是這樣，除了我們人類，一切的東西，對這事情都很清楚。動物、樹木和土地都知道他們應該傳種的時機。但是我們人類却比最下等的動物還要卑劣，還要惡濁！他們不出來播種，因為他們的私有慾阻止着他們。詛咒他們！我要回去立刻把他們通通趕到田野來，把他們一個不留的趕出來！」他一步一步的走得更快了，有時還奔跑起來。汗珠從他帽子的下面滾下，他的襯衣的背更加黑了，他的嘴唇枯乾了，他的臉頰上的病態的小塊的紅暈，漸漸的更加的鮮明起來。

第三十五章

拉古爾洛夫走進村莊的時候，種麥的分配正在全力的進行中。羅比西金和他的突擊隊還在田間。羣衆緊緊的圍着倉庫，一

袋一袋的麥子急急的被拋在秤上，貨車不斷的駛來，哥薩克和女人們把麥子裝在袋裏，包裹，和她們的圍裙裏運走，在地面上和倉庫的階台上，厚厚的撒了一層麥粒。

拉古爾洛夫立刻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推開村人，他擠到了秤的旁邊。

退出了集體農場的農民伊凡·巴塔西溪可夫在計量和分發着麥子。矮小的褐色面孔的阿坡倫·皮斯可娃斯可夫在幫助他。倉庫旁邊任何地方，看不見達維多夫，看不見拉茲米推洛夫，也看不見任何突擊隊員。僅僅一瞬間，他在人羣中間看見了雅可夫·洛濟支的不安的面孔，而他立刻隱沒在密密的排列着的貨車後面了。

「什麼人允許你們來分配的麥子？」瑪加爾推開巴塔西溪可夫，站在磅秤上。
羣衆沉默着。

「什麼人給了你量麥子的權力？」瑪加爾沒有放低他的聲音，這樣質問巴塔西溪可夫。

「公衆……」

「達維多夫在哪裏？」

「我不是看管他的保姆！」

「管理委員在哪裏？他們許可了你們嗎？」

站在秤邊的沉默的代米德微笑着，用衣袖揩去了他的汗。他的雷聲一樣的低音，很有自信的，樸實的爆發出來：

「我們不要管理委員會的許可，我們自己許可了自己。我們是自動的來拿麥子的！」

「你們自動的嗎？是這樣嗎？」拉古爾洛夫兩步跳到了倉庫的階台上，一拳把那坐在門檻上的年青人打開了，猛烈的把門關上，沉重的靠在門上面。「滾開！我不准你們拿麥子！隨便什麼人，他要想走近倉庫，我就把他當做蘇維埃政府的敵人看待！」

「呵哈！」在幫助他的鄰人把麥子裝上貨車的「笛摩克」這樣嘲笑的叫着。

拉古爾洛夫的到來，是大多數的哥薩克料想不到的，在他騎了馬到區裏去以前，謠言孜孜不倦的傳遍了全村，說拉古爾洛夫爲着打了班尼克，會受審判，說會撤消他的工作，而且也許會捉他去坐牢。在早晨知道了拉古爾洛夫的出發的班尼克，曾經這

樣的宣稱：

「拉古爾洛夫不會再回來了。檢察官親自告訴我，他們要最嚴重的處罰他。讓瑪加爾記着吧！他們會把他逐出黨去，這樣他可以知道打一個農民是怎樣一回事。舊的法律在現在不適用了。」

因為這樣，瑪加爾的在秤邊的出現，引起了大家一種迷惑的，不理解的沉默。但是當他從秤邊跑到倉庫邊，站在那裏掩護着倉門的時候，大部分的人的態度立刻分明了。「笛摩克」的叫聲以後，跟着就是從各方面發出來的叫嚷：

「我們現在已經有我們自己的政府！」

「人民的政府！」

「打他，朋友們！」

「回你的老家去罷！」

「你這大工頭，你這私生子！」

第一個走近倉庫來的，是「笛摩克」，他帶着青年的活潑，搖動他的肩頭，帶着微笑回頭看着人羣。另外有幾個人，猶豫的跟着他走去。他們中間有一個人一面走，一面檢起了一個石頭。

拉古爾洛夫不慌不忙的從褲袋裏拔出了他的手槍，扳起了機頭。「笛摩克」站住了，不堅定的躊躇着。另外的人也停住了脚。他們都知道，拉古爾洛夫一旦扳起手槍的槍機，必要的話，他會毫不遲疑的撥動彈機的。瑪加爾很快就證實了他們的這意見。

「我要殺掉你們七條毒蟲，這樣以後，才由你們進倉庫。唔，誰敢當先來罷！」

但是沒有一個自告奮勇的人，暫時間，大家都感到困惑。「笛摩克」站着在想，不敢再走攏去。垂了他的手槍，拉古爾洛夫又這樣的叫道：

「散開，馬上散開，要不然，我要開槍了！」

他剛剛說完這句話，一根鐵棒砰然的打在他的頭上面的倉門上。這是「笛摩克」的朋友，野斐姆·特魯巴佐夫對準瑪加爾的頭投擲過來的。但是看着他沒有投中，他立刻在一輛貨車下面坐了下來。拉古爾洛夫像在戰時一樣的迅速的下了決心，躲

開了一個從人羣中間投來的石頭以後，他向天空開了一槍，立刻從階台上跑了下來。羣衆潰散了。互相的踐踏，站在最外面的人開始逃了，四輪馬車和貨車的轆擔得軋拉的響，被哥薩克撞倒的一個女人驚駭的哀叫着。

「不要逃，他祇剩六發子彈了。」從什麼地方出現的班尼克鼓舞着，阻止着逃跑的羣衆。

瑪加爾走回倉庫邊。他不回到台階上去，却站在牆邊，這樣，其他所有的倉庫都在他的視線以內。

「不要再走攏來！」他對那重新走近秤來的「笛摩克」特魯巴佐夫和另外的人這樣的說。「不要再攏來，我告訴你要不然，我開槍了！」

羣衆在離開倉庫一百步左右的地方排着陣勢。決定用一點計謀，伊凡·巴塔西溪可夫，阿坦曼奚可夫和退出集體農場的，其他三個人向前走來。他們約莫走近三十步的光景。巴塔西溪可夫豫防的舉起他的手。

「拉古爾洛夫同志！」他叫道。「等一等，不要舉起你的手槍。」

「你要幹嗎？滾開去，我說！」

「我們馬上就走，但是你用不着這樣的發脾氣。我們來取麥子，是得了許可的……」

「得了誰的許可？」

「有一個人從地方……從地方執行委員會來，他允許了我們取麥子。」

「但是這人在哪裏？達維多夫在哪裏？還有拉茲米推洛夫？」

「他們都在辦公處。」

「放屁，你這死屍不要走近秤，我告訴你唔！」拉古爾洛夫彎着他的左手的肘，把那舊了的，帶着灰白色的手槍攔在彎着的手臂上。

巴塔西溪可夫並不害怕的繼續的說道：

「要是你不相信我們的話，你自己去看罷，要是你不去的話；我們自己去立刻把他們帶來。不要用你的手槍威嚇我們了吧，拉古爾洛夫同志，要不然，這對於你更沒有好處的。你在反對誰？反對人民？反對整個的村莊！」

「不要再走近來！不要再走擱一步！不要叫我做同志！你們一旦開始偷盜國家的穀物，你們就是反革命。我不准你們蹂躪蘇維埃政府！」

巴塔西溪可夫正要再說什麼話。但是那時候達維多夫從倉庫的轉角轉了出來。被打得很兇，全身都是打傷，搗傷和凝結的血，他用一種顛躑不定的步調走着。拉古爾洛夫看了他一眼，於是，向巴塔西溪可夫奔去，嘶聲的叫道：「噢！你這毒蟲想騙我嗎？你想打我們，是麼？」

巴塔西溪可夫和阿坦曼奚可夫逃了。拉古爾洛夫從他們後面放了兩槍，但是都沒有打中。「笛摩克」在一邊，從籬笆上拔出一根木樁，其他的人憤慨的喃喃着，卻沒有逃。

「我不准你們……踐踏……蘇維埃政府！」瑪加爾從緊咬着的牙齒間叫着，向羣衆奔去。

「打他！」

「祇要我們有一枝槍就好了！」雅可夫·洛濟支站在後排，絞着兩手，呻吟着，咒罵着波羅夫則夫的不湊巧的離開。

「哥薩克們抓住這個強暴漢！」瑪利娜·波雅可娃的憤慨的，熱烈的聲音響着。她把哥薩克們推到前面去迎着跑來的瑪加爾，後來，抓住沉默的代米德的手臂，恨恨的問道：

「你也算是一個哥薩克嗎？你害怕是麼？」

突然羣衆狼狽的散開了，於是開始向瑪加爾奔來。「民警！娜斯提亞·多內茲可瓦恐怖得發狂的尖聲的叫着。約莫有三十個騎着馬的人從小山的斜坡上像流動的溶岩一樣的向村莊流着。一陣一陣的春的塵埃，像輕輕的透明的雲霧一樣，從馬蹄下面飛揚起來。

五分鐘以後，倉庫面前的空場上，祇剩下達維多夫和瑪加爾了。馬蹄的隆隆的聲音，更加更加的近了。現在，在牧場上面，騎者的姿容可以看見了。前面是騎着拉普西洛夫的快馬的帕維爾·羅比西金，在他的右手，是拿着一根橡木短棒做武器，因為有一種決心的緣故，弄得臉色很可怕的麻臉阿加芬·多布佐夫，而在他們的背後，散亂的，騎在各種各種毛色的馬上的，是第二，第三突擊隊的集體農場的工作者。

到晚上，達維多夫召來的一個民警，從區鎮上來到了。在草原裏，他逮捕了伊凡·巴塔西溪可夫、阿坡倫·皮斯可娃斯可夫、野斐姆·特魯巴佐夫和其他幾個亂事的「積極」煽動者。老意格蘭頓洛克是在她自己的家裏被捕的。他們和他們證人一道，都被送到區裏去了。「笛摩克」自動的走到村蘇維埃來自首。

「那末，你飛回來了麼，小鴿子？」拉茲米推洛夫帶着勝利的歡喜問着。望着他，浮着諷刺的微笑，「笛摩克」回答道：

「是的，我來了。我既然輸了一個點子，那末就不用不着捉迷藏了。」

「什麼點子呀？」拉茲米推洛夫皺着眉。

「你玩二十一點的時候的那種點子。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你要到區鎮去。」

「但是民警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馬上就會來的。你用不着擔心！人民法庭會教訓你，打一個蘇維埃主席，算是怎麼一回事。人民法庭會清算你的欠債的……」

「是的，當然，」「笛摩克」不願意的同意着，於是，打了一個呵欠，問道：

「我想睡一睡，拉茲米推夫帶我到側屋裏去，把我鎖起來罷，在民警到來以前，我可以睡一下。把我鎖起來罷，要不然，我會在我的睡着做夢的時候逃跑的。」

第二天他們着手去收回被盜去的麥子。瑪加爾·拉古爾洛夫一家一家的去訪問那些拿了麥子的人，不打什麼招呼，眼睛轉到旁邊，他用一種受了抑制的聲調問道：

「你拿了麥子嗎？」

「我拿了。」

「你交還嗎？」

「我想我應當交還。」

「那末交還吧。」於是也不告別一聲，他就離開那人家。

許多退出了集體農場的農民，拿走的麥子比他們以前所繳納的還多。分配是根據下面這種問答進行的。「你繳納了多少穀物？」巴塔西溪可夫急躁的問着。「二十一」或「二十八普特」，會是這個問話的回答。「把你的麥袋放到秤上罷。」他會這樣的吩咐。但是實際上，在收集穀物的時候，這個人少納了七普特至十四普特。而且，約莫有一百普特的穀物，沒有計量過，被女人們用她們的圍裙和袋子帶走了。

到晚上，除了很少的幾普特以外，小麥全部收回了。大約有二十普特大麥和幾袋玉蜀黍還沒有找到。在那同一天晚上，屬於個別農民的穀物種子，全數分發了。

天黑以後，一個村民大會舉行了。達維多夫在學校裏，對空前的多的會衆演說了。

「公民們，退出了集體農場的農民，和一部分個別的農民方面的昨天的行動，說明了什麼？」他問。「這是說明了，他們向着富農分子的方面動搖了！這是事實，這是對於你們，公民們，你們這些在昨天從倉庫裏偷盜了穀物，把寶貴的穀物踐到泥土裏，而且用圍裙兜走了穀物的人們的可恥的事實。你們，公民們，叫女人來打我，她們用她們的手能拿到的任何東西打了我，有一位女公民甚至於爲了我沒有表露什麼怯弱的模樣的緣故，哭泣起來了。我是在說你，女公民。」達維多夫指着站在牆邊的娜斯提亞·多內茲可瓦。當達維多夫開始說到她的時候，她就急急的用她的頭巾包了她的臉。「是你，用你的拳頭搥着我的背，激憤的哭泣着，因爲，正像你所說的：「我打他，打他，但是這木偶好像石頭一樣！」

娜斯提亞的掩藏了的臉，燃燒着一種巨大的羞恥的火焰。會場上所有的人都轉過去望着她，而她，眼睛困惑的，笨滯的看着下面，僅僅扭動她的肩膀，用她的背擦着牆壁上的白粉。

「你好像一條又在乾草又上面的毒蛇一樣的扭動，你這毒蟲！」頓姆卡·烏莎可夫抑制不住的說。

「她會把牆壁上的白粉通通擦掉！」阿加芬·多布佐夫響應着他。

「不要轉過去，鼓眼睛！你知道怎樣用你的拳頭，現在你得知道怎樣看着到會的人！」羅比西金咆哮着。

達維多夫無慈悲的繼續的說，但是當他說話的時候，一種微笑掠過他的破裂的嘴唇：

「她希望我跪下去，去告饒，去把倉庫鑰匙交給她。但是，公民們，我們布爾雪維克不是聽從隨便什麼人捏成他所高興的樣子的麵團做成的。內戰時期，士官學生打我，但是他們在我身上打不出什麼道理！布爾雪維克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跪拜過，而且永遠不會事實如此！」

「對的！」瑪加爾·拉古爾洛夫的顫動的，興奮的聲音，窒息而嘶啞的響着。

「我們，公民們，自己倒是慣於使得無產階級的敵人跪下去的。我們要使他們這樣！」

「而且我們要使這事情成爲一個世界的規模！」拉古爾洛夫又插着嘴。

「我們要以一個世界的規模這樣做。但是昨天你們向那些敵人方面動搖，擁護着他們。你們打壞了倉門的吊鎖，打了我，把拉茲米推洛夫起初是綁起來，後來又把他關在一個地窖裏，於是把他拖到村蘇維埃，在路上，還想把一個十字架掛在他身上，對這一切行爲，我們怎樣看呢？這是十足的反革命行爲，當他們拖着拉茲米推洛夫走的時候，我們的集體農場的農民密克海爾·意格蘭頓洛克的被捕了的母親叫道：「他們拖的是一個反基督的人，一個地獄裏出來的惡魔！」於是藉着別的女人的幫助，她想把一個繫在線上的十字架掛在他的頸子上，但是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我們的拉茲米推洛夫同志當然不能忍受那種侮辱。他對那些被牧師灌了迷藥的有毒的老太婆說道：「女公民們，我不是教徒，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拿開你的十字架吧！」但是她們繼續強迫他帶上，只有在他用他的牙齒咬斷了線，開始用他的腳和頭積極的抵抗的時候，她們才放鬆了他。但是這算是怎樣一種行爲呢，公民們？這是十足的反革命行爲！人民法庭對於像密克海爾·意格蘭頓洛克的母親那樣的嘲弄者，會無情的給以處罰的。」

「我不替我的母親負責，讓那樣的母親見鬼去罷！作爲一個公民，她有她自己說話的權利，讓她自己去負責罷！」密克海爾·意格蘭頓洛克從前排這樣的叫着。

「我不是說你，我是說那些爲了教堂的封閉大鬧特鬧的人們。教堂被封的時候，他們不高興，但是當他們竭力想強迫的把一個十字架掛在一個共產黨員的頸子上面的時候，那就不算什麼了！唔，他們顯著的暴露了他們自己的偽善，這種種騷動的煽動者和積極的參加了這種騷動的人們，已經被捕了。但是其他被富農的魚鈎鈎住了的人們，應該覺悟，應該認識他們是走錯了

路。我說的是實在的話。現在有人放了一張不署名的字條在這主席台上，字條上面問着：『所有拿了穀物的人都要被逮捕，被放逐，而他們的財產要被沒收，這是真的嗎？』不，這不是真的，公民們！布爾雪維克是沒有復仇的心意的，他們祇是沒有饒恕的懲罰他們的仇敵。但是縱令你們脫離了集體農場，聽從了富農的鬼話，縱令你們偷盜了穀物，打了我們，我們並不把你們當做敵人。你們是暫時走錯了路的動搖的中農。我們不會對你們採取任何行政上的處分的，不過，我們要使你們覺悟。」

一個壓抑着的低低的聲音從教室的一端流到另外一端。達維多夫繼續的說道：

「而你，女公民，不要害怕！露出你的臉來吧，雖然你昨天狠狠的打了我一頓，但是沒有人會觸你。不過，要是我們明天出去耕種的時候，你工作得很壞的話，那我就會給你一頓痛打的，記着，祇是我不會打你的頭，會打你下面一點的地方，這樣，使你不能坐，也不能夠躺下，咒你！」

不大放心的笑聲漸漸的增加了，等到牠傳到了後排的時候，牠已經變成了一種安心的高聲的哄笑。

「你們已經玩過了你們的小小的把戲，公民們，而且已經玩够了！耕地躺在那裏，時候要過了，我們得下田去工作，不要胡鬧了。事實如此，當我們播種完了的時候，我們會有時間來打架，來爭鬥的。我明白的提出這個問題：擁護蘇維埃政府的人明天要到田裏去，反對牠的人，他們可以去噓向日葵瓜子，但是那些在明天不到田裏去的人——我們集體農場要收取了他們的土地，我們自己去耕種。」

達維多夫從講演台邊上退到了後面，坐在桌邊。當他伸手去拿玻璃水瓶的時候，從後排，從那被油燈的橙黃色的火焰照耀着的薄暗的微光裏什麼人的溫暖的愉快的低音感動的說：

「達維多夫，你是一個大孩子親愛的達維多夫老朋友，因為你不把怨恨記在你的心裏，不記着人家的罪惡……在這裏的人，都感動了……我們不知道把我們的眼睛放在什麼地方，我們感到這樣的可羞。女人們很糟糕，但是我們不得不一道過生活。這樣吧，達維多夫，那些再想到過去的人，讓他滾出去噢！」

第二天早晨，五十七個退出了集體農場的農民送來了要求重新加入的請求書。在天亮的時候，個別的農民和三個集體農場突擊隊，全體到草原裏去了。

羅比西金提議派定一個看守倉庫的守衛，但是達維多夫笑着說道：「我想現在這個並不需要了。」

四天以內，集體農場差不多種完了牠的耕地的一半。四月二號，第三突擊隊開始了春耕。在這整個的期間，達維多夫在辦公處祇有一次。他把一切能够工作的人通通派到田裏去了，而且暫時的解除了老西奚卡的車夫的職務，派他參加了第二突擊隊。他自己從很早的早晨起，整天騎着馬巡視着各個突擊隊，要在半夜以後，當報曉的雄雞的叫聲，已經在所有的人家響徹的時候，他才回到村裏來。

第三十六章

集體農場辦公處的長着草的院子裏寂靜得和村莊外面的牧場一樣。倉庫屋頂上的鏽色的瓦，在中午的太陽下面，溫暖的，暗晦的閃耀着光輝，但是在側屋的蔭處，像煙一樣的，丁香花色的露水的溶和了的，重重的珠粒，還是垂在彼踐踏過的草葉上。

一隻瘦得可怕的，患癩疥的母羊站在院子的中間，牠的沾滿了污泥的腿子，跨開很寬的站着，在她的旁邊，一隻生着和牠母親一樣的白色羊毛的小羊，跪在牠的前腳的膝蓋上，在急促的衝撞着牠的乳房。

羅比西金騎着一匹小小的母馬跑進了院子。當他走過側屋的時候，他憤怒的鞭打一隻從屋頂上用綠色的，惡魔一樣的眼睛凝望着他的小山羊，罵道：「你總愛爬到上面去，你這不潔的精靈！下來！」羅比西金很憤怒而且很陰鬱。他從草原裏馳來，連家裏也沒有回去，一直來到辦公處。他的栗色母馬後面，跟着一匹膝骨很大，腿稈很細的小馬，牠的絨毛尾巴向後面伸出，繫在牠頭上的鈴子深沉的丁玲的鳴響。母馬給羅比西金騎着是這樣的小，使那垂着擺動的鞍鐙，差不多垂在她的膝頭下面搖擺着。看來好像是這位彎着背的騎士，是在用他那英武的兩條腿挾着他那匹弱小的母馬走着，像童話裏面所見的一樣。站在門口望着羅比西金，頓姆卡烏沙可夫覺得很有趣味。

「你好像耶穌基督騎着驢子到耶路撒冷去一樣，」他說，「真正像得很！」

「你自己就像一匹驢子！」羅比西金怒罵着，騎着馬走到了門口。

「提起你的腳罷，要不然，你要用腳犖着地了！」

羅比西金不屑去回答，下了馬，把韁繩繫在欄杆上，粗聲粗氣的問道：

「達維多夫在這裏嗎？」

「在這裏。他坐着在想，但是不敢希望可以看到你。他三個整天沒有吃東西，也沒有喝水，老是說着：『我的不能忘却的帕維爾·羅比西金在哪里呵！沒有他，我的生活是空空洞洞的，我感不到一點點生的樂趣。』」

「再說一句看！再說說看！我要把你的舌頭都踏爛！」

頓卡姆斜着眼睛看了看羅比西金的馬鞭，沒有再說話，羅比西金跨進了屋子。

達維多夫、拉茲米推洛夫和婦女大會的代表們剛剛把組織一個托兒所的問題討論完結。羅比西金等到女人們走了，於是走到桌子邊。他的沒有繫腰帶，兩肩沾滿了塵土的白洋布襯衫，發散着汗水，太陽和塵埃的氣味。

「我從突擊隊那裏來……」他開始說。

「來做什麼的？」達維多夫揚起他的眉毛。

「沒有一點辦法！我有二十八個可以工作的人，但是他們都不願意工作，他們偷懶……我簡直沒有法子駕駛他們。現在祇有十二架犁在工作。我得強迫扶犁的人去工作。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像一隻公牛一樣的流着汗，但是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沙摩卡哈·古金可夫，那個嘶喉嚨阿坦曼溪可夫和其他的人都不過是一把血淚，不是扶犁的人看到他們，你會想着他們在整整的一生當中從來沒有扶過犁柄。他們隨着他們的高興去耕。他們耕完一條犁溝，於是坐下來抽煙，而且再也不能使他們動了。」

「你們每天耕多少？」

「梅譚尼可夫和我耕一公頃的四分之三，但是其他的人平均是半公頃。要是我們這樣下去，不到聖母祭時（十月一日）我們是不能夠播種玉蜀黍的。」

達維多夫不說一句話，用他的鉛筆頭在桌上敲着。於是他用一種暗諷的聲調問道：

「但是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要我們替你揩乾眼淚嗎？」他的眼睛憤怒的閃爍着。

羅比西金昂起頭來。

「我並沒有流着眼淚走來，」他回答，「給我更多的人，更多的犖罷。我不用你指教知道怎樣開玩笑的！」

「你知道怎樣開玩笑，那是事實，但是怎樣去使工作進行，你就不行了！你也算是一位突擊隊隊長！你竟不能駕御懶惰者！要是你把紀律弛鬆，聽憑他們的高興去幹去的話，當然，你不能駕御！」

「你自己去找紀律罷！」興奮的流着汗，羅比西金提高他的聲音說：「阿坦曼溪可夫是一切的主使者。他叫其他的人反對我，他煽動他們離開集體農場。但要是你把牠驅逐出去的話，牠會帶着其他的人同他一道走。你爲什麼對我笑，綏明·達維多夫？你給我一批殘廢老弱的人，這樣，你敢問到工作嗎？我拿着老西奚卡怎麼辦？這個饞舌的老鬼應當代替草人站在瓜田裏去嚇鳥雀。但是你把牠隨便放到我的突擊隊裏，把牠纏着我，像一個吉卜西母親纏着他的兒子一樣。牠有什麼用？牠不能够扶犁，做一個趕牛的人，牠也不中用。牠的聲音好像一個麻雀的聲音一樣。牛都不把牠當做人看待，牠們一點都不怕牠。牠吊着韁繩，這魔鬼，耕一條犁溝，他總要跌倒十來次。有時，牠停下來繫他的長靴，有時，牠躺在地下，他的腿子舉過他的頭，來看他的脫腸。女人們都離開了牠們的牛，笑嚷着：「西奚卡的脫腸吊下來了！」她們好奇的急急的跑過來，看他怎樣把脫腸納進去。這是演戲，不是工作！昨天爲了他的脫腸症，我們叫他他去燒飯，但是他幹那事情也不中用，甚至於還有害處。我們給他一些豬油，叫牠放在粥裏，但是他自己把牠通通吃光了，後來他又把粥放多了鹽，而且煮得上面浮着一種渣滓。我拿牠怎麼辦呢？」羅比西金的嘴唇在他的黑色鬍鬚下面憤怒的顫動。他舉起他的鞭子，露出他的腋下被汗水褪了色，浸透了污穢的襯衫的圓圓的一塊。「撤消我的突擊隊長的工作罷！和他們這樣一批東西一道偷懶，我受不了；他們妨礙了我的工作。」

「不要到這裏來裝得像孤兒一樣，事實如此，我們知道什麼時候來撤消你的工作的，但是現在，到田裏去罷，記着，到晚上要耕好十二公頃。但要是你沒有耕好的話，請不要生氣！兩點鐘以後，我會來看你們在怎樣的幹去罷！」

羅比西金碎然的把門帶上，跑到了門口。繫在欄杆上的母馬，陰鬱的站在那裏。在她那佈滿了金色的斑點的紫色的眼睛裏，

反映着太陽光。理好了從那裸露的，被太陽晒熱了的鞍頭那裏伸展出來的鞍衣，羅比西金慢慢的騎上了馬。細眯着他的眼睛，頓姆卡·烏莎可夫刻毒的問道：

「你的突擊隊已經耕完了很多土地麼，羅比西金同志？」

「那不關你的事。」

「也許不關我的事……但是當心，我也許要來監督你，到那時就要和我有關係了！」

羅比西金在鞍上回轉身來，緊緊的捏着他那強健的，褐色的拳頭，一直捏到他的指頭都脹大了，於是警告他道：

「只要你敢來！我要把你的眼睛打正，你這斜眼鬼！我要把你的眼睛打到你的腦後去，叫你用屁股對着前面走路。」

頓姆卡輕蔑的吐着口水。

「我倒找着一個醫生！」他說，「但是你得首先把你自己的耕田的人醫好，讓他們耕得快一點。」

羅比西金馳出大門，向草原奔去，好像奔去進襲敵人一樣。在小馬的頸上搖擺着的鈴子的悲泣般的玲瓏聲剛剛消逝的時候，達維多夫就走到了門口，匆匆的對頓姆卡說道：

「我要到第二突擊隊那裏去幾天。這裏我托你代理我。監督托兒所的建立，幫他們一點忙。不要拿燕麥給第三突擊隊，你聽到嗎？有了什麼事，到我那裏去。懂嗎？套好馬，叫拉茲米推洛夫來替我駕車。我要到我的住所去一下。」

「也許最好把我和我的一隊調到處女地去，去幫助羅比西金罷。」頓姆卡提議。但是達維多夫憤怒的罵他，叫道：

「真是好主意！他們應當自己能够對付！我到了那裏，要是他們有誰祇耕半公頃的話，我是要督促他們的事實如此套馬！」

拉茲米推洛夫趕着駕了一匹管理委員會的種馬的馬車，去接達維多洛夫。他看到他已經站在大門口，手臂下面挾了一個小包裏，在等着他。

「上來吧。你帶的什麼東西，食物麼？」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

「襯衫。」

「什麼襯衫？做什麼用？」

「當然是換洗的襯衫。」

「要牠們什麼用？」

「快，趕起馬來吧！你站着不動幹什麼？我帶了襯衫去，是爲了不想生虱子，懂嗎？我到突擊隊去，而且，我決定留在那裏，一直到耕種完了以後，閉了你的嘴巴，走吧。」

「你瘋了嗎？你要留在那裏，一直到播種完了以後，幹什麼？」

「耕田！」

「你要離開辦公處，去耕田嗎？那真是一個好主意！」

「趕着車走罷，走罷！」達維多夫皺着眉毛。

「不要這樣急！」顯然拉茲米推洛夫開始惱怒了。「請說明，你這算什麼！那裏沒有你，他們不能夠幹下去呢，還是怎樣？你的工作是指導，不是去扶犁，你是集體農場的主席……」

達維多夫的眼睛憤怒的閃着光。

「唔，走吧！」他諷刺的說。「你在教訓我！首先第一，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其次才是集體農場的主席！事實如此！這裏的耕種工作犯了錯誤，我還得留在這裏嗎……走走，我對你說！」

「唔，不關我的事！走，你睡着了嗎，你這魔鬼？」拉茲米推洛夫用鞭子急抽着馬，馬開始走的時候，一種意外的顛簸，把達維多夫拋到後面，他的肘痛楚的撞在車板上，車輪開始在夏天的車道上輕輕的響動着，向草原馳去。

當他們出了村莊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勒着馬慢慢的走，用衣袖揩了揩他的有着傷痕的前額。

「你在發傻，達維多夫！」他又開始說。「把他們的工作弄得有點眉目了，就回去罷。能够耕田並不是奇事，兄弟！一個好的司令官不必上火綫，但是應當精明的指揮，這是我要告訴你的話！」

「請收了你的這種警喻罷！我應當教他們怎樣工作，我要去教他們！事實如此！這才是正當的指導！第一突擊隊和第三突擊隊已經把他們的種穀類的田地都耕種完了，但是第二突擊隊却受了障礙，顯然羅比西金不能駕馭，而你在瞎扯着『好的司令

官』和其他同類的東西。你爲什麼要蒙蔽我？你以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好的司令官麼？好的司令官，是看到什麼地方遭受了挫折，自己去以身作則的人。這是我採取的方法。」

「你最好還是從第一突擊隊再派兩架軍機給他們。」

「人呢？人從什麼地方來趕得快一點罷，快！」

一直到山邊，他們沒有做聲的趕着車子走。一堆紫色的，孕育着電雨的濃雲，被風捲得重疊起來，停在草原上面的天頂，掩蔽着太陽。牠的白色的鑿曲的邊緣，像雪一樣的閃耀着光輝，但是牠的陰暗的深處，因爲滯重的一動不動的緣故，使人感到一種威迫。從雲的裂縫裏，從那橙黃色的襯着太陽的邊緣上，陽光成爲一種寬闊的扇子一樣的光線，斜斜的投射下來。在遼闊的天空時是細細的像鎗鋒一樣的這些光線，到臨近地面的時候，像奔流一樣的擴大起來，落在沿着天邊伸展着的褐色草原的遙遠的界線上，把牠裝飾得很美麗，奇幻的，歡快的使牠變得年青了。

被雲的陰影像煙一樣的遮黑了的草原，在默默的，謙卑的等待着雨。已經吐出含着香味的雨氣的風，在路上捲起了一個灰色的塵柱。一兩分鐘以後，一種稀疏的細雨開始降落了。苦重的，冷冷的雨點透進路上的塵埃裏，變成了小小的泥塊。土撥鼠警戒的呼嘯着，鵝鶉的鼓一樣的鳴聲，更加清晰的響着，野雁的緊張的熱情的挑逗人的叫聲消逝了。一陣低低的風掠着黍的殘梗，使牠倒豎起來，發出沙沙的聲音。草原裏充滿了去年的野草的乾燥的低鳴。就在雲脚的下面，一隻烏鴉用牠那展開着的翅膀，趁着氣流，傾斜着軀體，向東方飄去。天上起了一個白色的閃電，於是發出一個嘎聲，上低晉的叫聲，烏鴉突然峻急的飛落下來。被陽光照映着，有一霎那，牠好像一個燃點起來的塗了黑油的火炬一樣的閃耀着；人們可以聽到空氣帶着呼嘯和暴風雨一樣的吼聲，衝過牠的翼上的羽毛。但是，在牠離開地面約莫還有一百碼光景的處所，烏鴉敏捷的翻正了牠的身體，撲着牠的兩翼，同時，天上起了一個乾燥的，震聾耳鼓的爆雷。

到山嶺上，當第二突擊隊的營幕映進眼簾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看到有一個人，在山坡下面向他們急急的走來。他在沒有路的地方走着，跳過水溝，有時突然用一種老年人的不穩的步子奔跑。安德烈把馬頭轉向他那方面去，於是還離開相當的遠的時候，他認出了那是西奚卡。這個老頭子向着馬車走來。從所有的外貌看來，顯然在他身上一定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他

走近了馬車。他那沒有戴帽子的頭上的頭髮被雨打得緊緊的貼着，而他的眉毛和小小的潮濕的鬍鬚上，滿黏着煮熟了的黍粒。他的臉色變成了死白，樣子很可怕，因此達維多夫担心的猜想：「第二突擊隊一定有了什麼不穩，一定鬧出亂子來了！」

「什麼一回事？」他問。

「我得逃命！」西奚卡喘息的說。「他們要殺我……」

「誰要殺你？」

「羅比西金和其他的人。」

「爲什麼？」

「他們心血來潮爲了粥的事我們吵了一架。我是一個嘴巴很快的人，我忍不住……羅比西金拿起一把刀子，過來追我……要不是我很靈活的話，我現在早就被刺在刀上，在那裏被燒烤了。」

「回到村裏去罷。我們以後要澈底調查你的事情的。」達維多夫吩咐着，安心的嘆了一口氣。

但是半個鐘頭以前，營幕真正發生的事，是這樣的。前天晚上，老西奚卡在粥裏放多了鹽，他決定想法去恢復突擊隊對他的敬愛。到晚上，他回到了村裏，在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從家裏拿了一個袋子，在回到突擊隊的途中，他溜進了住在村莊的最末端的克拉斯羅可多夫的打穀場，爬過籬笆，偷偷的躲在一個穀殼堆的後面。他的計畫，有一種天才的單純性：他打算伏在那裏等一隻雞，小心的捉住牠，扭斷牠的頭去燒粥，這樣，去獲得突擊隊的推桌和尊敬。足足有半個鐘頭的光景，他伏在那裏，抑止着呼吸；但是，好像是故意，雞老是在籬笆附近搜尋着食物，沒有表露一點走近穀殼堆來的意思。於是老西奚卡開始低聲的叫牠們：「咯，咯，咯！」他好像一隻野獸一樣的躲在穀殼堆的後面，這樣小聲的叫着。老克拉斯羅可多夫恰恰在打穀場的近邊聽到什麼人叫着雞的誘惑的聲音，他偷偷的走到籬笆後面。雞信賴的走近了穀殼堆，於是在那時候，克拉斯羅可多夫看見穀殼堆的後面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一隻花雞的腳，帶着一隻臭貓的敏速，老西奚卡勒着雞的頸，正要把牠塞進他的袋子裏去的時候，他聽到了小聲的問話：「在摸雞嗎？」於是他看到克拉斯羅可多夫從籬笆上露出臉來。西奚卡是這樣的狼狽，他放了他手裏的袋子，脫了他的帽子，非常不合時宜的問候克拉斯羅可多夫道：「你好，阿策納西·彼得洛維支！」「託福！」對方回答道。對於雞很感到

興趣嗎？」正是！西奚卡保證的說。「我偶然從這裏經過，我看到了這隻花雞。她長着這樣稀有的多的毛色，使我不更仔細的看一看她，簡直走不開。『我要捉住她！』我想，『看她是怎樣一種奇怪的雞。』我整整的一生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希奇的雞。」

西奚卡的巧計在克拉斯羅可多夫面前完全失了效力，他制止他的話道：「不要撒謊罷，你這老閹馬！你要看雞，你總不會把雞塞到袋裏去罷！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偷雞！」這樣，西奚卡供認了，而且說明他要用雞燒在粥裏，請他的突擊隊的耕田的人吃。使他驚訝的，是克拉斯羅可多夫沒有說一句話，反對他的計畫，却祇是說道：「耕田的人要吃，是可以的，那沒有罪。現在，你既然殺了一隻，把牠放進袋裏去罷，而且你用你的棒子再打一隻，也放進去罷，但是不要打那一隻，打那隻頭上有一朵毛的，她現在不生蛋。你用一隻雞去請突擊隊吃，是不夠的。趕快再捉一隻，趕快走罷，要不然——上帝，要是我的老太婆出來和我們吵的話，她會使得我們兩個都要感到不舒服的！」

事情的這樣的轉變，使西奚卡滿意到說不出來，他再捉了一隻雞，從籬笆上爬了出去。兩點鐘以後，他到了營幕，而在羅比西金從村裏回來的時候，水已經在了一口大鍋子裏開滾了，煮着的黍，愉快的在沸騰，一塊一塊的雞，在噴出油來。粥是一種可驚嘆的成功。西奚卡所害怕的唯一的一點，是粥會帶着死水的臭味，這死水是他從那靜止的水上已經蒙着一層差不多眼看不見的綠苔的附近一個淺淺的水池裏汲來的。但是他的懼怕沒有道理。每個人都熱烈的一面吃着粥，一面稱讚着，連突擊隊長羅比西金也說：「我整整的一生都沒有吃過這樣有味的粥。我代表全突擊隊感謝你！」

鍋子很快的空了。最敏捷的人開始從鍋底去撈取肉片和比較濃的湯汁。後來，發生了一件永遠毀壞了西奚卡作爲廚司的名譽的事。羅比西金撈起一塊肉來，正要送到口裏去。但是突然他向後面退了，臉色變成了蒼白。

「看這是什麼？」他用他的指尖拿着一片白色的，煮得很好的肉，威嚇的詢問西奚卡。

「這一定是——一個翅膀！」西奚卡靜靜的回答。

羅比西金的臉，慢慢的泛起一種可怕的憤怒的紫紅。

「一個翅膀！」他咆哮着。「唔，看罷，你這燒粥的火夫！」

「哦，我的乖乖！」一個女人呻吟着。「上面還有瓜子呀！」

「你瞎說，你這該詛咒的東西！」西奚卡轉向那女人。「你在什麼地方看到了翅膀上面有爪子？你到你自己的裙子下面去找罷！」他丟下他的湯匙，睜大眼睛的看，在羅比西金的顫動的手裏，有一根在一端有着薄膜和小小的爪子的易脆的小骨頭，垂着在擺動。

「兄弟們！」驚駭的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叫道。「我們吃了田鷄。」

對於這個宣告，大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反應着。有一個容易嘔吐的女人呻吟着跳了起來，用她的手掌掩了她的口，消逝在田間小屋的後面了。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看着因為驚訝快要突出了他的頭的西奚卡的眼睛，仰天的躺在地上，笑得打滾，終於叫道：「哦，女人們，你們開了齋戒了！」那些比較不講究的哥薩克響應着他的笑謔。「你們現在不能舉行聖餐禮了！」古金可夫帶着一種假裝的恐怖咆哮着。但是被笑聲激惱了的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開始憤怒的叫道：「你們笑什麼？西奚卡應該痛打一頓！」

「田鷄怎麼會跑進鍋子裏去呢？」羅比西金驚訝着。

「他到池子去汲水，汲了也不看一下。」

「你這畜生！你這老糊塗！你給了我們什麼東西吃？」多內茲可夫家的媳婦，安尼斯加叫着，於是她盡着她的嗓子哭鬧着：「我正懷着小孩子！要是你使得我小產了，怎麼辦，你這惡棍……」說到這裏，她把她的盤子裏吃剩的殘粥潑在西奚卡的臉上。起了一陣巨大的騷擾，女人們跑去扯西奚卡的鬚鬚，沒有聽這位狼狽的驚慌的老頭子的固執的叫嚷。

「稍爲冷靜一點！這不是田鷄，基督作證，真不是田鷄！」

「那麼是什麼呢？」安尼斯加問。

「你們不過是想着你們看見了田鷄！這是你們的想像！」西奚卡竭力想狡賴。但是他却斷然的不肯吃那羅比西金遞給他的「想像」的骨頭。也許事情就會在那裏結束了，要是被女人激怒了的西奚卡沒有這樣再叫的話：

「你們這些無謂的傢伙！你們這些女妖精！你們要來扯我的鬚鬚，但是你們不知道，這不是普通的田鷄，這是牡蠣。」

「什麼？」女人們驚訝的問。

「牡蠣。我對你說的是清清楚楚的俄國話！田鷄是不潔的，但是牡蠣却很高尚。我的一個親戚，他在舊時代做過菲利莫洛夫將軍的親隨，他告訴我，將軍常常空着肚皮，吃下好幾百牡蠣。他吃生的，牡蠣還留在牠的殼裏面，他用叉子把牠叉出來，他用叉子去刺牠，刺着的那一個就完結了。牠會可憐的哀叫着，但是他會把牠塞進了他的喉嚨裏。而你們怎麼知道這個不是牡蠣的同類呢？將軍們喜歡牠們，也許是我故意給你們這些傻瓜燒的，故意用牠來做香料的……」

聽到這裏，羅比西金再也不能忍受了。拿了一個銅杓子，他跳起來，儘他的聲音咆哮道：

「將軍們，香料！我是一個赤色遊擊隊，而你要把我當做什麼吸血的將軍，要我吃田鷄麼！」

西奚卡以爲羅比西金手裏拿的是一把刀，因此，他回轉身，儘他的腿子可能的快的，頭也不回的逃跑了。

達維多夫到了營幕的時候，他聽到了這故事的全部，但是，在那斥退了西奚卡的時候，他叫拉茲米推洛夫鞭起馬，以後不久就到了營幕。雨還是在草原上浙浙的下着，從格內米雅其村到一個遙遠的水池那邊，一條彎彎的，彩色的虹，伸展在天上。營幕裏沒有一個人。達維多夫和拉茲米推洛夫分別了，走到最近邊的一塊綿延不斷的耕地。卸了鞵革的牛，在附近吃草，懶得回到營幕裏去的耕田人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躺在一條犂溝裏，他的頭用上衣蒙着，在雨的含糊的浙瀝之下微睡着。達維多夫叫醒了，他問道：

「你爲什麼不耕田？」

安金姆不願意的站起來，打着呵欠，微笑着：

「下雨的時候，你是不能夠耕田的，達維多夫同志。」他說明道。「這個你不知道嗎？牛不是耕種機，牠頸子上面的毛稍爲淋濕了一點的時候，牛軛馬上就要把牠的頸子擦出血來。這樣你再也不能用牠了！這是的確的，的確的！」當他看到達維多夫的，不相信的模樣的時候，他結束着。「你最好去勸開那邊的那兩位戰士罷。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從早晨起一逕在和阿坦曼溪可夫吵架。現在他們在那邊田裏打起來了。康德拉脫吩咐把牛卸了鞵革，阿坦曼溪可夫回答道：『不准你觸我的鞵革，不然，我要打破你的頭！』他們現在快要互相扼着喉管了。」

達維多夫向第二塊耕地的遠遠的一端望去，果然看到那裏發生了樣子很像打架的什麼事情。梅譚尼可夫拿着一根鐵棒，

好像那是一柄長劍一樣，而高高的阿坦曼溪可夫用一隻手，把他從牛軛邊推開，另外一隻手捏着拳頭，背在後面。他們的聲音從達維多夫站着的地方不能聽到。他急急的向他們跑去，在離他們還有很遠的地方就叫道：

「噠，這算什麼？」

「噠，是這樣，達維多夫！」梅譚尼可夫叫着。「天在下雨，而他要在那裏耕田。那樣，他會擦破牛的頸子的。我告訴他放了牛，等到雨停了再說，他罵我，對我說，這個不干我的事。那末，這干誰的事呢？你這畜生？這是誰的事業，你這嘶喉嚨的魔鬼？」他轉身向着阿坦曼溪可夫，對他搖着鐵棒。

顯然他們已經打過架來，因為梅譚尼可夫的一隻眼睛的上面有一塊像梅子一樣的青黑色的打傷，而阿坦曼溪可夫的襯衫的領子有一條斜斜的裂口，血正從他那浮腫的，刺光了的嘴唇上流了下來。

「我不讓你損害集體農場，」梅譚尼可夫因為達維多夫的到來，壯了胆子，這樣的叫道。「他說，『那不是我的牛，是集體農場的。』但即使是集體農場的牛，難道說，你就應當活的剝掉他的皮嗎？離開牛，你這敵人！」

「你不要命令我！你沒有打人的權利。我要把括泥刀拖出來，把你的嘴臉改變一下！我得去耕那派給我耕種的土地，而你却來妨礙我！」蒼白的阿坦曼溪可夫嘶聲的叫着，左手胡亂的摸着他的襯衫的領子，想把牠扣好。

「下雨的時候，你可以耕田嗎？」達維多夫一面問他，一面奪了康德拉脫的鐵棒，把牠投在地下。

阿坦曼溪可夫的眼睛閃着光。歪着他的瘦頸，憤怒的嘶聲的說：

「爲着你自己的時候，你不能够耕，但是爲着集體農場，你一定要耕。」

「爲什麼一定要耕呢？」

「爲了要實現計劃。下雨不下雨，耕罷！要是你不耕的話，羅比西金會像鐵鏽侵蝕着鐵一樣，整天的侵蝕你！」

「少講幾句罷！昨天，天氣很好的時候，你耕完了你的一份嗎？」

「我是儘着我的力量去耕的。」

「他耕了四分之一公頃，」梅譚尼可夫鼻子哼着。「看看他的牛籠！你的手攀不到牠們的角。但是他的耕作是怎樣一種呢？」

來看看，達維多夫同志。」他抓着達維多夫的上衣的潮濕的衣袖，拖了他沿着犂溝走。在他的興奮當中，沒有說完他的句子，他含糊說道：

「我們決定要耕七吋深。而這裏有多少深？你自己量一量吧。」

達維多夫彎下身，把指頭插進柔軟的，帶黏性的犂溝裏。從溝底到牠的草泥的頂上，量起來，不過三四吋。

「這是耕作嗎？這是搔一搔地面，不是耕田，爲了這樣的工作，今天早晨我就想打他。去看看他所耕的所有的犂溝罷，你會知道到處都是這同樣的深度。」

「啼，到這裏來！我是說你事實如此！」達維多夫對那正在不情願的卸着牛的阿坦曼溪可夫這樣的叫。他懶懶的，不慌不忙的走了過來。

「你這算什麼，耕作嗎？達維多夫小聲的問，露出他的缺牙齒。

「唔，你還要怎樣？一條犂溝要十六吋深麼？」阿坦曼溪可夫憤怒的細着他的眼睛，於是，從他那剃得光光的頭上取下了他的帽子，他深深的鞠躬。「謝謝你！你自己試試去耕深一點罷！我們都可以說大話，但是要做起來的時候，却不行了！」

「我要把你逐出集體農場，你這無賴！」達維多夫這樣的叫，面孔變成深紅色。「我們把你趕出去！」

「謝天謝地！我要自動的離開我並沒有被人判決要在這裏做死累得個要死，天曉得是爲着什麼！」吹着口哨，他走到營幕那裏去了。

那天晚上，等到突擊隊的人都集合在營幕裏面的時候，達維多夫說道：

「我向突擊隊提出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欺騙集體農場，欺騙蘇維埃政府耕田不耕七吋深，祇耕三吋深，去糟塌土地的不忠實的集體農場的農民，我們應該怎麼辦？對於那故意在下雨的時候去工作，想去糟塌牛，但是在晴天，僅僅做了他的工作的一半的人，我們應該怎麼辦？」

「把他趕出去！」羅比西金說。他的建議在女人們的當中，獲得了特別熱烈的支持。

「你們這裏，就有這樣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這樣一個破壞者。就是他！」達維多夫指着那坐在一輛貨車的車桿上面的阿

坦曼溪可夫。」「突擊隊全體都在這裏。我把這個問題付表決：誰贊成驅逐破壞者和懶惰者阿坦曼溪可夫？」

二十七個到席的人有二十三個舉手贊成這提議。達維多夫把舉起的手數了兩遍，於是冷淡的對阿坦曼溪可夫說道：

「出去！你已經不是集體農場的農民了。事實如此！一年以後，我們再看，要是你改變了的話，我們會再准你加入。現在，同志們，請聽着我要對你們說的幾句簡單的，但是很嚴重的話罷。你們大家差不多都工作得壞。非常的壞！除了梅譚尼可夫，沒有一個人做完了分配給他的工作。這是一個可羞的事實，第二突擊隊的同志們用這種速率，我們會遭到污點！用這樣一種工作，我們會上黑表（在蘇聯最好的工作者的名字填在紅色的板上，最壞的工作者的名字，寫在黑色的板上——譯註。）而且永遠的留在那裏。一個用了「斯達林」做名字集體農場，竟有這樣糟糕的事態！我們一定要根本改變這種狀態！」

「工作太重，我們吃不消，牛也受不了，」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這樣的說。

「你們吃不消，牛受不了麼？胡說爲什麼？梅譚尼可夫的牛受得了？我要留在你們隊裏，用阿坦曼溪可夫的牛，做個活的樣榜。你們看，使你們看到，你們每天可以耕一公頃，甚至於一公頃又四分之一。」

「噢，達維多夫，你真聰明！你真知道說話！」古金可夫笑着，把他的短短的灰色的鬍鬚緊緊的捏在他的手裏。「用他的牛，你可以扯出鬼的角！用牠們我也可以耕一公頃……」

「但是用你自己的牛，你不能够嗎？」

「再也不能夠！」

「唔，我們就掉一掉罷。你用阿坦曼溪可夫的牛，我用你的。同意嗎？」

「我們可以試一試。」古金可夫想了一想，嚴肅的，謹慎的回答。

達維多夫一夜沒有睡好。他睡在田間小屋裏，風吹着的鐵皮屋頂的震響，浸到了他的潮濕的雨衣下面的半夜的寒氣，和在那佈在他的下面的羊皮衣裏密密的繁殖着的跳虱，一次又一次的驚醒了他。

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在天剛剛亮的時候叫醒了。他已經叫醒了突擊隊的其他的人。達維多夫跳出了小屋。西邊的天上，星星還在朦朧的閃爍着，變得像弓一樣的新月，在天空的鋼一樣的灰色鎖子甲上，鑲了一個金色的彫痕。達維多夫用着從池

子裏汲來的水，洗了臉，而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站在他的旁邊，咬着他的鬍鬚的末端，對他說道：

「一天要超過一公頃不是一樁容易的工作。你昨天說得過火了一點，達維多夫同志。如果不是你要愚弄你自己的話……」

「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一切都屬於我們！你怕什麼？」達維多夫鼓勵着他。但是他心裏在想：「我就是死在田裏，我也要做到這點！我就是點起燈籠來耕，我也要耕一公頃又四分之一。我不能耕得再少！那樣，對於整個的工人階級，將是一種恥辱。」

當達維多夫用他的帆布工作服的邊緣，揩乾了他的臉的時候，康德拉脫把他自己的牛和達維多夫的牛駕在犁上，大聲說：

「我們動身吧！」

在犁的小輪的軋拉的聲音裏，他對達維多夫說明了他們那經過多少年代體驗出來的用牛耕田的簡單的原理。

「我們認為薩科夫式的耕法最好。其次，阿克塞斯基式也不壞，但是無論怎樣都比不上薩科夫式。因為這沒有薩科夫式的勻稱。唔，我們決定這樣的耕：我們給每一個人分一塊地，讓他去耕。最初，普斯格內布洛夫，阿坦曼漢可夫，古金可夫和羅比西金開始一個跟着一個的耕。『現在，我們是在集體農場了。』他們說，『那就是說，我們應當一個跟一個的耕田。』他們這樣實行了。不過我看到了這樣不是工作的方法。要是第一架犁停止的話，他們都得停止。要是第一架犁慢慢的耕，其他的人，不管願不願意，也要一樣。因此，我反對這樣。『要麼讓我領頭，』我說。『要麼大家分開來耕。』後來羅比西金看到了這個法子不行。這樣，看不到每一個人做了多少，因此我們把土地分成一塊一塊，但是我趕到他們的前面去了，我還讓他們先走了很遠呢，這些傢伙！每一塊地是一公頃，三百七十碼長，三十五碼寬。」

「但是你為什麼不橫耕？」達維多夫看着一塊耕地，這樣的問。

「這道理我要告訴你。你耕完了一條縱的犁溝，在田頭你要掉轉牛來，是不是呢？要是你掉轉得太峻急了，你會使得牛軋擦傷牛的頸子，於是牠馬上不能耕種了！因此你要縱的去耕，於是你提起犁頭，空的走三十五碼。耕種機可以峻急的轉彎，使牠的前面的車輪在旋軸下面轉一個彎，於是就走了回原路。但是你不能使三四對公牛那樣去轉彎。你要調度牠們，使牠們像排了隊的兵一樣，用左腳轉彎，這樣你才可以不會出什麼毛病的耕轉來。這就是用着牛，你不能耕種大塊土地的道理。用耕種機，犁溝愈長愈好，但是用着牛，我耕了三百七十碼，於是就要空的橫過去。看我劃出來你看。」康德拉脫停了下來，用括泥刀的尖端，在地上劃

了長長的一塊。

「假定這是一塊四公頃的土地——三百七十碼長，一百四十碼寬。我縱的耕了我的第一條犁溝，看！要是我一次耕一公頃的話，我得在田頭上，扶着犁橫走三十五碼的空路。但要是一次耕四公頃的話，我就得橫走一百四十碼空路。那是不適用的，你懂嗎？浪費時間……」

「我懂了。你說明得很實際！」

「你以前耕過田嗎？」

「沒有，兄弟，我從來沒有耕過田。關於犁我多少熟悉一點，我可不知道怎樣運用牠。你教我；我學東西，倒學得很快的。」

「我可以替你安好犁，和你一道耕兩條犁溝，以後你就可以自己試着開始了。」

康德拉脫扶正了達維多夫的犁，把曳鉤重新裝置在棒子上，把犁嘴固定在七吋深的犁溝深處，於是，不知不覺的用一種更加親密的調子，一邊工作，一邊說道：

「我們開始耕了，那末你可以看着。要是牛感到太重了，你扯起這一對東西罷。我們叫牠們做棒子。你把這棒子，像這樣，移動一下，犁嘴會稍許轉到一邊一點的，斜斜的犁去，不用牠整整的一幅，却祇用牠一部分去截土壤，這樣會使得牛比較容易拖一點。唔，我們開始罷。走，禿頭！不要怕辛苦罷，達維多夫同志！」

達維多夫的趕牛人，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彎着他的牛鞭，前面的兩隻牛突然好像合成了一隻一樣的用力的拉了。達維多夫多少有點慌張的兩手扶着犁的柄，跟着犁，看着那被犁刀割切的豐饒的黑色土壤，從犁嘴滑到光滑的犁板上，好像沉沉欲睡的魚一樣的披到了一邊。

在犁溝的盡頭，在田頭上，康德拉脫跑到達維多夫的面前，對他說道：

「把犁偏到左邊，讓牠這樣的滑過去；這樣，你就用不着停下來清除犁板了。看罷！」康德拉脫重重的靠着右邊的犁柄，把犁「放平」於是，土壤重重的傾斜的湧上了犁板，抹去了黏在那上面的泥土。「要這樣！」康德拉脫放鬆了犁柄，微笑着。「這裏面也有技術，你知道。要是你不這樣，你就要在牛滑着田頭走的時候，用括泥刀去清除犁板上面的泥土。現在你的犁，好像洗了一

樣的乾淨，而你自己可以愜愜意意的抽一支香煙。請抽一枝罷！」

他把他的那捲成了一筒的煙袋，伸給達維多夫，於是自己捲了一枝煙，對着他的牛，點點他的頭。

「看我的老婆是怎樣的在扶着那犁，犁裝得很好，很少突出來。她自己也能够扶犁。」

「那末你的老婆，是你的趕牛人嗎？」達維多夫問。

「是的，和她在一道工作，比較舒服點。要是我罵了她，她不會生氣，或者，就是她生了氣，到晚上立刻就好了，到那時候我們又好了起來；到底，我們是自家家人呀。」梅譚尼可夫微笑着，於是邁着他那長長的，不平整的步子，橫過犁溝走去了。

在早餐以前第一次換班的時候，達維多夫約莫耕了四分之一公頃。他不大熱心的吸着他的粥，等待着牛吃完草料，於是向康德拉脫震一震眼睛，說道：

「我們開始罷！」

「我已經準備好了。安紐托卡，把牛趕過來！」

於是重新，一條犁溝一條犁溝的，那好幾世紀沒有被觸過的碎裂的土地，被犁刀和犁嘴割切着，被翻轉來了。被翻了轉來的枯萎的糾結的草根，仰天的伸展着，細碎的草莖隱沒在黑色犁溝的深處。在犁板的旁邊，泥土像流質一樣的蕩漾，波動。黑色泥土的淡薄的氣味是使人感到奮發而又甜蜜的。太陽還很高，但是側邊的牛的失去了光澤的毫毛，已經因為汗水變黑了……

到晚邊，達維多夫的脚被長靴擦傷了，苦楚的發痛，他的腰的背部也疼痛。他顛躓的量着他耕過的土地，他的乾燥的，被塵埃掩黑了的嘴唇浮泛着微笑。這一天，他耕了一公頃。

「唔，你耕了多少？」古金可夫帶着一種譏諷，一種差不多感覺不到的微笑問着，當達維多夫曳着他的脚，走進營幕裏來的時候。

「你想是多少？」

「你弄完了半公頃沒有呢？」

「不，兇你，一公頃還多一條犁溝呀！」

在他那被鋸截破了皮肉的腿子上擦了些土撥鼠的脂肪以後，古金可夫走到達維多夫那塊耕地計量去了。半個鐘頭以後，當黃昏已經沉沒在深濃的陰影裏面的時候，他回來了，在離開篝火比較遠的地方坐着。

「你爲什麼不做聲，古金可夫？」達維多夫問。

「我的腿子很痛……而且，沒有什麼要說的。你耕了一公頃……唔，你耕了！不壞！」他不大願意的回答，在火旁躺了下來，扯起他的上衣掩着他的頭。

「是因爲這個，你的嘴巴給封住了，是不是？你現在不要再多嘴了麼，是不是？」康德拉脫笑着。但是古金可夫好像沒有聽見一樣，默不做聲。

達維多夫躺在小屋的旁邊，閉了他的眼睛。木材灰的氣味，從篝火那裏傳來。走得疲憊透了，他的腳底，火一樣的發燒，他的膝蓋，有一種困苦的重量，而且不管怎樣擺着他的腳，他總不舒服，不斷的想要改變他的睡的姿勢。他剛剛躺下不久，黑色的泥土又在他的眼前擾人的流動，犁嘴的白色的鋒口無聲的滑動着，在他的旁邊，不斷的改變形象的泥土，像黑油一樣的翻滾，沸騰。感到有點暈眩和欲嘔，他睜開他的眼睛，叫着康德拉脫。

「你睡不着嗎？」康德拉脫問。

「是的。我的頭有點暈眩，我老是看見犁的下面的土地……」

「常常是這樣的，」康德拉脫的聲音裏面含着的一種同情的微笑。「你整整的一天低着頭看着你的腳下，這樣，使你頭暈了。而且土的氣息，很強烈，使得你醉了。明天不要那末老看着你的腳下，達維多夫，對你周圍的事物多發生一點興趣罷。」

那天晚上，達維多夫沒有感覺到跳鼠的咬，或是馬的噴氣，或是在山嶺上過夜的一羣遲歸的野鵝的喧鬧。他好像死了一樣的睡着。快要天亮的時候，他恰恰醒來了，看到康德拉脫包在他的上衣裏，走近了小屋。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完全清醒的達維多夫抬起他的頭來，這樣的問。

「我去看了看你的牛和我自己的牛。牠們都吃得很好。我把牠們趕進了一個長着一些深草的山谷。」

康德拉脫的嘶啞的聲音漸漸的變得不大清晰，於是消滅了。達維多夫沒有聽到他的話的末尾；睡魔把他的頭拋回了他那

被露水浸濕了的羊皮衣上，他消逝在忘却的境界裏面了。

到那一天晚上，他耕了一公頃，還多兩條犁溝。羅比西金恰恰耕了一公頃，古金可夫一公頃不足一點，而使得大家驚訝的是安脫普·格拉支的成績最好的這件事，這個人以前是被達維多夫嘲弄的稱爲「弱蟲隊」的一羣落後的工人中間的一個。他使用着鐵錐克的瘦牛耕作，在中午休息的時候，他沒有說他耕了多少，晚餐以後，做他的趕牛人的他的老婆把六磅分配給牲口的雜糧放在她的圍裙裏去餵牛。格拉支甚至於拂下落在手工製的桌布上的麵包屑，添進他的老婆的圍裙裏去給牛吃。羅比西金看到他的這舉動，笑道：

「你很精細，安脫普！」

「我要這樣講到工作，我們一家也沒有落後呀，」微黑的，被春天的太陽晒得更黑的安脫普挑戰的這樣回答。他的話沒有誇大。到晚上，大家知道他耕了一又四分之一公頃。

但是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一直到天完全黑了，才把他的牛趕回了營幕。對達維多夫的尋問：「多少？」他嘶啞的回答道：「一公頃半，祇缺一條犁溝。給一點煙草我捲香煙……從中午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抽過煙。」他用疲倦的，但是勝利的目光看着達維多夫。

晚餐以後，達維多夫結算着成績：

「第二突擊隊的同志們，社會主義競賽，在我們中間偉大的展開了！工作的速率非常的使人滿意。集體農場的管理委員會爲了這種耕作，對突擊隊謹致布爾雪維克的感謝。我們將要突破我們的難關，同志們。事實如此執行被分派的工作的可能性既然在實際上證明了，爲什麼我們不會突破呢！現在我們得努力耙田的工作了。我們一定要分成三個人一隊的去耙。我們要特別感謝梅譚尼可夫，我們的最優秀的烏大尼克（突擊工人）。」

女人們洗了食器，耕田人躺下睡了，牛都趕了出去吃草。康德拉脫正要睡着的時候，他的老婆爬到他的大衣底下，撞着他，問道：

「康德拉沙，達維多夫說到了你……好像是稱讚了你的樣子……但是什麼叫做烏大尼克呀？」

這個名辭，康德拉脫聽到過好幾次，但是他不能夠說明。「我應該去要達維多夫解釋，」他微帶忿怒的想着。但是使他的老婆得不到說明，在她的眼睛裏降低他的威嚴，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儘他可能的說明道：

「烏大尼克麼？噢，你是一個優女人！烏大尼克？唔，我怎麼能夠使你明白呢？是這樣，打一個警喻罷。槍上面有一個擊彈丸的東西，這東西就叫做烏大尼克（擊針）在槍上，這個東西最重要，沒有牠，你不能夠放槍……唔，因此在集體農場，烏大尼克是最重要的，懂嗎？現在，轉過去睡罷，不要靠得我這麼近！」

第三十七章

到了五月十五號，全區的穀類播種，大抵完成了。那一天，格內米雅其「斯達林」集體農場已經完全實現了牠的播種計畫。在十號的中午，第三突擊隊，在剩下的八公頃的耕地上，種完了玉蜀黍和向日葵。於是達維多夫立即派了一個騎馬的差人，帶了一個給區委會的關於播種完成的報告，急速的跑到了區委本部。

早麥的秧，非常的好，但是在第二突擊隊耕種的區域，約莫有一百公頃，是在五月的最初幾天播種的古班麥。達維多夫害怕這種過遲的播種，會產生不良的結果，羅比西金也分擔着他的這種憂慮，而雅可夫·洛濟支帶着極端的確信斷言道：

「這是不會生長的！這是斷斷不會生長的！你想一年四季不斷的播種，而且希望牠生長嗎？書上寫着，在埃及，他們一年播種兩次，而且每次都有收穫。但是格內米雅其村不是埃及，達維多夫同志，在這裏，我們一定要嚴格的遵守播種的時期。」

「你為什麼要宣傳這種機會主義？」達維多夫憤怒起來了。「牠會爲着我們生長起來的，而且如果我們認爲有必要，我們一年要收穫兩次。這是我們的土地，牠是屬於我們的，我們要什麼，我們就在牠的上面榨取什麼，事實如此！」

「你在說小孩子一樣的話！」

「唔！我們看罷。你的話裏面表露了一種右傾，阿斯托洛夫羅夫公民，對於黨，這是一種不愉快而且有害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澈頭澈尾的被打上了污穢的烙印的，不要忘記這點！」

「我不是在談傾向，而是在談土地。你的什麼傾向不傾向，我是一點都不懂。」

達維多夫雖然希望古班麥生長起來，但是他消釋不了他自己的疑惑。每天他都騎着管理委員會的種馬，跑去探看被那太陽晒焦了，躺在那裏，耕種得很好，却是驚人的沒有生命的黑色的土地。

土地很快的乾了。種子發了芽，但是因為養分不足，沒有力量向上伸出來。纖細和軟弱的芽尖，無力的躺在太陽晒透了的溫暖的細碎的土塊下面，竭力的想向陽光伸去，但不能夠突破凝結的乾燥的土皮。達維多夫下了馬，跪了下去，用手掘開土，當他看着那從核上發出了細細的芽的小小的麥粒的時候，爲了這埋葬在土裏，這樣苦惱的追尋着太陽，却祇有一條死路的千千萬萬的種子，他感到了一種悲痛的憐憫之情。因爲意識到了自己的無力，他發瘋了。雨很需要，祇有這樣，古班麥才會像綠色的天鵝絨一樣的掩蔽着田野。但是雨不來，而耕地已經茂密的長滿了茁壯的，有生氣的，不大講究什麼的雜草。

有一天晚上，老人們派出來的代表，走到達維多夫的家裏來看他，

「我們到這裏來，對你有一個卑微的小小的要求，」「餵鷄者」老安金姆這樣的說，他和達維多夫寒暄了，而且沒有結果的在尋找聖像，因爲他要在聖像的前面畫十字。

「什麼要求？你是不會找到聖像的，老爹，因此不要去找罷。」

「你沒有聖像嗎？唔，我就不要聖像劃一劃罷……不要緊……至於我們老年人的要求是……」

「唔是什麼？」

「第二突擊隊的耕地的小麥，不會生長了，這是一定的……」

「現在，還沒有一定，老爹。」

「唔，沒有一定，但樣子很有點像。」

「唔？」

「我們需要雨。」

「你說得對！」

想舉行你們一切聖徒的祭典，抬着聖像，在草原裏走，去踐踏穀物。要是你們隨着你們自己的意思叫了牧師到這裏來，跑到田野裏去，我會帶着救火隊騎着馬去追你們，我們會用水龍向你們掃射，掃得你們全身濕透，懂嗎？叫牧師還是不來好一點？要是他來了，我會用剪羊毛的剪刀，在大家的面前，剪掉他的頭毛，這長毛馬。我要剪了他的頭毛去羞辱他，然後讓他滾蛋。懂嗎？」

於是他回到了達維多夫那裏，陰沉的，不滿意的坐在大櫃上。

「你對老人們小聲的講些什麼？」達維多夫懷疑的問。

「我們在談着天氣，」瑪加爾的眼皮動都沒有一動，這樣的回答。

「唔？」

「而且他們決定不祈禱了。」

「那末他們說了些什麼話呢？」達維多夫爲着隱匿他的微笑，險轉了過去。

「他們說他們認識了宗教是鴉片……但是你爲什麼要這樣的糾纏我呢，綏明？你好像疥癬一樣的壞：你纏着人，人家再也擺不脫你！我說了什麼，我怎樣說的……我說了，那就是了。用你的辯論和懇求，你是在鼓勵着他們過度的民主化。這全不是和這樣的老人談判的方式，他們都傳染一種危險的精神，他們都被麻醉了。因此，用不着對他們白費唇舌，命令他們快步走，給他們一點利害就是。」

達維多夫一面笑，一面失望的揮着他的手。瑪加爾是絕對不能糾正的！

他開除黨籍已經兩個禮拜了，但是在這期間，黨的區委指導部有了一個變動。書記科琴斯基和組織部長賀牟托夫都被撤消了工作。

接到了從地方監察委員會送來的拉古爾洛夫的上訴書以後，新的區委書記派了書記局的一個局員到格內米雅其村來作了再度的調查，後來書記局決定取消開除拉古爾洛夫的黨籍的決議，決議取消的理由是判決的嚴厲和拉古爾洛夫的行爲並不相稱，而且因爲加在他的身上的幾個罪狀（道德的頹廢和性的放縱）在第二次調查以後，被打消了。瑪加爾受了譴責，這事件就這樣的終結了。

當臨時的執行着支部書記的職務的達維多夫把工作交還瑪加爾的時候，他問道：

「受到教訓沒有還偏向嗎？」

「受得真多！不過，誰是偏向的，我呢，還是區委會？」

「你和區委會都一樣，你們都錯了一點。」

「但是我認為地方委員會也有點偏向。」

「怎樣，舉個例？」

「是這樣！爲什麼他們不發指令，說退出的集體農場的農民的家畜應當發還？這不是強制的集體化嗎？當然，這是在這裏人們離開了集體農場，他們沒有家畜也沒有農具。顯然他們沒有什麼可以靠着過活，沒有什麼地方去；於是他們會爬回集體農場。他們會埋怨，但是他們會爬了回來。」

「但是家畜和農具已經併入了集體農場的不能分開的動產裏面了。」

「要是他們又要被迫回到集體農場的話，我們要這樣一種動產有什麼用爲什麼不告訴他們：『拿去吧，把你們的農具拿去吃掉，去噏死你們自己罷！』我不願意他們走進集體農場。但是你卻讓這種叛徒整百的進來，而且我想，你是想着他們會變成自覺的集體農場的農民的罷！他們再也不會！他們在集體農場裏過活，這些敵人，但他們是一直到死，眼睛老望着個別的農民的生活的。我知道他們你們不發還他們的家畜和農具是左傾，你們准他們再進集體農場是右傾。我在政治上也高明了一點，兄弟，現在你們再也不能駁倒我了！」

「我們不能够立即和退出了集體農場的農民算賬，我們要等到農業年度的末尾再說，你連這點也不懂，你怎麼可以說你在政治上高明了一點呢？」

「不，這個我懂的。」

「噢，瑪加爾，瑪加爾，你不走極端，是不能過活的。好像你的小便，老是向你的頭上倒流一樣，這是事實！」

他們爭論了很久，到末了，互相罵了起來，於是達維多夫走開了。

那兩個禮拜的當中，格內米雅其村起了很多的變化。引起全村的人的巨大的驚訝的，是瑪利娜·波雅可娃選了她的妹丈，沉默的代米德做丈夫。他搬進了她的小屋。一天晚上他拖着一輛貨車，把他所有的幾件什物搬走，緊緊的封了他自己的小屋的門和窗戶。

「瑪利娜找到了一個好匹偶！他們兩個人一道做工，會比一架耕種機還要做得多些的！」格內米雅其談論着他們。

被他的多年的愛人的結婚弄得驚悼失措的安德烈，最初掩飾着他的感情。但是後來，他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於是，避免着達維多夫，他開始去喝酒。有一天達維多夫看到了，警告他道：

「不要幹這樣的事了，安德烈！這不是一個黨員應該幹的事！」

「我會停止的！不過我感到了說不出的侮辱，綏明。她把我換了誰，這母狗？她把我換了誰？」

「這是她的私事。」

「但是這個侮辱着我！」

「那末，就算是被侮辱了罷，但是不要喝酒了。現在不是喝酒的時候。除草的時候快要來了。」

但是，好像是故意，瑪利娜比以前更多的碰到拉茲米推洛夫，而且常常好像是很滿足，很幸福的。

代米德在他的小小的農場上像一隻強壯的公牛一樣的開始工作了。幾天以內，他把院子裏的所有的屋宇通通收拾好了，在二十四小時內掘了一個十尺深的地窖，他一個人背過十普特木材和犁。瑪利娜洗着，縫着，補綴着他的衣服，而且和她的隣人談話的時候，總是不知矜足的稱讚着代米德的工作能力。

「他是一個對家庭很有利益的男子，嫂娘們！」她說，「他有熊一樣的氣力，隨便什麼他拿起來都在他的手裏翻滾。雖然他不大說話，但是那要什麼緊呢？我們還可以少吵一點架……」

當瑪利娜對於她的新的丈夫感到滿意的風聞，傳到安德烈的耳裏的時候，他悲痛的自言自語道：「噢，瑪利娜！難道我不能夠修整你的側屋，或是不能替你掘地窖嗎？你毀滅了我的青春！」

以前的富農格雅夫從流放的地方回到了格內米雅其。地方選舉委員會恢復了他的公民權，他同他的許多兒子剛到村莊，達維多夫就把他叫到了集體農場的辦公處。

「你打算怎樣過活呢，雅格夫公民？」他問。「你要做一個個別的農民呢，還是加入集體農場？」

「看你們要我怎樣！」格雅夫回答着，他對於把他當做富農的非法的處置的恨怨，還沒有平息。

「但是你怎麼想呢？」

「顯然我不能不加入集體農場。」

「那末寫一封請求書來罷。」

「但是我的財產怎麼樣呢？」

「你的家畜在集體農場，你的農具也在那裏。但是你的室內的財物我們分掉了。那要還原，是比較的困難的。但是我們可以

歸還你一部分，其餘的，賠你的錢罷。」

「你們把我的小麥製了麵粉。」

「唔，那容易。到經理那裏去罷，他會叫倉庫管理人暫時給你十普特麵粉。」

「他把隨便什麼地方來的一切都收進了集體農場。」瑪加爾聽到達維多夫打算接受格雅夫請求書的時候，這樣憤慨的說。「他可以在鐵槌上登載一個佈告，聲明他要請一切被放逐的人在他們刑期滿了以後，立刻加入集體農場。」他對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這樣的說。

播種時期以後，格內米雅其共產黨的支部的黨員增加了一倍。替鐵推克做了三年的工的帕維爾·羅比西金，第三突擊隊的一個隊員內斯塔·羅西奚利和頓姆卡·烏莎可夫都被當做候補黨員接受了。支部會議接受羅比西金和其餘的人的那一天，拉古爾洛夫對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提議道：

「加入黨罷，康德拉脫。我會很快活的介紹你。你在騎兵中隊裏，在我的部下服過務，正像在那時候是一個英勇的騎兵一樣，現在你是一個第一等的集體農場的農民。我不能不奇怪，爲什麼你還留在黨外。現在已經到了世界革命隨時可以爆發的時候了，也許我們可以再度同在一個騎兵中隊作戰，去擁護蘇維埃政府。而你還是和從前一樣，還是非黨員。這樣不行，請求加入罷。」

康德拉脫嘆着氣，說出了他的衷曲：

「不，拉古爾洛夫同志，我的良心現在還不讓我加入黨。我會再度爲着蘇維埃政府作戰，我會用我的全力在集體農場工作，但是我不能夠參加黨……」

「但是爲什麼不呢？」拉古爾洛夫皺起眉毛了。

「我不能夠，因爲就是在現在，我加入了集體農場，我也還是依戀着我的私有財產。」康德拉脫的嘴唇顫動了，於是他用一種迅速的小語加着說：「我想念着我的牛，我擔心牠們……牠們沒有得到牠們應該得到的照料。而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在耙田的時候，把項圈擦傷了我的馬的頸，當我看到了的時候，爲了這件事，我整整的一天吃不下東西。用一個大的項圈套在小馬上是對的嗎？這就是我爲什麼不加入黨的原故。要是我還沒有擺脫我的私有慾的話，這就是說，我的良心不讓我加入黨。我這樣想。」

瑪加爾想了一想，於是說道：

「是的，你是對的。那末稍微等一下罷，還不要加入。我們要和集體農場的一切沒有檢束的事作無情的鬥爭；一切項圈都要適合牠的恰當的馬。但要是你做夢也看見你自己原來的牛的時候，那末你真不能夠加入黨。你加入黨應該一點也不留戀你的私有財產，你加入黨應該是在你把一切念頭都去得乾乾淨淨，只懷着要求世界革命成功的一個念頭的時候。我的父親很富裕，從我的小孩子時代起，他就教我留心家產。但是我一點不留戀牠，家產對於我毫無意義。我拋棄了一種優裕的生活和四對公牛，我去做一個貧苦的雇農。因此，在你還沒有完全擺脫那私有財產的疥癬的時候，你不要加入黨罷。」

羅比西金，烏莎可夫和羅西奚利加入黨的風聞，很快的傳遍了格內米雅其村。有一個哥薩克開玩笑的對西奚卡說道：

「你爲什麼不去要求入黨呢？你是一個積極的工作者，把你的請求書遞進去罷。他們會給你一個職務，於是你可以買一個皮的文件包，夾在你的手臂下面，搖搖擺擺的到處走。」

西奚卡想了一想。於是，那天晚上天剛剛黑，他走到拉古爾洛夫的住處。

「你好嗎，瑪加爾？」他開始說。

「你好？你要做什麼？」

「有人在加入黨……」

「唔，那末怎樣呢？」

「那末，也許我要加入。我不願意整整一生的專門照料馬兄弟。我並沒有和牠們結婚！」

「那末你要怎樣呢？」

「我用清清楚楚的俄國話說過了，我要加入黨。我要來看看我可以得到一個什麼職務，等等……你告訴我，要寫什麼東西，怎樣去寫。」

「那末你……你想着人們加入黨爲的是找職務嗎？」

「所有我們的黨員都有職務。」

瑪加爾抑止着他的感情，改變着話題。

「在復活節，牧師來看過你嗎？」他問。

「當然。」

「你給了他什麼東西嗎？」

「怎樣，當然我給了他兩隻雞蛋，一塊肥豬肉，大約有半磅。」

「那末，你就是到現在也還信仰上帝嗎？」

「是的，當然，不十分堅強。但要是我生了病，或是發生了什麼不幸，或者，譬如要是雷響得太大了，於是我就禱告，就自然而然

的投到上帝面前了。」

瑪加爾想客氣的對待西奚卡，想詳細的和他說明，他爲什麼不能被黨接受。但是當他聽到西奚卡的這些話的時候，他再也不能忍耐下去，於是他突然大聲的叫了：

「見你的鬼去罷！你這老糊塗！你拿雞蛋給牧師，你夢想得到職務；但是實際上要你替馬拌飼料你也做不好。你想黨需要任何老廢料麼？你想着你在做什麼，在開玩笑麼？你的職務祇是擺動你的舌頭說謊話。滾出去，不要惹動了我的火，因爲我的神經有點毛病。我的身體不讓我和你冷靜的談。滾出去，我說呀，你走不走！」

「我來找他，找錯了時候，我該在晚餐以後來看他的。」西奚卡一面悶悶不樂的想着，一面砰然一聲把耳門帶關了。

在這兩個禮拜當中，激動格內米雅其村，特別是姑娘們的最後的消息是「笛摩克」的死。

被人民法庭判了期限各不相同的強制勞動的野斐姆·特魯巴佐夫和巴塔西溪可夫寫信來說，在到火車站的途中，「笛摩克」懷戀着自由和格內米雅其村，企圖逃脫。護送犯人的「民警」三次叫「停」，但是他彎着腰，跑過耕地，向森林跑去。他跑到離開第一叢樹祇有四十碼光景的地方，民警跪下一隻腳，把他的槍抵在肩上，於是，開到第三槍，把「笛摩克」打死了。

除掉他的叔母以外，沒有一個人哀痛這孤兒，或者，要是蒙他教授了單純的愛的藝術的姑娘們會爲他哀痛的話，那是並不久久的。「事情奮了，肉體冷了。」而少女們的眼淚，是像太陽出來的時候的露珠一樣的。

第三十八章

從春耕到刈禾的這期間的「農閑期」，在一九三〇年第一次被廢除了。在以前，當農民們按照傳統的方法過活的時候，那兩個月的被叫做「農閑期」，是不無道理的。當他們播完了種的時候，農民們做閑的準備着刈禾；牛和馬放在牧場吃草，集蓄着力量，哥薩克們削着草耙，或者修理着貨車和刈禾的機械。在五月的暑熱中，很少有人去耕處女地。村莊在一種沉重的靜默裏

酣睡着。中午，在死寂的街道上走着的時候，碰不到一個人。哥薩克們有的旅行去了，有的在他們的家裏，或是他們涼爽的地窖裏休息，有的懶懶的揮動着斧頭。昏昏欲睡的女人們安適的停在涼快的地方，在捉她們的虱子。一種空漠和昏睡的平靜，統治着村莊。

但是就在集體農場存在的第一年，格內米雅其村的「農閑期」被破壞了。穀物剛剛開始發芽，除草的工作就開始了。

「我們要除三次草，這樣，使得集體農場的田野裏不剩一根雜草，」達維多夫在會議上這樣的聲明着。

雅可夫·洛濟支非常的快活。從來不肯靜靜的坐下來，精力豐富的他，看到這使得整個的村莊都在騷動，活躍和忙碌的工作的良好管理法，他感到非常歡快。「蘇維埃政府高高的飛起來了！我們要看牠怎樣的落下來！拔除穀物的雜草，耕種休耕地，養肥家畜，修好農具，但是人民會工作嗎？他們會強制女人們去除草嗎？這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在以前，整個的頓區的穀物從來沒有除過雜草。但是他們不除草是很愚蠢的，除了草，收穫要豐盛得多。我應當在我田裏除草，我真是一個老傻瓜！我的該詛咒的女人們，整個的夏天閑蕩着！」他這樣的想着；很後悔他在耕種他自己的農場的時候，沒有替他的穀物除過雜草。當他和達維多夫談話的時候，他告訴他道：

「以後我們的倉庫會被麥子壓塌了，達維多夫同志！但是在從前我們把種子播了，於是就祇聽其自然的等着牠生長！麥子會和牧草，茅草，野薊，野燕麥，甘遂草和其他各種各樣污穢的雜草一同生長起來。當你打麥的時候，穀粒好像很好，但是當你計量的時候，你從每一公頃所得到的數量祇有四十普特，或者甚至於還要少一點！」

種麥的擅自分配的事件以後，達維多夫打算撤消阿斯科夫羅夫的經理的職務。他對他發生了深重的懷疑，他想起他在倉庫前面的羣衆中間看到過他，想起那時候這個老人的面孔上有一種不僅是迷惑而且含有惡意的、微笑的期待的表情。至少，在達維多夫看來是這樣。第二天，他把雅可夫·洛濟支叫到了他房間裏，把其他的人通通打發了出去。兩個人低聲的談着。

「你昨天在倉庫前面幹什麼？」達維多夫問。

「我在竭力的說服大家，達維多夫同志！我在竭力喚起這些敵人覺悟，不要擅自去取集體農場的穀物，」雅可夫·洛濟支一點也不猶豫的回答。

「但是女人們……爲什麼你告訴女人們，說倉庫鑰匙一定在我的手裏？」

「什麼，你說什麼我的上帝！我對誰說過那樣的話！我決沒有對任何人說過那樣的話！」

「女人們拖着我走的時候，她們說你說過的……！」

「這是說謊！我可以發誓！這是中傷！她們恨了我，這樣來雪恨的！」

達維多夫的決心動搖了。不久以後，雅可夫·洛濟支在除草的準備上和公共食糧的採集上，開始顯露了那末熱心的活動，而且連連的向管理委員會提出了那麼多優良的經濟計畫，使達維多夫重新又被他的精力豐富的經理征服了。

雅可夫·洛濟支向管理委員會提議，在各突擊隊的田區，應該掘幾個新的水池。他甚至於指出了山澗最便於堰堵春水的地點。依照他的意見，新的水池的建設，應該保證突擊隊的牲畜不要在喝水的時候走半個散羅米突以上的路。達維多夫和管理委員會全體都不能不承認阿斯托洛夫羅夫的計畫的價值，因爲舊的水池並不是爲了後來的集體農場的經營而建築的。牠們不規則的散在草原上，在春天，趕着家畜去喝水，要從突擊隊的營幕趕兩三個散羅米突遠。時間的損失大極了。疲倦的牛趕去喝水，趕了回來，每一次差不多要花費兩個鐘頭，用了這時間，可以耕完或耙完一公頃以上的土地。管理委員會同意了新的水池的建築，於是，利用着田間工作的間隙，得到了達維多夫的許可，雅可夫·洛濟支開始去採伐建造水閘的木材。

還不止此。他還提議創設一個小小的燒磚廠，而且毫不困難的說服了懷疑這事業的有利性的阿加西卡，因爲，用自己燒的磚去建造一個大馬廄和牛棚，比着從區鎮上趕二十八个散羅米突的路把磚運來，而且每一百還要付四個半盧布的代價的那辦法，是要有利得多的。雅可夫·洛濟支還說服了第三突擊隊的隊員去填塞多爾羅意谷，從這個谷裏，年復一年的，大水把那可以很豐盛的生長稷和怪甜的多汁的西瓜的沃地沖壞了。在他的指導之下，山澗的四圍打了木樁，填塞了柴片和馬糞，一層層的佈着石頭，沿着水道，栽種了幼小的白楊和柳樹，好讓牠們的根交織着，去堅固碎裂的泥土。這樣，不少的，土地避免了沖洗。

這一切的事情合在一道，穩固了阿斯托洛夫羅夫在集體農場的動搖的位置。達維多夫堅定的決定了，無論怎樣，他都不可以取消他的經理的職務，而且他要盡一切可能的支持他的真正的沒有窮盡的獨創力。就是拉古爾洛夫，也對雅可夫·洛濟支採取了比較親近的態度。「他的精神和我們完全疏隔，但是他是一個很好的經理。」有一天，他在一次支部會議上這樣的說：

「在我們還沒有從我們自己人的中間，養成一個懂得他那樣多的人的時候，我們要讓阿斯托洛夫羅夫做經理。我們的黨，在智慧上是沒有限量的。黨裏有千千萬萬的智者，這就是牠爲什麼這樣銳敏的道理。一個技師也許是一個毒蟲和一個祕密的革命。爲了他的精神，他應當老早就被槍殺，但是他們不這樣做。相反的，他們給他工作，告訴他：『你是一個有學問的人，這是給你的錢。你去吃三個人够吃的飯，去爲了討你老婆的歡喜替她買絲襪罷，但是你要讓你的腦子活動起來，你要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做你的技師的工作。』他這樣做了。他可以戀戀不捨的眼睛望着他的舊生活，但是他還是做着他的工作。槍殺了他，你從他身上可以得到什麼呢？穿破了的褲子，也許褲子裏面被留下了一隻帶着寶飾的鐘表。但是現在他做着工作，而且是有着不能估量的價值的工作。我們的阿斯托洛夫羅夫就是這樣的。讓他去掘山澗，讓他去掘水池罷。這都會對蘇維埃政府有利，而且會使得世界革命更加接近的。」

阿斯托洛夫羅夫的生活又得到了一種平衡。他看到藏在波羅夫則夫的背後，指導着暴動的準備的一切力量暫時消失了。他堅定的相信現在不會發生暴動了，因爲時機已經過去，連最仇視蘇維埃政府的哥薩克的態度也起了一種變化。「顯然，波羅夫則夫和廖切夫斯基已經逃到外國去了。」他想。而他那沒有機會擺脫蘇維埃政府的痛切的悔恨，是被一種平靜的快樂和滿足緩和了；從此，不會有人來威脅他的平安的生活了。當他看到區裏的民警來到格內米雅其村的時候，他再不會感到一種胸臆作惡的恐怖，而以前就是看到民警的黑色制服，也會引起他一種不能以言語形容的驚駭，使他戰慄的。

「唔，這個邪教徒的政府快要倒了嗎？現在，我們自己的政府快要來了嗎？」雅可夫·洛濟支的老母親有一次當他們祇有兩個人在一道的時候，這樣直截了當的問他。

被這個不合時宜的問題過度的激怒了，他苛刻的，不耐煩的回答道：

「這個和你有什麼關係，母親？」

「不，有關係的。他們封了教堂，把牧師當做富農看待，那是對的嗎？」

「你上了年紀，你禱告上帝罷……但是不要多管塵世間的閑事。你很多心，媽媽！」

「但是軍官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那個沒有用的，一隻眼睛的煙鬼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你請我祝福過，而現在，你又替這

個政府做事情，」完全不理解他的兒子爲什麼沒有一點「掉換政府」的舉動的老女人總是勸不住。

「哦，媽媽，你弄得我膽戰心寒了！停止你的蠢話罷！你爲什麼要再提這些舊事？你會在人家的面前洩露這一切，你會使得我殺頭，媽媽！你自己說過，『凡是上帝的旃爲都是好的，』現在安靜的過活罷。你的鼻子上面有兩個鼻孔，從那裏呼吸罷，閉住你的口人家並沒有奪去你的麵包。那末，謝謝上帝，你要還什麼呢？」

有一次，經過這樣一種談話以後，雅可夫·洛濟支好像被開水潑到了身上一樣的從房間裏衝了出來，很久鎮靜不下。於是，他嚴重的吩咐他的兒子緩明和女人們。

「留心看着祖母！」他說。「她會招致我的死命！要是有什麼客人來了，立刻把她關在她的房裏罷。」

他們開始不分晝夜的把她關起來。但是在禮拜天他們放了她，她自由的跑到她的朋友和她同年紀的老弱的女人們那裏，一面哭，一面對她們訴說道：

「哦，我的親愛的，我的好朋友！我的兒子和他的老婆，他們現在把我關起來了。他們拿乾麵包皮餵我，我吃着麵包皮，喝着我自己的眼淚。但是在四旬齋，當軍官們，雅可夫的司令官和他的朋友住在我們家裏的時候，他們給我椰菜湯吃，有時候還有糖煮的梨，但是現在，他們這樣的生我的氣……這樣的生我的氣……我的兒子和我的媳婦，呵，呵！我弄得這樣，我的親愛的！我自己的兒子這樣殘酷的對待我，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曾經來要我祝福他的破壞這個邪教徒政府的工作，但是現在，要是我說一句反對政府的話，他要詛咒我，罵我……」

……但是，僅僅被他和他的母親的談話弄得暗陰的雅可夫·洛濟支的平靜生活，很快的，意想不到的告終了。

第三十九章

在播種期間，拉古爾洛夫的離異了的老婆，愉快和放淫的羅加里亞，開始在田間工作了。她被編在第三突擊隊，她歡喜的住在突擊隊的田間小屋裏。在白天，她充任着阿繁納西·克拉斯羅可多夫的趕牛人，但是到晚上，在她居住的紅色田間小屋外的

面巴拉拉意卡琴（吉卜西人所用的二絃琴——譯註）一直亂彈到天明，低音和雙鍵手風琴的上部整調器，呻吟着，低泣着，年青的男女們跳着舞，唱着歌。這一切歡笑的喧鬧，都是羅加里亞領導的。

在她，世界永遠是愉快的，單純的。在她那無思無慮的面孔上，從來沒有露出一點不安和憂慮的聲響。揚起她的優雅的眉毛，她輕快的，深自信的，期待的走過人生，她好像隨時隨刻都在希望碰到什麼新的歡樂一樣。就在他們離開的那一天，她已經不再想着瑪加爾了。鉄摩非是在遙遠的什麼地方，羅加里亞是悲痛着她的失去了的情人的人麼？「像那樣的雄狗，在我的一生當中，總不致於缺乏的！」對那些指明她是過着活人寡婦的生活的姑娘們和女人們，她這樣輕蔑的說了。

的確，是不缺乏而且還有多！第三突擊隊的青年們和結了婚的年輕人都爭着去求她的愛。在青色的朦朧的月光之下，在小屋外面的營幕裏，當哥薩克們跳着「克拉克維克舞」和「腳跟舞」的時候，污泥和獸糞從他們的長靴下面飛濺起來，但是，一面跳舞，一面竭力想最接近的站在羅加里亞的面前的耕田人，播種人和耙田人間常常要發生那夾雜許多最污穢的辱罵的可怕的吵架，有時還要開始一場最猛烈的毆打。一切都是爲了她的緣故。在外表上，她好像非常的容易接近，而且因爲全村的人都知道她和鉄摩非的可恥的關係，使大家更感到這樣，而且去佔據鉄摩非所不情願和拉古爾洛夫所心甘情願的空下來的位置的事，是誰都感到榮幸的。

阿加芬·多布佐夫企圖說服羅加里亞，但是成了一回可憐的失敗。

「在工作上，我很規矩，但是沒有人可以禁止我跳舞和戀愛。不要生氣，阿加芬老爹，扯上你的上衣蒙着你的頭，睡罷。或者，要是你嫉妬而且願意來和我們一道作樂的話，來罷。麻臉我們也要。他們說，麻臉的人是頂頂熱烈的情人呀！」羅加里亞一面大聲的笑，一面這樣嘲弄的說。

這事以後，阿加芬回到了格內米雅，他向達維多夫求援。

「這是你的奇妙的編排，達維多夫同志！」他憤慨的開始說。「你把老西奚卡編進羅比西金的一隊，又把羅加里亞·拉古爾洛娃編進我的隊裏。你是要他們進來做破壞者的呢，還是怎樣？隨便哪一天晚上你來看看營幕裏是怎樣的情形罷。羅加里亞把我所有的年輕人，都弄得發瘋了。她向他們每一個人都浮着微笑，立着盟約，他們爲了她像小雄雞一樣的打架。他們在晚上跳

舞，跳得地都軋拉的響，跳得你真要可憐他們的腳踵，他們把牠們這麼殘酷的在地上踢着。在小屋的附近，他們踏出了赤裸裸的一塊地方——你不會相信這是可能的。就是到了早晨當北斗七星已經消逝了的時候，在我們的營幕裏還有一種市場一樣的騷音。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受了傷，躺在哈可夫的一個醫院裏，當我們稍爲好了一點的時候，看護婦陪了我們去聽歌劇。那是一種可怕的騷動：一個人用一種愚蠢的聲音吶嘍，另外一個跳舞。第三個鏟着懷娥玲。你是什麼也聽不清楚！是這樣一種怕人的音樂聽着要使得你的喉嚨都縮緊。在營幕裏也是這樣的：他們唱歌，他們擊着他們的樂器，他們跳舞……這是狗在交尾呀！他們發瘋，一直發到天亮，這樣，在白天你可以希望他們做什麼工作？他們一面走，一面睡着了，他們躺在牛的下面。要麼把這毒索羅加里亞調開我們的營幕，要麼告訴她，叫她像一個結婚的女人一樣，持重一點。」

「你把我當做什麼人？」達維多夫突然暴怒了。「我是什麼人？我是她的教師嗎？滾去見你的鬼去！到這裏來說些這樣的污穢的話……要我怎辦？去教那個女人守貞節嗎？要是她工作得很壞，把她趕出突擊隊就行了。事實如此發生了一點點事情，就馬上跑到管理委員會來，這是怎樣一種風氣？總是一些這樣的話：「達維多夫同志，一架壞壞了，」或者，「達維多夫同志，一匹母馬病了。」或是像你這件事：一個女人發了騷，照你的意思，我得去教她規矩一點，咒你！要是鞏要修理的話，到鐵匠那裏去。而這裏有獸醫去看你們的馬。什麼時候你們會到發展你們自己一種獨創力呢？還要我幫助你們多久呢？滾出去！」

阿加芬懷着對達維多夫的強烈的不滿，走了。達維多夫在這位突擊隊長走了以後，連續的抽了兩枝香煙，砰然一聲把門關了，扣上了門鍵。

多布佐夫的談話激動了達維多夫。但是他對他的叫嚷和發怒，並不是因爲突擊隊長們沒有擔負他們的責任，並不是因爲他們拿着各種各樣的瑣碎的行政上的問題來要求解決，使他厭煩了。他的發脾氣是因爲羅加里亞，依照多布佐夫的話來說，在「向每一個人都浮着微笑，立着盟約。」

那一天他在辦公處的外面碰到了她，她在她那低垂的眼皮上的睫毛之下隱藏着微笑，最初要他替她找一個「隨便什麼」的丈夫，後來說要嫁給他，自從那一天以後，達維多夫改變了對她的態度。最近，他感到他愈益頻繁的想到這位本質上歡喜無理取鬧的思想非常空洞的女人。以前他對於她有一種輕忽的憐憫和無關心的模糊的感覺，但是現在完全不同了。而多布佐夫的

關於她的愚昧的訴怨，不過是他的咒罵的一種純粹表面的口實。

他被羅加里亞迷惑了，而且那是在一個最不適宜的時候，在播種運動的最緊張的時期。無疑的，在整個的冬天，他生活在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戲謔的稱爲「修道境况」中的這事實，扶助了這種感情的發展。而且，在這位成功的處理了集體農場一切行政的政治的運動的無可責難的格內米雅其集體農場的主席的凡人肉體上，春天也許發生了一種強烈的影響。

更多更多的，在晚上他無緣無故的醒過來，抽着煙，痛苦的皺着眉，傾聽着夜鶯的歌，一樣的潺潺的流水一樣的啼囀；於是，他會憤怒的砰然把窗子關上，把他的頭蒙在他的粗毛絨毯裏，於是不閉上眼睛，把他的寬闊的，有着鯨記的胸口，緊緊的貼在枕頭上，這樣的躺着一直到黎明。

但是在熱情的很快的成熟着的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有這樣多的夜鶯棲息在櫻桃園和河邊的樹林裏，使得牠們的音樂不祇是充滿了靜默的夜的空虛，就是在白天，也並不平靜。短促的春夜，對於夜鶯的戀的歡樂，是不夠長的。「他們在做兩班唱，這些討厭的傢伙」達維多夫有一天早晨很早，當他在厭煩的疲憊的緊握中，勇敢的和失眠搏鬥的時候，他這樣的小聲的說。

羅加里亞在播種完結以前，一直留在突擊隊。但是在突擊隊完成了輪種法，從田間回到村莊的那一天，她在晚上走去，達維多夫。

晚餐以後，他正躺在他的小屋裏，在看眞理報。在門上，像有一種差不多像一隻老鼠一樣的低聲的搔動，於是一個女人的輕輕的聲音問道：

「我可以進來嗎？」

「可以。」達維多夫從他的牀上跳下，披上他的短衣。

羅加里亞走進來，輕輕的把門掩上。一條黑色的披肩使她的被風雨侵襲過的，微黑的臉，顯得老了。被太陽很利害的燒灼過，她的臉頰上的許多小小的雀斑，顯露得更加的清楚。但是在那被到她的前額上的披肩的薄暗的遮蔭之下，她的眼睛含着笑，而且更加明晰的閃爍着光輝。

「我是來看你的……」她開始說。

「進來，請坐。」因為她的到來，感到了驚訝，同時也很歡喜，達維多夫推出一條凳子，扣上他的短衣，坐在他的牀上。他好像等待着什麼一樣的沉默着，他感到拙笨和不安。但是她却瀟灑不羈的走到桌子邊，帶着一種優雅的，不大顯露的動作，爲了不要弄皺她的裙子，她把牠捲了起來，於是坐下了。

「唔，你好嗎，集體農場的主席？」

「不錯，還過得去。」

「不想什麼人嗎？」

「沒有工夫去想什麼，也沒有什麼要想的。」

「連我也不想嗎？」

平常總是很鎮定的達維多夫，臉孔變得緋紅，皺起了眉毛。帶着一種誇張的羞怯，她垂下了她的眼皮，但是她的嘴唇角上，却閃動着一個抑制不了的微笑。

「你倒想像得巧妙！」他微微有點不確定的回答。

「那末你沒有想我嗎？」

「當然沒有。事實如此！你來看我有什麼事嗎？」

「有的……報紙上有什麼消息？關於世界革命有什麼消息？」羅加里亞倚在她的肘上，她的面孔取了一種適合於談話的嚴肅的表情。就像她的嘴唇並沒有在一瞬間以前浮着一種惡魔性的微笑一樣。

「有着各種各樣的事情……你來看我有什麼事？」達維多夫提起勇氣來。他好像坐在赤熱的炭火上面一樣。他的處境十分的尷尬，絕對的難堪。無疑的，女房東在門外聽着。明天她會傳遍整個的格內米雅其村，說瑪加爾的離異了的老婆晚上來看了她的房客，於是……他的沒有污點的名譽完結了！愛說人家的壞話的女人們會在街角，在井邊，永遠不息的談論集體農場的農民們碰到他的時候，會狡黠的笑着。拉茲米雅洛夫會譏笑墜入了羅加里亞的羅網的他的同志，於是這事情會傳到區裏去，而且，最壞的，在地方農業聯合會，他們會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連繫起來，說道：「這就是他一直到十號才播完種的道理，因爲女

人們去看他！顯然，他忙着他的小小的戀愛事件比忙着播種還利害得多。」地方委員會的書記在這送動員的工人到各區去的時候說的這話是對的。「工人階級的權威——世界革命的前衛——應該在農村保持最高的標準。你們對於你們自己的行動應該雙倍的小心，同志們。我不是在說大的事情，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的事情上，你們也應該謹慎。在農村，祇要喝一個科比克的酒，人家議論起來的時候，就要抵上一百個政治的盧布。」

達維多夫很快的想到了羅加里亞的訪問和這種放任的談話的一切可能的結果，他開始流汗了。一種信用失墜的顯然的威嚇出現在他的眼前！但是羅加里亞坐在那裏，完全沒有覺察到他的這種苦惱的心緒。因為他的激動，微帶嘶啞的，他粗魯的問她：

「你來看我做什麼的告訴，我走罷，我沒有和你牽涉許多瑣碎的事的時間。事實如此！」

「但是你記得我問你的時候，你告訴我的話嗎？我沒有去問瑪加爾，但我還是知道他會怎樣的想。他會反對……」

達維多夫跳了起來，揮着他的手臂：

「我沒有時間以後以後罷！」

那時候，他快要用他的手掌掩住她的含笑的口，去制止她說話了。

她懂得了，於是她一面輕蔑的揚起她的眉毛，一面說道：

「哦，你……唔，好，拿一張報紙給我，一張有趣的。除了這個，我沒有什麼別的事情要煩你了。我打擾了你，請原諒我……」

她走了出去，達維多夫安心的嘆了嘆氣。但是一兩分鐘以後，他坐在桌邊，殘暴的握住他的頭髮，想着：「我為什麼要這樣的傻？我沒有力量。對於這事情，有什麼人要說話，難道很要緊嗎？那末，女人們不可以來看我嗎？我是一個修道者，或是什麼嗎？而且這千誰的事，我喜歡她，而且要是我願意的話，我就可以和她在一起，祇要工作不受妨礙，其他都不算什麼。但是現在她不會再來了。事實如此！我對她太粗暴了，而且她注意到我有點害怕……哦，咒你，現在，你弄得怎樣的疆！」

但是他的害怕沒有理由。羅加里亞並不是屬於輕易放棄他們擬定的計畫的人們的一類。而她的計畫，包括了征服達維多夫。她想，她究竟為什麼要把她的生活和格內米雅其的一個什麼青年連結着呢？爲了什麼？爲了在她的老年，在火爐旁邊漸漸的

枯萎嗎？爲了跟着牛和犁，在草原裏面被人忘却嗎？達維多夫是一個樸實的，闊肩的，和藹的青年，他一點也不像因爲事務和對於世界革命的期待，變得朽壞了的瑪加爾。他也不像鐵摩菲。他有一個小小的缺點：缺了一個牙齒。而且正缺在前面，在最惹目的地方。但是羅加里亞容忍了她愛好的人的這個缺點。從她的短短的，但是有着豐富的經驗的生活中，她學會了在估價男子的時候，牙齒並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第二天傍晚，她又來了，這一次他裝飾得很華麗，而且更加的顯出挑逗人的模樣。她把報紙做了她的訪問的藉口。

「我把你的報紙帶了來還你。我可以再借一份嗎？你有不有什麼書？我想讀點什麼有趣的書……關於戀愛的。」

「拿一份報去罷。我沒有什麼書，我這裏不是圖書館，」他回答。

沒有等待邀請，她坐了下來，開始一種關於第三突擊隊所實行的播種和她在最近成立的牛乳房所看到的不規則的事的嚴肅的談話。帶着一種樸實的單純，她適應着達維多夫，適應着在她看來，他一定在那裏面過活的那種趣味的範圍。

最初，他不信任的聽着她的話。但是後來他對於談話感到了興趣，他說到了對於牛乳房的他的計畫，當他談着其他許多事情的時候，他還順便的把外國在牛乳生產中的最新的技術上的成就，告訴着她。多少帶點悽苦的語調，他結束道：

「我們需要多量的金錢。我們要購買幾隻牛乳的產量很多的母牛所生的小牛，我們要去購買一隻純種牛……而且我們要儘快的這麼去辦。你知道，一個組織完好的牛乳場，會提供巨大的收入的。這樣，集體農場的豫算可以得到平衡。但是現在我們的牛乳房有什麼呢？一架簡直不能應付春天的榨乳，不值一個銅板的舊的分液器，此外什麼也沒有。連攪乳器也沒有，一個，牛乳正和以前一樣的倒進壺子裏。這行嗎？你剛才說，牛奶變酸了。但是爲什麼牠會變酸呢？也許他們把牠倒進了髒的容器裏罷。」

「壺子燒得不適宜，沒有弄乾淨，這就是牛奶變酸的道理。」她說。

「唔，那正是我剛才說過的話：他們沒有適宜的照料容器。你來承辦這件事，把一切整頓一下罷。把應當做的事情都做起來，管理委員會可以常常幫助你的。照現在的這種情形，要是容器沒有適宜的檢查，而且要是榨乳人像我最近所看到的一個那樣去榨乳的話，牛乳會常常被糟塌。我最近看到的榨乳人，她坐在牛的下面，並不把牛的乳房洗一洗，所有的乳頭都滿沾着泥和糞。而且她的手也不洗。鬼知道她在事前接觸了什麼東西，她就這樣帶着她的髒手跑到了牛的下面。我以前沒有工夫親自去管這

事情。但是現在我要管一下了！你不要老是打粉，老是把自已裝飾得漂漂亮亮罷，你去管理牛乳房，好嗎？我們請你做經理，你未受訓練，去學會怎樣經營牛乳房，於是你會變成一個有特殊技能的女人。」

「不，讓他們不用我，隨便去管理罷。」羅加里亞嘆息着。「沒有我的幫助，他們那裏有着整理一切的人。我不要再做經理。我不要受訓練。那太麻煩了。我喜歡幹輕快的工作，這樣，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生活，而工作是歡喜傻瓜的。」

「現在你又說起無意思的話來了，」達維多夫憤怒的說。但是他不想和她分辯。

不久以後，她起身要走。他送着她回家。有很久的時候，他們沿着街道並排的跨着步子，沒有說話，非常迅速的知道了達維多夫的一切關心的羅加里亞，問他道：

「你今天出去看過古班麥沒有？」

「看過的。」

「唔，怎麼樣？」

「不好要是這個禮拜不下雨的話，我怕牠不會長起來了。你知道這一切會弄成怎樣來要求我准他們禱告的人，會歡喜。事實如此！『呵哈！』他們會說，『他不讓我們禱告，上帝就不下雨。』晴雨表老是指着『晴』的時候，上帝是毫無辦法的！但是他們會增強他們的蠢笨的信仰。這真是可憐事實如此！一部分，要怪我們自己。我們應當讓西瓜和一部分輪種穀物等着，讓小麥先種。這是我們錯了的地方。」達維多夫說得更加起勁，而且重新發揮着他的得意的問題，會熱情的繼續說很久。但是羅加里亞帶着顯着的煩厭打斷了他的話。

「哦，不要談穀物了吧，」她說。「讓我們坐一坐，休息一下……」她指着在月光下面顯露着青色的水溝邊上的堤脊。他們走到了水溝邊，羅加里亞捲起了她的裙子，有思慮的這樣提議。

「你可以把你的短衣佈在地上，我怕弄髒了我的裙子。這是我的節日穿的裙子……」

當他們並排的坐在短衣上面的時候，她的臉突然很嚴正而且怪漂亮的，接近他的微笑的臉，她說道：

「穀物和集體農場的話說得够了，現在不是談論這些的時候。你可以聞到白楊樹上的新葉的香氣嗎？」

……在這裏，達維多夫的躊躇終止了。他雖然被羅加里亞迷惑，但是他害怕他和她的關係會損害他的權威……

後來，他站起來，從他的腳邊，乾的粘土塊發出沙沙的聲音的滾到了水溝裏，羅加里亞繼續的仰臥着，她的手臂攤開，她的眼睛疲倦的閉着。有一會兒，他們沉默着。於是，帶着出人意料的原氣，她坐了起來，用手臂抱着她的彎曲的膝頭，爆發一種不出聲的笑，搖動着軀體。她好像什麼人搔着她的癢處一樣的笑。

「這算什麼？」達維多夫微微的被觸怒了，驚訝的問。

她和以前一樣的出人意料，停止了她的笑，伸出她的腿子，於是，用她的手掌撫着她的大腿和腹，用一種感到幸福的，微帶嘶啞的聲音，沉思的說道：

「我現在感到我的身體是這樣的輕……」

「替你插上羽毛，你要飛了。」達維多夫變得憤怒了。

「不，你用不着……你用不着生氣。我的肚皮突然感到好像失去了牠的一切重量；牠變得很舒服，很輕，這就是我笑的道理。那末，我得哭，或是怎樣嗎，你這怪人？坐下來罷。你爲什麼要跳起來？」

達維多夫不願意的聽從了她的話，「我現在拿她怎麼辦？我無論如何，應當使事情很合體統，要不然，這會在瑪加爾的面前很不方便，而一般的說……我沒有什麼煩惱，因此魔鬼要給我他一點！」他想着，斜眼的看着被月光染得帶綠色的羅加里亞的面孔。她沒有用手撐着地敏捷的站了起來，來細眯着她的眼睛。

「我好嗎？」

「你要我說什麼好呢？」達維多夫漠然的回答着，擁抱着她的纖細的肩。

第四十章

第二天，在晚間的一次大雨以後，雅可夫·洛濟支騎着馬走到「赤林」去。他到林子裏去把那將要砍伐的橡樹加上記

號，因為再過一天，第三突擊隊的差不多全體的隊員，要開始採辦造水閘的木材了。

雅可夫·洛濟支在很早的早晨出發。馬搖擺着牠那精巧的編成了辮子的尾巴，慢慢的走。牠的沒有蹄鐵的前脚，在滑滑的污泥裏面溜着，但是雅可夫·洛濟支一次也沒有舉起他的鞭子；他不用急。他把馬韉放在鞍頭上，抽着煙，環視着伸展在格內米雅其周圍的草原，那裏面的每一個小小的窪地，每一個山谷和土撥鼠的洞穴，從他的孩童時代起，他就知道，就愛好的。他的眼睛愉快的落在含着水氣的膨脹着的碎裂的耕地上，落在被雨洗過，被雨打得低垂着的穀物上，於是帶着強烈的痛苦和煩悶，他問道：「正像那個缺牙齒鬼說的，天下雨了。現在，古班麥會長起來了。你要說，上帝自己是站在這個該詛咒的政府一方面的。在從前，祇有收穫的失敗，收成的失敗，但是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穀物都是可驚的好！一切自然都站在蘇維埃政府的一方面，照這樣，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看到牠的毀壞呢？要是同盟國不幫助我們驅除共產黨人的話，我們自己是什麼也不能夠做的。一切波羅夫則夫們，不管他們是怎樣的聰明，是決不能夠反對他們的。力量粉碎力量，對這個你有什麼辦法？而且現在那些該詛咒的人民是很危險的。這一個告發那一個，各種各樣的告密都發生了。祇要他自己能夠有活命，畜生，他是不管別人怎樣的。生在這樣的時世是很悲慘的，一兩年以後，鬼知道我們會在什麼地方。但是顯然，我還運氣好，要不然，我和波羅夫則夫的事不會這樣幸運的結束。老公牛早該牽到了屠斧那裏的，唔，謝謝上帝，一切是這樣平穩的，乾淨的了結了。我們要等着看，以後將怎樣。這一次我們沒有能夠推倒蘇維埃政府，但是第二次，我們的運道也許要好點。」

在那在太陽下面展開着的草的葉片之上，在那生氣勃勃的麥的新芽之上，露珠好像串在線上的玻璃小珠一樣的顫慄着。從西方吹來的風把牠吹下，水滴散開來，帶着虹的顏色閃爍着，於是落到了發出雨的氣味的，懷着熱望的，優雅的地面。還沒有被土壤吸收進去的雨水，躺在路上的車轍裏，但是在格內米雅其村莊的上面，薔薇色的朝霧已經昇得比那白楊樹梢還要高，而在那天空的深藍裏，被大雨洗淨了的銀色的新月，被黎明侵襲着，在漸漸的消逝，月亮的輪廓很清晰，向牠的背面傾斜着，這是將有豐富的雨水的先兆。當雅可夫·洛濟支望着牠的時候，他這樣的確信：「這樣，一定會有豐收的。」

他走到樹林裏的時候，約莫到了中午。他縛着馬的前脚，讓牠去吃草，他從他的腰帶間，拖出一把小小的木匠用的斧頭，在那森林學家分配給格內米雅其集體農場的山區的橡樹上，刻鑲標記。

在樹林的一個突出的山嘴的邊緣上，他刻了六株橡樹；於是走近其次的樹木。一株像船桅一樣的高，異樣的直的高聳的枝葉張開的橡樹把牠的極枝在低低的，古老的矮樹和開着花的榆樹的上面伸展着。就在牠的頂上，在那光亮的暗綠色的繁葉裏，有一隻白嘴鴉的巢，好像一個黑黑的，黯淡的大斑點一樣的露了出來。從牠的樹幹的大小上看來，這橡樹差不多有着和雅可夫·洛濟支一樣的年紀，於是在他的手裏吐着口水，他帶着一種憂愁和憐惜的感情，看着這已經有着死的運命的樹木。

他在樹幹上刻了一個凹槽，在剝去了樹皮的地方，用青色鉛筆寫了 G C F（格內米雅其集體農場的起首的字母。）於是，用脚踢去了潮濕的，多汗的木屑，坐了下來，抽着一枝煙。

「你活了多少年代呵，兄弟！」當他望着那張着天幕一樣的橡樹的頂蓋的時候，他這樣的想。「而且沒有什麼人統治你。但是現在你的死期到了。他們要斧頭砍倒你，分裂你，砍去你的美麗，你的枝極，於是把你運到水池那裏去，用你做水閘那裏的木樁，你會在集體農場的水池裏面腐爛，一直到你完全消解。於是春水會把你拖到壟地的口上，這樣，你就完了。」

這樣想着的時候，雅可夫·洛濟支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不安和驚悸的痛苦的感覺。他那一天完全失了他的常態。「我要可憐你，不讓他們砍倒你嗎？決不能夠把每一樣東西都送進集體農場！」感到一種愉快的安心，他決定道：「生活下去罷，生長下去罷！露出你的美麗罷！有許多人生中的事情和你沒有關係。你不要納稅，你不要納國稅，不要納地方稅，不用加入集體農場像上帝注定的你一樣的生活着！」

他急急的跳了起來，抓了一把帶黏性的泥土，小心的擦在他所刻的標記上。他感覺着滿足和安心的離開了山嘴。一共有六十七株橡樹被這位非常易感的雅可夫·洛濟支加上了標記，於是他騎着他的馬，沿着樹林的邊緣走去。

「雅可夫·洛濟支，等等！」當他走出樹林的時候，有人這樣的叫他。於是從山楂樹叢的後面轉出了一個戴黑色的羊毛帽，穿一件軍用布料做成的，樣子像很溫暖的敞開了胸口的短衣的男子。他的面孔是黑的，而且經受了雨打風吹，臉上的皮膚因為消瘦的緣故緊緊的貼着顴骨，眼睛深深的陷了進去，而他那黑色的絨毛鬍鬚好像是用木炭畫成的一樣的留在他的蒼白的乾燥的嘴唇上。

「你不認識我嗎？」這個人脫下了他的帽子，於是，小心的看了看他的周圍，走到了空曠的草地上。祇有在那時候，雅可夫·

洛濟支才認出了這個生客就是弗羅爾的兒子鐵摩菲。

「你從什麼地方來？」被這個邂逅，被這可怕的消瘦了的，變得不能認識了的鐵摩菲的整個的姿態驚駭了，他這樣的問。

「從那不會生還的地方回來的，從流放的地方……從哥托拉斯。」

「該不是逃跑回來的罷？」

「是的，是逃跑回來的。你身邊有什麼吃的東西嗎？雅可夫，老爹有點麵包嗎？」

「有。」

「爲了基督的愛，給我一點罷。四天以來……我僅僅吃着腐爛的野蘋果。」他起了一種癢癢的吞嚥什麼一樣的動作。當他看着雅可夫的手從他的胸懷裏掏出一塊乾麵包片的時候，他的嘴唇顫慄着，他的眼睛狼一樣閃着光輝。

他帶着這樣一種貪食的狂熱咬着麵包，使得雅可夫·洛濟支屏住了呼吸。他用他的牙齒扯着乾燥的，烤焦了的麵包皮，用他的屈曲的手指撕裂着麵包心，差不多連咀嚼都沒有的貪饑的吞了下去，他的喉核痛苦的動着。直到他窺息的把最後一片麵包吞了，他才對雅可夫·洛濟支拾起了他那消失了以前的熱病一樣的光芒的醉了一樣的眼睛。

「你真餓極了，我的孩子！」雅可夫憐憫的說。

「我告訴你今天是我沒有吃一點東西的第五天。我吃着腐爛的野蘋果，或是去年的乾枯的荆棘的實，要是我能找到一點的話，我瘦了一點！」

「但是你怎樣到這裏來的？」

「從火車站徒步行走來的。我是晚上走來的。」鐵摩菲疲倦的 answering。他顯然蒼白了，好像他在用力吃麵包的時候，把他的最後的氣力消耗了一樣。一陣抑制不了的噓聲，震動着他的軀體，使他痛苦的皺起了眉毛。

「你的父親還在嗎？你的家裏人怎麼樣都好嗎？」雅可夫·洛濟支繼續着他的問話。但是他沒有下馬，時時不安的看一看四圍。

「我的父親患肺炎死了，我的母親和妹妹都還在那裏。但是村裏的情形怎麼樣？羅加里亞·拉古爾洛娃怎樣了？」

「她和他的丈夫離開了，我的孩子……」

「她現在在哪裏？」鐵摩菲突然露出很有生氣的模樣。

「她寄居在她的叔母的家裏……」

「喂，雅可夫老爹！你回去的時候，告訴她就在今天，一定給我送食物來。我瘦得這樣，我不能夠回到村裏去。我要在這裏躺著過一天，我太累了。一百七十俄里，而且是在晚上，走過生疏的地方——你知道你怎樣的走麼？你盲目的摸著走……叫她給我送點食物來，我稍為恢復了一點的時候，我要親自走到村裏去。我想著我的家鄉，想得要死呀！」他羞怯的微笑着。

「你想你現在怎樣去過活呢？」雅可夫·洛濟支繼續著他的盤問。他被這個邂逅不愉快的擾攪了。

帶著一種嚴酷的表情，鐵摩菲回答道：

「我將怎樣過活，你不知道嗎？我現在像一隻狼。我稍為休息一下，於是在晚上我要走進村裏去，去掘出一枝槍來……我埋了一枝槍在打穀場。於是我開始謀生了一條路清清楚楚的擺在我的面前。他們既然懲罰了我，我也要給他們一點點懲罰。我要打掉什麼人的腦蓋，什麼人會聞到我的利害的。我要在這樹林裏過夏，到第一次秋霜的時候，我要到古班去，或是別的什麼地方去。世界是廣闊的，而且要是你注意一下的話，你會知道，像我這樣的人，總有一個中隊以上。」

「羅加里亞·拉古爾洛夫好像開始和集體農場的主席發生關係了，」不止一次看到了羅加里亞走到了達維多夫住所的雅可夫·洛濟支猶豫不定的告訴鐵摩菲。

因為一陣難堪的胃痛倒在地上的鐵摩菲，伸直著身體，橫睡在樹叢的下面。但是雖然用一種斷斷續續的聲音，他還是這樣說道：

「達維多夫是我要找著算帳的頭一個……你可以替他做禱告了……羅加里亞對我是真實的……過去的愛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牠並不像招待客人的筵宴。我常常可以找著到她心裏去的一條路，這條路是不會被雜草隱沒的，我想……你的麵包使我吃了很難受，叔父……我的胃在翻動……請你告訴羅加里亞……叫她送麵包和牛油來……麵包要多！」

雅可夫·洛濟支把明天樹林裏要開始砍樹的事，警告了鐵摩菲，於是騎著馬走出了樹林，轉向第二突擊隊耕種的田野走

去，去看古班麥。不久以前，像炭一樣的黑的整個的耕地帶着一種柔和的綠色的刺繡，閃爍着光輝。麥芽終終迸發出來了。

一直到晚上，雅可夫才回到了村裏，把馬匹送回了集體農場的馬廄以後，他走回家去，還是被那和鐵摩非會見留下來的印像苦惱着，但是在家裏，有一種不能比擬的更悽苦的新的不快在等待着。當他站在門口的時候，他的媳婦從廚房裏面跑出來，小聲的通報他道：

「父親，我們來了客……」

「什麼人？」

「波羅夫則夫和另外那個斜眼睛。天剛剛黑他們就來了。母親和我在擠牛奶……他們在居室裏。波羅夫則夫喝酒喝得很醉，另外那個人講的話，也一點都聽不懂。他們都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虱子在他们的身上翻滾，甚至於在他们的衣服外面爬！」
從居室裏傳來了談話的聲音。廖切夫斯基一面咳嗽，一面嘲笑的，譏刺的說道：

「……唔，當然！你是什麼人，大人？我問你，可敬的波羅夫則夫先生！我要告訴你，你是什麼人，好嗎？那末，對不住，我要說了！你是一位沒有祖國的愛國者，一位沒有軍隊的將軍，而且，要是你感到這些比喻太誇大，太抽象的話——就算是一個口袋裏沒有一個小錢的賭棍罷。」

當他聽到波羅夫則夫用他的嘶啞的低音回答着的時候，雅可夫·洛濟支無力的把他的背靠在牆壁上，抱着他的頭。過去的事重新開始了。

第一卷終

一九三六年九月譯完

譯後附記

對於這部增高了蘇聯文學不少的聲望，預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威力的作品，頌讚已經太多，而批判和分析，又不是匆之際所能做好的，不久，也許可以在別的地方譯載一兩篇牠的同國人所做的研究牠的論文，以供讀者參攷，但在這裏，我祇簡單的說一說這書的翻譯的事。去年，許多青年朋友提議翻譯這本書，那正是比現在還要沉悶的時候，出版不容易，他們慫恿我譯牠，準備大家出錢自己印，我却辜負了他們，祇譯得三萬字，就爲了生活及其他，沒有繼續。但是，也幸虧這樣，我不懂原文，我祇能靠英譯重譯，找日文參照，那時我所找到的英譯是莫斯科「蘇聯外國工人合作出版社」出版的譯本，日譯是上田進本，這兩種譯本是兩種文字中的劣譯。今年我又找到了加里（Stephen Curry）的新的英譯本，和米川正夫的新的日譯本，都是比較完善的譯文，又得到世界文庫的物質便利，於是我重新翻譯了。我主要的根據加里的英譯，參照米川正夫的日譯，有時也得到莫斯科版的英譯的一些幫助，上田進的譯本，差不多不大參看。加里的英譯，每章有小標題，因爲都不能包括每章的內容，而且其他三種譯本都沒有，我也略去了。兩種英譯都略去了第三十四章的一首民謠，我依據了日文補上，此外英譯還有許多故意省略和無心漏譯的地方，我都參照其他譯本譯出了。

譯時和譯後，得到周揚、楊驪、林淙諸先生的許多幫助，他們或爲我校閱，或幫我趕譯，使這書能够很快完成，在這裏向他們表示謝意。

自七月起，修改舊譯三萬字，並譯完全書，費了三個月工夫，十月份自己又校一遍。前後共費了有時只睡三四個鐘頭的差不多四個月時日。使我在熱烈的國防文學論戰中有幾個月未能參與的，大部分是爲了這本書的緣故。

讀這本書的時候，翻譯牠的時候，都時常感到牠有一種溫味的和諧的微笑。顯然，俄國文學的傳統的「含淚的微笑」傳到

這本書，已經變了質，微笑是一種盡心盡力的生活的歡愉，不再是無可奈何的強笑了，而眼淚祇是屬於過去。俄羅斯人民的過去是悲慘的，這本書裏每一個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有一段悲慘的過去的插話。但是現在，他們都開始歡喜他們的生活了，而且還在儘力的開拓着人類的將來，他們能夠笑，能夠像達維多夫一樣，勝利的，很有自信的說着：「一切都屬於我們，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但是我們不能夠，我們還生活在他們的「含淚」的「過去」。

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像他們一樣的歡愉的笑？